牘草序

王文肅公奏草若干卷其孫尚寶君遜之既梓而行之矣復梓公所遺牘草若干卷而屬不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之序余謂文肅公不
欲傳奏草以自爲名今
梓牘草者何尚寶君曰
此非先文肅之意而先
太史標識奏草之意也

余既卒業竊嘆公居晉
撫不二年時值海內多
故監鎮行部之使奏事
闕下各以其事白下至郡
國之吏咸有所諮稟日

或數十版並入公隨事
批答悉中機宜其大者
如蜀之播朝鮮之倭寧
夏之哱賊洮河之火酋
赤白之囊狎至而議款

議戰議守者如爭堅白
各不相下無論中外異
指東西異局即一鎮而
將帥或與督撫異督撫
又與經畧異秉國成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非識力素定鮮不兩
持之而猥託於不中制
之說以成敗諉之人爾
公一切量事勢緩急權
利害輕重而主之以斷
度寧夏賊曰此檻虎之
勢非擒則走不足煩
廟堂張皇播酋見謂衆叛
獨夫爾獨虜其負固未
易頤指就縛也當虜王

觀望兩川即督府亦謂
應革封絕賞公曰如是
將宣大爲戰場而九邊
騷動矣不若趣其歸巢
而縻之扯首歸則火首

之勢孤而河西事不難
爲也東師驅倭出王京
議者欲屯兵爲守公曰
朝鮮君臣不能爲勾踐
范蠡而我代爲守是坐

困也不如撤之便及本兵主封貢公曰此背祖訓而啟後釁慎毋輕許且封倭以爲屬國也今倭猶睢睢朝鮮絕之未爲無名諸語具在牘中後皆如公所逆睹卽營平之策先零晉公之策淮蔡有過此者乎其更大且難者

東宮之出閤君臣父子之
際未易以口舌爭也而
公竟以不激不隨得之
嘗語人曰寓顯諍於密
規引人言爲已過宮省

緩急之際以此幹旋頗
多蓋心苦於子房而機
圓於鄴侯矣

上自神聖每事取獨斷公
以忠誠耿介受知最深

故言猶得伸其什五而
始終眷禮有前此窘勿
大臣所不能望者士大
夫見公禮遇隆殊以爲
公之得

君若此回天障海何所所不
得伸其志不能無過望
而公亦幾無以自白於
天下自奏草與牘草行
而公之心事始洞然與

海內共見之矣太史標
而識之尚寶復梓行之
蓋孝子慈孫之用意若
此
萬曆乙卯春閏
門人薛三才
頓首謹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目錄

卷之一以下俱詞林時

陳見雲節推
余同麓諭德
陳松谷相公
陳肅菴禮侍
周冀亭
楊虞坡尚書
董幼海侍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序

吳悟齋太僕
馬乾菴座師
胡蓮渠御史
郭鯤溟參政
李夢池巡撫
鍾百樓憲副
范屏麓中允
吳惠麓教諭
王笠洲僉事

蔡拱朋知縣
何華山憲副
董幼海侍郎
沈晴峰諭德
陳愚所僉憲
劉見嵩憲副
董泰麓知府
陸包山
周雲川太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勝泉兄弟
陳雲浦孝廉
安楓泉廣文
郭摠兵
王鳳洲太僕
趙大洲相公子
胡蓮渠御史
蔡雲衢學憲
張起潛憲副

赫衛陽節推
徐鳳竹巡撫
顧觀海侍郎
胡襟寰副都
郭龍渠巡撫
王儀臺給事
林對山尚書
李實吾巡撫
熊陸海運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瞿洞觀
吳鵬峯參政
李環洲憲副
余樂吾布政
李次溪巡撫
馮小山參政
董幼海侍郎
王笠洲僉憲
王笠洲僉憲

林杲秀才
趙振宇知縣
曹愛山
郭華溪巡撫
胡雅齋巡撫
吳平山郎中
周象峯副使
周微菴司業
周乾明學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浦理川
余同麓論德
吳少泉
王笠洲僉事
王鳳洲太僕
李石麓相公
李近台學憲
吳少溪詹簿
徐少浦參議
王笠洲僉憲
張裕齋憲副
馬肖乾
劉彬泉知府
張石川僉事
張王屋藩幕
汪少泉
袁見陽茂才
潘印川巡撫

王振泉
游靜宇布政
余達齋太僕
趙汝泉巡撫
羅南泉知縣
顧二懷文學
顧膺寰知府
李繼泉同知
張準齋僉事

吳趙兩翰林
艾明野主事
余同麓相公
滕少松布政
王西塘
林璧峯尚書
唐曙臺主事
王麟洲學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二魯主事
吳平山郎中
鄒聚所僉事
王望川推官
張崐崖巡撫
李肖峯參政
陳浩菴知府
張起潛副使
凌洋山巡撫
顧學海編修
張和陽諭德
戴中齋給事
沈少林修撰
吳復菴編修
蕭觀復太守
李霖寰郎中
陳鶴麓知縣
郭鯤溟參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顧膺寰郎中
戴愚齋掌院
郭鯤溟參政
胡雅齋巡撫
楊後湖知縣
馮仰芹副使
江績石郎中
管東溟僉事
李繼泉同知
馮具區編修
徐見西參政
董淳陽尚書
鄭崑巖少卿
凌洋山巡撫
王會泉副使
西亭王府
蔡拱朋主事
李石龍副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赫衛陽御史
張崛崍巡撫
王念凞郎中
周翼寰知州
趙垠洲給事
沈小林修撰
滕少松布政
吳南洲巡撫
吳平山郎中
太守
胡元瑞孝廉
唐曙臺主事
王柱石學院
劉彬泉知府
孫小溪撫臺
孫小溪撫臺
劉守有錦衣
李修吾主事

李及泉憲使
張陽和諭德
周三泉通政
陸五臺尚書
李順恒御史
申瑾泉相公
翁見鵬州判
蔡拱朋吏部
申瑾泉相公
胡蓮蕖侍御子
呂日洲操江
趙定宇諭德
張念華御史
李見羅巡撫
趙定宇諭德
吳復菴諭德
劉節齋巡撫
申瑾泉相公

申瑾泉相公
趙定宇諭德
張鳳磐相公
陸平泉宗伯
余同麓相公
沈季山主事
吳復菴諭德
申瑾泉相公
余同麓相公

吳復菴諭德
江纘石郎中
張崐崖摠督
卷之三 以下俱次輔時
李養愚兵道
詹咫亭太僕
謝賀入閣
海剛峯摠憲
沈季山光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鄧純吾按臺
李養愚兵道
任正宇御史
屠瞻山御史
王會泉副使
荅南道諸公
王鳳洲巡撫
滕少松布政
張崐崖總督

任正宇御史
任正宇御史
劉肖華主事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陸五臺尚書
孫雲衢郡守
辛慎軒副都
辛慎軒副都
姜鳳阿尚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肖軒御史
劉華石御史
王鳳洲侍郎
陸五臺尚書
耿楚侗操臺
滕少松布政
楊廉峯御史
丘月林尚書
耿叔臺知府
郭華溪尚書
劉肖華主事
陶蘭亭主事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李寅城寧遠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四槐副使
王雲逵巡撫
郭希所御史
西亭王府
龍斗垣布政
沈少河太常
王對滄兵道
井義麓參政
沈少河太常
王對滄兵道

吳小江摠督
汪蕖灝御史
汪蕖灝御史
徐孺東尚寶
張弘軒巡撫
王雲逵巡撫
王雲逵巡撫
任正宇御史
蹇理巷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蹇理菴巡撫
戚摠兵
蹇理菴巡撫
井紫亭御史
張弘軒巡撫
温一齋巡撫
倪甬田主事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何淵泉御史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徐華陽巡撫
張弘軒巡撫
赫衛陽御史
赫衛陽御史
張弘軒巡撫
李對泉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毛文源御史
徐文江御史
王鳳洲侍郎
沈練城巡撫
王雲逵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曹如川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卷之四 次輔

朱肖巖太常
許益齋巡撫
衷洪溪巡撫
許益齋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小江摠督
李對泉巡撫
賈石棨巡撫
秉洪溪巡撫
楊益所侍御
張弘軒巡撫
韓明宇巡撫
鄧純吾按臺
梅衡湘知縣
陶蘭亭主事
杜爵齋給事
舒中陽巡撫
王鳳洲侍郎
王麟洲學憲
張弘軒巡撫
王鳳洲侍郎
張陽和侍讀
徐華陽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曾景默巡撫
林壁峯尚書
王璟伊副使
赫衛陽御史
吳畺雲給事
黃貞所御史
趙瀫陽侍郎
楊漸川尚書
周山泉巡撫
吳鳳麓郎中
郜文川摠制
何心泉副都
王雲逵巡撫
曹如川巡撫
孫浒西御史
鄧純吾按臺
王古林巡撫
鄧純吾按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古林巡撫
賈春容巡撫
姜鳳阿尚書
陸五臺尚書
黃貞所御史
賈石葵巡撫
郭希所御史
朱貞石掌科
梅鶴洲總督
曹如川巡撫
許益齋巡撫
梅鶴洲總督
鄭範溪摠督
龔月池御史
蔣魯山參議
李寅城寧遠伯
宋可泉撫臺
郝元洲給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郭似菴宮保
郭東野相公
余中宇大理
張肖岑郎中
張象川僉事
西亭王府
姜養冲郎中
王嶰竹副使
王珍齋運使

王麟洲提學
謝賀生
王鳳洲侍郎
沈蛟門禮侍
葉龍潭兵備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鄭慕塘參議
鄭慕塘參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卷之五 次輔
嚴寅所尚書
林玉吾參政
陸五臺尚書
王鳳洲侍郎
朱虞封郎中
王修吾郎中
沈龍江尚書
顧涇陽郎中
王崑崙山人
沈日峯知縣
吳復菴諭德
鄧定宇侍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漸菴摠憲
李漸菴摠憲
伍冲吾僉事
郭希所御史
傳約齋巡按
滕少松巡撫
王對南相公
陳玉壘詹事
金勝峯知府
周二魯尚寶
韓對庭州守
黃貞所御史
沈衡臺御史
江亭泉御史
萬麇洲知府
楊楚亭副使
沈少河太常
臧理軒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蘭亭運判
馮清宇即中
李修吾僉事
李修吾參議
范念庵布政
姜鳳阿尚書
李霖寰學道
孫念齋御史
劉鳳坪巡撫

黔國公
劉鳳坪巡撫
劉鳳坪巡撫
劉鳳坪巡撫
蕭岳峯巡撫
蕭岳峯巡撫
鄭範溪摠督
胡順菴巡撫
鄭範溪摠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順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鄭範溪巡撫
鄭範溪摠督
陳南濱御史
鄭範溪摠督
鄧文川摠督
鄧玉洲巡撫
鄭範溪摠督
鄭範溪摠督
張弘軒巡撫
鄭範溪摠督
鄭範溪摠督
俞勝峯郡守
荆厚齋按臺
余樂吾撫臺
陸平泉宮保
陳仲醇文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鄉先生
李養愚兵道
荆厚齋按臺
滕少松巡撫
余樂吾撫臺
荆厚齋按臺
余樂吾撫臺
余樂吾撫臺
荆厚齋按臺
傳約齋御史
余樂吾撫臺
滕少松巡撫
滕少松巡撫
荆厚齋按臺
荆厚齋按臺
范中泉
謝賀壽

王麟泉操臺
耿楚侗總臺
賈石葵巡撫
秉洪溪巡撫
陳心穀巡撫
陳心穀巡撫
李晴原學道
楊後山巡撫
胡稚齋總督
袁裕春尚書
馬肖乾僉事
郭東野相公
賈春宇巡撫
王麟洲太常
沈玉陽巡撫
秉洪溪巡撫
王會泉參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鍾文陸御史
王麟泉操院
楊後山漕撫
常心吾閱河
楊後山侍郎
王竹溪巡撫

劉鳳坪巡撫
邵梅墩巡撫
邵梅墩巡撫
柯立臺御史
邵梅墩巡撫
房備吾副使
邵梅墩巡撫
林竟宇御史
杜爵齋給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邵梅墩巡撫
舒中陽總河
黃貞所御史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李及泉憲使
姜鳳阿尚書
劉鳳坪巡撫
顧冲菴巡撫
舒中陽總河
俞新宇郎中
陳愚所副使
常心吾閱河
陳謇亭御史
潘印川總河
常心吾閱河
潘印川總河
潘印川總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潘印川總河
傅約齋御史
傅約齋御史
楊漸川尚書
王竹溪巡撫
陳愚所副使
傅約齋御史
王鳳洲侍郎
陸鍾符大尹

蔡見菴副使
趙定宇祭酒
王竹溪巡撫
舒心矩編修
舒心矩編修
顧冲菴巡撫
徐孟孺太學
周二魯尚寶
陳愚所副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介石給事
鄧定宇禮侍
錢繼山主事
陳警亭御史
耿楚侗總臺
沈鏡宗太常
秦舜峯巡撫
傳約齋御史
潘印川撫河
石介峯太僕
張摠兵
王鳳山巡撫
王鑑川尚書
徐熙寰巡按
鄔文川總制
曹如川巡撫
曹如川巡撫
王對南相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郜仰蘧副使
蹇理菴巡撫
郜文川摠制
卷之七 次輔
李太清給事
甘紫亭巡按
秦舜峰巡撫
趙瀫陽侍郎
陸五臺尚書
楊漸川尚書
陸五臺尚書
李修吾學道
韓對庭州守
潘印川總河
耿楚侗總臺
陸五臺尚書
沈鏡宗侍郎
梅鶴洲總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鳳洲侍郎
喬聚所御史
陸五臺尚書
王師竹宮坊
鄭崑岩太常
董潯陽座師
丘若泰知府
陸平泉宮保
余曉山巡撫

周山泉巡撫
袁了凡主事
耿楚侗總臺
耿楚侗總臺
耿楚侗總臺
姜鳳阿尚書
趙定宇祭酒
滕少松巡撫
周志齋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雍野按臺
馬具泉參政
韓對廷州守
許敬菴巡撫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滕少松巡撫
滕少松巡撫
許益齋巡撫
袁洪溪巡撫
徐文江御史
周志齋巡撫
李養愚兵道
李雍野按臺
石楚陽郡守
周志齋巡撫
楊宜菴掌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抑之婿
李養愚兵道
李雍野按臺
李對泉巡撫
甘紫亭按院
滕少松巡撫
周志齋撫臺
周志齋撫臺
滕少松巡撫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江亨泉御史
彭念川御史
李雍野按臺
徐龍環給事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石楚陽郡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愚所副使
許鴻川副使
韓對廷州守
周志齋撫臺
周志齋撫臺
喬聚所御史
李對泉巡撫
吳惺初御史
李雍野按臺
李雍野按臺
李養愚兵道
周志齋撫臺
馮敬齋京兆
馮成甫孝廉

卷之八 次輔

毛文源御史
周衛陽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衛陽巡撫
井紫亭御史
邵梅墩巡撫
井紫亭巡按
李霖寰參政
李對泉巡撫
舒中陽漕撫
孫織造太監
張元洲尚書
陶泗喬尚書
舒中陽漕撫
柯立臺御史
梅鶴洲撫督
李敬菴巡撫
郜文川撫督
郜文川撫督
曹如川巡撫
艾明野通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養愚兵道
陸五臺尚書
周衛陽巡撫
吳韞菴巡撫
楊止菴尚寶
沈駁門侍郎
方采山侍郎
錢浩川進士
何心泉侍郎
黃對茲給事
朱肖巖僉都
王石廩大尹
陸五臺尚書
傅約齋御史
朱和陽巡撫
李次溪巡撫
鄒愚谷學道
成益齋兵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雲谷巡撫
張弘軒摠督
顧冲菴巡撫
沈玉陽巡撫
李提督
鄭範溪摠督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賈西池巡撫
劉節齋巡撫
劉節齋巡撫
劉節齋巡撫
饒行素御史
劉節齋巡撫
彭念川御史
邵養齋巡撫
劉石浦誠意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季青城司業
黃鍾梅御史
張還樸副使
楊漸川尚書
賈石葵巡撫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馮鳴陽御史
林鎗峯布政
蕭念渠巡撫
黔國公
楊洛源御史
黔國公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蕭念渠巡撫
楊洛源御史
楊洛源御史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蕭念渠巡撫
郜文川摠督
毛文源御史
周漳南大尹
姜鳳阿尚書
王嵩淮御史
傅仁泉巡撫
蔡思川巡按

卷之九 次輔

傅金沙巡按
張溟池孝廉
柯立臺學院
芓紫亭巡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忠銘尚書
秦舜峯巡撫
沈鏡宗侍郎
徐龍環給事
張準齋參政
楊漸川尚書
陳心抑御史
鄒南皐主事
蔡思川御史
陸平泉宮保
熊陸海參議
李霖寰學道
柯立臺學院
陳心抑御史
嘉定知縣
陳遷樸給事
郝元洲給事
李養愚撫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養愚撫臺
楊漸川尚書
袁了凡主事
錢春池副使
周二魯尚寶
錢啟新御史
劉荆湖教授
張準齋參政
蔡龍陽巡撫
朱明虹布政
葉龍潭摠督
葉龍潭摠督
朱虞封郎中
艾明野通政
胡趨儆御史
柯立臺學院
湯覺軒副使
王嶰竹副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節齋巡撫
饒行素御史
孫慰沽知縣
毛文源御史
吳惺初御史
徐龍環給事
任正宇御史
鍾文陸御史
趙心堂巡撫
王珍齋運使
陳南濱御史
張寅蒙知府
吳惺初御史
王竹溪巡撫
蔡思川御史
毛文源御史
李養愚撫臺
李養愚撫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鄧定宇侍郎
孫立亭副都
杜爵齋給事
唐柳所修撰
吳琛州摠督
敖行吾御史
袁洪溪巡撫
馬連城御史
張容宇行人
李似齋布政
王鳳山巡撫
陳竹菴
余幼峯司業
周心監御史
沈鏡宗侍郎
馮文所學道
劉肖華郎中
杜爵齋給事

彭念川御史
賈珍宇御史
周山泉巡撫
李養愚巡撫
石楚陽郡守
陳光宇撫臺
陳光宇巡撫
蕭岳峯巡撫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卷之十 次輔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顧冲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蹇理菴巡撫
張弘軒摠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趨徼御史
張弘軒摠督
王鳳山巡撫
胡趨徼御史
胡趨徼御史
張弘軒摠督
張弘軒摠督
梅鶴洲摠督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崔振峯御史
梅鶴洲摠督
趙寧宇巡撫
趙寧宇巡撫
梅鶴洲摠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葉龍潭摠督
葉龍潭摠督
李霖寰巡撫
林錦峯布政
陳岷麓御史
李霖寰巡撫
李霖寰巡撫
李晉峯巡撫
李霖寰巡撫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摠督
葉龍潭摠督
蹇理菴摠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蹇理菴摠督
張摠戎
穆啟吾通政
蹇理菴摠督
蹇理菴摠督
穆啟吾通政
武泰川副使
周二魯尚寶
房倫吾兵道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張摠戎
鄭範溪經畧
萬震澤僉事
梁霖宇贊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梁霖宇贊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曉山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葉龍潭摠督
鄭範溪經畧
魏確菴摠督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邢崑田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王懷棘巡撫
鄭範溪經畧
李臨江巡撫
魏確菴摠督
鄭範溪經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蕭岳峯摠督
李桂亭給事
葉龍潭摠督
梁霖宇贊畫
鄭範溪經畧
鄭範溪經畧
郭中宇巡撫
鄭範溪經畧
蕭岳峯摠督
鄭範溪經畧
邢崑田巡撫
梁霖宇贊畫
邢崑田巡撫
邢崑田巡撫
葉龍潭摠督
鄭範溪經畧

卷之十一　次輔

傅仁泉巡撫

楊益所御史
王平溪郎中
陳愚所副使
張豫吾縣令
蹇理菴摠督
表了凡主事
李仰城提督
盧石齋郡守
秦舜峯巡撫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潘印川摠河
賈珍宇御史
周山泉漕撫
潘印川摠河
潘印川摠河
潘印川摠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山泉漕撫
潘印川撫河
韓貞齋御史
党蘭窓巡撫
王鳳山巡撫
郝少泉巡撫
鄭範溪經畧
鄧參將
王復齋侍郎
王雲泉御史
杜徽臺掌科
賈西池巡撫
徐仁宇御史
彭念川御史
張滄涯巡撫
董濤陽座師
劉芝陽撫臺
道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平野貢士
王會泉叅政
梁霖宇賛畫
劉和宇詹事
與閣寮書
張洪陽相公
石東泉尚書
牛春宇巡按
李及泉巡撫
申瑤泉相公
王鳳山巡撫
武秦川副使
周二魯尚寶
許張二相公
李修吾學憲
江纘石兵道
謝賀壽
周二魯尚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岱陽御史
甘紫亭按臺
江績石兵道
劉芝陽撫臺
江績石兵道
王對南相公
周二魯尚寶
陳心叔尚書
沈鏡宗侍郎

王對南相公
邢崑田巡撫
張洪陽相公
趙濂陽相公
周青來知縣

卷之十二以下俱首輔時

曹仰筠御史
溫一齋侍郎
李見羅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晃羅巡撫
江續石兵道
王對南相公
曾見臺侍郎
陳還樸給事
李晴原參政
鄧定宇侍郎
顏叠陽給事
顏叠陽給事
許敬菴巡撫
郝元洲給事
于杜山巡撫
顧冲菴總督
馬肖菴僉事
林鍚峯布政
沈太素布政
沈季山巡撫
鄧定宇侍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蕭岳峯總督
顧冲菴總督
陳還樸給事
陸五臺尚書
張元冲操臺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顧冲菴總督
劉太景贊畫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袁了凡主事
宋桐岡經畧
梁霖宇憲副
梁霖宇憲副
蕭岳峯總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確菴總督
李對泉漕撫
林錦峯布政
安明宇侍御
陳五嶽布政
鄭崑巖巡撫
王梧岡御史
王懷棘巡撫
于完朴副使

陳遲菴給事
郭夢菊參政
温一齋總漕
吳韞菴巡撫
徐龍環給事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總督
蕭岳峯總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梅衡湘巡撫
牛春宇御史
蕭岳峯摠督
朱和陽巡撫
朱和陽巡撫
葉龍潭總督
葉龍潭摠督
葉龍潭摠督
葉龍潭摠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實吾巡撫
李實吾巡撫
葉龍潭巡撫
葉龍潭摠督
張元冲撫臺
顧冲菴總督
顧冲菴總督
常心吾巡撫
劉晉川巡撫

劉晉川巡撫
顧冲菴總督
袁了凡主事
董淳陽宗伯
許敬菴巡撫
王少方侍郎
沈季山巡撫
朱虞封吏部
萬思默副使

金子魚孝廉
朱虞封學道
李犂主孝廉
鄒南皐刑部

蔡肖謙尚寶
劉徹從副使
陳遲樸給事
董擴菴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董擴巷巡撫
范游擊
蕭岳峯摠督
張惺宇侍御
董擴巷巡撫
蕭岳峯巡撫
黃儀庭侍郎
黃儀庭侍郎
范睎陽布政
劉雨峯兵備
邊少微侍郎
艾恒所布政
江緝石兵道
鄭崑巖巡撫
呂新吾巡撫
涂念東御史
史鶴亭編修
黃儀庭尚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郭希所巡撫
陳警亭御史
趙見田巡撫
王方麓侍郎
蔡肖謙尚寶
劉筆山副使
王弘陽巡撫
郝少泉侍郎
李海一郎中
盧理南知府
李中石御史
吳止菴巡撫
馮鳴陽御史
黔國公
吳止菴巡撫
黔國公
章念清侍御
吳止菴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止菴巡撫
吳止菴巡撫
孫念齋御史
吳止菴巡撫
陳毓台巡撫
陳毓台巡撫
李碧筠御史
李碧筠御史
田東溯巡撫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李提督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宋桐岡經畧
申瑤泉相公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華石御史
陳應甌摠督
魏見泉巡撫
王霽宇摠督
蔡肖謙尚寶
梁靜齋巡撫
劉和宇詹事
陳還樸給事
朱鑑塘撫臺

宋桐岡經畧
杜摠兵
陳芸窓御史
宋桐岡經畧
李提督
周韜宇御史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摠督
梅衡湘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太景贊畫
陸葵日祭酒
劉太景贊畫
李提督
朱和陽巡撫
呂新吾總憲
周青來知縣
田東洲巡撫
歐陽宜諸知府
翁見鵬提舉
蔡拱朋副使
王珍齋運使
沈季山侍郎
許敬菴巡撫
陳抱冲孝廉
袁養冲郎中
蕭鶴侶巡江
顧膺寰副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四　首輔

六部堂上官

顧冲菴總督

周衛陽司馬

鄧定宇侍郎

梅衡湘巡撫

劉和宇詹事

李漸菴總憲

董潯陽座師

李及泉巡撫

王對南相公

鄭崑巖巡撫

彭謐軒御史

陳南濱御史

曹嗣山兵道

黃儀庭尚書

吳小江司馬

黃麗江御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臨川黎政
王泉皐巡撫
徐龍環給事
趙南渚巡撫
李碧筠侍御
田東洲巡撫
梅衡湘巡撫
顧冲菴總督
李對泉巡撫

彭魯軒巡按
趙南渚巡撫
陳南濱御史
陳南濱侍御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鍾文陸光祿
陳南濱御史
鄭崑巖巡撫

曹仰筠御史
李桂亭給事
沈玉陽巡撫
鄭崑巖巡撫
許益齋巡撫
章念清御史
胡葵南知府
張仁軒巡撫
郭希所巡撫
趙南渚巡撫
孫月峯司寇
張仁軒巡撫
孫東瀛織造
朱鑑塘巡撫
李及泉巡撫
陳南濱御史
宋桐岡經畧
張元冲操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提督
柳賡虞御史
李提督
石東泉司馬
許敬菴巡撫
顧冲菴摠督
顧冲菴總督
錢淑湖大僕
田東洲巡撫
薛隆華御史
王泉皐巡撫
王泉皐巡撫
林錦峯布政
吳泰軒御史
鄭慕塘副使
劉石浦誠意伯
胡龍滙御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鑑塘巡撫
蔡懷峯州尊
朱鑑塘巡撫
王逸季文學
曹嗣山兵道
馮琢菴詹事
王對南相公
顧冲菴總督
張洪陽相公
沈敬門相公

卷之十五以下俱里居時

趙濴陽相公
陳玉壘相公
張洪陽相公
趙濴陽相公
石東泉尚書
陳心穀太宰
甘紫亭御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馮文所副使
董潯陽座師
孫小溪撫臺
趙張陳三閣下
許潁陽相公
沈季山侍郎
王對南相公
王對南相公
陳毓台巡撫
陳蘭臺郎中
趙寧宇巡撫
李翼軒參政
邢崑田巡撫
黃儀亭尚書
鄭範溪撫督
劉如野吏部
余騰江中書
申瑤泉相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申瑤泉相公
趙濬陽相公
王西里吏部
李見羅巡撫
趙濬陽相公
張洪陽相公
黃毅菴司業
周二曾尚寶
鄧定宇侍郎
張洪陽相公
李霖寰巡撫
李玉海給事
黃儀庭宗伯
徐檢菴侍郎
李次溪總督
李修吾大理
楊本菴尚書
陳玉壘相公

許敬菴侍郎
彭旦陽主事
李棠軒宗伯
萬慶洲知府
林光壁吏部
陳光宇撫臺
魏古渠孝廉
孫雲衢知府
[illegible]木庵司農
下見白知州
李見羅巡撫
曹嗣山兵備
周衛陽侍郎
十六卷 里居
邵堰蓮郎中
耿叔臺操臺
朱襟江巡按
張溟池知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彭義陽尚寶
江續石巡撫
唐凝菴太常
馬肖乾僉憲
蔡懷峯吏部
楊復所侍郎
耿叔臺操江
李繼泉同知
南京各道

蔡懷峰吏部
焦漪園修撰
劉斗陽按臺
楊荆巖掌院
馮琢菴侍郎
公啟謝賀生
梁景泉兵道
王霽宇巡撫
項玄池參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中石巡按
焦漪園修撰
許仰亭吏部
周懷白郡守
許絅齋太守
韓惺菴巡撫
程君仁府尹
王霽宇摠督
王對滄摠督
張容宇給事
申瑤泉相公
錢豐寰員外
郝少泉侍郎
陳嵋陽太常
沈太素布政
周二魯尚寶
陸平泉宮保
申瑤泉相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牛春宇巡按
馮琢菴侍郎
徐理齋撫督
崔際虞御史
李修吾撫漕
孫見田知府
杜太監守備
蹇理菴撫督
徐振雅御史

樊棠軒崑山大尹
樊棠軒崑山大尹
周懷白知府
馬北溟郎中馬見素給事
吳安節御史
高受所副使
房脩吾巡撫
王宇泰檢討
沈敭門相公

黃毅菴侍郎
馮琢菴侍郎
李九我侍郎
沈璉門相公
馮勅齋治中
屠赤水禮部

卷之十七 里居

黃毅菴侍郎
張洪陽相公
馮琢菴侍郎
曹嗣山撫臺
王澹生兵部
鄭崑巖撫臺
顧冲菴撫督
劉斗陽按臺
耿叔臺操臺
趙濴陽相公
李九我侍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寧宇侍郎
申瑤泉相公
申瑤泉相公
李修吾漕撫
李對泉尚書
馮琢菴侍郎
焦漪園修撰
公啟謝賀
王澹生兵部
王岵雲參議
林滄洲郡守
史鶴亭諭德
鄒瀘水御史
顧冲菴摠督
曾植齋侍郎
馮琢菴尚書
黃毅菴侍郎
楊荊巖侍郎

敖龍華侍郎
蕭岳峯尚書
朱養淳侍郎
鄭于石孝廉
沈駁門相公
沈駁門相公
沈駁門相公
沈玉陽通政
馮琢菴尚書
耿叔臺操臺
嚴天池知府
周漳南主事
周漳南主事
梁景泉參政
答翰林諸公
朱金庭相公
沈駁門相公
耿叔臺操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錢浩川御史
曾植齋侍郎
王澹生吏部
馮琢菴尚書
李對泉尚書
蕭岳峯尚書
公謝賀七十
曾見台尚書
耿叔臺操臺
焦漪園修撰
答南京賀壽
沈鼓門相公
陸平泉宮保
答七十賀壽公啟
朱平涵宮諭
李修吾摠漕
黃毅菴侍郎
費唐衢布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月峯尚書
吳節菴御史
焦漪園修撰
嚴天池郡守
黃慎軒諭德
卷之十八 里居 ○特召時
曹嗣山撫臺
沈太素巡撫
耿叔臺操臺
于穀峯尚書
王衷白掌院
李修吾撫漕
耿叔臺操臺
楊濟寰巡撫
王復齋總督
趙準臺御史
溫一齋總臺
曹嗣山撫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按臺
劉斗陽巡按
劉斗陽巡按
許甸南給事
沈鈇門相公
李九我侍郎
朱金庭相公
黃與參參政
孫月峯摠憲
邢崑田摠督
茅二岑郎中
劉雲嶠祭酒
劉雲嶠祭酒
馮琢菴尚書
沈湛源國博
耿叔臺操臺
耿叔臺操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夢胥大尹
段幻然大尹
朱金岳副使
鄧虛舟大尹
趙寧宇巡撫
李晴原布政
朱容所江院
劉斗陽巡按
李如樟摠兵
周懷魯撫臺
祁夷度大尹
韓晶宇大尹
陳石湖大尹
黃明宇主事
沈蛟門相公
山西王相公子
申玄渚太僕
崔際虞巡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修吾漕撫
張湛泉巡漕
南京九卿
朱金庭相公
李九我相公
葉臺山相公
于穀峰相公
蕭岳峯尚書
楊止菴侍郎
蕭玄圃侍郎
黃毅菴侍郎
趙南渚尚書
楊洪園提學
史鶴亭編修
孫月峯尚書
惲膳原行人
劉雲嶠侍郎
高受所副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健巷巡撫
楊淇園學院
李修吾漕撫
沈湛源知州
周懷魯撫臺
朱平涵祭酒
唐凝菴太常
朱金庭相公
葉臺山相公
于穀峯相公
于穀峯相公
朱金庭相公
李九我相公
王宇泰編修
于穀峯相公
李繼泉同年
楊淇園學院
朱金庭相公

答顧涇陽光祿

李修吾漕撫

三閣下

趙南渚尚書

李九我相公

周懷魯撫臺

答省臺諸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敏校梓

陳見雲節推

寧鄉之政于公論何如皮毛相馬繩墨取木今者不幸類是矣崑崙兄今安在見聞爲道相思大抵年來僕所歷世態皆解褐以前意中未到者頭顱如許空苦日日刹海中換得皮囊以外一袍一帶眞成長物而朝士重以生平人品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衛一切委而殉之寃乎痛哉公高才尚堪大用
僕則倦矣不勝煩懣輒以手書相曉大要所欲
告崑崙者同此有便願以教我

余同麓諭德

除夕抵任且行李蕭蕭如此兄之好奇大抵然
也然而幸有此一出得少嘗閒官之味若稍遲
數月又當汎汎揚舟矣汗青之事虛心欲相待
兄盛誇吏隱豈宿醒未醒耶官舍叢竹間有土
岡隱起係區區編籬種菊處及兄未行幸爲

瀝酒問之頗思故主不得
琅琅徹床矮皂老而朴健
二三里閭戶盛種芍藥供
兄爲傳花神意北錄寥寥數言蒼蠅之聲在蚯
蚓竅中元不擬大方鑒賞兄昧心見譽徒損盛
德耳

陳松谷相公

爵自徙官南中蒙相公收召以去年重九日至
京距台旌榮發之期不能半月然竊聞相公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請時

天子親爲臨軒勞送文武吏千餘人走馬遮拜于郊至笙鼓沸天壺漿填道兒童走卒有咨咨泣下稱賢者即此一段奇事固已駕軼千古恨爵不及一見耳

陳肅菴禮侍

故司寇午山馮公初督學南畿弟時垂髫入試與同食飲人生知已之重荷奬提至推置案間步步恩無過此者没且十年未蒙贈卹今其弟錦衣公托弟假寵臺下敢僭爲一言此翁生平醇德雅望具有鄉評至于歷宦清修見幾恬退如弟耳目所見亦自表表非敢爲私恩曲說也蓋棺後事在臺下指揮間耳伏惟留神至望至懇

周眞亭

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今在吾丈何事之顛末生亦頗知然胷中擾擾臧倉之多也東安知造物者不借舌相困又安知此輩不還着于本身又安知吾丈今日之困不爲異日之福

已矣勿言之矣後園池塘修竹無恙乎丈雖落
落儻僥爲馬少游奚必廣文舍首蓿盤茲聊解
左右意

楊虞坡尚書

今天下以我翁方郭令公其勳塞天地望重華
夷眞不能相下至於出文入武膺兩朝終始之
遇而雲仍燁燁三鳳高飛則自來名公世家無
俱美者伏惟袞衣入覲又且經年一顧而懷恩
走再顧而眷紀拜即古旂常金版所書何以加
焉馮顧人品如翁愚以爲當道蔺在帝師平章百
揆然後以玄菟樂浪爲湯沐之州功劾尤偉此
亦天下士之公言也因書奉謝聊布所欲言

董幼海侍郎

翁文章節義海內無兩迺齒目不肖於衆中而
收之似眞謂珹玗可以攻玉蒹葭可以成樹者
非其分也雖然竊不自量幸以操箠君子之門
瞠目而視躡武而趨庶幾少益尺寸而今奔命
以來至愚極惓行復錮心眷眷之懷何能已已

側觀

主聖時清明德翔起而比有耳語咕嘩妄意廟堂喜怒者已盡得譴讓此可爲世道賀也

吳悟齋太僕

吳門瞻送後物色菀枯時情雲雨擾擾遂成萬狀臺下冥鴻也今方在寥廓之表何因知世間有望慕如鄙生者比每見湯丈譚山中起居狀所謂一尤在爐一局爛柯世人之忌名與臺下之逃名類有物兩成之不可知也抑僕又聞逃名之名忌者愈衆昨姜祭酒書來以山林自命僕未之許得微與來教荒村之說類耶年來鄙悰馮丈熟曉自歎頗涉維摩不能却事而又厭事望兩公一出解之毋弟曰蟯蛕矜糞尤也

馬乾菴座師

目前事皆茫然無可言

皇上日見相公從容咨議眞聖人也聞講官中注意我師獨切中外人情似有言此歸嫌于執禮太過者然無非願台袞遄來之意鳳磐翁召

命亦在旦夕矣

胡蓮渠御史

王使至仍聞扁舟數過敝里能令慈母當炊花木作主此亦人事中畫圖僕也歸心一片談此已坐而馳矣

郭鯤滇叅政

使至得書把讀老兄今已作劉伶閉關盤桓松桂間有詩有酒志意樂也弟近者每得一鄉人信至爲不怡數日夢寐所見無非故山景象蓋性有所美眞覺宦途無一分滋味逼窄臭穢事可憎今老兄勸我以養晦則是矣弟區區能守尊戒其効不過爲卿爲相頭白京師已耳兄能强使羊負車葦航海否乎

李夢池巡撫

追從館下已識門下文章之美既而居止連棣覺玉永金矢餘輝照人自五尺應門之外庭除若無跡竈突若無烟乃知世眞有晏平仲也盛撰領教會史事促成急如星火過此月即當效

轉附呈納謹復

鍾百樓憲副

撫府鄭虛舟山人乃藝林中武庫門下想亦聞其名矣今客死清源暴棺不收其孤元穀走京師告窮當道弟甚憐之又山人嘗著有類函一書原奉趙康王命爲之今書成不及獻嗣王而歿倘門下哀其一生心力七十歲遺孤量加處卹俾山人早遂歸窆妻子或得假丐餘資復趙府之命則門 一 存歿俱當銜戴於無涯矣

聞曾司馬趙中丞俱爲之發書弟夙交山人誼不得無言伏惟幸察

范屏麓中允

昔前輩王槐野公力能捉虎談可雕龍然二十年得南院喜動言色弟何等人也病瘵餘復此踵蹶方下簾而頌老子兄謂召命在即亦非也賤踪崎嶇半載誠如尊教方理輕葦欲一見握手因候董師不意南宮限嚴如此今已星夜束裝惶擾中略布微款不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惠麓教諭

養生之教敢不書紳弟鄙性更有不可化者一嫉惡便露一過事便憎本非隋珠乃欲徒手彈雀所謂人已兩失耳坐忘眞弟對病藥惜苦口難下咽耳

王笠洲僉事

相馬舉士古人所難不意盲人亦以此相待已矣置之兄瘦腹中試着幾斗酸醋儘不妨也大抵天道恢恢畢竟雖巧之徒理不全幸如兄所謂力田待年徑最吏于一時庖丁之技至奏之然自省連歲叨轉已似痿人快步大非所宜兄當爲我懼也

蔡拱朋知縣

三載賢勞諸臺奏牘萃于一時庖丁之技至奏刀處不知踟躕却顧費幾許心神僕乃安坐享知言之名殊可愧也比日館閣遷動以次見及山猿野馬乃弭耳韉穿之中何所謀遠謹謝誨獎之辱

何華山憲副

堰滁山水自文忠品題後會見美談再續顧來教方以民生馬政交敝爲憂席不暇煖條畫便計乃知賢者之見遠矣退食自公不妨一吟醉翁亭上也

董幼海侍郎

悠悠世路如方之不可入圓氷之不可附熱遠而疎者一切喜怒自當聽之若同鄉相與日誦老氏守雌作用似更於此喫緊今一二下石者若翁丈度不能枉道從彼則一切付之不聞亦人已兩便術也

沈晴峰諭德

天生老兄器局以爲世用其珍重愛惜豈異人情顧兄自不覺耳前史稱叔敖蠃而霸世文子約而亢家史事多年閣中雖粗有胚胎然前甲後乙漠不相顧中間儘有可笑者其難在後來諸公更費一番手脚耳

陳愚所僉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年附驥屈指兄弟中如老兄待我則又在世
諦之外篝燈愾歎耿耿腹腸固難與世俗悠悠
者道也南中在龍蛇赤子之間老兄已游刃辦
此弟忝在史局第恐筆弱不能奉揚功名之盛
秋場届期遥見西南萬里有光如虹豈古人所
謂翰墨氣耶

劉見嵩憲副

猶記高齋促膝時令郎殿撰方綰髮出見賓客
今旅進公車已稱前輩小犬雖不能負笈以從
然畢竟吾輩塗脂傅粉當讓與後生老兄既心
戀西疇而復望我以頭白廊廟何其迂而可怪
哉丈夫仕宦至執法中外曷問天蚩如弟面墻
枯坐茫無建豎乃足厭耳恃夙狎不敢効世俗
語奉報伏惟諒之

董泰麓知府

教中念及老親稚子所謂身處三山而下乃羨
人間蒿蓬匕節之適似不無少過矣聞尊候近
佳莊居習靜蘭芽再茁得微山中遇異人授藥

乎長郎初見時幼慧耳今聞其倚馬千言駿駿乎有跨竈之狀後生可畏已別設一榻待之將來未可量也

陸包山

門下乃錫爵丈人行也記童子時曾從家君一識道貌於山中即慨然有棄百事躡履從游之想今此念墮負且二十餘載而門下濯纓洗耳爲世人結咫尺之翰蓋有王公大人順下風以請事而不可得者顧錫爵齒甲道左辱先賜問而又使執筆硯爲役甚感之矣甚愧之矣承示壽履清康東籬秋色無恙錫爵雖碌碌然夢覺非遠嘗試爲長者品花問藥必有日也家君遠來篋中携得壽意一軸珍佩之餘重以增懷今輒裁短楮布謝南極耿耿倍萬自愛

周雲川太守

古人有言生寄耳今六十無恙蘧中有酒瓶中有花毫髮變衰了無着於形神門下試自揣能嬰兒乎即天壤俱敝術矣兒女葷得失亦自有

數賢婿幸自勉養德愛身若稱女已屬公家賢
不肖非吾有也

王勝泉兄弟

家親橐中所將親故書累幅握讀不勝慨然今
官味如此世路如彼人情私其所親大抵說卿
說相以爲願望不如得一言救過之爲幸也

陳雲浦孝廉

門下披帷抱槧當時豈知屈困至今蕭然四壁
時乎時乎安有往而不來者昔夫子觀欹器之
歎以此推之則門下可賀生等可懼也家親老
矣萬里往來不肖兒子不得奉薪蔡以待來教
三樂之說似恐未然愁劇草草

安楓泉廣文

家君相見爲言朋友間長年惟門下一人魚翻
池藻鳥哢庭花亦惟門下與家君共之惜乎僕
也風波之民膽寒萬里爲恨耳

郭總兵

今敝里萑葦間談及公名號尚相與破膽廟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急才終不令公拊髀而歎他時虎帳中置生一榻可也

王鳳洲太僕

教至承已受代而南計此時當與令弟執手祇園修竹中鱸魚正肥公可趁此時一飽過是恐無及矣弟嘗恨兩度游南不及覽棲霞之勝況門下此官如傳舍可容再誤耶昨

車駕幸學日會大雨師生俱不及成禮弟履行泥淖中水深沒脛公所謂蕭然太和之會然得此景象亦非常盛典也

趙大洲相公子

鄙人往送先相公行見神氣充充騎上下若飛竊舉手加額曰此類百歲人物吾道之幸也浮世不圖忽焉今古自非足下之英明能萬里請疏馳榮不朽則生等老成之慟寧有已時今皇典既備良慰孝思至于載德紀功則已藏之石室而鄙人與搦管焉此先相公嘗見屬于後生者亦足下所欲聞也

胡蓮渠御史

足下茲已蟬蛻畏途烟朋霞侶酒仙墨客一呼而集念人生之適至此恢恢天道豈不大哉而言者尚欲收鴻鵠于籠中可發一笑聞五湖一葉不時飛墮海濱家君舍弟權爲戴安道亦厚幸已顧僕也迷方之民株然抱案他時躡敝屣以從足下幸無勑猿鶴拒我王山人安否雲浦異才僕雖不能爲重定不忘也

蔡雲衢學憲

讀三晉教約已知別後功業大都至於天清日明一新往陋則薦紳有口碑在而教中所謂教官不預三等尤快事也明詔赫然門下從此可以勿憂怨責但鄙意竊謂與其少進不如多出而喬憲僉至奉行大過新進之士不能百一時論頗不予之如何如何

張起潛憲副

雲路同盟以爲烏紗巾上更無長物不意彼此東牽西帶至今未了來書愈用愈竭之說聞之

刺心殺青稍就弟無意人間事矣麟洲出參秋
後或當相見吾城拙窟徃徃而然弟豈能獨存
耶兄政聲籍甚今會極門已設御幄待兄矣

赫衛陽節推

仰惟蒞政經年生剽聞頗悉然大要在用法不
阿則吏無敢舞手爲奸者此理官第一義顓脫
何疑嗣後第望處心愈虛臨事愈愼寓愷悌於
詆訶中則萬舉萬中矣

徐鳳竹巡撫

門下之德直如朱絲清如玉壺而狀貌恂恂長
者於賢不肖無不容語云山以逶迤故能高道
以優游故能化不虛言耳側聞下車發教首及
國計民生海塘要工生聞之民間諗矣第費繁
役鉅非旦夕可効門下毅然任之且定議土石
所出不專仰一方此所謂必成之功萬世之計
斷非若前河議之落落也幸始終就之

顧觀海兵侍

曩者除書初下以爲羊腸鳥道窮視翁有難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一行便到古人云惠州豈在天上也惟大賢處遠則似稍屈翁試觀目前翁翁訛訛欲相爲者今問之不應則可以知世態矣適宗伯汪師草疏乞休謂僕曰今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僕對之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筋乃佳耳汪師爲之首肯今特以奉勸來歲可來即來不則且安之家親至京兩月餘日夜欲歸今擬初十日出京僕爲之愁苦焦爛然無計解官只得命兒女侍行天涯一身寧得無病翁幸憐而教之

胡襟寰副都

臺垣聲重提衡兩都流俗務誣訶賢者居謙讓老子云道冲而用之豈門下謂耶僕頃閱世穆二廟有聲人物前時嗥嗥立杜下其人皆鞠躬俛首似不能言以此卜門下所善與所用不待涉樞踐衡而標格已定矣不勝向往

郭龍渠巡撫

風謠在野公論在朝臺下雖久翔寥廓不得不

爲人情强起譬之于水升之則甬施沉之則土
潤君子豈有閒乎哉而鄙人竊以爲吏道之薄
久矣中間自知自信之士非監司責之以趨承
則縉紳撓之以議論能屹然不化而去卒遇相
知如明公者有幾人故隱淪易爲名高而進仕
難於遇合迺今則可謂兩兼之矣臺下其何以
教之

王儀臺給事

南曹借重雖適少年然不肖舊于此頗見二十
年間冀時列隊百重之所今環堵蕭然矣而薦
紳風尚自吳太宰一變後質文運遷迄未歸一
門下方爲世道主盟殊不得晏然已也陽明諡
議履翁既有成說自當獨斷今一下司曹人情
便各持堅白以生之患竊謂此老人品功業粹
乎無議惟良知一說斷自楞嚴圓覺翻來其旨
融通活潑能使賢者不覺自入而不肖者亦易
爲掉弄精神遮藏頭面之地門下試觀海內賢
不肖多寡何如則可以知鄙意所在矣曹侍學

宗伯林先生語次及此頗蒙首肯若門下不遺
匆莞幸卒教可否

林對山尚書

翁文章德業海内共仰至如却行而避要路倒
屣而接後生此一段風格當亦自古人求之而
某最鄙無狀不早問計長者以致褊心發狂重
見訶督今已不敢復言秋中當勉爲老親戒路
耳回首門墻復不知遊侍何日惟願我翁早踐
台樞以從人望不勝繾綣

李實吾巡撫

雅教奉拳欲推而進諸古人之列甚愧甚愧僕
竊從館下與觀近世俊人才士讌者徒激旦暮
之清名怯者或依流俗之口吻異路亡羊古今
同此慨也昨偶從馬先生屈指關西人物不勝
緇衣好慕輒有所言願門下頗折衷前二說以
强轂弱輪交相爲用蓋爲將來大業計不特撫
巡稱職耳已聊書此以寒下訪并以爲謝

熊陸海運判

行後舉朝公論如別黑白就中海上之夫至爲魑魅稱冤極可鄙笑僕亦嘗矢口爭之然不能爲助也乞休一疏于事體不合勸行又知龍蛇變化無適無心且恐犯叔夜匿形見忌之譏今者一勸公平氣二勸公寡言僕于僚輩中最名狷狹然相告則不敢不以中庸之道幸教圖之

瞿洞觀

承示結廬先隴苦風寒露中可以想見蓼莪心事嗟乎兄已揮手謝人寧定中試想畢竟衆生漂浪愛河流吹慾海者是眞苦惱眞濁辱天道固非夢夢豈有人常爲刀俎我常爲魚肉但志心念持上士無爭之語可以照了諸妄矣

吳鵬峯忝政

弟曩聆緒論稱同榜官次之遲嘗復書云愈遲則吾榜愈重此語惟臺下可以聞之今其効已見政事之暇試觀人情國論何如所謂騏驥之安行勝於駑馬之促步也

李環洲憲副

自吳中奉違以來侵尋十載追惟文酒逢迎肺
腸交寫風萍聚散之感知彼此同之也伏惟大
賢屈左丈欝公望今雖翹舉未足爲賀獨喜雄
篇大翰飛照河山而秦晉間古碑奇字埋沒於
荒烟野草中者且一一待兄拈出信乎物固有
所遇也弟面墻至困無從一寓目爲恨有便再
惠教一二紙何如

余樂吾布政

弟竊自計乎生未嘗安息枯坐而一旦涉事欲
於動中求靜決不可得恐畢世爲擾擾愁病之
人已耳紳笏柴柵古人至論如必謂朝市不喧
僕愚者老兄幸教之

李次溪巡撫

歲云暮矣遐想歸鴻度雪牧馬嘶氷萬里故人
不堪悄結乃兄壯猷方在撫戈曲突閒固知真
玉火三日而見性不虛言也

馮小山參政

桓山罷酒後一春光景都消入醉夢中喜音到

日想即戒輛今先賀兄得安枕地而升轉次之弟史事所謂頭白汗青頗類爲后槨三年不成者故園松菊應咲我耳

董幼海侍郎

尊大人奄終壽福善類興嗟不審門下罔極之懷亦復能支持饘粥否門下試觀古來賢聖徃徃稱孤於童丱中其間即有長年厚饗而以奔命淹恤不得一日之訣爲恨除此二負即其他諸妄可以了了又況貴名暴白翛然獨徃不受一塵挂及則門下所以爲先大人重者又自有在也幸節哀自愛

王笠洲僉憲

久任法行可謂賢愚同滯然不爾則何以令金庭玉堂長駐神仙之駕俗稱啖蔗到後愈甘此可爲兄譬也滿書初上已聞有騰章奉薦者弟嘗評兄清不劌物和不溷時而來教嗛嗛若不足何言哉何言哉弟欵段之馬五步而顛十步而汗今鞭驅不可復施但株守舊櫪免于目前

幸矣定宇入館詞林真謂得人弟班簿居下恐須坐破寒氈兄以爲何如

王笠洲僉憲

檻外長江磯頭夜月兄對此亦無酔酒相憶乎人生稟氣受性各附所安今宜北者南求南者北而區區紫巳鞭撻市朝之上狼狽筆舌之端不知當塗何事嚬之不已然去就在我步足相困至于家親怒發老昆計窮則所謂走爲上策褲中之虱尺寸地不得自主矣因兄知我有此苦情他處亦無敢言者

林杲秀才

大抵時文至嘉隆之間爲極盛雖風尚殊軌其以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于冥冥不可爲也不可言也然機牙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胷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悔否能獨泫哀歌不落莫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抽而若斷詞欲前而且却不得不出于腊韋軟弱以幸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敝策不如

罣駕之得路也僕志力已衰喜足下尚未涉世三月聚粮千里不難至因爲效其所聞如此惟足下試裁聽之幸甚

趙振宇知縣

今廟堂中評隽吏道爭言永光以敦尚帷幅爲上至于操別券以相責不曰上官無薦書則曰報政失期會以足下觀之世情可知已一歎

曹愛山

海内先達者蓋無幾人而門下與履翁聯袂桑梓間其爲道世處功名始終不離于誠心直道生以此歎我吳士庶幾從二先生駿還先進而令子仍以趨庭之訓爲國學領袖生竊觀其言動不失尺寸乃知世固有丹丘鳳也

郭華溪巡撫

昨者聞關西諸寇以次蕩平生頃在館下得繙閱章奏頗知其事始末因爲故人王君相與歎息門下功名之盛乃王君遂過而屬之以辭生誠不量其愚亦欲以平生向往稍見篇翰而辭

力不能發之稿成之日曾切誡王君不得聞於
左右今者使劄達頗生誠愧懼欲逃然念翁長
者所爲取在文字之外因復裁此紙申謝并告
不敏伏惟裁照幸甚

胡雅齋巡撫

別紙示改折大議爲東南百億命解紛計達甚
具生適在史局見嘉隆間童疏頗嘗及之至如
臺下筆端點綴若飛鏃游刃則當求之鼎賈便
宜中非私佞也議既上屬柄老平章持故事不
欲行然投醪一念所在固有飲德矣

吳平山郎中

刑曹郎得頡頏臺使主斷郡國獨有審恤二事
足下此一行也錦衣春晝豈直爲將毋私快耳
已生愚不適俗近以衙門綱常二疏見坐爲黨
今歸矣足下玉節未回能訪我於飯犢之野否
乎

周象峯副使

寨帷上郡年望崇深不知境上爭杜父席前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賈生孰先得之賢者視內外如河沙聚散了無着于真體乃弟蓬麻私戀不能于此中無介介耳

周儆菴司業

弟嘗勸左右勉抑遁思其說受之塞上翁漆園吏而不可深言今門下試觀世態何如飛蛾撲火作何究竟則雖十年不調亦可一咲而遣之矣弟項在病中會有客見訊以遷次不及爲怪嗟乎市兒爭餅餅既入喉復有知其味者乎東方大夫曉曉解嘲弟以爲嘲何待解解嘲亦何待我向子平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言可謂簡而盡矣

周軋明學院

敝鄉士風乃門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恥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前案不托一人縱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翟公祖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肖貌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褊指誚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縷縷効忠
媿無以復下問皇悚

浦理川

足下兄弟已各自首幸及里中無事秋黍登塲
飲醇擊鮮足以忘老昨家親偶論各族子弟以
公家稱首足下若未能忘世弟請爲黃金勒白
玉鞍以待此輩騰踔萬里耳

余同麓諭德

顒望歲報吏到非但欲聞日來動靜兼亦有請
教新史之思焉今兩得之矣喜荷不可言賢子
今已遊四禪天上多苦何爲兄平生嘗笑我皺
眉今當此際打不出嗔愛二關平生所學將以
何爲老嫂雖未愈據傲庵說已瘥五六分朝夕
間兄率子婦踏歌酬飲其前便是萬金良藥來
教云云恐天眼甚寬不計錄許大功過真一杯
淡話也

吳少泉

長夏琴尊清齋筍蕨門下婆娑里門以觀賢子

弟輩駢武升朝可謂出處兩榮已僕久困面墻志力衰減然尚從公一把袂萬先生之門來教所謂文章勛業及兒子賢愚俱非吾事也

王笠洲僉事

適頑兒有書至內云吾父官已尊矣何苦隨人碌碌不意殼卵中忽作好音奉聞一笑兒今冉冉登進然尚未當樂局儘意吏隱何必更存他計也

王鳳洲太僕

頃賴荐得兩世馳恩一了家君積願真是僥倖但弟兄間出處之計轉更支離滿朝婦態苦無撐船大腹不能容也已飛箋告別退從家兒問奇字耳呵呵凡童子好大言必鮮成事公長者片言之譽渠遂借爲口實誤此兒矣時事家弟能口道之亦復不盡

李石麓相公

痛惟先太師南極一星久照人寰今者聲光渺然哀動朝野況在老師几筵之慕復當何如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公典策五代雲仍于世諦中已無遺憾惟老師爲社稷蒼生節哀自重則門下小子之私願也

李近台學憲

自念爲諸生時學官弟子惟屏息待主司之命今則月試季考俱有先容郡邑長貳稍自標榜即羔雁日集其門此風一倡遂如閙市想臺下久已入鑑空中矣重違下訪敢附此以復憲臺清肅無敢多言

吳少溪詹簿

別後往來貴境且三度矣萍踪孟浪未遂欵謁遥見荆南紫氣以爲門下扁舟岸幘必集于此恕慕何如今九關貙虎咫尺豺豕害朝士而吳中至鉏鎒積道欲盡取衣冠而赭之門下手握摩尼珠靜觀世變亦頗動江湖隱憂否令弟翩翩才藻當方駕二陸騫騰且邇乃亦作北面攝齋狀何也爲此附通起居亮之

徐少浦參議

九關荆棘紛紛刺人兄至則當蚊帳袖手勿慷慨論時事舌間讒柄願相與防之至如匹夫横行則已聞頭頭整帖不足爲意兄看山妖颺颺乘夜睢盱若頭上皎日一出獨非吾輩世界耶弟居此頗安但過從稀少見又舍我遠去三春花柳盡成愁色矣

王笠洲僉憲

近海上之捷知出吾丈石畫爲多文字身不勝衣留侯狀如女子而功名偕著于春秋古今豈異哉昨小兒延得台州一秀師爲弟言王明府弱顏强植如此疑有洞靈鴻寶秘術弟笑語之曰讀書生子即此是術矣黄天台不負相知否今又有翁太平來謁其人乃閩中異才而恐其年少未練吾丈當如子弟一體教之廪堂非以書成頒賞弟與瑯泉兄獨得優叙昔人所稱狐續貂蠅附驥何意近脾病侵尋欲謀引去而爲舍弟所先家大人前再難啓口如何

張裕齋憲副

客歲榮補時忽漫言別兄行至邯鄲道上當有
倚枕而卧者吾輩此景似之矣可歎吏隱甘休
賢明文譽籍起夜雪春風抱琴散帙似此謂之
清冷逼人非所聞也

馬肖乾

二兄鱗角競爽塤篪交和天下文獻萃乎一門
顧不敏辱以通家之末得雁行班坐相視如左
右手此生恩幸當何如也每見縉紳傾盖之次
往往先賀其得明師弟子識二兄之面以問不
敏不敏爲指辟間詩翰示之因粗述平生見遇
狀咸津津若有感也去歲雖遠此聲光照人何
殊晤對而老師方日以天下爲事廣厦萬間託
蔭有日以此謝二兄亦以此自慰諸不及覼縷
伏惟照原

劉彬泉知府

舍弟補主客甚適先期有欲爲道地者頗咲僕
矯激僕非敢然也書生謹慎竊怕陌迷蒐陣中
耳史事從頭看無殺青之日櫪馬正駑何不尋

八足駒呵呵

張石川僉事

主簿陳景淳其人乃敝鄉才子與歸震川齊名弟嘗目爲經生中武庫不惟吳士無雙雖海內博古多聞者指亦不數屈也鍾期既逝世無知音除目一下弟與馬師爲之扼腕浩歎者彌日嗟乎抱關賤吏古人不辭今此生業不能躍冶自鑄求爲干將莫邪弟復何說哉顧不勝惜才一念且知老兄好著述聊爲先容以爲燕閒稽古之助倘可假借勿以俗吏相遇令此生得效所聞于前則古人所謂倚馬萬言未必多遜也白首相知固亦非晚老兄豈有意乎

張王屋藩幕

留都奉教後別十年矣每望白雲竊想見公於琴尊圖史之間擔簽未涯徒劇傾嚮耳翰至知起居無恙兼承教近時著作僕耳目塵陋浴滌一新固未得一見鳳雛爲恨史例甚佳愚意嘗欲將史漢二書盡刊註釋較似玄暢然恐野人

嗜芹未諳衆口輒附此請教

汪少泉

古道邈矣如門下賢行長者宜使屹立朝端是是而非非至于五技之選六翮之用不患無人此僕所爲不敢賀也抑來教云閒居十有七年無心出岫今試爲門下追數十七年前本來面目何所加損僕也願以君子之心爲小人之腹浮雲在空誓不相負

袁見川茂才

昨貴省鄉書至首閱尊名過數行後遂不復竟閱蓋知世無伯樂故也度足下大指非送窮即罵鬼屋梁月色可望可見抑古人不云豈有美好如陳孺子而長貧賤者乎今僕之知足下非直貌也黃金白髮何有何無大丈夫老當益壯耳

潘印川巡撫

芸蓬秘記岳牧師言皆辱見推于僕此決非書生所敢與知若傳者不止門下不察則無爲貴

知已矣莊生有言魚相忘於江湖苟昧斯旨即來諭所謂忌者詬者且都入陶鑄中若其他又何以云僕經春多病歲中決意逃禪不知可及翁曳履入朝之日否

王振泉

來諭齒髮變衰亦有生常理古云外其身身存由此觀之盛衰不在齒髮也郎君時未至則待之若更煩長者憂身外身則弟請爲兄談夢中夢以相解何如世味只如此年來頗受瞿曇之說悔生此身兄亦何以見教也

游靜宇布政

弟十年前曾走貴部父老爲指示故淮陰侯提戈斬級處至今緒蘐干衢屹爲京師右翼蓋古今之壯觀文武之劇任也伏惟老兄以明德重望簡在鎖鑰樞席虛左且有後命弟備員館下庶幾得捆管以紀功名之盛則蒼蠅附驥於終始志願畢矣

余遠齋太僕

今里俗浮僞所恃一二老成屹立危坐以無名之樸鎮之造物者不竟用翁於朝廷未必無意也玄經草就倘許後生問奇則生也負笈而前固有日矣悠悠世味愈嘗愈苦檻猿繫鹿理不久安而長者何督之深也

趙汝泉巡撫

昨得漳縣書既隨已啓謝茲續奉誨函承麾幢已抵歷下受代矣我覲之子袞衣綉裳安知東人信宿之恩不在今日生徃聞齊魯謠俗朴而近悍動之難拊之亦難天道雖遠以徐淮間事勢度之恐飢吻相煽不無唇齒憂閉下三年畜艾未爲早計也

羅南泉知縣

世情貴耳使騏驥辱于鹽車弟即能爲兄子皮鮑叔緩急豈有濟哉來簡謂一遭垢膩戮力無裨自古稱盤錯別利穠蓑待豐此左右之事弟不敢知又有稱棄灰可以濯錦腐草或能照根此弟輩之事兄亦聽之矣聞山縣多盜兄業用

庖丁手作用一番自此皆鳴琴種花之日願倍自愛

顧二懷文學

昨承教佳篇已盥讀一過文字至此有既彫既琢復歸于朴之意其精處不暇論贊而僕又恐因惜易指揣一二處却其過于精爲世眼所忽寄大抵歸太僕古文家已得其髓而用之時義則似抱甕灌畦消消然用力多而見功寡高明裁之

顧廣寧知府

古人論是非不論利害此世俗老腐之談然畢竟守此神閒氣定萬無一失足下雖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上官雖責備趨承至于情意疎冷無大相去者僕謹株守前說以爲高明涵養之助不識謂何

李繼泉同知

側聞雲卧百花蘗中陶阮風流未足多羨弟屏居無事頗慕爲門下抱甕老圃吾丈亦何以教

之

張準齋僉事

弟耳目口鼻人爾豈眞麋鹿蛇豕不堪駈策獨有厭事一念旋滅旋生終不可化此自兄之所知去年已再露歸意於李司空爲一刀兩段之計不意事機到頭翻成沮滯今雖濫轉一階貪噎寢魘朝不保夕凡兄所以責我教我望我者誠手足相憐至情而弟也自知力不任志不及容異日請負恩之罪耳今世論悠悠又謂弟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吳復菴趙定宇編修

國家二百餘年士氣推于公等爲批龍料虎萬

死一生痛乎方正之孤植也僕抱有婆婦私憂

日但爲足下叩穹禮徼佛而不能通咫尺之欵

途苦役想

聖祖在天之靈必當爲社稷培扶善類足下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强食自重僕迂踈抵忤茲已自分譴逐不知握
手更何日也臨楮瞻悵

艾明野主事

方匆匆請告中忽接使轺爲之驚感遠戍荒寒
良不忍聞足下萬金軀在飲冰吞炭固無不可
獨柰八十老母何僕今以爲母疾顧天乞歸聞
此不覺蘇蘇涕下所謂同病相憐物之情也大
馬之功若得其當以報足下亦無所辭如必望
壺鷄放赦僕請卜之于天爾世事悠悠僕止[illegible]

塞耳陣而于五湖雲水間不足塵遠望也臨書
對使哽咽

余同麓相公

老相國之峻詞二兄長之温諭敢不拜承雖然
弟真病矣兩道蠻眉半生隙影豈可復受他人
窘落且詬莫詬于奴虜悲莫悲于別離男兒四
十年間重爲同朝觀笑復何情緒暫抛妻子向
人乞斗升相活耶兄今責我不過曰狂曰迂此
兩款罪名甘心招伏但願爲我善詞相國之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老親處亦望鼎言萬里陳情實非得已兄所
隔至愛善處人父子師弟之間其餘閒話祈請
打叠一邊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盡

滕少松布政

弟狷狹人也有故所豢牛在河濱不日且從之
洗耳老兄尚安得以大丞宰相之事相期責望
昨家親書來不勝感激感戀關之私命二男少忍
待用略如盛指弟謹對曰此生報主報親止辦
得守身二字經綸幹濟實非所長柰何

王西塘

翰貺再辱因得拜嘉集林焚香讀之鏘然金玉之
聲藹乎仁義之言望而見者可以知門下人品
生也宗服大方奚翅河伯望洋耳已聞公暇喜
讀易文章勛業冲而用之益取諸謙如不肖筮
得遯之九三門下當爲之謀遠疾厲無更祝之
假翼而飛也

林璧峯尚書

門下業已飄然拂衣不肖且編籍妖黨自分此

生與君子絕矣不意遠教再辱重以珍遺捧次豈勝銜悚窃嘗謂門下之德如滄海千頃而砥柱屹然撼之固難知之亦不易今身游世外何物腐鼠復能嚇人不肖雖罪詬彌天頗亦引鍾期自解悠悠素心期各自勉勉白首不相負也

唐曙臺主事

古諺有之擇禍莫若輕今不肖野狐蹤跡與仄仄心事兩者俱暴于人間門下若必欲推而進之中庸之列則不肖敬聞過矣若又有進此者門下雖試登三十三天能復索我於屠羊之內否側聞雅志誓不作三代以下人物教中所稱庸德庸言世間法出世間法大都不離此願與共勉之

王麟洲學憲

區區麋鹿之性五年前已辨此一着仄不怨悔第常自評渾是一頂冠兒女子所貪不過閑茶冷飯而世人妄語及之此區區第一違心折福之事鬼神陰禍必中於此老兄自今肯爲我閉

口即是爲我積福京師故人有相問者第爲言
一秋病床奄奄垂斃使忌我者心冷愛我者望
絕則爲賜大矣

周二魯主事

與公先後出都門日月遂久杳不知故人行藏
大抵仕宦覺苦則種種疵物厭事之念千緒萌
起公雖身未當事眉端意氣頗已爲世所指名
今跡處岩廊而繁情丘壑整位非衡宇而私論世
故僕已誤矣公又可再誤乎今海濱生計止辦
漁樵一不泛交賓客二不出遠游眺三不讀文
四不言時事如此可以免過否其他非所敢聞
命

吳平山郎中

貴署中鄉舊俱無書不敢顯然異同以重隱人
之罪不肖已入無譚法門尸居以來覺四大俱
假泰山撼之必不能動誠自知豈頑無恥無所
逃罪然化女修證原自鑠然本宗恬澹而謂之
聚黨本教忠孝而謂之妖言公寧不知是置

否夫夫謝官謝事謝客便可一絲不挂此外錢
譽不在我矣幸政府雅嚮此道復書勉不肖矣
心精進毋怵人言不然錙銖之上有完肉乎

鄒聚所僉事

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乎
得性均焉僕茲有薄羹一杯手獻二親舍旁三
畝地穿池秫蔬且分爲農夫沒世去年十一月
十八日舉一孫眄笑可愛南還時嘗發三問瑯
瑯公一曰柰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曰柰何
使世上不知有此人三曰柰何使盜賊不知有
此家瑯瑯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教之身隱
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已自託于玄壯之間足
下無復問我造詣矣

王望川推官

聞驪駒且駕不審定期何時兄望重科深斷無
終屈在外之理但官亦自不易往來多費多議
論多此三多種種纏人今又益之以翻雲覆雨
千幻百化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此言不可不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也兄雖濶遠鴈帛中數字不得無情至望至

望

張崌崍巡撫

昨見敝門生宦浙者言浙人新去湯火恃召公如泰山招撫之術生也何敢越俎而謀弟素奉老子之訓竊謂豢龍馴虎亦人所爲若萬萬無他計始議鋒刃未晚耳

李肖岑參政

往公在省時鄙人罪誹彌天幾爲知已之累乃公違俗破嫌問遺交踵未敢顯然布謝而豫章使者又至矣今者志行遇合出入兩榮而參簿一轉爲時論所稱臨徑不爭肯趣逾永鄙人益深知而遙賀之自今以往公毋憂讒鄙人毋憤俗忘我以順萬物之自然雖冲舉不能飽食安坐有餘矣

陳浩菴知府

劉寵橐中金不能充買琴飼鶴之費乃公必欲盡散之故人此不令受者愧耶前除細叩其說

畢竟無他古道邈矣人情既不肯懸殊格以待異才則相與借托爲好言或曰此利器非用之盤錯不効或曰此賢者雖處之遠地亦適是皆不足重公然僕所聞止此矣古人云吾道固是正不必悔失于既往決疑于外人僕所以告公亦止此矣

張起潛副使

第二毛已種種學不加修臨事不度時勢不提義理信心而行以致費詞費氣彌浹年月僅而得此一歸今已抱孫侍二老親行年四十有六無意人間事矣昨麟洲書至頗言兄直道失歡之狀幸不大挫然政聲如此恐悻悻者徒足自累弟不敢一味勸兄作輈下駒要在虛心觀理求得自已意滿即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可也

凌洋山巡撫

生得請抵家逾月山烏海燕戢翼借巢沒齒無恨今世論悠悠好獎餚迁陋而生最短見從火坑中索永雖幸而得之豈足更以爲名門下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弟收之襟袖中置之齒頰外則幸矣

顧學海編修

發都門彌二月抵家二老親無恙兒衡亦既抱子于不肖始願足矣獨念心知故人渺然在玉衡泰階之上落月暮雲并爲離色此情惟足下諒之風波嶮巇則僕乃窒頭坯隨雨破者不足置問六合至廣魚川泳而龍天飛何所不容侍親之暇止辦閉口逃名朋友間有齒及者此適足抵之畧宷未爲相愛也

張和陽諭德

世情擾擾以形踪爲別端處者有羨乎廊廟之建立由者有慕乎江湖之蕭遠僕所患不聞過耳屏居以後與世事益迂濶習氣滿腔望嚴師良友如泰山而足下又遠在索居可知虛之一字最能容易佛說謂我相人相無之而後可以言虛一墮識心染于我則我陣染於人則人陣足下以爲用人自用虛實何如若僕林野生計藥瓢藜杖之外損之又損是吾師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戴中齋給事

抵家再再遂成隔歲教中二事其一戒不言時戒遠游僕日事閉關欲戒侯幸已先得之其一戒不言時理性情未暇及此兒衡虨睹古書資才要自勝僕同州師奄忽竟如兄言直木先伐非止門下士之痛同署諸老有問及者乞免通賤名海東片雲僕杖藜倚枕其下老兄幸時時望我

沈少林修撰

南還忽忽逾五月方流連乳哺間未暇記問故人山門一經彷彿望見西來紫氣爲之憮然擬從事老親暇後便當幅巾奉訪此時公幸爲我鼓南風之琴賡伐木之章人世浮沉置之勿復道矣玄關未啟且無及度外舉動當此之際僕可徃公不可來愼之愼之昨公圖救諸君子雖形踪暴露而事非戎首不甚爲世所指目今者潛龍勿用何憂網罟更願于愼交游寡言語之外稍稍着一分混俗態使尋我者無端慕我者無聲則所謂沉寞中經濟其功出于閉門掃轍

萬萬也僕此者止辦尊羲一杯獻笑老親餘則
滋蘭藝藥學爲老圃二者無恙良足矣喬子留
語一再宿而別觀其胸中如滄溟萬頃出奇變
應無窮公資其經世僕資其出世不兩盡乎餘
語不多贅

吳復菴編修

不肖草棲石隱二載于茲矣無端意氣徒相益
爲累世人貴耳既公藉二君子之名而執事者
又重私之以爲德不肖負此二愧也恐容足之
地鮮矣不敢聞不敢聞敎中逃虛隱遯自有隱
客之體宜爾然願公毋遽以斗室匡牀爲末路
作繭處若造物姤名則讒搆方自此始嗟乎此
君子所以難也

蕭觀復太守

逃虛之人無所比數追憶曩時鹵莽角奔於名
譽意氣之場譬如夢囈覺而後知其眞夢也公
尚欲以僕夢境爲覺境耶適方從聊聊結趺野
次求所謂針芥相投地公言大非所願聞拙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業呈覽僕已受告子之學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公當自爲尊大人計不朽榮辱非吾事也

李霖寰郎中

嘗與東泉公稱足下惟恐不旦夕至公卿此豈爲齷齪世名誠重惜奇寶欲有所用之也今吏才已見心愈虛氣愈斂持法愈平則僕願畢矣

陳鶴麓知縣

滕薛之目不意偶識明珠此生之遇足下迺足下固無藉于生也淵才雅度已于文字中獲見一斑今操刀試割定自澹然聞稍苦武弁難處吾曹驅駕此輩大率如飼虎牧羊在緩急之間若與之爭氣則左矣手釣之弩不妄發機幸熟思之

郭鯤溟參政

兄雖身處江湖未學巢由洗耳梦梦時事想飲恨同之以爲天變可畏乎不可畏乎人言足恤乎不足恤乎

祖宗列聖何負于士大夫得此果報弟褊心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狂終不能忍過一兩月後兄當訪我于屠羊之肆可也

顧膺寰郎中

大教中所云愚之一字朝事用着山林用着如公妙齡高譽能盡劇機鋒齦齶而守之以愚何事不可爲不肖若早聞道于漢陰愚叟之門當亦無近者之紛紛矣

戴愚齋掌院

來書念我誨我赤心一片眞是動人弟雖愁病然亦得藉此口實一切謝絕門外舍後治方寮一區屋數楹插以小竹籬落家君拈花枲抱瓜蔓其中此所謂菜圃非園也隣翁見之以爲寒儉可笑而弟自謂得罷吏病客之體老兄無事更憂其擾擾成累也但世上原自有一種痴人所貧開基冷飯何名高致且憂病何人不有而時情好評論多愛憎以爲區區別有避託必欲甄交而就見之入山以來獨此最苦上有老親又不敢投跡無人之地惟有小舟一葉信潮來

住于出城數里間晨出夜入如伏鼠耳言之可歎兄今處得尊地亦得閒地亦得遠地亦得畏見凡出入多言語多文學多皆能釀以爲過兩月咸亦然幸老兄愼之毋曰野人復作吏態也兄衡何知聞延見歎誨如子今眼前止此一縷亦且以功名課之須兄更爲伊查星度他日子嗣不落莫否久不相聞臨箋不覺靦縷

郭鯤溟參政

敎中雖頗留聽之告之語然尚聞酬接賓朋和解公事似此擾擾老兄縱不知勞恐五臟神明必不甚喜自今以往願與爲一竅不通鄉黨無閒之人庶可保守靈龜永邀上壽耳悠悠世界何患無人他日輔嗣等語眞乃一杯淡話第六尺之身斷乎不換萬鍾鬼神知之矣據尊使言道體暫發勞雖無他慮然乘此小病謝客亦禪家三昧也

胡雅齋巡撫

救鄉災歎故老相傳以爲四十年來未有之事

承爲籲天請命議賑議蠲甚大惠也然竊詳部
覆尚持兩端小民喁喁且望明公大破拘攣便
宜措救一番該身處之卽是救荒奇策耳

楊後湖知縣

世俗好同妒公賢者亦復爲資調所拘攣僅得
改郡此朋友之過僕何辭焉蘭芷處幽谷而愈
芳松栢歷歲寒而著節況緣江名郡政聲易達
願公毋薄淮楊勉矣初志時乎時乎行且至矣

馮仰芹副使

天下方無事吾等幸各抱膝林泉蝴蝶莊周兩
忘夢境可矣泯泯蚩蚩何知天常國是門下乃
欲取不材朽木而文之惟口起戎可不慎乎

江績石郎中

歸途暑氣方熾不審道候何如堂上倚門莫嘖
歸暮否山居雖適未可效區區白同寒蟬世事
方新賢者以時爲擊楫運甕計卽此是學問也
僕比者侍省病親漸次向安且喜執政半徂益
茅一把粗無後患足下勿復念我矣

管東溟僉事

僕乞身後准備結跡了郤生从大事而父母在上見謂不祥聊復黽勉塵障百病叢生古人以有身爲大患不虛言耳公年力既壯情累又寡趣此勇退之日何事不可爲僕雖潦倒此志終不忍墮落嘗聞之師曰行住坐臥檢點過失即此是道願相與勉之耳

李繼泉同知

向蒙惠芍藥內有一種深紅密瓣者極佳偶被園工刪去公有便乞于秋時再惠一兩株葢家君老年篤好名花故不嫌煩聒耳頃小圃草堂中拈書司馬君實二語頗教人種菜莫誤客看花此僕之近致也并附一笑

馮具區編修

公方年盛德完會處間地水斷陸剗惟吾鋒鍔所試而不言于人此天所以爲高廟儲才而賢者踟躕四顧之日也蟲雕鳥篆龜息猿引公業已饒爲之事到得意處若顧戀

不忍捨卽此是欲障公雖高明然向來頗覺注
念於此爲當痛磨鍛一番耳僕習氣驕嬾度已
成癖故不復收拾自放于山嵓水月之間可謂
負時兼負君子然尚望足下爲我一指南毋令
人謂吾徒俱空談養高無實用可也

徐見西叅政

襁褓穉態糟粕腐守窮自揣骨相豈肉食而飛
者二親衰年亦頗以蓴羹美一節出不肖手供者
爲美因此遂甘廢絕悠悠世語乃妄相指目爲
名高流言止于智者惟老兄諒之

董潯陽尚書

錫爵生平懶病頗厭世氛當我師柄用赫爚時
雖口補周公之業而心竊悲吐握之勞每與余
丙仲私語未嘗不歎息也及今退就林壑正願
攝衣從游何得遽求斥外第入官三載稍見窅
路風波心膽孤怯故形迹之間不能無避耳

鄭崑巖少卿

人情太行客路苦海吾丈已飽嘗而歷試之古

人所謂立義以宰制萬物其游刃餘地窾肯正在此況今公論漸出同志皆君子兄乃欲舍所學而從漁樵之伍不已迂乎猶記客京時第攝秖與兄切磋道義高談名理此時目中豈復存一毫軒冕態今者天涯去住各保元龜老兄幸已得潔身市朝區區侍老親掉頭林藪處者不必望兄等以三臺橫拜之榮出者亦願毋及隱人以蒲輪纏帛之事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德今日之謂也

凌洋山巡撫

得書知大征方畧已定虜在目中度歲暮可得捷報矣禽草芟夷要期于盡然不宜兒女子之仁願以佛家多殺生爲戒想長者意同此也

王會泉副使

再辱箋貺固知老兄眷存之渥不以末度相求飴事事稱愜且使宰物者知九霄之鳳終不貪餧下食于士綱人紀非小補也

西亭王府

錫爵自齠齔來聞仙翁殿下之名殆所謂御風泠然非世諦中人也越在海陬無緣仰止乃今得承教幸甚幸甚伏念錫爵流浪半生退而盡屏去雕蟲匏狗少憩空門聊以懺罪業遣情累耳來箋獎飾過當且要以世外之交示以換骨之訣非錫爵所敢任也抑軒藪鼎成旌陽丹就則小臣鷄犬有攀胡舐已之想小子不敏可幾幸萬一敢持戒露二字爲他日拈花稽首地耳

蔡拱朋主事

每見敬美談足下吏行人品皆第一居曹適少事試推往驗來賢者不從寧靜中能致遠否若因捧檄得喜因喜得忌則不肖且歛手避之矣風緒見指不曰高躅則曰野狐不肖兩不任詬而歸之太空足下亦兩與歸之不聞而姑攻我先言頑石可也握手無涯臨箋馳企

李石龍副使

伏惟雲臥多時想卹鄲夢後不復以天下易黃

梁一飽甚休甚休弟掩關來頑鐵如昨比者稍
因外魔自省于鍊心養氣得分寸力翁丈即令
身心塵境都無纖滓於禪那更易入益多讀道
書多尋道友不如大靜一番先除此心散亂後
除昏沉又後則三關九竅消息自覺凡丹文談
藥物火候其理實然而其枝葉未必如許零星
大要怕學人道聽塗說故作隱言明者自忖耳
翁丈自戢心體認以無爲爲宗待一念不生彌
旬浹月後覺頭中有物融融泊泊而起者即此
是藥是火其餘不必多求也弟于是中實未有
得聊述其所聞于師如此惟高明存而勿論幸
甚

赫衛陽御史

貴差越在邊徼自昔直指諸公强半以移病行
廵臺下受代且及期目牛若無全神馬若無羈
蓋方寸苟無欲即煩惱皆菩提境也來教云由
物見道由道凝心嘿然定泰然守僕自今始得
見公眞道面識公眞種子暴所稱伯夷云云又

恍然自失矣然願公無厚自遜伯夷而輕言人情人情至嶮巇處首陽不能避而薇蕨難爲飽也

張崐崖巡撫

側聞麾節照臨崑城旬中且移傳東矣不遺草鄙將過而禮于其廬此古虛左追倭生綈袍憐范叔意也敢不引領弟家老人方病脾伏枕恐不任扶服車前爲恨耳吳浙近事自有史官特書大書者彼以巷戰克此以廟謨定徙薪焦爛未易以什伯計功也側聞廟堂方以張益州待翁而在今日肘腋間安危其隱憂十倍而處分之難百倍非常之事故自非常人所能言耳老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觀我翁今日攬轡廓清如賈丸射隼此慈儉之効也若不倭苦空拙業何足塵遠慕哉奉教之日家君病小愈能起行庭間數武因得以湯藥之間畧布謝誠如此惟台亮

王念凂郎中

僕嘗謂世路如漆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
地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門下壯年雅望安知
日前退步不爲福也

周冀寰知州

老親比以團造田册將散户虛推各圖田數送
臺下此實爲身家遠慮非避厚產而餘清名也
閩臺下頃爲家人私買要行庇護以全區區主
僕之私父母之爲子民其委曲甚厚至此豈不
知感但老親連日查追户實數前田委具别户
虛推亦不聞有承領家人即使有之家人私自
置田收利不關白主人免于坐罪入官足矣而
又使掛籍官户累窮民代爲當差於情理安乎
夫向來鄉宦間有詭寄人田而不聞有不認已
田者此臺下所以疑愚父子之非人情而處分
未決也然版籍重事不敢多順德意市恩閭里
敢輒此再布腹心若不信願將前田盡數入官
以明此心惟高明留聽幸甚

趙垠洲給事

二老人侵尋日衰已絕意當世惟是二三兄弟言行志行則僕從林野中劇聞風采竊自比于枯卉之附春光晨昏多暇幸得從事灌園一簣一笠聊足怡老不意復爲造物所妬經秋病脾至委頓幸不即死皆足下餘芘也來日尚長不識何修可以寡過于鄉此曲願終教之

沈少林修撰

高臥方酣何以得劇聞門外事然人言亦苦未審所謂徙木樹幟者豈一手一足哉門下病初起僕方苦頭風甚已矣勿談之矣不肖自揣報相知最忠待君子最厚若意所不可何苦作狡獪微言寓諷而又詐蒙慈母以疾痛不祥之名烏羊愚畜所不忍爲而世語且妄指之門下復妄聽之東京黨禍可不鑒乎竊嘗謂門下熱心一片可貫金玉而跡太露語太易乃嫵怯所繇起今折節就官終不失萬一於常調若猶未也則絕口世事待時至爲之不肖雖屏山澤有餘快矣

滕少松布政

茂林幽谷來日未晚意動胸次則疵物厭事之念紛紛萌起弟已誤矣兄又可再誤乎柳弟乃投巢之鳥又自知骨相決非功名會中人所謂臨坻邮流何高之名適病脚累月畝畝之身不耕而食造物者已似忌其過優遇兄又欲以世名歸之滋益疾矣不敢當不敢當使旋力疾附此爲謝

吳南洲巡撫

上谷聞問後星霜撚指驟當大拜朝廷度外舉動眞自服人至如弭節故都延見黎老棠陰正穠竹馬塡道迄今吳下喧傳以爲數百年來盛事而弟也病不及一見此爲恨耳嘗聞非常之事必以待非常之人斯言惟臺下可以當之如弟晨昏栘拾不失家二親歡爲幸敢妄意出處之計及海內悠悠之名乎伏枕裁謝惟誉照幸甚甚

吳平山郎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除擾擾雖同里巷中不能相候遞兄獨不遠百里專使馳晛而又以長箋辱之不肖村農病叟得此于兄翻覺多事不肖官至九卿知止已晚今雖入麋鹿之群尚嫌舊籍未除微名作祟以致入秋以來身病孫夭鬼神是怒來教又增我一辠罪過矣謹謝

太守

謹啟伏承遣官賜教以撫臺之命欲爲不肖建坊不肖何德何術行能無一足以當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取舍而歷官垂二十年馳恩及兩世小人之分切逾極矣幸今身處閒地得稍避世名以餘福歸之二老親然樊席猶驚晨昏未効自今以往獨有履氷抱石使公卿不見齒鄉黨不聞聲庶可以懺罪業而遠姤媚耳若遂赫然表厥宅里辭曰旌賢不肖隱居之爲何避名得名雖甚厚顏不敢居也夫撫臺雖同年雅厚至如臺下乃親臨切近耳目所自出今日之事非我翁噓借不及此但時禁方嚴年荒且甚不貲之費彌月

之工無端爲一人耗于荒城野次而理外弘奬重令不肖處非其據俯仰公私俱屬欠安謹再拜以辭縷縷之誠本擬遣一介顓達而原委官懼不敢空手報命輒附以聞伏惟慈察幸甚幸甚

胡元瑞孝廉

病苦聞教未飫獨時時手足下集讀之足下今之高岑也袖中自有摩尼珠乃何感于苦空老子而特泪慕焉足下又何愛于苦空老子而特相問焉足下殆聽之過不肖本以庸諛不能効短長于世則退而乞一日之養于老親乃今則已矣熱血未冷而雙淚已枯惟是無生之教亦不能窺其一二以自解脫乃手誨云云豈猶以少年燭武視不肖耶聞古君子心相知則願忠之以言輒謂如足下振古豪傑當推弘風雅之道潤色太平毋姑以翰仙墨士自處因書附謝不宣

唐曙臺主事

公所論不過謂三教同源儒者當于應世中了出世耳然二氏作用數從和光方便入門若吾儒則必量腹然後食擇器然後操如不肖自揣力綿智短不敢强其性之不能乃學儒而過了不聞道者也往先人屬纊時使老母坐榻前陰誦金剛經含笑而瞑此何嘗鞭策不肖應世耶會當强食支床稍理閒學以酬恩待耳白沙先生眞吾師也其文字之音亦似脫盡經生窠臼讀公批教脫然若身在泠風秋水間矣

王杜石學院

向者追陪館下仰見吾公學問中經綸所謂發硎之刃恬然有餘者而特恨未即當事今且試而効矣躊躇踏四顧問道于盲此非不肖所敢知竊謂公虛襟道眼自能牝牡中索駿若必以吳士多端欲厭服其心則散卷防換號印卷華圖書舊案不查廩增附不查即格眼册號簿不入院天青日朗誰復敢置喙者不肖芻蕘之愚已止此矣

劉彬泉知府

側聞頃者仙踪出視令子千京邸萊衣綴錦蓮炬分輝眞儒林盛事弟翁方厭北門之味而思東山恬臥之適匹馬遄歸白雲彌望徒令人悵然思躡履之無從柰何追惟既往闖闖于名譽意氣之揚以幻修罣揔成罪業今疾痛喘喘之中乃始伏而懺罪其將及乎翁天上福人若呆飯俟淨土宜以時努力龍舒居士不妄也不肖根器頑鈍其于修持了無證解頗聞之化者言不貪生卽長生不厭動卽不動敢以此爲

芹之獻

孫小溪撫臺

貴鄉相公我翁便中相聞且勸之先調和宮府而後以次及外;廷舉措使異時及側之黨不知不覺入我彀中社稷幸甚天禍吳民十四日夜風潮之變亘古希聞止據一家漂死男婦十七口則小户可知劉河新城壓死軍民二十餘口則村落可知見今流屍塞路四野無煙則廬舍

又可知矣紛紛餘民各裸體投宿野寺椹栗與
粃糠俱蕩盡無所得拾如此而地方不大亂者
未之有也弟一片赤實心原不喜州縣報荒虛
張聲勢今目擊變故如此剝床以膚上爲廟堂
憂下爲桑梓哭我翁造命之地千萬亟行遣官
查勘先期題請元元之命生灰在今日幸採蓼
莪留神至荷

孫小溪撫臺

群髡煽妖危機叵測我翁不動聲色如薙苗莠
蓋不盡所銷弭陰功所全活有出于耳目外者
且萬萬矣奏報之外僅本兵一密移而幕府若
無功地方若無事廟堂處分渠首悉從輕比
床散賊部不是過也廟堂處分渠首悉從輕比
且巧貸一切黨與大都受翁成筭上帝紀功不
知何如矣

劉守有錦衣

自門下典握禁兵用儒餙將府中不聞急步疾
呼蓋江陵之威焰得翁調劑者多矣豪傑當事

作用斷與書生不同今人情無端射影以此而
吳趙二君傾蓋門下亦以此方當宮府改位國
是未定之際左禁右拂不激不阿非門下之望
而誰望也自古小忍方能大就彼嘵嘵者既化
爲冷風不當復置齒牙矣

李修吾主事

烏烏啼血旦暮思盡今又聞足下以抗辭遠貶
公私之病轉益無聊正耿耿中忽使至發書拜
覩因承故人追鋒吉耗感謝之極永且不朽蓋
不肖窮觀近事公等之謫謫廟堂之休休皆太
平萬世景象自後兩歸之渾噩一毋居名一毋
任德如何

李及泉憲使

承封示近報似以廟堂齒及不肖爲同志色喜
是不肖聞此益滋甚感愴江陵事乃滄海桑田
莊周蝴蝶變幻只在目前彼惛不知直欲以有
涯之生作千年之計眞可笑可悲也昨散門生
谷道長談江陵事甚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畀睨數年發于一息
宮闈不敢主外廷不及聞而次日
帝吉忽發下矣報中稱捴旗鄭如金者乃國子
舊官開揭考退旋投馮保門下詔吉俱出其手
孤深恨此人今亦一網打盡矣諸君外補尤快
人意然竊謂此時政府言路大動之後各宜稍
鎮以安靜凡事有餘快必有餘憂壯陽之下一
陰潛起亦不可不早計也

張陽和諭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客冬蒙足下特杜皇華之節臨弔不祥之盧言
交生死非復世情豈意罪逆餘生復延至今日
而足下憐念不已再杜顧仲何能不感咽哉適
見洪陽尚賓言足下此行輟環全楚諸名山間
真儒者壯遊嚴程屆期去益早稟命太夫人爲迎
養計益二三同志由處識者頗用以覘世道而
足下有母恐異時復効鄧翰編少壯幾時不得
容易虛擲景光以此輒先事爲足下計耳不肖
向託先君子蔭下含哺而嬉不知帝力今百勞

萬苦備嘗而日毀粥三盂足下勸我自愛猶恐置對也若他人勸之并愛天下不忍置對矣

周山泉通政

永示葛仙翁丹法不肖往于都門道藏中曾談之一過此蓋悟後拈成多方誘道銳根使人知實有此理實有此事又使人知萬法歸一各以其性所近入之于無罣礙爾然不肖竊謂外丹之妙至人決不以書傳我輩即精心向往而風緣未湊恐反墮孤陋不如姑守空淨雖今生未成而來生或不至流墮此不肖自知自恕且道也

陸五臺尚書

正人登用實世道一快然極盛光景已多內憂從來極賢宰相必多外侮未有十分快意者側聞近日紛紛令人短氣翁慷慨一疏關係非小然自此不得更求大快矣漢唐鉤黨相激之禍頗亦由此使大臣之身安而後朝廷安耳不肖跧伏草土久不談世事以翁當今重望聊復忉

忉齊唐二給事及龔御史一清者持重可與言
麗洲公當推轂一出也
李順恒御史
過者承公私盛奠辱于先君萬里問遺曠然君
子拊其疾病而相嘯以沫也何能不感而淚哉
竊見吳中野老人能習皂囊封事直聲奇氣
在列無兩而不肖罪逆之名獨幸以大賢噓借
未絕于天人非土木又豈不知榮其如哀病喘喘
喘寒灰之灰不可再燃吾公幸勿復念我增其
罪業矣
申瑤泉相公
至公與虛二字此武侯功業之本不肖若空于
世法都無所解然一腔心血實欲灑白知已前
以明不欺非所以云云者妄謂老兄有度而稍
遲恐未能一旦斬然以塞仇口以今觀之老兄
胸中自吞雲夢八九而俯井之蛙無端鼓腹張
公教神龍行雨何其可笑之甚也來教謂蚊言
蠅鳴恐天下終無事而不肖所最苦者士大夫

與小民好亂小民囂訟無文月白刀而已士大
夫好亂則東格西撼雲翻雨覆謂世界無人謂
朝廷無官謂武后黃巢憑道爲活菩薩謂安靜
守正爲迂濶此風靡靡非旦夕之憂而亦恐非
旦夕能化柰何

翁見鵬州判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僕也不能馮豐隆而寄聲
茲捧教遺汗溼涯下也世路如此覺得愈遠愈
苦愈高愈危今亦不復追爲公慟窮途之哭但
男子一生無端暴殄於射工沙蝨駭機毒矢之
中道見不平未能抑氣王郎酒酣按劍空自苦
爾柳古志有云立德不朽文以窮工公之齒未
也物色河上著書名山據梧而吟肩榆爲粥千
歲而下其于遇不遇何如哉勉之自愛

祭拱朋吏部

不肖罪逆彌天一身俯仰宰物者既割裂且盡
而頃之胖疾侵尋朝露之生喘焉瀕死者又數
月于茲矣枕上偶得句云羲皇入夢嫌多事何

況悠悠世上名足下試讀此以爲尚堪鞭策否

申瑤泉相公

曩承破例主持先君卹典已再領公私盛奠之辱不肖孤益銜之彌歲矣及是始克馳一介代叩而復不自揆量潛有所陳竊念人子孫未有不欲章祖父之德者相公方持衡天下衮鉞森然不肖何人也敢引生平握手之歡冒昧曲辭以祈諫墓乎弟念先君鄉評家訓眞是廩廩爲封官二十年而聲跡俞闕生產日落此窘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台矉之下可察而知也況易簀之辰猶手執教翰誡兩兒世世莫負此公嗟乎相公而聞此也當亦爲動心灑淚不忍其泯泯矣用是敢顓一介馳帛奉書以墓下之石仰累勞神伏惟哀而許之舉家寡母孤兒不勝非向伏首悲號俟命之切諸無所云

胡蓮藥侍御子

正人奄喪悲纏朝野況子同志者乎訃聞之後與瑯琊公掩涕相弔久之

始克附片言柬帛致奠黃鳥之歌百身願贖今日之謂也伏惟賢伯仲凡筵之慕何以自遣遺言在篋遺教在庭雖復不掛杖頭一錢守此至死矣

呂日洲操江

少方兄隆赫用事時舉意陶冶吐口著龜豈知一敗後若斯之烈也此以投抒新相不過失官彼以入慕舊寘錮及子弟得失較然此亦可以解顏矣但言前破確當不得千搥萬敲我輩此

瑞若隨衆打欵虎反傷雅道不若竟付之忘言爾

趙定宇諭德

兄行矣景星慶雲孰不快覩盛名之下其勢不可虛讓不可虛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已任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視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譬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則爭古豪傑處此而功成無後患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

抵今日鈍君子可磨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徹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水落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時什九在心十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奇操之毋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諭之去泰去甚可也道人忘機至此見故人在天上有待而爲兄責之毋甚不免黯然而雅意亦似未得區區片言爲恨聊復勒此代面苦次苦哽不宣

張念華御史

世事奕棋非苦次所宜及但願廟堂乘此更新之會痛加意民生吏治一番以事權盡付之九卿公論盡付之臺諫則虐虐之理不難致也向謂公如璞玉渾金必肩大事報代且邇當遂入主國論凡痴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徹小人方能害天下今之所去比比皆小人而痴者若朝秦暮楚之優娼易姓變名之賤隸與金輦玉之大豪未見拔去病根杞人憂天方自此始公以

爲何如

李見羅巡撫

別教山中課子試讀一兩段所謂靈鶴煙霄飛止自在不肖竊揣知老兄所以用此矣惜哉以二十年前隨俗徵逐蹉跎請教今稔知名譽意氣之場病而求醫日月已晚乃茲得老兄度外品題罪業益增而重矣塞路風霜願言自愛

趙定宇諭德

公等出處已向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

教中鑒鑒談天下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廷意嚮政府止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與金輩王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挽滿帆檣便且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則傍人決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宮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

而厭緒多而亂則難爲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大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廷必曹起而爭明日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强弩之末孰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爲喫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

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他言惟順風船不可滿使論人論事且急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盡爲所欲爲耳

吳復菴諭德

昨屬聞新閣下褒然進用爲善類主盟草土野人即遂欲復何恨矣天子至明宰相至公公等今吐氣眞成雲雨此亦何事勤勤小讓抑不肖屬私計以爲方今千載一時難得易失第區區抱此一片誠心苦節以內支腹誹外悍背芒公等日耳而目之凡論

人毋太高道已毋太露而度不可守勿發語度正快意且恐住萬里相告惟此而已憂中久不談世及以兄至雅兼承問屬輒復及之諸台諒不宣

劉節齋巡撫

今同榜弟兄鵠列中外惟我丈振羽先登斑在二品甚顯重矣然刺謁不交于中貴趨舍無當于游談而孺仲先生無論識不識皆稱曰長者譬之鍾石之量不爭能于斗勺而物自歸之則世之營營求進者豈非惑歟

申瑤泉相公

孤前書謂初政最喫緊者在莊密二字君子喜于生事欲言瀟洛紙上之言責望一切小人錯認定盤欲以紹聖調停之說陰持兩可老兄既宰天下邪偏聽一邊不得然君子邪容得商量而小人露不得一毫破綻江陵死後不肖嘗以借國體之言奉勸正恐錮廢不已爲籍沒籍沒不已爲逮捕投鼠不免忌器耳今群奸止賊罷

而江陵夷陵諸子亦遂無再登仕路之理吾兄但正色屹足使天下曉然知其向來持議原不爲楚黨然後爲所欲爲一清言路盡反舊轍譬之着脚高處順風而呼誰不響應者豪傑作用心固欲虛膽不可小即如晉楚更寵之際老兄反側針氈其勢自不得放膽今高下在心操縱在手天下事但公則生明明則生斷毋更以前二病爲疑也頃董師下顧亦大以正人當路爲快而特憂一待熱面亦急難于翻轉此老成更事之論并附聞備擇其他無可言矣撫臺疏下地方亦受一分之賜今年太倉嘉定稍喜二麥薄收而沿海一帶時疫盛行有滿門遂至絕丁者郭龍渠比道府諸公淬勵此皆老兄之其也世上腌臢閒氣偏來趁好人敗夫敗婦一言不合偏許爭我是彼非獨宰相與庶官爭之便爲失體可嘆可嘆便人附此并効肺腑之忠統惟台諒幸甚

申瑤泉相公

三日前聞撰一書號星變紀事又以江陵編戲文傳入禁中老丈但冷眼觀此舉動大是可慮周生弘禴有書來勸弟此時不可使子弟應舉弟謂大丈夫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豈作詭故不情之事粧點世界不好使人逃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會病出應酬匆匆附此數字奉報不一

趙定宇諭德

日聞老兄復習消息鄙衷乃安蓋面目小嫌理須遣之胸中不但事君事長當爾別來承已得差甚善或亦當需次上轉及期去留恐難自決耳政府從諫如轉圜眞天下之福不肖頃之微覺有物色草野之意因此避嫌畏人連兩閣兩同年亦不輕致書惟碑銘則當以故事相煩而亦未敢造次也

上獨斷是好消息然就中安危之機間不容髮閣部不可一日有權亦不可一日有事中貴惟恐其不好名亦惟恐其好交結兄試深思之事

機如此則言官更當着一分老成徃時所望江陵今日所望

主上公私不同其流弊一也

張鳳磐相公

不肖近者茹痛終天待旦朝暮不惟心灰世途而口亦不宜問廟堂黜陟但以時事一新舊遊親識自長安來者間爲我翁嵩目憂時赤手補天以祉穆之靈紳笏宴然而九關肅穆矣風波之民幸不即死本之自我翁郊育而比聞改革之際所推轂起廢自不肖始于是群目聳聳爭言曹平陽之事葢宮府乖異之端亦自不肖始昔人稱士爲知已死今不肖反爲知已累有如夢非遂行鬼神助之不肖已矣如我翁何如國體世道何執事者明知不肖必不可出而惓惓若此垂注之勤用情之遠眞令人灑泣刺心而自傷此生終不能久支饘粥以効執鞭操箠之報于異日願我翁勿復見望矣統祈台慈憐察幸甚幸甚

陸平泉宗伯

先人就窆後方杜門謁告不能出謝長者罪負何可言連日披誦誨言乃噓沫中之樽楚爵雖至愚固非異物然竊謂老先生博觀人情未若小子自觀之審今登高而危止于隕越得譽而過則陰陽之罰乘之可不懼哉深源之望一出而不效千載尚有餘慙況么麽章句之守而以忤權之跡猥藉虛聲暴于朝聽異日者人鬼交忌循名課實當何德以堪之何修以效之小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幸此言也以入告妻子夜省夢寐而以君父朋友之不吾信也則惟有引疾深辭可以俛俾萬一而又恐悠悠者直以爲養高賣名妄意終南之捷徑也可憐哉又敎中人心浮競一節即國是紛紜之張本小子何知但據目前交際鬼目駭耳老先生袖手局旁而以責後生下着滋非所敢聞命矣

余同麓相公

世事賴諸老且收且放不激不阿目前儘見清

澄來教中云云不肖故亦憂之然三代而下光景決不得十分全美政府既不攬外權不交中貴則事體自可觀但當斟酌利害輕重隨宜補救于難處中求善處之術耳

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宰相造勝之禁中而決之宰相也所謂進言者不博虎而搏活虎不爭小時也所謂進言者不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可力爭力爭則

上滋不信外廷而言官又復效江陵時承望故事此眞亦難矣聞大璫中儘有一二可以誠感而義動者其臺省諸君即不能徧諭曉然亦當稍擇其中一二老成不好名生事之人令時時密傳方畧按伏嚴訶譬之基家漫處着子則緊處方得其力老兄既丙魏同心道不得袖手旁觀既擔子着身道不得不可則止勉之盡心盡力勿問利鈍可也

沈季山主事

伏惟景星慶雲一出瑞世朝望人情且操左券而責于大賢若立名之與居名死事之與成事惟高明熟計而兩全之則幸矣

吳復菴諭德

比承教惠之辱隨附啓謝想使者必能速達也適卧疴隴上又接七月十日手書兼領珍餉感戢外竊詳語意理正而氣和令野人一片熱中爲之頓遣所貴于君子者謂當紛紜之際能于夷惠可否間處之得中不然世非唐虞三代終無可爲之日今廟堂綱紀非不肖所知若如近事可見者高崑崙出題一節原係委巷之言閣臣自合解救惟銓司許相二疏微色發聲太過既而言官九卿曹起爭勝又各太過不肖項之一疾幾死既絶意世緣復何知於申相爲之緩頰但局邊見聞委于天理人情合當如此且如江陵破敗我輩在今日決當哀矜而不以爲喜定宇兄臨行一疏甚不可少而就中却多出不軋二字不免似婦之口許相雖失體而兄等

平日推爲端人楊王陸諸公皆一班時望今激而至與君子爲仇不肖所以力勸兄放開眼目行道異時使曾王朱陳輩皆自遠於小人而今聞曾王朱陳輩必將顯然自託於爲黨所謂急之則交愈固而謀愈深此大患也曾王仗江陵做官做家今堂堂仗義責其輸財濟邊何等正大聞丘司寇乃坐以寄頓爲名致其反唇所謂夫道甚夷而人好徑吾兄指日宰天下於此等事當一切以鑑空衡平之心視之可矣餘勿復

更言

申瑶泉相公

茲者恭逢五十生申之期不肖非敢忘也第凶粗上壽于禮決當避嫌故小奴垂發而數返耳比方以國是新定人情寧靜爲喜既而見海老論疏及潘司寇譴言可見世界當有事斷不容君子十分快意若君子又爲朝廷委曲一意以潔身爲高抗言爲直則事體將愈激愈壞矣張曾王三公破敗不足惜豪臣媚夫向以此爲奇

貨今不審何以底柱丘月林舊臣之望今似爲羣少年作戲場傀儡聞魯王俱被誠張椒打江陵諸郎皆體無完膚可嘆今日之勢全靠宋儒議論不得必須作用一番鼓舞臺省大臣方得展布近見洛陽一仕客說魏確菴鄉望果高收之爲用恐亦不相負也歲寒爲國珍重不一

余同麓相公

廟堂景色大可憂不肖竊於局傍觀之正如大海中一船人人可柁師此全在老成不動聲色而持其間若與之力爭勝未必能勝而徒損國體今不審老兄何以調停之許相公一疏陳義甚高而將來從傍爲審着數若大臣止辦一去乃有甚便宜於國家無分寸之補此區區所力勸瑤老着意寧耐也吳趙端人而惜其效忠一念太激太露以此遂爲羣少年所趨眼前世事擔子且及兄身閣臣權輕言官語輕朝廷放逐大臣輕此意卣關係安危非淺淺也

吳復菴諭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竊觀老兄雖望重泰山而同舟之人未必無矛盾時乎時乎間不容髮苟爲社稷自今姑務爲深沉堅忍鳳皇所以稱一出瑞世者以其不爭爪距之利也江陵敗後時以上怒爲未深而欲證成遼藩之無罪則似同浴而譏裸裎老兄試平氣觀之以爲何如今兄老先生尚欲一至海上爲我觀地今翹首以待耳

江績石郎中

江陵事既敗天子既赫然降發中之論而外廷下石不已此則似成畫靶當道老成自不妨小爲調停但盛稱勛業批扞讜夫乃更於蛇足外添翼天下事難得十分妥當如此來教持論甚正芻蕘之忠更願其當事者稍加寛恕耳

張崐崖總督

別劄示及內外憂端皆不肖與瑯邪兄弟日夜腐心者首鐺斂跡避權於彼計爲是却外廷不得其力江陵生而伊周沒而莽操翁試謂人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承望相指與傳會
上怒者其有辨乎否也老成諸公未調停事體
而先追頌功德此又似同浴譏裸裎天下事難
得適中如此高宗伯以委巷語見廢許相既輕
爵祿則何不以去就爭此其他內操巡幸等項
則皆我翁他日之憂不肖垂死餘息豈敢越俎
而謀茲聊以復明教耳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李養愚兵道

維楊報謝後涉月抵京以六月十三日朝見但從此便入劇場喘汗應酬日不暇給而目前相與又多生面諳譽之人無相規以過失者當此之時能不念臺下哉東海波臣離闕廷久至是始親望龍光乃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主決可爲黃虞而在廷以私意見橫語言日相尋於本分職業之外有君無臣可爲千載一慨也

詹烱亭太僕

滁陽吏隱固知雅況甚適閒亦私有所憂如來教云云竊謂老丈偶然也而或非世所指目彼有飴我以甘言則口受而心吐之撼我以疑事則理解而色諭之麻中之蓬未必不直若不佞乃坐劈頭下手絕不受其一毫推戴而又喜面盡腹腸直揭鬼臉以今思之誠于來教包荒之道相左然老丈姑爲我設身處之高萊偏起在政事之地身未入國門而羣少年飛書塗集或曰向某在泉人後癡或曰某爲禁地先容或曰公當助我或曰我官已公此時立脚一不定無論功業奈父母之身何說來教謂情性自好不知所指然竊謂士苟有自好之心而又復隨人之好儀衍妄婦合爲一人老丈試虛心靜觀以爲何如也承切磋至愛謹以銘心并附此請教

不備

謝賀入閣

諸司賀官賀壽賀滿賀恩近奉明旨已一切禁絕而不使允以此爲入朝第一義方命之罪請自隗始

海剛峯總憲

景星慶雲一出爲世道生色今臺下之謂矣然願天扶正氣使公奔命萬里而神色愈壯若不月餘粥餘喘雖猥綴彈冠之列苦於謬悠未知救過猶記往年京口邂逅時玉石相攻舟舶共濟大臣之注意遠矣幸終教之

沈季山光祿

東山雅志已達貴座師要之老兄今日決亦知執政之無它特不忍負貴翟耳寃哉百死之後留得此金剛未壞之身而盡以肝膽耳目爲人用僕茲爲朋友熱中也語盡而繼之以泣矣沒師云不去不已去不盡不止僕以爲人情即有之必須諸公且出以試人之果去我否也今

日日言去日日求執政者之聽其去然則廟堂
更無題目可做僕局外之人不言誰當言者知
我罪我惟老兄裁之

鄧純吾按臺

敝郡有貢生王敬臣者古心篤行眞今之曾閔
衰宗伯雖嘗薦之而尚以同鄉難于議覆明公
倘不惜華衮一言使清朝閒一行禮賢盛典亦
勵世一機也恃大君子道義之知語不加飾臨
書皇恐

李養愚兵道

母家先年有一餘婦甚奇老母無日不言之聞
縣中已申臺下久未發行千萬留意小兒得
乃未出門之處子向偶遣之代行謝喪禮因見
兩臺接引太過不覺失驚已輒戒之杜門不見
官長此分也亦禮也

任正宇御史

省教具見風裁

上方孜孜嚴貪吏之禁今既勘證在前參革復

何疑也

屠嚮山御史

別示論囚人數雖情法無枉而猶爲假丐一日之生此固

仁主所欲聞也敢附此復

王會泉副使

不肖業有緒言于諸公間主恩難酧物望難塞夫馬力難强麋鹿性難馴此四言者老母拙婦聞之矣而老兄未聞耶市之倏也至于稱伊道傅極矣老兄不亦嘗對弟笑江陵薄新鄭乎滄桑轉眼而旋以見頌則其誰敢受之使者索報不復作常辭而效其款款私望如此

荅南道諸公

仗承遠使合辭以就列杜賀僕也駑馬之力已困韁策膠柱之守未諧琴瑟蓋自出山以來痛自省虛名之爲累而觸事感憤反涉近名則其先資之寡術末路之難期亦畧可睹已乃諸公

尚儼然辱以丹青之價而責以旦夕之功古有之矣易罷而操非力所任斯兩敗者僕皆當之而諸公尚以何望乎不勝慙耎輒因使者附狀以謝諸不及言

王鳳洲巡撫

奴來接手教抵掌談天下事何其確也弟初意入班如禁諳諛等項千礙頗多元老蒙其慨然許連名進揭請

旨嚴禁弟遂不敢獨有此名雖黨風中人最深最錮最難轉移羣少年來見弟謂之曰我平生不喜佞人今却以囫圇人品還諸君諸君亦當認零碎過失還我即此得意事懸在臭聞豈不可醜公抵掌露齦將此得意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退也弟向奉貪閒礙禪之教千籌萬想畢竟月有餘歲計不足耳如何如何

少松布政

別札惓惓猥以江陵舊事塵借齒牙此不佞所

以飲氷內熱而耻于置對者也百僊萬苦壯志久摧國論人情隱憂方始老兄即見望以永嘉之事且安得此四通道路八面氣鼻哉惟是硜硜畧守庶幾來教所謂勉亦不敢不自信也

張崐崖總督

將官爲一切目前之計以媚虜僕久聞之蓋武人不曉長算亦由一向網疎漸靡使然今借此懲一警百且令部中因以激揚僕謹聞教矣

任正宇御史

省別示具見調劑江陵苦心不佞十載避俛以至今日然終不敢先私隙而後國體非高明莫諭此意比者煩言嘖爭歸町畦不佞竊以所明湛畏家言于是中作平等觀一切推以赤心劇以苦口而不識諸君子之見信否也

任正宇御史

三令參疏俱領教矣近來明主親決事內廷而於不才守令多從重逮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公等激揚吏治之時而亦望加慎耳目使雷霆之威必不虛發可也

劉肖莘主事

僕自京口聞問後艤舟彭城下邳間猶幾幸明主賜玦得退守匹夫之志而慈母在行手奪其疏草焚之今則已矣眼前好醜變幻非惟不敢作分別想亦尚欲以苦言巽語左法右拂其間使楚越爲一家狙詐咸作使可憐哉群少年竟自井心自誤誤人不啻海上猶有逐臭之夫欲借其齒頰以趨張桂之捷路者足下教我之言皆是要之道家所謂恬澹無爲圓覺妙應乃在一切相中不縛不捨非盡剗去廉隅混混濁濁終也兒衡學雖未成頗有志若爲奇節其文喜學莊子而未成公通家一體不惜爲我提耳誨督尤幸矣

徐孟孺彭欽之太學

此會甚難此別甚苦歸見瑯琊兄爲言不肖塵勞擾擾狀然瓢衲故吾一毫未改請戒山靈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速客見誚耳舍弟小兒已各有陸路人寄書今兩兄相見無它言當勸舍弟於養身中兼外身小兒於屏事中兼練事若父兄之成敗利鈍摠不必挂心也

陸五臺尚書

今日趙宮諭到灣遣人以書來僕答之云僕之妄庸端仗老兄指教如欲使我操戈申許唾面楊陸以順驕臣之心而膏詭間之吻則不佞鬚髯如戟決不能瞼老作兒妾態也夫吾輩同心而後可以格心賣友則必至于賣國門下試讀此書則僕之取舍可以槩見今朝堂苦爭堅白未必皆小人惟是一種揑議論朝夷齊而暮盜跖則最可駭笑不佞局外之人止辦挺心直口中立是非間耳

孫雲衢郡守

今主德甚清大臣甚肅而是非反盡亂于下朝堂之上梟鳴鬼嘯非復人理兒衡秋試不審利鈍

何如不肖此時嫌疑之際正不欲其有名且喜寄來近課或可望將來也來儀何敢辭但嚴旨初下物議從新此臺下以義割恩之時亦不肖受寵若驚之日自後不惟祈免一切恩澤亦望於諸臺處轉借重一言庶幾愚分少安而諸臺亦得借以爲名檗戒合郡士大夫交際使有司嚮指比境聞風亦激揚第一義也

辛慎軒副都

沈御史之事

上始終皆親決僕等未嘗贊一辭也門下以法忝逮以情議緩要之于憲體皆是乃上意在飭吏安民懲一警百所謂五帝神聖尤非臣下所及也

辛慎軒副都

堂長不私其屬指發無隱此百年所僅見也據揭賊數既確有主名見證廟堂即欲爲言路優假苦無可藉口者如何不佞林居時嘗慨世交浮湧筐篋公行懲羨吹虀正在今日已聞傳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各差公揭之外片紙不通既省繁文且免官承
驛路之擾不識高明謂何

姜鳳阿尚書

沈御史之事殊不意
上怒至此近來
上親決事凡駕帖傳逮者皆從中出意在儆
吏安民而閣臣即欲有所可否狐鼠競伺動爲
讒端蓋實有萬分不得已者耳其詳想悟齋公
能悉之此復

王肖軒御史

比者麒麟皮進到
皇上一覽置之雅亦不以爲瑞也該省部封事
皆引義諤諤而未有及
中旨與獨斷之是非者此今天下安危第一議
論兩大疏發
皇上耳目爲之欣踊不寐謹附此以復

劉華石御史

諫疏雖留中然

主上雅無貴異物之念麟皮已一覽置之
君明臣直未多見也省教知復当擇鄙言以前
彈章爲悔要之此老才輕意狹理自不免僕前
啟云云乃論事機非論人品也平生慕韓荆州
久思一望見而疾病支離恐不及公代還而去
矣如何如何
王鳳洲侍郎
前月中有書奉候達否即今
蹕歸病痾者又數日矣不敢遽露章乞假以博
酒饌恩典正所謂進退維谷耳
壽宮一事危而定定而復危者再三私計
上此一出從官軍卒之犒賞及沿途之蠲卹約
所費通幾百萬若說改卜他山此費又且十此
安危之機眞間不容髮適有
旨要陛隨從官四輔同聲力言其不可而止弟
出山以來稍于此處立脚得定四方交際已不
入一蔬一菓頗聞
上亦稱弟之清頃連次得與召見叨賜蟒鶴羅

永

上恩如此而不能報命也宮洗頗歸心于我要
我大作用一番此則非私敢耻之力敢任待後生
中再有王晉江楊遂菴輩交付此擔子耳

陸五臺尚書

報獄使至又得接手書惓惓以兒子衡瘍事引
領感愧感愧出山以來覺得世間好事無不爲
累然兒衡讀書眞苦不能以身之微嫌無端鍋
人注意得世界蕭條生人坑塹也翁謂何如

上之閱壽宮也臨高四顧天顏大喜因退謂左
右形勢如此諸陵皆不及
上心從此大定矣浙直改兌事司農苦不肯主
行昨又託敝府諸公苦勸而未見慨然也冗遽
草草

耿楚侗操臺

手教再辱承以壽宮事定爲賀此實
九廟神靈默祐
皇衷故生等得以徼福免罪耳景山問答知翁

已飭聞

上眞有堯舜之資不知蓂龍當此其精神感格更何如而生等徒博得金蓮一炬五饌一飡可愧矣

滕少松布政

壽宮之得勝地天也

皇上始閱而定卜再閱而奏成亦天也微聞春中

皇上尚欲奉

皇母一閱此萬年之喜臣子當思將順反恐勞費供億似不可堪不方抱喜中之憂耳

楊廉峰御史

適方在省與諸老道公首事發奸而議賞獨後正抵觸間尊教至矣科場更化之初當事者懲於嘉靖七年覆轍欲稍重內簾事權使將來可久而大疏乃專爲監臨明職掌使目前無弊要之皆爲國至公也語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今僕安敢謂人面同我面乎

嚴旨雖下然公乃法官以糾佽察奸爲職更不
必避嫌自挫矣

丘月林尚書

教至承已幡然就列同志之望此久矣方今雖
主聖時清而俗化日靡其在江以南尤甚天使
兩靈光蹔然表範之地以素風方軌力追先進
而上之蓋世道轉移一大機也不佽出山之初
門屏私謁耳絕流言亦頗望以不肖之身稍見
忠舍使士大夫知水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爲
君秉核實之治閒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
書忍喫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時詫面及家
庭誶語可耳若粗糠障天蹄蝀蔽日兒童走卒
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之以養量唯
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于有力
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四顧掣肘方思
鄙夫言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自知其力之不
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内頂天
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敢道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執事者裁之

耿叔臺知府

大計時彼此以世嫌自引一相見而別嗟嗟孰謂染淨果一門心迹非二言乎嘗念公恂恂如處子而二千石治行爲天下第一漆雕開自信不過此乃眞信今世儒膏肓之疾全坐遺體而求用賤物而貴我王叔文之黨傾天下而其自名曰伊周管葛曰將興堯舜孔子之道足下以爲何如哉教來承已報滿今不賀足下多相知而賀世人知足下卓太傳顯而惘惘之吏勸此關于世道不淺淺也

郭華溪尚書

翁之得請也朝士藉藉言或曰是古所謂鼎鼐寶玉可臥理坐鎭者或曰是病因思生思且不得則益病如

天子必欲終用翁則留之不如安之此兩言者顧不知有當于翁否乃其依依于老成出處如魚鳥之宗龜龍無異指也傳車且發猶得聞金

玉之音先此報謝不一

劉肖華主事

僕之出山固知枘鑿難投然亦使天下知鄧通戲漢殿彌子駕君車有志之士決當鳴皷而攻庶朱紫雅鄭終不溷溷耳小兒科塲雖再黜落然鄙意原不急之有名弟重辜雅望爲愧耳

陶蘭亭主事

昨小兒信至道公數枉車騎于逆旅主人家而以不接孰戒不敢出迎荃後生之分宜爾亦恐人事一開端則他處更成葛藤非敢于足下相外也此兒于文字中嗜爲蔄澹以此黜落然志鶩雅自矚然昨僕行時少年有勸僕避嫌無令就試者僕應之曰公即不信我亦不信我兒耶丈夫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乃忍自疑肝膽救黜兒輩世界非所聞也僕身嘗恬淡之味知其最甘最美非同心不敢效之頃崛起大僚誠爲靦冒然亦以稿形灰念反得世名就列以來無一日不下簾而誦老子駑怯之狀雖不足自齒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顧猶望吾公少師其意以處功名之間若曹
事掣肘不妨明告當道別處其偃蹇齟結之狀
再勿露之言色可也因書奉報聊附及此

顧冲菴巡撫

老兄一擔事精采便至此大司農加餉一事尚
持兩端不識高明竟謂何又如蠲征弛役等議
既在急解倒懸則節省二字且當作按伏着數
兄邊臣尤宜了此若規切

上躬未必有益而萬一意急齟齬事事掣肘則
難爲矣司馬公筆削尊疏確有深意別劄論浙
中舊事足見意氣今諸公已漸次登用而游揚
二公則鐵中錚錚者承教謹書之夾袋中矣

顧冲菴巡撫

日聞大軍出塞弟心壯之亦心憂之蓋千里頓
兵兵家所忌也茲得教將直抵堅城雖首酋未
擒然所摧敗斬獲亦足以落虜褻之膽矣適本
兵相見乃更以戒之不盡爲賀蓋大漠部落一
滅一生其勢不可窮詰而兵孥不解亦非全遼

他日之利此至言也今稽顙軍門覆以威德此
始終勝筭在我豈可又自引無功以搖
天子之心資少年之口耶即有捷書聞願慎之于
此黃公好謙而毀其子不眛美乃匹夫之行非
征稷之計矣惟高明裁之

顧冲庵巡撫

頃者虜入非時將掩我不備而該邊倉卒應之
如驅羊射隼千里不留行李寧遠眞百勝將矣
而發蹤指示其誰之功也乃兩臺互相推獎文
武同心脫世僅見廟堂即不能盡破常格爲徐
面指敘功然定當刮目待之異時且以儲邊才
督撫之任耳昔子貢贖人而辭賞孔子非之
温綸且下門下其毋獨爲君子可也

顧冲菴巡撫

北者開原捷聞後弟局旁過計猶慮彼醜咿憾
未肯革心茲得教而後喜可知也然梟鸞之性
自不可移使老兄與寧遠一衷足彼不釀酒相
慶則介馬內向矣兄不受報功此猶是婦人之

仁弟所不取今蜀撫又見疑紛紛喜事少年終
不肯以避寵避名倩人落得愈攙愈醉耳老兄
宜深悉此機餘不具言

顧冲巷巡撫

危邊創虜一可當千乃廟堂頒賞每事從薄者
以成老兄之美而明人臣之義也弟餼羊故事
亦宜稍存介石若節不可訓後老兄自是莫勤
勤小讓亦莫矜矜泛謝則處人處已兩得之矣
[illegible]塞北[illegible]侯遠而備禦嚴足稱全捷然
大疏乃故暴揚東境小失狀爲掩功張本而[illegible]
又爲寧遠辭恩所謂藏武子讓其下皆讓此意
古矣

李寅城寧遠伯

教來審以新命懇辭雅悉冲抱惟公裹創百戰
喋血千里朝廷直恨無宮可加猶推恩任子非
所宜勤小讓也賢子都督君一出在事屢立奇
功古稱于公世美于公家復見之矣并附以賀

比遼陽保塞之功諸公不有歸之造物然
上且明見萬里賞不逾時勞謙終吉古人豈欺
我也

王雲逵巡撫

近者遼左之捷親係對壘堂堂二百年來所未
有門下指縱既效矣乃欲循墻而讓之不亦遠
乎是役也
上欣注特甚已趣紀功官上狀永平道自不嫌
一體故錄也

郭希所御史

與公未嘗一面僕也物色寤寐間忽忽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比者一官暴移固知無
當於賢者而僕竊以謂古方今士風爛倒極矣旦
一鳴而暮三竄其衡目鋸齒炎炎攘攘摠躁一
日之進耳幸同志中有束修退守之士不動聲
色以化之而不動聲色從氣節淘鍊中來者於
今日救弊尤喫緊嗟嗟此非公僕且誰歸而又
誰望也

西亭王府

不佞爵竊伏海境聞西亭翁之名二十年矣方今世語以翁爲劉子政後生然子政初典事尚方則以枕中鴻寶爲累而翁乃著書羽翼聖言揚厲祖德

天子即一日遡古初馳域外以安車致翁于金華石渠之間功業可勝道哉不佞爵猥以野狐涉世恐覆餗折軸有召負神交乃來教弘奬過當非所敢承也使旋專此拜命之辱

龍斗垣布政

頭顱如此豈能復有所建立即乃鄙性所近于磨兀塞兌寡交絕游差足自勉而嘐嘐諸少年尚謂或可牢籠收拾於窅親一謦之中每見元老未有不勸其書忍字百餘吃酽三斗以成就休休斷斷人品而弟亦陰自點檢惟恐輕發一言以資口實而累相知也聞道駕及春且發尚預防此輩暗窺元老之門寧踈毋密寧遠毋近

此爲人爲已兩得之道也恃兄一體之愛輒容
布腹心幸亮之

沈少河太常

老兄十年九列至是始得奉常抱蘭書而南也
蓋甚晚矣省舍無事可以杜笏望西山不佞蓋
嘗從劉司空受老子講義于其中而知老兄今
日之適也輒附使者以復不宣

甘義麓參政

十年契濶兩逋風波足下之久無書見抵也眞
穿我形骸外耳不佞林居七年所受于師者有
維摩儒有文中子血肉物而來眞物而去治身
化俗具是矣其他自足下所知不敢奉瞽

沈少河太常

老兄借淮泰爲喻信是良規然第乃道人故于
上前事事順指則何求不得顧我輩羞而不忍
爲耳執我之正以御彼之邪蒼蒼在上未必都

無記省聽之而已

王對滄兵道

不佞繫官萬里家鮮兄弟所有先人薄產遠寄海涯家人宗族皆在焉私誠恐耳目不及易爲奸利官司或以不佞之故難不上聞敢冒昧布腹心于從者事無大小人無親疎幸一切以法裁之又並海居民頗爭魚鹽舟揖之利此尤非擯紳家所宜染指先詹事每論諸宗以此爲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茂之而已且比齊民加等下情幸甚

吳小江摠督

別示營兵小訌此新帥也圖莽未信而然其取侮無足恤者第令將權旁落所在效尤恐江河濫觴漸不可長已試之司馬先調吳帥而復議處營兵示若不爲此易將者于體面稍妥不識高明謂何

汪藻瀛御史

標兵小訌狀事端甚微且旋已就戢誠不足遽

聞于朝足下便宜寢罷北老成之見然近來驕兵鼓譟頗漸成風履霜堅氷防之宜早又如別揭所稱齊徒建旗稱亂雖事如兒戲而其寃恐爲奸民作厲階疏到之日

上留覽彌日方下此亦非細故也

汪藻瀛御史

向來弭盜先勦後撫此智者必然之畫也大疏錄斬級之勞閒受降之路可謂擒縱在我有人不復反矣

徐禧東尚寶

日于途中匆匆問使者沿田方畧廼使者不能詳也比入都問同省諸公始知京東一帶疇隴蔡然功決可期月而望矣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惟恐今事既有緒從此便成游刃破竹不憂中阻非倉猝謂緊關在工費而廟堂方急財若倚內帑恐主者之難言也閒私問元老則有在外關倉穅米可以那借候彼中撫按疏到必當有以奉報也

張弘軒巡撫

能徐尚寶疏上弟固疑左南農之未易招也閒頗
知其私憂而尚寶以爲將來必不患農之不至
患兵之感農是或一見然必如來教乃可保
目前兩全耳犬馬軀兩日間一疾甚狼狽草此
不盡欲言

王雲逵巡撫

自水田議興群喙紛如至于今彌甚矣乃來教
謂以小費不足方大舉然處便宜于募召補勉而卒之功決
可期月而辦也聊効區區以復

王雲逵巡撫

三日前任直指已飛報南兵處分狀此肘腋之
患門下且茹且吐陽開陰閉直得庖丁運刀之
法而嚴裝且辦指揮決遺不以憂遺後人尤爲
奇也群狙倡首業有實證且明布大信以安反
側擒者縱者俱無憾已朱帥之議調蓋已先得
廟堂同然大疏不覆而下使疾雷不及掩耳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動永靜一懲百戒術也他容面布先此以復

任正宇御史

手教中竟擒巨懋如振稿葉大威不怒大智不擾信哉法行之後恐反側子尚有一番危疑嚴霜膏雨不妨並用朱忝將以銖黍惜費失兵心今爲官更事則可爲兵報讐則不可來教云安衆心全將體已先得同然矣

蹇理菴巡撫

先二日李震守備已密報臺下計擒南兵狀此處女脫兎妙運在聲色之表蓋難言矣事已疾決廟堂亦自當以疾應何諭之敢生朱忝將者弟向固疑其必不可留但處之太驟太重則似爲兵報讐殊非事體今從寬議調不惟本官心服且該營亦自帖然但反側子實繁有徒法行之後尚似當苦心安輯一番該營員缺當急補而不識何人堪任乞示之

蹇理菴巡撫

田兵事向頗信于遼撫公今得彼相信則目前

縱有異同一手一足無能爲也大疏寓撫綏于
鈐鍵之中大是喫緊第戚繼光一節不宜昌言
若置帥出軍中則與唐之藩鎮何異縱有爲之
作主者廟堂必不依阿善後二字太張皇此非
平寇且先期不聞告變而突然有此亦朝聽所
驚乞再斟酌何如

咸摠兵

世語忌宿將擠撥部事不佞蓋嘗于林居時陰
窃会解白而不敢告人今者鴟夷晦跡杯酒釋
兵宿將從容進退之間屈指有幾而不佞顧獨
恐方內多故恐未容公遂表東海耳若其他非
所憂也

蹇理菴巡撫

手教再辱豈不知臺下苦心第如此則明示督
府異同之迹且薊道本自他人參而我成其然
南兵既稱服處而我引其辜不惟同事者生心
而科中亦有所不安矣愚意必當安靜老成示
之以無懼應之以無心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井紫亭御史

揭開諸文武品題軒輊俱已至當內已故已去
應否追敘原無定規公自當以軍民口碑決之
或者賞疑從重不失爲厚也蹇王二公處置南
兵一事用心最苦亦最危而世鮮有知者得公
度外拈出尤感道義相信茲不復贅

張弘軒巡撫

輜重營不待文發即以四卒輔之蓋廷紳中已
有議及此者至于收穀補餉以兵教兵則來教
尚可以隄防不關與出

更爲百全第將領官或當爲之則如承蜩丈人
納否幸裁示不一

温一齋巡撫

汰兵豈人情所樂然門下爲之則如承蜩丈人
直掇之而已三子除山陵事外終不敢訟其短
今然隙雖成自古亦無絕人已甚之理尚當明
告當事以謝始激之失計異時或望有同心共
濟日耳幸高明更裁教之

倪甬田主事

船政更張此淸朝至美事亦至難事足下業承
專委盤錯別罷故自裒然但中貴武弁紛紛必
得且寬且緊以計縻之爲妙有如飛一辭
上前徐尚寶已事可鑒也幸愼之

徐華陽巡撫

敎來知採木平番漸次有緒天下之事豈不存
乎其人哉兩寨破竹之勢度諸番可指麾而定
獨未運之木已發之銀公私兩屬掣肘門下憂
累方始適與寮長再三謀之姑爲截數從容起
運之策而未定也如何

徐華陽巡撫

麾旆入蜀後蓋席未暖也而胼胝櫛沐以日
事于跕鳶落雁之間采芑之詩曰豈敢定居一
月三捷謹持此爲今日頌已兩番唇齒之勢庶
丁用斧先其寬髀則自此遂無全牛大疏所謂
擒縱萬全終始一簣且計日而俟之耳臨敵重
慎威毋輕殺此不佞所聞于韓子者前啟中頗
效區區不識將吏能仰體尊意否

何淵泉御史

涼山之役雖微有損傷然論者直以道遠傳訛致多溢毀而其實上未有成心也今一經足下虛心覆勘情理適中而事遂大定矣會廟堂且以公論行功足下手握鏡衡以古法薦賢之賞律之不知當何如也

徐華陽巡撫

頃接手教知用兵方畧決可期月而就甘肅懸釜底游魚倘真能畏威請命天地之大也何所不容武侯七縱何遽不如斬戮功也

徐華陽巡撫

二寨凱聞于門下庖刀纔發硎耳讀教乃推功首事道冲而用之不侈茲恍然自失矣諸蠻既氣奪議者謂宜乘其震怖急收之向來勦後行撫百舉百成幸門下之勿疑也瑶老窖弧乃公中之怨而下吏有以奔趨得譴尤足風示百官敬服敬服赫直指非門下不能知之但移病而

遽乞休則頗駭觀聽當如來指議覆以成廟堂
惜才之意耳

徐華陽巡撫

松州凱音到日不佞反覆大疏讀之益用兵甫
三月逾而四十八寨建鍼破竹之勢類有鬼神
矣叛番十九就撫何云多叛僕前所云乃慮將
吏貪功玉石俱碎耳

張弘軒巡撫

來教乃苦欲避逸而就勞辭內而處外益有古
豪傑捐髀據鞍蔽之思焉舊本兵執法之過不近
人情致不爲上下所悅要之五味中亦須間用
苦辣不可全以此老爲戒耳

赫衛陽御史

得華陽中丞書乃知積勞之後道體果甚攖剂
人生在世獨來獨往惟此一身豈有空華可以
粘肉者五濁世界賢者誠不能人人悅之公義
不食陶胡奴米則如僕等鹽豉故人亦尚不乏
行矣勉之毋遽作絕交論可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赫衛陽御史

丈夫從累劫來受此一身雖風波萬變留得此區區者爲息黔補劓之地安知塞上翁失馬是禍是福公尚能以修命勉人豈不能自勉造物小兒或故以此簸弄英雄若遂靡入其環中將使子桑王孫笑人程節推註誤可惜事後乃聞成都耿守亟稱其冤僕向日緒言有怯行賞勇議罰之慨公知其意乎徃事不可及當無惜齒才餘論爲公一紓憤懣于當事者之前耳

張弘軒巡撫

先嫂請卹寮長沉吟再三終不如少待之爲穩當所以然者蓋因近各宗干請紛紛閣中專守故事於上前力爭若一奏討便破例則內中愈有辭矣乞亮之幸甚

李對泉巡撫

承示魯宗訐奏事此關係紀綱縱其事直亦不當以一人傷大體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瞽王賢瞽素孚可不爲之一主持乎賑銀旣處以補欠祿當早奏開使旨從中下方服其心有如事久不決先入刁宗之言則難爲矣

毛文源御史

近來所在群宗專以劫奪諸司撼摧朝聽爲事主好察邇言多所含茹今日早朝又有周府宗室大聲于午門稱寃此風洶洶當爲亂階若老成人之無狀決當追寃

主使從實奏聞使明主時時覺悟此等情狀杜偏聽伸吏法于治安非小補也

徐文江御史

豪宗無狀乃腹心隱憂近來內意稍事始息千釣之重加銖兩而移可不畏哉來教具悉老成長慮方與察長議所以旋幹其間者必得彼中潛弭十六七而後廟堂可顯爭十二三耳

王鳳洲侍郎

老母送人歸後又有書奉報矣頃傳
旨責十三省贓罰閣臣爲之惶悚數日連名具
奏以去就爭之大畧言四方大災此時但宜發
內帑以賑民豈有反查民間額外之銀以足國
者若必不得已寧可臣等盡辭俸薪必不忍爲
誤國殃民之事也奏入次日
上忽下手札諭四臣盡從票擬弟不覺爲之感
涕將來君臣之間必能終美却不得悻悻以母
老不樂就養作題而又恐老人行與難阻反覆
思之遂成中消胃火之疾丈夫一出山雖不能
十分有益于國然已極盡忠告不可而止將來
更難得好事機好時光如何如何

沈練城巡撫

弟今者望遠白雲悲纏黃鳥向子平云吾已知
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爾弟愚不練事要
之君臣朋友間開心見誠眞自謂可質天地而
亦幸寮長虛懷舍已甘苦相調其入夏後事往
徃

旨出禁中頗費斡旋然
上實有聖人之資發言措意皆依于天理而左
右輔導之所不能及者閣臣未嘗不徃復宛轉
而流涕也温室之樹不敢向人言所謂自苦自
知耳

王雲逵巡撫

危邊恩澤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饑溺由已而黃沙垂白之骨獲幸以
頤呻上聞沐浴天澤則非門下血誠苦語誰爲
感動者大疏推
主恩勵士氣非常之功變
者乎不佞茲儼然拜命有餘愧矣

顧冲菴巡撫

遼左加餉之命本之自
天子聖仁明見萬里念赦
間自一二左右未有敢造膝先請者非老兄血
誠苦語誰爲感動哉來教并示謝疏草描寫三
軍挾纊距踊之狀不惟忠義藹然而文字亦當

爲國朝第一三賽歛衽更讀荃惟恐其盡矣別論補蠲逋融之詮無念不盡司農詳慎識大體將來必有以相濟不相忤也

顧冲菴巡撫

方今爲遼人計一粒一絲總是恩澤貢金旣屬兩省

王自當垂聽耳外論開禁一節彼空言德我實則之老丈暫勿廻答人我環中亦急救一奇也第恭開之後恐東人逐利勢若卷錫可得自由否乞再深思之若市羅兩事一禁一不禁決可經久則作遠上請不妨弟輩須教來奉行耳

曹如川巡撫

捧續教知菴抄二首徙帳本情慰甚慰甚楊直指疏中云云雖不無少過然決犬虜情實以發揮邊臣之勞老犬姑取節焉可爾邢憲使弟所深知已爲游揚諸公間然我輩爲國急才豈合使叔向知有祁奚老兄旣以此君爲右臂則當

少示意指令其執謙養晦以需大用可耳

蹇理菴巡撫

黑谷溝之警先此既以實聞且主客將皆得重劾于臺干風裁亦足矣惟是小酋賞後無聊之計必且日事生此法所謂窮寇利于深圖而不利于急攻言官之激昂幕府之持重兩不相悖也

蹇理菴巡撫

北關邊似已非一次矣據報則月明誓衆之期我兵已先爲哨備而復有此失該邊將領顧安所逃責也

蹇理菴巡撫

承揭示預借倉儲改給本色所謂抵溺救焚朝不及暮者也外會疏五事共四事皆夷丘塡淵因其固有其一事乃操券待責亦非索其本無但不審大農肯作主否相見當即以來指委曲爲言爾查該鎮餉額舊止二十餘萬而今近至一百六十餘萬此極重之勢將來必不可議增

當事者方有損薊益遼之說愚竊謂遼自當益薊則難損若薊復望爲遼遼之益則物聽全驚誰能任之幸客會制府共領此意

蹇理菴巡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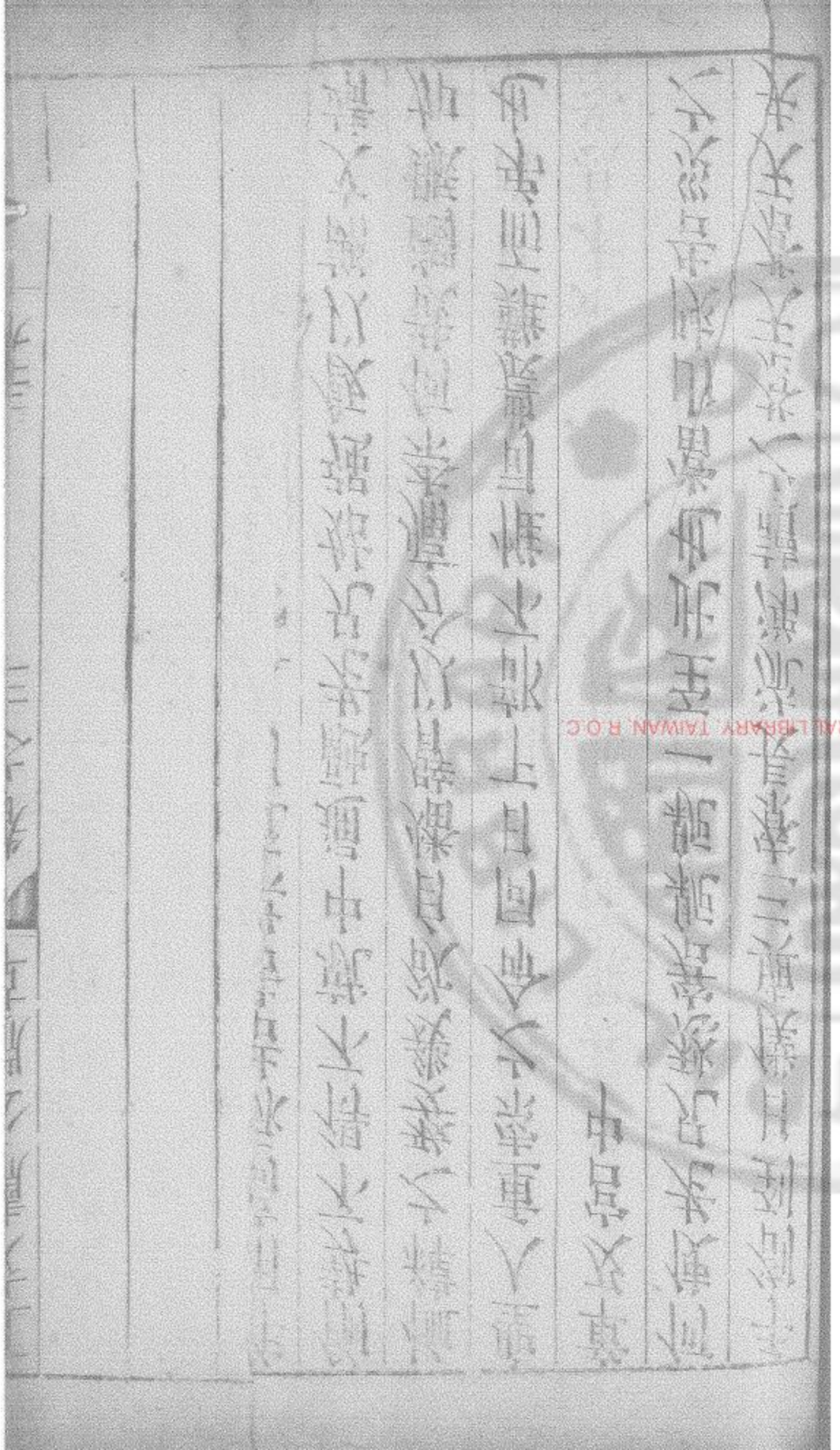
來諭云云昨督臺已先示及劄蒭蕘之對大指幸與尊見畧同但自不聞增賞之議此發自何人豈有方赦其罪而反加其賞者若此議未息老夫安能爲力爭本兵當自能爲作主也

顧冲菴巡撫

手劄到日僕與三寮長流涕讀之蒼天蒼天夫何使老兄愁窘躭躭一至此也當山陝告災之章及宮中

聖人重索之命同日下部不惟司農難而弟也恤緯之婺幾欲自焰臂以分痛奈何哉籌賑加餉勢不得不就中通融老兄姑强飯以謝文靖作用高詠浩浩洪流則人心自定而天意必亦可回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四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朱肖巖太常

不佞爵竊嘗謂古先進之風遐矣當道者議取舍於今日與其斤斤抑浮剷競不若求所謂眞恬退者用之而眞恬退未易言也不規世名亦不薄世名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乃名教中之逍遥異乎雖盱標榜捷徑終南者蓋今廟堂物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門下而門下之幡然一出也眞不佞所謂其人哉神交已久至是一聞音聲私喜誠幸顧來箋尚自悔道蹤之未密而以齒力向衰爲懼若然則東方朝隱貢生晚遇古人不足爲矣努力清時不佞是且以伴食之間順風而請

許益齋巡撫

省教知礦徒毋解具見經略其河南撫臺推辨事情不佞微聞之乃止以嫁禍爲嫌而未嘗執認河南之無賊也此公事小異同幸彼此部內各晏然可以忘言矣外諭市米艱難狀計曹自應曲處此復

衷洪溪巡撫

頃礦徒事發山西報至不佞偶思爲三寮長言疑其影響隨於許中丞報書中稍示之意勸毋過爲聲張既而事果紛紛至此輕率之咎當自有歸門下執實御虛其權在我固無足以較計口舌多煩朝聽也

許益齋巡撫

該省啼飢之狀亦既危且棘矣
明主聖仁無不留意但適會四方災疏輻湊待
命此時勢不得全仰太倉門下且隨事補苴則
廟堂當有任其責者礦徒既散門下及以此時
行不言之教處無爲之事天下若雲夢豈海若
而已

吳小江總督

海徒喙駭之後人情第見已然則以爲釜魚幕
燕制命自我豈知其中容不得一分龐心來教
所謂以處助撫以撫全威百全之計也劬勞將
吏自應疏錄門下勞謙雅指則廟堂所備悉而
非不佞所敢與聞也

李對泉巡撫

東昌盜蔡至是始聞其眞蚩蚩狡童雖自投天
網然萬一機不先駭事出不意枯木朽株盡爲
難矣盜徒論斬似已盡法我朝原不輕用參夷
之刑此自在門下酌量罪疑從輕可也

賈石麥巡撫

東郡狂謀幸而早發又幸北壤先爲屏火之慮無揭竿相虐者辰下當無他虞其庸縱縣官既經奏處則就中能奉法者或亦當稍爲激勸也

衷洪溪巡撫

承劄示彰德等處僞檄此飢民借之要市有司幕府以靜制動無足慮者第東昌適亦有報至發謀舉事之人見在擒獲兩省接境未必盡係虛聲惟執事者深圖而堅弭之幸甚

楊益所侍御

接見兵部覆河西添城之疏正憂念中會又接手教乃知河東形勢亦復成累卵此哲士之先機忠臣之危論伏讀一過隨白察長與部中詳議覆行矣

張公祈巡撫

修邊之苦弟屬耳垣外非一日矣大教乃良醫視病急則治標不知向來諸公何以久而諱之又不知舊墻果可捍虜否本築新墻因舊墻拆料之便先修舊墻漸修新墻不知財力可兩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否又不知遂可棄新仍舊否幸詳示之

饒明宇巡撫

承示城垣議草此王業始基之地僉謀叶卜之舉而門下以折衷定論反覆千言足令畿祥小臣結舌退步大疏已下部

上特以城工重大諭揭詳議可否不審部竟何如然門下赤忠耿耿

祖宗寔式靈之矣

鄧純吾按臺

適見北來人有傳敝鄉秋潦者爲之驚惋得教乃知海濱得患最劇不佞私爲桑梓終歲憂公爲明臺旰食憂柰何能煖席卧矣今歲四方報飢獨蘇松未至恐廟堂更以爲樂土百需愈急今幸明臺拮出一番縱不得度外恩鄒或亦可少分大海之潤也

楊衡湘知縣

浹年兩度相見意落落如此雖苦法縛亦由其精神衰短不能於賢愚賊疎戚中提撕了照一番

泛然而應泛然而辭古之三吐三握者竟何人也教來承已報三載治狀禾黍被野鴻雁來庭單父鳴琴之理豈復過是詔徵近矣願靖其緒餘以爲天下方今世風國是雖小見清楚而九尾三窟營營之黨尚伺天下有非常以忮少年血氣未定之舌此足下他日憂也

陶蘭亭主事

捧續教乃見公之氣平而心虛方是學問得力處僕頃卒業文中子言好成者敗之本願廣者狹之道人才如公乃千里之駒鳴鸞按轡而行何患不進猝有徵決抗首以馳於奔星駭電之間柿大柄株盡爲難矣執手有期餘誠自當口布不一

杜爵齋給事

比者科場禁防不翅三令五申而猶有狡獪倖冒如大揭中所陳僕嘗謂方今天下之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事如此類恐尚當小懲大戒亦訓俗作人之一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舒中陽巡撫

厲者禮闈之役不佞弟白詭此表望影萬萬不足以塞責乃不意賢子倪而入其彀中又幸而主上神聖閱次手扳使劉黃直言一日而令長安昏貴易奕如兄家者不省過庭之訓何修而得此捧教乃殷勤辱收世誼且欣且愧之矣

王鳳洲侍郎

昨病了却塲事雖得同鄉三人而賢子卷竟落四房高先生之手是穢是褻不患無豐年也今

廷試第一原閣下所擬其他皆
上親改以第三爲第二第十爲第三歙縣所讀竟落傳臚可歎然舒生實是奇童方進呈時元老直加議定而恐有妒
上眞天人也英英明斷召對之際藹然念及民瘼眞是可喜耳

王麟洲學憲

出會塲三日戴星入朝秉燭見客不曾喫一筯安閑飯人生貴適意耳如此食少事煩其能久

乎

上聖德日進頗亦肯擇用四臣密規建儲一疏乃將順中之防閑籌之至熟事已報允而書生不曉着數紛紛露章遂令閣部未敢復說又徐尚寶雖眞實任事而竟亦爲流言侵沮弟居常對客每歎服李文靖之先見有以也

張弘軒巡撫

伏惟錦旋彌月急趨簡書虎節熊旗寄北門之鎖鑰棠陰桑雨騰南國之謳謠弟也雖捧轂無從摳衣在遠翹首見平塵之下有傳呼郭令公來者此時兒女之情都爲意氣風雨夢思若在朝夕矣因書報使尚容專賀不宣

王鳳洲侍郎

小奴家來書眞萬里若面也城居安便且時用小車亦暮年攝理之必不可已者聞之殊慰舍弟之病聞已成痼必不可起毋兄既不在前而小兒又不審能支持湯藥否世間最苦惟有死別生離而不肖一身當之吾兄謂吾宜如何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連日行坐涕洟眼枯見血而天地終似無情
小疏已上不聽即欲再舉而
皇上忽遣王臣官來看弟以爲閣臣恩典故事
耳晌午後
上方侍宴兩
聖母前不知因何想起三遣中使至會極門討
太醫院看病由話本此非好消息必是疑我詐
託探虛實耳然據此則葛藤粘手豈得便洒脫
也昔人稱貴不如賤生不如死及今信其實然
耳千錯萬錯悔不當初裂冠毀冕絕人逃世丈
夫既失身苦海而些小幹得國家將來猶尚可
以籍口弟觀萬象雖日前洶洶小定而
上好獨斷閣臣僅能支吾外廷而於格心功夫
杳然無着脚處又各宮用度浩穰羣夷挾賞喧
囂秀才民本根蔓到底弟駑馬病樗豈能復攘
臂其間哉心事匆匆諸不及細復

張陽和侍讀

出山經歲頗怪公無一字相聞得教殊感僕年

來與世法家難無所不盡先弟夭絶亦知數莫
可爲但幸以足下之芘容得寡母孤男臨榻一
訣臨哭一慟或亦可藉口萬分之一而鬼神終
姤而奪之冥冥之中非不肖一出負之而誰也
明主在上何敢愛死惟是屭贔之性原不適市
朝而平生所相與同志切磋者高之上于青天
卑之入于潢汚僕也獨信哀歌誰爲鍾子足下
且責以鬲彝之事豈不痛哉屈指援琴有日願
及以壯年一出報

手但掄材得失非特鏡反難照乃亦造物王之
無所辱盛奬已謹此謝復

王環伊副使

不佞頃之三章叶天言會氣且盡內批皆自
上授稿而閣中票行嚴諭在前不敢再有所請
已于十五日會朝矣感公千里憂懸附此以謝

赫衛陽御史

靦顏伴食冉冉涉秋乃顧以物情喜事家故縈
懷鶖焉在軒理必不久昔嘗謂大臣有伯夷之

清然後朝廷得其用寮吏師其風諸葛氏以嚴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爲功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二大揭議謹領教矣

吳襄雲給事

大疏切中時宜該曹據理議覆訪察一事據臺長之說則謂遂當停罷而他議者微有異同僕竊謂縱不竟罷亦當暫禁數年使寓訪買訪者行險僥倖之機稍戢而後爾一舉行於臺察之風力自在也高明以謂何如

黃貞所御史

近者閣部建儲一疏乃激于流議其實上意無他也想批劄傳到貴臺當自了了矣冊妃據先朝故事原不爲建儲作地無可疑者大疏具見忠愚然亦望細察宮中要領萬一遠聽不眞恐更生他說不可不愼也

易侍郎

方才書 領案頭書不審何書也恪儒麗詞上古迂事恐徒亂人意智不如趁此清閒一考我朝家法治法近以時事質之紛更孰與守成馳騖孰與幅幅使得失理亂之機了了而將來大用爲益裕耳弟今日悔不早從事于此臨事茫然轉成愧歎如教中所稱震宮兩大憂反覆思之畢竟無補天下手處而又何可冥冥伴食坐爲太倉鼠也高潔恬退談何容易乃不佞所規弛擔栩栩之適耳老丈莫深望莫遠引天下事自知自爲之可也

楊漸川尚書

明主眷思舊德就家徵拜同朝同里陪末議而望下風者不啻如星雲之瑞世鸞鵠之儀庭而大疏堅辭雅志若此第主恩在上公論在下爵其敢以桑梓私情不成廟堂之美哉趣裹行矣鳳洲定宇諸鄉紳彈結一時不患無與言者并謝勸駕

周山泉巡撫

弟入夏來老衰種種盡見餌參至一日九錢素不能飲而每起進燒酒三杯方得寢老兄知其所以然乎蓋家國繁憂死生別緒壘塊胷中積而不能散故也尚何言壽前書士習之說反覆思之此非法令能禁意色可轉除是尊顯朴實恬退之人立標示影方曉趨避耳而此機廟堂似未着緊兄謂何如

吳鳳麓郎中

吾丈手挈完器付之後生龍蟄蠖屈何求而不得彼嘵嘵妬且嗔者信妄矣僕嘵嘵爭之亦妄也足下復嘵嘵託知已於僕亦妄也僕會當返屠羊之肆與足下相見一了諸妄耳

郜文川總制

捧教有東套二虜聚攻五寨矣然我中機宜總不出官通事寨上紛紛多故尤其至急者廟堂直聽文告武備二端而擇將尤其至急者廟堂直聽便宜於翁耳全陝向傳二水大發使人憂煩救

荒良吏在今日爲應病之藥誠當亟爲優處也

何心泉副都

別示士風雖運會湊合然寔由生等避權畏事之過門下以此見疑誰敢自信嗟嗟今之建言者即盡取若輩七寶莊嚴之亦費得朝廷幾許官爵乃喫緊最苦而最難羅絡者中間又有等不逆詐之君子未練事之書生此不佞等當事之所以難也我輩今只講明大學秦誓章所容必在彦聖有技使君子之義常伸而放流嫉疾一節姑在所緩異時事到歸縮地小人不信君子必信之朋友不信鬼神必信之然不佞雖知其如此而齒衰病甚不能爲翁等執鞭矣

王雲逵巡撫

墻子嶺事始而上雇天問者綜覈之嚴也繼而俯從部擬者包荒之恕也有君如此不佞等敢私威福其間哉折膠届期邊情孔棘別諭屬夷威喝之聲未可盡信然封狐

九尾出没難防不妨多筭多備使萬全在我可耳

曹如川巡撫

承示莊虜之苦酋吉虜之求市恩威操縱已各得所惟邇者失事重大其之厚贖不足以償勢須得一大創爲快但火丙二酋語雖云云恐尚有唇齒之戀今遂仗之擾甲胄胄爲我前行恐萬全未可量也幸深思之

孫澔西御史

淵乎深哉臺下之緩刑一疏也蓋留中不發者累日生等但惕獻疑恐愛莫能助而及會衡岳雲開萬姓鼓舞古云至誠感神蓋其然乎

御純吾按臺

捧教審以王朱二中丞事深思歷算務求萬全盖門下之惜才有加於不佞者非直二氏子孫世世鏤骨之感也先是王麟洲齎捧來京以乃兄之命及此寮長謂事出自私請有礙覆題不若聽命於兩臺既而朱之齋孫鶚衣袖疏草并

鄉先達薦書來見尤慘痛可憐僕與察長各助之還鄉之費許爲先容臺下故前啓冒昧有所陳請今奉來教隨於察長謀之但得地方公論有據則該曹覆可似無難者然不佞乃鄉人何敢强聒乞再訪之蓋棺月旦知臺下必踴躍於此舉也

王古林巡撫

榮代且通地方賢否諸疏不佞不敢越俎而謀第蘇郡有朱秋崖王思質之冤死當追鄒松郡有陸平泉之隱望當特薦而巖下遺才如支兵憲未經表章者似亦當拈出此月旦公評恃雅聊附及之

鄧純吾按臺

別札八欵鑿鑿破的使來議盡行將東南百世利之豈直數年耳已戶曹加派一節雖似發明趙宮庶之意而詞旋肯綮理無再格王朱二公入條陳中陸宗伯待顒薦優叙尤妥不佞向止知爲地方先達計而不知爲臺下計愧服愧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弁州兄弟昨日有書來云從明公所見僕手書
勤勤懇懇謝僕一生薦人未嘗使人知此更似增
道人一重公案矣皇恐皇恐前院請優崇陸宗
伯疏部中久未覆者蓋尚有望其再出之意今
事更數年不如就林下表章之可以訓俗耳高
明裁之

王古林巡撫

敝地方虛報錢糧昨已會計曹講通而後行催
乃兩端支吾之計今得臺下更發揮一番人心

愈安矣王司馬與朱秋崖事體略同僕曾囑兩
臺一體具奏今得來教于條陳中叙及形迹渾
融尤見公道非愚慮所及也謹此再爲鄉先達
叩首

賈春容巡撫

頃之會典告成不佞不復專辭而藉口于必不
受命之閣長蓋不惟欲逃濫恩之愧且兼欲逃
辭恩之名門下望而知其至誠已尚足煩枉賀
耶伏惟照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姜鳳阿尚書

公劄外又兩辱教函首以書成近事殫冠此未爲深知僕者僕居常竊嘆閣臣起廢爲累世第一皇恐事然前輩所以因循者子産立公孫洩之義雖以王文恪之賢而一歲再遷至今尚爲口實僕初入閣門自罷報功報捷陞叙既倡此端則今日便當充類至盡豈可冒昧也一階粘帶尚有餘慙老丈復何以賀爲也

陸五臺尚書

王給事有志有才能自立而自知僕向者一入朝房首倡胡越一家之論豈有不傾心推轂者但近來羣黨風尚若一人面面衆人切齒今月兄親則明日又尋題目自解嗟嗟此我輩所以日抱漢唐二季之憂者也今鳳阿又被論傳聞又有所受之我輩誠不能動勇不能持尚焉用彼相哉綢繆牖戶敢不承教抑不肖得其體未得其用知自守不知防人翁氣鬼大見聞廣畢竟當少展布於世莫學區區竈下局趣爲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貞所御史

前司空自以慈寧管工勤敏爲
上所特注全不關左右論者殊未察此然臨了
一訐便掃地矣馬選郎之事寮長苦心萬千不
敢訟言歸過于
上幸
上自發憤于召見語聞中外而縉紳間始知從
前揣摩一毫不着反有說生等包荒太過者信
乎當事之難也

賈石葵巡撫

雲南已故進士顧紳萬里輿尸極艱極苦即日
假道貴部不識可於公文數外稍爲優處給夫
否會以同榜諸生之請輒爲一言知門下施恩
朽骨無煩多贅也

郭希所御史

門下素心玄覽僕久聞之豈以一官冷煖爲重
輕哉所謂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此難爲詡
詡者道也方今士行以好詐好進好亂爲第一

惡俗門下試以此提衡稍誘進朴木堅忍不恬聲利者庶靡靡鄭衛有還淳之日乎因書寓謝輒以此請教

朱貞石掌科

保荒一疏云云言中窾其最快人意者閣中正有窘揭進規指與兄同而兄發自遠不嫌附和

主上聖明或以此卜人心同然賜聽轉圜不可知也教中疑進言被言兩未盡善不佞請銘之盤凡客至則以示之若精純粹白之褒以俟後之君子

梅鶴洲總督

外示虜中同氣推刃自來胡運之衰未有不起於內擾者漢之呼韓唐之頡利是已第今日塞內饑窘非漢唐全盛之時幸執事者小喜益戒可矣

曹如川巡撫

古之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今其効見已省教

用恩撫於戢抑之後此徇僂承蜩狙公賦芧之餘術也雖然處强者利用戒自古記之矣

許益齋巡撫

承示虜中新耗頗聞教矣自來東西兩鎮血脉不貫傳聞不實據薊鎮所稱縱有其理未必有其形今第可機本酋使遠於避嫌而其他往來祭賽等事似不必盡絕以中國之法也

梅鶴洲總督

承示西塞斬獲狀此彼驕我奮皆門下以氣倡之氣既勝則漸可用已蘇子所謂乘戰之後以用和方今西事計無出此獨敖虜大部小小駭狀則其勢不可以兵驅而可以辯屈今門下已試用狙公賦芧之術而劾語僕所謂虛聲兩聽之如所聞豈得不急易併此附復

鄭範溪總督

伏捧續教乃具悉翁前語僕所謂暴板升饑疲乞降之狀者辰下且馳咫尺之書暴板升饑疲乞降之狀使虜中自行安幹而我權衡來與卻之所迫

而距毋望而許倘亦可以借前箸一籌乎古亦
傑舉事且不論成敗何論譽誹斷而敢行鬼神
避之矣

龔月池御史

巡差夙弊非公不能言之亦非今日之政府不
能主之要之據法處議毋深累前官則又正直
中之忠厚也

蔣魯山參議

代請歸養大疏陳議凜然廟堂不忍奪公至情
而復重違粤中借寇之意用是踟躕久之始得
報允僕亦人子也能無戚戚心動哉今朝士有
謂王陽恩李密詐流波靡僕方願以一葦障
之齒舌腐矣而不能早脫于世網今兩疏氣盡
且丐門下餘勇不識何以教之

李寅城寧遠伯

天子以全遺付公雖謗書十至決不爲動而賢
子禮節微釁亦自暴明不足爲公累也危邊積
苦生等豈不相念但

主恩如此亦自直得公梽戈卧甲以先子弟毋
更煩來章矣

宋可泉撫臺

錢糧積逋在徃時誠多大姓乾没今亦未盡然
要之在有司催徵有方緩急得所使民知該年
公賦之外佐貳吏胥皂快人等更不得上下其
手横索一錢如此而不祲負輦輸者未之有也
聞明臺已行檄清查兼揭示應徵應免額數小
民歡聲載塗和氣所感今年可望有秋矣但任
俸官必須得與委曲題開方可責之安心辦職
今

王上憂軫元元千載一時明臺即有便宜不惜

上前爲百億請命可也審編簡要之法止是先
期令各里老議定而官府折衷其間庶無大謬
亦幸明臺公正深燭奸巧之弊而毋至臨期僉
議則吏之賢否民之利病皆可參伍而得之矣
謹此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郝元洲給事

士風在今日眞拉擺壞盡別作一口舌戰場蓋不佞十年前猶見弟子事師長部民畏有司下吏憚上官新進推前輩今轉眼蕩然而有識者將不爲痛哭流涕耶來揭在公入省爲第一疏在國家爲治安第一義不佞會當趣主者從實奉行矣

郭似菴宮保

方今海內有衛武公而後生小子之未能盡識也則借重廟堂隆賢優老盛典以私淑風采之萬一而翁臺金玉之音亦能不我遐遺辱之至再矣惟是傾朝上下虛位良規翁臺頡陽抗節即不屑爲鄭潞之事可第云朝無闕政猥小補太平而已哉適賢孫見謁又益信藍田有種因書報命併勑嚮往不宣

郭東野相公

存問盛典故事自撫按具題今發議內垣降旨中禁備物備數易奕前古此皆由老先生道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氣毋守握斗維鶴在陰而聲聞珠雖藏而澤媚上壽全福顯名厚寵褒然爲國華世瑞豈偶然哉爵仕在下塵但有藉手爲宗社賀爲中州川嶽賀而廟堂未議則固非鶩冗所敢與聞也茲承翰儀枉謝非所敢當謹倚桃代叩萬一荒遽不莊

余中宇大理

頃之廷尉借推漸爲樞筦階梯僕嘗謂功名之際惟賢者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今老丈與朱太僕公是也大揭所陳並係衙門喫緊事宜該曹自當一一奉行令叔祖見田公僕未識其面而陰服其人堯舜在上若萬一更有媚夫齒及者僕當銃身保之此天下任事任怨吏緇衣之好誰無秉彝老丈請高枕無虞其他也草此布復不盡

張肖峯郎中

先文毅公知不肖最深嘗江陵之在閣也所推轂起用者止不肖一人而爲大璫所格今已勒

石表墓諸所聞見悉從實錄蓋詞筆腐弱而所以報知已者忠也顧此報命之辱

張象川僉事

老丈盤桓外藩冲然泊然處功名之會此眞可以愧世之呼盧博場鬻足岐路者萬里驂騑契濶無涯之戀何以見慰詩有之矣誰謂河遠跂予望之今日之謂也

西亭王府

大稿眞丹展元規萬世治平之助也宗學借重不獨以藝文蓋景行行止率薄鎮囂端有賴焉翁之道不行于朝而行于家足以不朽已謹謝教

姜養冲郎中

足下行久安所聞委巷之語雖然端倪誠有之僕等非婦人終不爲三至一投杼也教中云云縉紳已了知意指而莫敢訟言會得王司馬疏公論稍出然小人醜正洩憤不得之于地上則必欲得之地下險哉世道眞可憂矣疢痛滿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投得一連逃主便仰射天而俯畫地見謂氣節嗟乎嗟乎此不佞所以勸老侄爲腹不爲目爲舌不爲齒蓋鎮萬物以無名之朴今時則當然矣歸見尊大人試以愚言質之謂何相望日遠臨書但有瞻戀

王解竹副使

翰誨畢竟似以僕之倦游專爲避謗僕雖褊心何至忍以老母疾病不親自爲解縛計耶凡吾輩告君之言不可告朋友即屬欺心心苟欺而何以禁人之昧心見指也不緇不磷自非聖人何能免此今公言能自信不緇磷矣能拖泥帶水自托于青天白日耶嗟隨遇觀化談何容易幸公爲我更思其次者尊劄誤投頡老函中怪其稱引不須傳授讀之始知兩札皆爲僕特裁而三老且因此見公道識淵猷爲之傾嘆至于貴部綰轂華夷廟堂識可而用之不必煩問道于盲也

王珍齋運使

別示鹽課三難皆鑿鑿中窾而翻歸改隸之說則河東所諱言老丈論利害不啻爾我足見至公便當轉達大司農計議歸一以報也

王麟洲提學

忙忙歲月不覺又是新年至如當官好惡不擬遂負如來夫青天白日之下若必欲盡倒生平脅肩諂笑簇擁衆傀儡登場則弟也今生已矣請討來生別闢一付李林甫面皮却與此輩周旋亦落得遺臭萬年耳

謝賀生

生辰稱賀禮久不行矧不佞神理降罰一身無餘而尚有可靦顏觴視徼覬後祿者乎抑聞諸古有以范蠡鴟夷圖爲上壽之儀者公之相知獨未了此耳

王鳳洲侍郎

主上聰明日進章奏無所不覽齋居祈雨葷酒不御者彌旬眞盛德事趙宮庶畢竟高明眼前靠此一人爲百臣爭氣耳

沈蛟門禮侍

主上率羣臣步禱焦勞彌月矣而和氣未回如僕者處位非據向隅失所皆足以召灾而來教顧反以霖雨爲屬何其戾也事已至此敢有他計第恐

上神聖而下不能承兄等操左券而僕不能償終爲知己玷耳

葉龍潭兵備

方今邊境漸多事足下用周官之法修公輸之械雖幡鼓未交而魚麗偃月之形成矣方司馬之上狀也以爲優賞非直爲足下哉丈夫意氣相足以相重耳然此豈直爲足下哉丈夫意氣相昷何言謝也京邊積弊使人刺心今堅牢重難者姑未可造次至于軍營火器則力自可辦會當與兩曹主議者言使爲綢繆思處之得力耳今世爭騖利于空文政遷於傳舍廼足下一受成事遂思老于其局終身不徙豪傑伎倆固豈

在雒刀尺寸間哉嘆服嘆服

蕭念渠巡撫

承示莽酋云云此不惟明見夷情亦慮深國體僕以爲莽與車里強弱不論也但車里等部使其携而向我我自足以制莽今無故入其影響之詞而先賞以要之操縱之權反聽于彼猶謂國有人乎門下策之其當仍請遍告當道毋爲諸鎮所惑可也

蕭念渠巡撫

論安酋者以其力勢變詐自託內黨謂更不能制若是則吏且自伏其短而暴彼之長矣徒空言勦之盛氣挑之何爲哉門下老成深算懷鴟梟以好音董生班椽復生其計必無出此統續二部彼此去就之跡苦于中國無大緊關但使鄉御在我指麾隨意可也永從介在苗壤當爲掌銓者言已後稍簡能吏處之此復

鄭慕塘泰議

安酋既悔過便可因而收之邇來此輩因文吏

太苛盡驅入內黨今當勸兩臺以操縱法待之耳

鄭慕塘泰議

安茵本非孝子順孫而近且綰結中黨尾狐首鼠甚自得也然不佞已逆其志在報我不在勝我正當因而御之且操且縱勿邇勿携此安遠邊全國體之上畧也不相見久僕二毛已種種矣而世緣不了比且用叨滿加恩彌益罪業提耳良規雅台臺是望便中幸不惜嗣音

蕭念渠巡撫

苗夷如怒獸自昔而然來教所謂治以不治乃千古公案至如安茵者之狡猾則門下既耳而目之但有舉動深其機牙而勿示以辭色不然戢威未加而後間已入矣不可不長慮也

蕭念渠巡撫

貴陽災報向所未聞得教惻然土官中有張氏一門者捐穀較多民受其惠而但請爲伊父乞封無他覬欲此尤當深嘉而與其進也

蕭念渠巡撫

昨日又與毛道長面相咨畫乃知建州一事于安酋原無不便游詞譸張意專在持吏長短威嚇上下耳近新奉嚴旨禁飾角距小損門下及以此時行之無不如志也

顧冲菴巡撫

開原道處分自出宸斷彼時與徐華陽之旨俱下而省中少年已嘖嘖有讒言上遂爲之動幸而天扶正直此中風浪已平但不知開原逮至如何事既如此若便作兒婦人不忍態則反爲羣小所窺若復作小丈夫悻悻態則反爲英雄所笑想已具引罪一疏詞氣之間亦當略言該鎮未嘗失事原不宜逮開原與閣疏相應若過自推屈則將來邊臣不任事撫按怕忝官關係不小小也

顧冲菴巡撫

昨申救開原一疏已得
温旨爲開原留活路矣然我快愈孤彼驕愈狠
鎮撫司招詞言伏弩使人痛恨我輩又方在
苦心饒舌間天但祚丈必無他事耳正作啓間
今日陳疏到又得手教密且從容伺
上意何如別有咨報也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嚴寅所尚書

僕彈冠始望原不擬遂以優賢憲老故事處翁今雲臥方酣蒲輪未就宰物者無所尋聲光寓物色徒幸卿家敦禮非所得辭使青史相傳知潁陽孤竹之後猶有殘晦遐舉表章聖代者乃翁與陸宗伯羲皇桃上不知視此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哉大疏陳謝禮則宜之省閣贅員樂觀盛美
敢附以謝

林玉吾參政

未得教前詹僉臺極言司道權輕之弊方欲痛
改絃一番足下信已而行無所復慮矣別論尤
悉祉稷達憂調停之論乃宋時亂本然在今日
先着已差淨競方長卒豈能挽回之惟在就
事中辯別孰眞孰假眞者信之不得不過處
不得不優若一切西可于不狂不狷且信且
疑之間則又落調停之說矣高明謂何僕出山
碌碌惟是秉彝好惡不敢一毫負知已救過良
藥願續聞之

陸五臺尚書

教中虛靜寬弘持平守正八字謹已鐫骨豈但
書紳僕本從混沌中出頭卒卒未曉人情機械
故向來遇事激昂誠有之今所見所聞益習而
氣亦益平自詭決能從事于老兄之語矣乃灼
見近來新局必不容賢者爲我輩之用如艾顧

鄒等足跡未移此時已有讒言入耳翁試驗之何如翁所謂曲成攝受弟于此儘盡心雖高築昭王臺遂讓虞卿印僕所願也今江陵之黨公然靦面對人亦將托氣節以自固而翁且望其愧悔天下之勢至此真所謂膽大于腹也可嘆可嘆

王鳳洲侍郎

鄒吏部畢竟君子九鄉中王用汲郎署中李三才此鐵肩幫漢子老海自成就狂狷人品此三人即手批弟頗弟當令笑受之其他斷乎嚇弟不動也兄已得玄關一竅試熟而守之何如

朱虞葑郎中

南中雖信多賢然求其亭亭物表如散門生兩李君眞不多得吾丈更相與切磋使其廉不劌物靜不郤事高不比于名博不泥于古乃眞所謂聖賢而豪傑耳李君其一爲脩吾名三才一爲霖寰名化龍又郭考功周通政亦一時闇然好修知趣舍之士公不可不一識之此外倘更

得人亦幸有以告我

李修吾郎中

朋友中得公眞鳥有鳳魚有鯤無一語不眞無一事不正但能知公而不能卒置公左右徒悵抱兒女之戀何爲矣別來數月過失何所不有然尚從公推心剖腹之訓已佩之如韋而頗聞南中少年業有切齒于公者公尚不免則僕又何說且相與努力自重

沈龍江尚書

老丈情事之苦弟久悉之然至尊之前豈得言私今一疏已贅又可再乎不勝欵欵劇欲面陳而使者見拒甚嚴二公見督尤苦弟等寧負老丈不能負國已千萬量已與人審時與勢以上成主德下慰物望是禱

顧涇陽郎中

昨承枉誨以不及此一段議論從赤心秉燾中來敢不敬佩僕之愚見亦以盡效知已之前要之我輩當于職業中町畦外自勘自承而其要

又在以學問識見參証于旁觀當局之間僕正與沈少宰談此伏其戰兢歡喜兩言幸相與共勉之耳答崑崙兄報簡久勒成篋中茲特煩使者轉致冗次草草

王崑崙山人

周使至得兄書及詩乃知故人情思亦復爲世界作惡何況萬里老瓠瓜既不能官又不能詩不能頌而何以支俯仰娛幽獨也益卿方苦遼事作掉臂想兒衡舉子業苦不似稱登若甕頭自有酒決不待後生求醉也周公子所託文已許之但苦無隙暇聽鶂詩負約更皇恐耳

沈日峰知縣

僕出山已不覺冉冉三年身心之病將不可支所謂吞餌之魚非在籠之鶴也怯不敢報滿者已決兩旬兄知其意乎近日詹中丞爲虛齋請謚上亦未許然惜繁纓愛嘶笑固是美事第當觸類而長之冗次草草不一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復菴論德

別彌三歲而兄之音聲始一及我初以爲富彦國劉器之特不作政府書耳至于身謝交游耳屏談賬而世人不復知有河汾之操河上之蹤者則不佞始識鴻寞鳳隱固有眞也大抵豪傑舉動其特立類怪早計類迂而事後熟而驗之乃千魔萬障都入淨潔空濶世界中平生爲知己忠告自揣無負而適有布散流言疑我於君子者此不足辯且觀兄掉頭以來曾有青蠅一點再塵白璧否嗟嗟友道之坑塹極矣愚不量方年來頗至露齦若九廟有靈則區區心事必白于天下而我兄白駒遁思亦當爲我一來顧耳教中所言寢棘茹荼不知何指豈尚有傳安危機械嚇兄之進路者今之洶洶專用此術尤可笑也

鄧定宇侍郎

別數年矣朋友間或傳老兄已成浮丘羨門之倡而僕不敢謂然也弟嘗窺雅意如遜以學問

無力不堪應世爲詞此長者之言耳然青天兩
跳丸浮世五濁界豈能待人而兄且見二毛矣
設果有意當世也畏糧躍馬又當待何日耶待
年進耳順世至唐虞則河清不可俟昔韓昌黎
遺少室山人書其言真有可思者而不識老兄
之謂何也方今朝廷望兄之出十人而九顧其
說出于進取之口則不足信如僕乃厭世老頭
陀兄不嘗規我于弇州席上耶今兄所挾以捍
我者不過爲太夫人而太夫人之微言審意則
僕已望而悉之張學士亦有母其微言審意僕
亦已久望而悉之兩賢左彈右結千載一時朋
友一快也恃厚靦縷幸恕其狂

李漸菴摠憲

剛峯公名丈夫僕已有私許在前故中初房
疏止時偶會楊太宰外補之議已決廟堂之上
蒼素自了三進士處分門下亦尚未悉委曲耶
先是文書房口傳旨着從重擬票而察長難之
止票罰俸二月既而旨出乃紅本批定徑發會

極門矣南察事得翁主盟復何憂剛老以廉節立標若必欲悻悻潔身不佞當與之俱逝矣

李漸菴撫憲

海中丞要自頂天立地男子即其於毀譽之交漠然中處自成片段其胸中定無宿物門下以至誠中道惻怛告語不惟彼之塁磈可平而我亦未必不得其切磋之益今市口俚諺旣不能寡此公而三進士以未彫赤子即能爲公論主氣剛老竟置前言於若忘可也

伍冲吾僉事

大察洶洶不佞不敢居鎮定之功至于開心見誠不挂一絲恩怨神明知之矣鹵莽出山自惟無尺寸報

主獨有區區耳不入諫言手不作私薦庶幾君親明效之間了無愧色而亦不敢不自勉勉人慎始慎終也公前語觸新安公至今尚有疑爲不佞者此何足置辯要之在公當自反使果出已見則不必懼禍使果受人使則不必餘非不

佞所以効一得于公止此矣

郭希所御史

南察之公至今尚籍籍談口即有挾之爲怨者不問可知其人非司冦剛腸諍舌日中無兩他人氣節專逢迎內好而此公氣節專駁正內短言官附和報讐眞清朝一醜事異時門下知其主使之人則亦可以觀士風之一變矣

傅約齋巡按

方今宇內多故人才中如王敬所魏確菴者乃經綸大才僕屢言之而當局尚有異同溫一齋眞氣節眞識見後來廊廟持衡當屬此公來劄之教及也眞知人哉

滕少松巡撫

來教眞膏肓上藥但所云作用者將懸揭和平安靜之旨與今之喜事者露齦而爭乎則愈不得和平愈不得安靜將客勿之地一味閉口拱手而以爲和平安靜乎則又有見其和平而愈激之使爭見其安靜而愈擾之使動士風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變世道之眞可憂如此弟所以深服海剛老眞
狂眞狷者恐千古亦不多得也

王對南相公

方今之世非但君擇臣我輩亦當擇友始不佞
爵之踽踽望國門而來也規進止于大賢亦步
亦趨之意我丈免喪無恙而
天子物色高巖就家徵拜則人情與天意有適
相符合者大疏知非爲禮辭然荷虔情勢萬難
長往則亦有乙酉故事我丈爲區區勸駕之說

在

陳玉壘詹事

客年老兄奉諱西奔乃在霜露之交徒跣墨面
行道掩泣不肖亦人子也食荼嘗苦能無戚戚
心動哉爲別之後則重念先文端廿年國士之
知暨老兄兩世通家之好單辭束芻軋軋未克
伸展而使者復儼然奉書以至伏惟憨遽何可
言所喜馬鬣就卜雞骨猶支褒縗九重弔車萬
里奔思可以無遺憾矣老兄憂虞間自當反顧

君親社稷之身并効區區珍重

俞勝峰知府

郡中循良之頌萬口同聲而仙鄉半刺不入公府尤世吏所難敬羨敬服僕浪遊遂久恐家奴宗黨有竊藉氣勢以干公法者倘事到臺下不問是非但指及不肖名一切重處乃慈母嚴師生我而兼愛我也千萬留神

周二魯尚寶

翰至前一節則國家大計正觸同然而後一節爲不肖謀出處以爲愛之則愛之而不欲其生使人何敢求愛以爲責之則責之而不量其力使人何所受責嗟乎政府之地使精神化而爲作用作用又化而爲口舌豈不可憂可愧之甚哉

明天子邇日輪臺悔生而給事小閒寬于譴杖顧友有歸功不肖者此不肖所以欲去愈急也

韓對庭州守

南方卑濕所望倍萬爲百姓自愛薄田數頃不

佞里居時輸納必先然能任其徃不能任其後有不如期者請以必然之法懲之特此奉懇不一

黃貞所御史

貴臺公疏義不可少得教甚喜主上甚神明如近來獨斷閩吏等事此原自親親仁民德意所發鄭給事已行雖不可挽然頗聞

上意亦悔之又近日借題進奉此安危之機僕等已誓昧死爭之賴天之靈更博得

温旨

上眞聖人也但此光景不易得外廷更有蘇張之事則費手耳

沈衡臺御史

適于省中先見大疏而後得手教讀之益臺察之體不在使人畏而在使人服明公所謂寓撫摩于檷楚吏有不額手奉法者非人矣想部議必無異同先此以復不備

江亨泉御史

南非諸曹有劇易要散惟南國子得兼領天下士兩臺諫得兼言天下事三衙門要劇畧等而吾兄以處子東修之仁居惠文彈壓之職桃李雖不言所至豈有不成蹊者又且白雲親舍不千里而遥僕誠爲兄俯仰安之惟是方今喫緊國計士風所望于同志挽回不淺想高明神用不煩喋喋也

萬麋洲知府

方今市朝趨舍雖似囂然而大寐初醒之際不能掃惑障以求所謂耿介處子而用之此吏道雜而多端議論所以滋洶洶也即如老兄之醇明尚在岩穴吟殘梁父天下未有知者千載之上使王陽貢禹笑人而弟尚可謂無負朝廷無負知己乎

楊楚亭副使

教辱覺故人達而愈親貧且言色脩然了無欣厭僕又因之探策元龜徵言塞馬知公之必有合

也今臬臺再遷已爲之兆矣乃區區愚論則謂當置公青衿俎豆間而主者請以後舉此非公所當知第亦見賢者去後之思耳

沈少河太常

老丈金玉也婆娑九列更踐兩郴出入風塵閱閽之間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于今萬曰張羅而無一辭以掛賢者乃知士節固有眞也登踐且日新願言自重

臧理軒巡撫

日者廟堂以公定省至情義不忍奪雖王陽之道暫許回轅然畏壘之民終虞臥轍茲教來承已得代解任僊僊乎歸矣抑不審世情遂能相忘否古有之矣常應常靜不縛不捨因書報謝輒以此廣門下意

陶蘭亭運判

自來遷客多厭薄吏事乃公遂能折腰上官前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器大者眞無所不受也平生慕浮槎其亦可以樂而忘我矣一官何

足掛也

馮清宇郎中

以公之賢浮沉數載而後爲尚書郎乃隨地展采無一分矜詡色此其過賈生數等矣僕聞任事觀才致遠觀器因書報命輒以此致嚮注意

李修吾僉事

公以粹白之德行循良之政此所以一出表表而頌聲盈耳也然虛秉撝謙惟諧世無術是懼即此一念鬼神亮之矣而人豈有不知者乎熊羆吉徵亦頗有端倪否辱在知雅政事已無可言惟倍萬珍重是祝

李修吾僉議

新參量轉蓋當事者以形屈公以情重公而不佞無所容喙也太宰初意尚期于必行乃常掌科昨日相會則謂此異才決當煩之以事使軍民蒙福若優游九卿則反爲驥足之辱其語雖似迂亦足以見人情之傾好賢者不佞同志有光矣承念老母足疾今已脫然無苦但不知尊

公果是何如足下到家日可發一信見示倘禁例不可就會或僕間出登堂或相邀近城一面必不忍遽別也憑限當如所教先此具復

范含虛布政

年來老兄垂橐道路未審琴鶴無恙否別且十年黃叔子風度不在眉宇間今徘徊外遷復何足塵齒謝所幸練心愚論偶會知音異時老丈用此寸丹鑄鼎魑魅莫逢乃見學問得力處耳貴部方多事兩院公引領甚亟該曹已爲馬上移文勢似不容久憩也頗聞今歲北稔而南荒此憂在根本幸與所屬賢者迫圖之

姜鳳阿尚書

王侍御公僕未識其面而讀其前後疏草蓋君子而豪傑胸中有實蘊卓識者及來京師一再見于客次恂恂其欵訥訥其言則又豪傑而處子矣寧親雅志本不忍拂之弟大察在邇老成持論之人豈可多得已相爲勉留幸此公傾蓋相知翻然遂趣還臺之駕翁可以賀僕之得友

僕亦可以賀翁門之得士矣

李霖寰學道

中州吾公舊遊地也今儼然以使者之節臨之爲八郡弟子師表丈夫仕宦豈不稱適意哉乃議者尚以銀青爲不及格則不佞亦嘗私質之主者此重事任不重官資董帳春風程門夜雪知公必不欲辱此舉爾大要此官在持重秉公少着意避怨則怨愈多不如去取一聽于鬼神之無議也向嘗以語先弟匆匆未陳敢再効之

孫念齋御史

三復前後兩大疏指意不同前疏則謂厲貪而權在我御之宜嚴後疏則謂虜驕而權在彼厲之宜備雖古人借箸而畫不詳于此矣事已下該部議行先此附復不備

劉鳳坪巡撫

大疏義正詞嚴不徒爲一劉子申辯也初黔國書來弟已據經折之竊料此公易與耳造言撥置多自其下人漸不可長以

主上之神明乃一疏遂動恐內中亦必有與之
窟穴相通者事雖小而兩臺不可不力爭輒以
此復不備

黔國公

劉尹之事門下與勘官各執一詞
明主在上討必以該鎮體統爲重生等亦當委
曲調停但爲門下計則自爭百勝不如一忍之
無後患也大抵世祿之家嗛笑聲影皆可以咨
文吏筆端門下試自度二家令能盡捍禦否

香岡書記命輒效此萬里忠告

劉鳳坪巡撫

捧續論知賊黨已擒勝負在目中矣先是疏聞
上頗怪處分不早以致延蔓閣中具對自來部
駁遠夷原不全用漢法督撫官持重堅忍以觀
變非廟堂所宜遥制也
上意乃解今捷音且至生等愈得藉口不勝愉
快之至

劉鳳坪巡撫

羅雄凱書至喜動
天顏趣閣中票擬即古麟閣所畫銅柱所標何
以加焉劉帥信虎將然須得門下拂拭用之方
展其才古人論功加鄧侯于淮陰之上固有以
也

劉鳳坪巡撫

手來滇中凱音絡繹以至而薄城當壘血戰斬
之功則未有如今日之殊尤卓卓者也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與書生言也新中丞協心乃安邊一機不佞聞之又喜矣

鄭範溪摠督

僕徃聞鑑川司馬言俺酋雄心强半爲奉佛所耗今日之事名收番人乃是實縻羣虜計無可疑者不佞謹傾耳以須後報

胡順菴巡撫

西僧入虜中此撫夷一大機也今漢法覊縻止于趨利而佛徒勸化兼以降心執事者度不致大費便可決計招之使旋附此復

鄭範溪摠督

承示虜中近耗及幕府三面媾合之詳此蓋以蘇張計謀行尾生之忠信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而群少年袖手局外動輒求邊臣之短此宋事之所以壞千議論也勉之自愛

胡順菴巡撫

承諭知虜中聚麀事幕府且縱且擒造父之御有出於衢策之外者而難爲衆人道也方今虜

命在我宜及其感恩之會堅明約束慎固封守不佞自度可以獻芻蕘者如此

顧冲菴巡撫

東虜雖數入數刓去然其意尚囂然今得來教首黨且內携而外市早晚就約駸駸如呼韓故事矣竊謂戰勝可得此聲不可得吾丈弟乘此廣布威信養全力以待安所不如意哉新命哀然大丈夫報主立功更不當以第二義讓人也

鄭範溪巡撫

目侯扯酋請封之耗得教甚慰犬羊蚩蚩未必知天朝封爵之重乃該部會議張皇耳目鼓動酋婦之心皆幕府周思歷算緩頰腐吞權衡審而恩信明之效也其最可喜者鱣鯨吞餌可遂因以爲聯絡東西之計廟堂此審定當加意表章以杜讒口其他想司馬必能具復矣不復忉忉

鄭範溪撫督

所論虜酋嗣封事已得俞旨但伊婦封號禮官

尚勒一階此蓋責極溺以規行近世儒者之論
每如此今于夫人之上加二字示褒或可小塞
其望如尚未妥不妨再請也

陳南濱御史

別劄與宣大相左彼此傳報虜情似所謂調取
者畢竟是款戰兩端之言今封璽未到彼鎮之
恩信未洽而遽責之首尾擔當爲我發憤譬之
舟也我固憂逆水篙之難前彼亦慮順風帆之
幸幸且平氣協心以俟後圖何如

鄭範溪摠督

虜王新勅已發行犬羊之性原不恬衣寇我直
以虛名款之而彼亦以虛名縻我若我操之太
急要之太奢則彼一旦掉去便成敝帚矣西鎮
當明告以事體而不必與之爭議其扯商既可
勿西則就中使以利害傳曉諸夷而不必執定
調取題目亦安撫中之禁禦也來教商之一字
關據盡在其中老酋乃有此身後奇徵大方廣
佛隨緣化度何常之與有弟黙胡自古常好稱

天以自神神道設教尤帝王禦夷之上策耳

鄘文川撝督

據宜大稱扯酋夫婦誠順連發信來趣行封典已有旨扯酋王之妃子封夫人今聞彼中薄夫人之號求爲王妃而朝議未許者專爲貴部紛紛且留不盡之恩以責將來之効耳此輩犬羊若鉗勒太過久而不決恐又生出事端惟門下審已量彼更求歸一之說見教爲幸

鄧玉洲巡撫

虜王受封事竣僕也達聽之人初謂邊吏一宣勑通事官一賛拜耳乃不知勞來糾合其鏗訇震動至此而使者往復索講之煩其費詞費日又至此祗今貫辦來庭遵城睨閉不佞雖伏處垣扉志已馳于伊吾之北矣

鄭範溪撝督

頃得遼報中有哈酋一枝僕固疑其爲託也敎至則果然矣執事者譏防密而順逆明則不墮其彀中矣長酋東婚業有成言令止駐薊門邊

外完親自無可虞但往時聞屬夷誓不外通而
今日反聞外夷誓不內助則長昂之聲勢已隱
然爲我敵國亦執事者之憂也

鄭範溪摠督

捧教具悉邇日邊情觀夷部擾擾自生猜貳如
此此我之大利而亦能爲小害蓋鳥獸窮則搏
噬自其性然而勢分無統猝有零猺闖邊竊恐
非順義一部所能鈐約也久婚未還此酋卽無
他意而長昂老猾外倚婿家爲重恐終非孝子
順孫歲事正可憂恐不容一梳華胥夢也

張弘軒巡撫

長酋旣悔罪撫之何疑第首尾唇齒不當異趨
此亦謂就中撫勦必有並行不悖之舉非遂欲
空薊卒以援遼嫁遼禍以歸薊也屈指旦暮且
得代弛擔惟有更引着肩爲新令尹計者古稱
憂國如家于今天下一人而已

鄭範溪摠督

昨宣府許中丞書來備傳諸酋送款狀以西馳

之虜決可勒回不使竊以爲未也今中國父子兄弟尚有相謾況犬羊一帋之書支吾藉口嫁禍逃責而可信耶即如尊教所謂我欲求彼彼必我索已照破肝膽若但持國家區區封賞之德使之革面感恩禁戢他部此正如操豚蹄而祝滿車未有能濟者也茲爾所示往復說論之詳乃直據彼中利害以疑其部落之心將來隨機發弩步步破的不使雖在遠或可任其必成已竊謂翁今日安危事大毀譽事小婦人瑣言再不宜掛口專此以復不備

鄭範溪摠督

所諭乘白乞陞事乃繫虜徼權無虧國體當事者自當從宜贊決此復

俞勝峯郡守

承示合郡水災狀已徹朝聽不使業與寮長緩頰上下間主藏者雖會次南北交戰計未有所定然料必不能剜吳人之肉以充他處之腹矣教中大蠲正賦此目前第一喫緊議論連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與司農講此蓋實腹即所以安邊庇民即所以保國有如瞀瞀者駭發事出不意則廟堂今日之累黍安知非他日之千鈞也外示先年繭數不佞謹執此破拘攣之見諸不具言

荆厚齋按臺

地方理外重災上厪憂棘而官無盈歲之儲民扈屢荒之後其事勢之難處又有百倍于往年者不佞爵雖碌碌備官然自見桑梓腹心之地豈與涉天豈有忍宴然臥安廡而食于閭者今已緩頰上下儘力爲明公開端以待勘疏之至大抵疾苦呼天不嫌過切倒懸望解所貴及時明公我東南之大父母也必能爲百億元元造命矣

余樂吾撫臺

捧教知地方災沴之狀閭殫爲河野無青草又復如辛酉故事不肖弟與在機筦而調弭無術以上累明臺下憂桑梓杞婺之懷但有飲泣呼天内訟而已伏讀大疏事核情懇一字一淚令

已下司農議覆凡不肯弟且之所得言力之所
能爲者斷不敢泛常塞責而
明主在上計亦能曲垂蓋高之聽也事且行按
臺查勘分數恐緩不及事千萬囑之預搆一疏
必得摹寫淋漓十分哀懇而後不肖等得據以
陳乞百億元命視此一舉耳

陸平泉宮傅

爵不肖備員鼎足且二年而方隅積殣蝁之憂
政地鮮燮和之効餅罍交聲庚癸四呼此已辱
明主而羞衮職甚矣惟是枌榆舊邦苟幸衣食
落葉存根猶可于
上前藉口今當復何如耶天災流行雖自來代
有至如室廬成沼河流殭野以上憂我諸父兄
儼然萬里而辱教之此尚可言職非司命官不
錢穀苟援拾舊案以塞責爾耶先是未奉教之
前已陰懇司農爲破格一處分引領按臺勘疏
至使爵等得相與灑泣叩閽惟力是視吾翁幸
強食

明主在上毋更以金陵不足之說先入爲疑矣

陳仲醇文學

比聞故鄉大水之報則不佞日夜飲泣欲灰此寅陽太僕所親見也自惟備位鼎足弼諧未効以致譴謫見于天殃禍移于民桑梓陸沉廟堂旰食負國家負朋友之罪已驟駟難追惟是政地綫頰假丐得一分恩澤乃是區區分內而力或可以能之豈尚待吾兄從吏耶捧教尋與大司農面計破格處分之策而公私困竭所在嗷

嗷

主上幸而十分見信恐辛酉故事之外不可奢望矣苦哉兄但知徃時民力之尚實而不知近日國計之尤窘邇司農上十四年經費已加徃額三百萬矣少府水衡錢不能支陵工半歲且謀外索矣所以然者徃時南荒或北稔下詘或上贏一歲歉或他歲熟天時不順或物力未窮小户無租或富戶可陪糧今四面墻壁更無支吾展足之地獨恃司農倜儻知天下大計可與

深言若前者兩公尚在事當此之時止辦閉門守鑰不發一錢耳來教已并送司農乃一卷流民圖覽之而不流涕者非人也

本鄉先生

捧教審以桑梓大災爲元元百億請命葢先是小奴自南來親見粘天汗潸間殫成湖不佞爵已私告寮長狀而飲涕者浹旬矣自惟備位鼎鼐端未效今陰陽之罰中于鄉井瘝曠之憂亘及父兄而尚有可靦面食肉者乎惟是

明主宵衣之日大農蒿目之秋爵也有喙有舌苟有可佐餘議而澼危懇者隕越爲期不敢愛力其蠲賑等事必不敢泛常薄口如昔年故事也方今南北交急公私並困列位老先生試閱邸報恐江湖魏闕不能忘情不肖爵喘喘計窘尚煩誨督以幸補過耳

李養愚兵道

來教所謂部米平糴秋粮夏稅各縣各府各省參差異同之故一向尚在杳茫濕濛中此部中

所以展轉生疑而更欲求表進士淸查原田以次去取也今部院議止潞府兩公主之混派謂當查華耳珊荒眞僞易覈書摠奸弊難查此後當由明臺覿面提衡吏民受賜不淺耳地方春潦傷麥流言洶洶聞米價已至一兩四錢秧苗兩過栔蒔如此則大亂矣愚竊謂兩臺雖不當過爲張皇然此時恐再宜有告急特疏以爲乞蠲緩征張本如貴省原無大荒而陳中丞描寫淋漓此亦有足以動天感人者不可不早計也輸解緩急之論自來諸公所未及明公眞是吳人再生父母適在廷有議以明公換節水利者僕竊謂水利終是保釐一事以尸祝代庖雖賢者大度所不擇然得無欲重地方而反輕家門乎議雖不果亦足以見嬰兒爭乳之狀爲可念可矜已其水利中經畧便宜且尚取裁左右愚又以爲此時恐大工未易言且先料理圩岸支河爲治水急務耳太湖寇不必有無要之目前

所急在閭里剽奪如松江城外之事可爲寒心若湖海間猶是外寇但餙兵吏謹防之未必有他也僕聞兩臺爲僕建坊荒年苦不甚喫緊孰若并停此工留爲設粥濟饑之用其功德更百倍也望轉諭本官亟止之幸甚

荆厚齋按臺

使者奉勘荒大揭與教翰俱至不勝喜、拜疾讀一過乃知父母惟疾之憂更加于子十倍即此一念至誠惻隱有不足以感天動主者否也外諭表進士清查欵目先已奉撫臺傳送計省內惟有潞王府及兩公主祇叙當改正其餘尚有遺議者俟公臺未即行姑先了此二項使民受一分之惠何如寬坊間懞俯亮萬荷然又竊思歲儉如此連張遊擊所議敵臺亦似可緩不如徑那爲設粥之用功德尤無量也此意先亦曾附達撫臺使者裁鑒尤荷

滕少松巡撫

弟老入世途犬馬之力知不能事事惟有秉公

好惡無黨無偏差自謂鬼神可質而士風迄未
還淳鄉上諭爲巨浸罪業之報豈敢盡諉之氣
數矣弟前啟中思任道任真之士蓋救病治本
則標末可以漸及若一味木强則舉足罣礙又
非所望于大豪傑大經濟也倘自疑時俗更求
所謂眞而古者請試捧士揭不而蒙之纓冕果
補于萬民之勞苦否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
其志弱其骨守此十二字無爲復問道矣報
復頗須早上仍當急急奉直指公旋踵勘聞不必
待此中行查庶元元百億命早受一分之賜也
敝鄉撫按倘有便亦煩轉致鄙誠萬荷萬荷

余樂吾撫臺

不佞受屋宇下桑梓之念寧獨無情第思上供
額糧萬萬不敢議省獨有積派虛加等項似尚
可清理而過客之迎送與士夫之贈遺不妨損
之又損以惠元元乃其要又在有司先節儉崇
惇幅幅臺下稍課功于簿書之外此又治疾先本
術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樂吾撫臺

聞地方米價已至一兩四錢閭里相聚妖言日聞恐非好消息也廟堂亦似已動心驚怛所請蠲停各項必不成扞格耳外諭宜興江陰盜情弟亦已久聞要此海鈔掠時去時來未必能大爲地方之害而目前宜急撫急防者塩徒與饑民在在俱能爲亂明公所憂正在蕭墻之外也未審春收果有幾分禾苗插蒔不成再傷吾天以吳民相累至此眞出理數之外念此令人焦然忘食矣

荆厚齋按臺

適敝鄉人至談及地方利病云有民間最不便者如踏勘荒熟有司安得履畝而勘其勢不得不委之佐貳吏胥而佐貳吏胥中無一二實心任事爲民者財賄之所乾沒權豪之所干請千訛萬變出富入貧臺下且安得户户而詰之聞縣佐已有將荒糧作士夫人事者有富家釀金營賄里胥以熟作荒者矣大抵法主通融可

以隨人上下未有不緣而爲奸者愚意與其勘荒不若先勘熟與其望賑望蠲不若先止詞訟清獄囚以法有可之急緩不才者尤今日救災之急務耳舊撫臺胡雅齋公亦斷以爲然千萬亟爲留神至懇

余樂吾撫臺

凌氏獄不佞昨已言之深處若情法已盡而凌上意止于亟處而未必深處益驕則非不佞所知也氏挾以爲怨諸生因而相爲轉達司空照數覆工部錢粮那借甚當已允其請賑一節則寮長原有此意今當并行浙中甘棠餘庶在在非淺也比來京師喧傳松江俗亂幾不可收拾而長官新令使人挾戶攀報出粟賑窮名雖甚美實則誨奸可爲寒心幸明臺稍鎮遏之派荒一節既處分井井士民無譁不佞亦與受賜矣大抵吳中獨苦議論太多不樂成官府之美如禁逼逮債禁賴田租二令并行使貧富人人得所畢召復生豈能易之乃悠

悠者偏喜談一邊諱言一邊會當以明示偏呈
所知令稍息異喙也歲儉民急至此弟前東所
奉告張遊擊議于海口築臺雖爲保障然事權
緩急即今且有工費何不移之賑饑其功德不
尤大乎本官見調近處若其事未興不妨便宜
止之何如

余樂吾撫臺

派荒分別美意若果耳目無遺上下兩便則謹
不勌成者第民間方以大戶官戶占荒爲言此
法必勿問之大戶官戶而後其論始公來教謂
閒有熟田作荒未聞以荒作熟良是良是昨敝
鄉士夫書來又言有司近出新令急徵官賦而
禁索私租此亦非通論今朝堂既不能盡折盡
蠲亦當聽田主就戶下小窶者量收租而後可
以還官蓋田之荒稔官府通本則難田主自查
則易而佃戶之租若今年無取明年可以棄而
不種此田主切身利害不必盡煩官法也昨考
成類恭原無罰理而中旨特降令人旁午不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弟與寮長自相飲恨不得縮地同天之術也敢
附此區區幸留神至懇

荆厚齋按臺

明公之請亟矣廟堂恩詔且以前五日回天郤
日秋毫皆我公力也惟是漕糧計石折銀之說
最易惑人所謂每石先徵銀五錢緩徵二錢者
益通計米一石及耗脚等項六斗之數摠折五
錢此該曹所諱言以愚有司而有司之中亦有
明知而混徵以愚百姓者今事在臺下明白出
榜使窮鄉下井人人知六斗之并于一石別無
科派庶德意下宣民被實惠耳僕乞骸疏已再
上而諄諄于此不獨爲地方蓋亦所以忠明公
也

傅約齋御史

常州乃敝郡接壤啼號之聲僕飫聞之吾公便
宜發賑眞今之汲長孺也司農雖重國計然事
權緩急寧令賢直指獨當其艱疏下必當有處
廟堂且因蘇松請賑之便議更發南糧使貴部

均受一分之惠耳

余樂吾撫臺

廟堂爲吳中墊溺

恩旨一滴未爲無濟但天未助順聞九月中淫雨彌旬不知竟作何景象也治水一事最不可遥度亦最不可輕舉鳳洲世居海濱其見必確但今日所議修濬者原不專在海口通將腹裏州縣支河可溉田處隨宜濬深卒有小患易爲蓄洩此不盡諉之無益也弟居山時見鄉民私其土官府不察稍爲有力者所顧指本鄉治水而使別鄉不得利之人赴工或客戶遠調而使本境土着之傭坐享一公廉細心之人如胡同知董使專理之則善矣儉憲未必成設然即使有行亦不過責其因人因時因地整頓修舉不在興希濶之功課蠲成之事也

滕少松巡撫

方發書勸速上乞蠲賑疏而大教至矣慰甚但

司農計窮尚未能意表行事當緩頰爲言醫家標本之說必不專累老丈也浙中今日之事豈但火坑復如苦海老丈既弛不得擔子且儘意耐煩試看古聖賢矻矻皇皇豈爲已也然弟乃一般擔子能勉人而不能勉已可愧哉外示屬官賢否狀此足成一部信史王嘉與貽德曾丞敝府爲清嚴第一料此公必不爲士大夫所便吾臺特奏章之尤快也

滕少松巡撫

適潘道長來別方談及兄臺實心任事百艱萬苦之狀竊自笑

朝廷之上誤兄雖然有味乎潘君今日之言也大臣救世事忤世毫釐千里寬得一分民受一分此救世事也若力量止及一分而企望乃在十分主必求盡信人必求盡悅此忤世事也今吾道多窮高志雖違大抵皆以救世而成忤也非吞得三斗酸受得一國詬鮮有能濟者蓋潘君之言如此其意本以規弟而兄臺恰亦似對證

之藥野人食芹而美不敢不奉獻地方父子相
食眞近年未有之變然只得直述
上前雖監司守令不必參而況撫按自引罪乎
幸深裁之

荆厚齋按臺

承教審爲地方荒粮苦心查處此百世之利也
松江櫃頭革後已聞彼中士夫手額稱慶正裁
報間會貴臺長以敝州失囚事見詢囚相與咨
之道韓守之循良欲委曲求解而苦於原擬徃
俸不容無故改輕今再行查問明示意指使兩
臺據以爲從寬末減之地伏惟爲公道留神地
方幸甚

荆厚齋按臺

明臺交代近矣倘尚有徘
告新院閉糴科罰事·苟爲公
朝廷豈盡以文法相拘今出境之際但願于舉
刺留神則安民在知人之中矣

范中泉

天下漸多事故鄉彌望浴天僕備位鼎足失職于和之罪已萬萬無可贖者惟是洒血御前丐貸得一二分恩澤翼翼之忠竊所自詭而未審天意竟何如也傳聞後園松菊全凋荒臺無主公此時醉月之暇復能爲逋客解嘲否

謝賀壽

今敝鄉大浸稽天浮屍蔽海而下不佽卽不能棧車牝馬請伏負國負民之誅忍更言生辰稱壽事耶伏承使節覽辱不覺愧溼踵謹再拜

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五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六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王麟泉操臺

捧教不勝驚惋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之流有傳其衰蹇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簏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今一木戞形慘嘗無主而廟堂徒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鰍鱔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疏高義薄雲覽之又淫淫涕下矣卹典易名決當趂格以慰朝野之望不宣

耿楚侗總臺

別示海中丞去後遺思此錫爵久望而知之誥文諭祭俱出手草雖荒蕪不文異時亦可見此老於地下矣丘月林之真與此老同而丘好以蕪劘物海蕪能以蕪濟物嗟嗟九原而有知也吾誰與歸哉三進士赤子之心豈可終廢囊聞緒言欲爲之請竊所踊躍既而言官救疏先至上愧然下部以爲轉移一機而不悟郭疏之竟寢閣臣兩易票以上而猶不獲也今日上又發潘御史本意色甚怒恐不可遽批逝鱗倘有後間當馳報耳

賈石葵巡撫

向以顧進士之事瀆聽蓋謂天南旅襯返首無期欲少懇臺下于本分應得內早賜遄發耳今

郵符給賻鄭重如此而死者何知不佞謹編示同
榜諸生使代爲叩首也

裘洪溪巡撫

趙令拍案乃法中之情自後貪吏倘賍濫數多
雖不能盡形章奏而民脂民膏當更嚴追沒之
條亦激揚第一義也

陳心穀巡撫

初奉手教請鼻燒造之議即入水災疏中及細
讀大揭乃專以十分難成立題此若思若計實
狀實情

明主豈有不感動者疏雖未下然寮長已陰啓
緩頰上下間必能寬假以報也

陳心穀巡撫

貴部燒造項之蒙
恩寬假蓋自老兄赤心苦膽得之來諭餘干進
賢等事亦意外所時有記得餘干之民近年魯
爲劉令監旗鼓噪一番今復爾爾恐激之不可
驕之亦不可惟高明自擇於芒芴斧斤之間則

善矣大疏請嚴禁資格踰見偶同方在省見有
談閉糴事者第又以爲閉糴固善然使濟無節
制則又徒爲商賈資而地方自困也何如

李晴原學道

學臺嫌地我輩蹤跡自不妨少踈至如兩浙風
聲則直謂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
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調然要在見以定力定
見守之蓋不佞眼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
通於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異詭
而不知正爲詭端也遴南學臺有教至僕亦以
此荅之要在相成使而公卓然幾無漏果耳

楊後山巡撫

昨岡寺建言與脩馬政事本爲公但法不執方
政當因俗該曹固已憂人情落寞難合矣大揭
掛酌地宜爲疲吁解紛敢不奉教

胡雅齋總督

爵里居時嘗一奉教於左右固知騏驥之不可
緣而羈矣比叨起逾三年而翁之蹤跡掃塵聲

光愈杳嗟乎此豈爲今日耶皇路新蕩平
明主手握太陽鑄冕以照神奸而後終南真隱
洛下名耆始茅拔嚮用嗟乎此又豈翁堅卧時
耶爵今道堯舜於戲晉人之前止有一唉然不
效世俗以虛辭引重而於使者之辱教也爲道
主知之必不可負如此毋更煩三思矣

袁裕春尚書

大疏便宜十事雖董賈復生不能易也王孝廉
真是古人僕嘗與長賓言之欲得庶外一慶以
風士行茲長者語次及之生等愈足自信矣
上聖德日新方今所患止内庭用度一節爲嘆
縈而下則士大夫鶩於榮利真如夜虫之赴火
今在野如王孝廉管東溟長緣李故事無之昨日
才皆卓然入水不濡者願翁更博訪而誘進之

馬肖乾僉事

所論乞廕事已細叩寮長緣李故事無之昨日
又面相覆證一番高嚴二翁原自爲入閣追廕
老師視之多却講官一節然既在閣矣則不論

講官董公雖陞至尚書然既不在閣別無題扈故得叙扈講官此理易見亦恐大哥自有實録可查今遠年勿論止如嘉靖間顧文康公以講官入閣事與先師同而並不曾追叙講讀此近證也兩兄名高與尋常世家子不同一言舉動當求萬全幸毋鑒之

郭東野相公

錫爵詞林晚進幸徼後塵竊嘗私窺老先生出處之槩雲升霧隱其道猶龍蓋至於令孫魯濟美茂齡而後知天之純佑老成以憑翼昌運不偶然也憶自曩歲伏謁仙里囘今幾二十年而老先生始以大耄稱觴爲一品夫人主喪此亦希有盛事卹典加優自無容小子置喙顧今天下災異孔棘吏治鹵莽老先生既不忘主恩宜尚有千秋金鏡之獻而錫爵步武未成滯世寡効倘幸而惠徼咳嚬之餘策駑補過則亦惟老先生所以命之敬此附謝

賈春宇巡撫

老丈官評鄉行歷歷在人口顧豈藉軍門一疏爲重向來豪傑功名真有遯之而不得避之而難免者行且以老丈卜之窺見近日薊門處分操縱井井當是老丈樽俎密畫之助但今遼東突報踵至廟堂隱憂方自此始耳

王麟洲太常

得教并閱刻鮮荔枝之惠深感注存吾兄齋捧且邇炎方終不可久居先脫身後論進退未晚方今部中事權盡歸司屬長官閉目拱手已事之大者如科道年例九卿陞轉並不關閣中矣大抵近日人情務忠告中有極諂諛極恬退中有極奔競浸淫之極必成厲階而其端乃自執政爲諸人所脇陞遷太驟漸啓偉門即今知其已困而無及矣兒衡近日覺其意向嗤嗤近老成但眼中看不見他文字又性不喜近婦人嗣息尚杳然可嘆也

冊立意實無他節奉

明旨群少年隔壁捕影欲加惡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渠但知出口之快豈知就裡調停之苦耶幸察之

沈玉陽巡撫

處分流衆事宜此等未必人人作賊而爬搔不先則釀亂芟薙太隘則傷和今當捕者捕當驅者驅此可爲饑年治盜之斷案不直安一方而已也季報雨澤固不厭詳但就各道中稍舉大畧如云某月以來某道言某州縣等處旱某等處水亦自了然似不必銖銖而較也

裘洪溪巡撫

大教五議真續命之金膏補天之煉石也內雖有小費處分者而事體通融不盡仰國計所司之奉行易耳兌運水次改徙近河尤便督糧道留入覲則當與銓省會擬歸一以報也聞中州今歲已成大稔食子析骸之事且移之吳越間矣繼自今南北恩澤亦當少權緩急輕重使生等尚得一藉口不勝區區

王會泉祭政

所示東土阻饑狀兩臺先各已奏聞放賑使者且出要在我兄善推而廣之如來教所謂減米價糴布價主者業方議行顧又恐中帑耗甚難得十分滿望耳攄楊太宰說今年本地方尚可支持不至如遼陝之甚第得有司肯實心撙循勝於糴賑此又探本之論也

顧冲菴巡撫

大疏久下戶兵二部已俱有成說留天津糧以待該鎮糙糧此兼爲部省儆費事可決行但與原擬微左必得彼中再發一疏主者始可據之覆行今通糧且不發以次後命也方今遼事幾於厝火積薪老兄側足燎原之上前後血誠鬼神實重鑒之春穰漸通會當有抒眉日也

顧冲菴巡撫

部議發銀之數尚厭二萬不免又累幹旋然觀宋司農心計窮極難再強之會睢日

聖主忽報恩論要將各省被灾地方緊發銀各五萬兩寮長謂地方有邊腹灾有重輕與其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蕩加恩不如就中擇其最苦最迫者倍數與之若此說見允則遼鎮尚有餘望今年決可支持二萬之數再從容議之未晚也

顧冲菴巡撫

苦心哉遼餉之一疏也讀之真使人寸寸腸裂艱危至此而廟堂不思變計抱火厝薪可得久乎新司農多大略可與言事其兩鎮通融之說則主者必無異詞矣庫金雖不可多得固亦當酌處以濟燃眉至如教所設最後策則洪陽詹事方共論朝房以爲方今東南大害在盡籠各州縣羨銀輸之內庫而有司復若於正糧額外之加添積歲負逋之多豈能盡補西豈得尚有稅銀存庫者袁進士黃慊讓士也其言尤絕痛謂內地括盡只今已肉盡髓枯將來天下之亂必起於民窮而不在邊新司農亦頗憂此馬市一時之權豈可復用也不佞聞敘州故老有言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於銀貴銀貴由官司之解多而用缺少米賤則耕農愈無利而田

愈荒此亦似有理今太倉太僕之儲原不乏目
前所急獨內供之貲與四方奏免之紛紛耳念
言至此真覺而窮老兄知亦手未能補天則當
且寬立題目由少入多使言之必可行行之必
可久而不必取盈於十六萬之額何如伏幸裁
教

鍾文陸御史

大議量增恭引不獨爲逋帑足馬計且使諸
蒙利內嚮益堅亦制虜一奇也

王麟泉操院

捧教知部中有荻港營失事一節此伏莽小戎
乘官吏之不戒臺下揚參典守是矣而自任一
耳一目謂當遥制千里鷄鳴犬吠一一引過自
歸此堯禹之智所不能及者也乃不佞何敢聞
之緣江比歲大梗竊料此地寇釱時時有之但
因此嚴飭將吏謹備加防則臺下之事畢矣若
罪必歸已則功又將誰歸大臣之義恐不得瑣
瑣乃爾恃雅敢私效區區惟裁亮

楊後山漕撫

別教兩劄乃不獨爲運道民生計且事關陵寢數萬之費朝廷自無所惜但不識可先事清河以南石堤而興工老黃河一節姑待歲用稍稔議之何如

常心吾閱河

河議八條已下部亟行而目前難得確然任事之人爲之料理如潘司空大勞不賞公論久鬱今得兄表章一番河漕有神寔歆鑒之但不審朝廷尚得其用否若河故道定當何如今楊侍郎諸議中獨此尚未剖析利害公亦當攄實見實聞另疏拈出不然恐使車一轉轂而異論又興矣淮楊民力已竭可不慎哉舒丈練達足可任以後事弟河道既報竣則此公利器遂委之無用不知該曹復何處也

楊後山侍郎

承示歸仁堤上護

祖陵下全民命真百世之功也原會工費擾籍

已省十之五六此皆門下苦心節縮之効乃反推勞首事録及枯骨此意何其深長也

王竹溪巡撫

全陝雲霓之望日日引領乃茲奉五月中續教更憮然刺心矣應天以實不以文僕豈敢更視門下鞭龍暴巫以希必然之事第流殍相望府庫一空山澤奸細因而生心周禮荒政一在備盜賊恐不可不亟計也

劉鳳坪巡撫

我友積若籌邊功成之後卽未煖席而蓼菲及之長林豐草之思固知情事所必爾第竊謂我丈他時可言去若今日以讓去則不惟心跡欠明而將來貴鄉人之招案恐轉成葛藤不佞已爲直指言之誠慮將來邊境任事之臣動觸機穽有鳥盡弓藏之續爲朝不爲丈也温言且下幸無再言倘年伯年母相念者亦幸有以慰之

卽梅墩巡撫

聞淅直米石銀已幾二兩小民洶洶皆歸之上
流遏糴之故此声尤不可聞太湖盜乃以七八
十人爲群若炎炎不撲安知不成燎原塗下或
當一面奏聞一面勦處若事久不決則群少年
飛片辭於上前又成一形迹矣幸鑒之

邵梅墩巡撫

營兵鼓噪狀雖事端微淺觀聽不驚然驕風豈
可長也彭帥以戮奸召釁若重處之則將官爭
爲首鼠紀綱蕩然矣來擬情法已當該曹即當
據此處分此復

柯立臺御史

米帥一事僕平心看來武夫原無志畧彼新官
入境譬之乳猫爲群鼠震怖唯唯自全則有之
令必欲坐以倡亂誅死之刑而絕其彌縫補過
之路是驅之入內也又自古亂軍撫勦全在呼
吸之間斷無可事後株求反覆粘帶者今
朝廷既已明布大信縱有遺奸自難一一爬搔
其因事而斃者既稱回事矣又可露章發撫治

之本情以疑之於反側乎其未斃而欲求其事者既欲離之於本事之外矣又可明言其人人當斃使撫治他日以本事斃之乎此我之械盡暴於外而彼之猜愈有詞於我何公等之未深思也今少年之論但語三千箇毛軍可以盡誅不知除此三千軍之外卽陽更有幾千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又謂堂堂撫治豈怯此一二兒狡不知未發之好猶可以措手已用之械則明日盡戍匈奴豈可逭於

凡着碁甚易下着甚難今其事正顚此矣情雖敢盡布之

卻梅墩巡撫

捧教乃知部中又有生苗拒捕一番擾擾事之小大豈不在人明臺寓哀矜於斷斬執堅忍於紛紜豪傑作用當如此矣記得三十年前敝州亦有越囚殺指揮之事今犬羊化外蹤非其比然至於交刃殺將則梟縣一二渠魁恐亦不可已也卽陽訌端在舊撫則已坐別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諭逮不可追求在新泰則議論正不定而新撫保之極口今彈章又上廟堂出特旨留之蓋目前且以安反側爲第一義耳

房備吾副使

別諭知下車發教軍民視聽一新第科中新有所指發恐兵心將氣未盡帖然足下試深計之撫軍之與易帥孰便追往之與撫來孰急前守道與撫治啟侮開釁之情孰真孰中幸不惜一示我也貴同年柯直指方虛心相問亦宜以誠告之

邵梅墩巡撫

外示黃黍將失事狀衙鑑甚平第臺中新有正紀綱之疏若輒爲叛苗重處恐非所宜法如是足矣宍傷會方議卹使俞臺得藉手速行也敝同年馬大黍鄉之恫幅君子客死可憐想公臺必能爲之辦護歸葬耳臨書攬涕

林見宇御史

僕嘗嘆天下事未嘗不以似是亂真遂至矯枉

過正如近者特原亂軍廣察流議豈不皆盛德事哉矯枉之過則煦煦似仁察察似智皆足以累政體而長澆風如公所論丹扆格心之箴非止救時良劑也不佞謹領教矣

杜爵齋給事

安慶盜情亦孔棘矣適卻中丞方有報至稱已調土兵合勦蘆尾螳臂知不能爲大憂但恐守土諸吏震怖文法匆匆應之不當則反生得失耳竊恣賊方阻山爲固我兵且事防守絕其流寇數月則自盡之術也高明謂何

卻梅墩巡撫

山寇蕩平識者已知功之所自齊桓伐楚江黃八國離合相資豈得專以焦爛爲上客也楚兵援楚自其分內而言官所以風聞獻疑者亦或由臺下先題不甚明類客居遵訓之爲今拈出辰沅兵道部下一款更不費詞矣

舒中陽總河

安慶盜平後接踵得虔粵警報天下漸多事矣

大教乃徙薪長箕敝方近海所謂窩主無主者多出入塩徒中不佞蓋憂之且久數與醝使者言之茲得老丈發明重處一番不止貴部奸民革心回面爾也

黃貞所御史

比先奉撫臺書知有澳黨之變援稱元凶就擒其餘似無足慮者竊謂此輩比肩逃相雄長一旦殺一首復出今日來明日又去此海洋盜之所以難平也官軍不在衆在守其必攻攻其必救將才急矣而孫道不審能辦此否

蕭念渠巡撫

老丈經略貴陽事方有緒而滇南之命下矣伐柯之則不遠即來教中等事尤滇中用兵喫緊機宜前撫公未就之功不明之過摠在老丈爲之幹旋耳

蕭念渠巡撫

達苗鵬勦先是未有開也今啞嗟默運事成後錄奏使當事者皆若此達聽之事誰復有後言

哉諸文武功次固當如教一一議擬此時旌纛已入滇廟堂方有讁逮恐氓夷不安全倚門下爲棄土之計此復

李及泉按察使

今年貴部貴卿雖非大稔然較吳中則已天淵人輕死君子好亂皆非太平消息也見羅丈地禍機湊泊閣中之緩頰

者至再至三矣聞將逮到昨先已陰爲開上之怒雖發於滇寔先中於卿不俟爲此兄書中實爲國體世道計耳

姜鳳阿尚書

李見羅中丞不肖同門長兄平生相與見其喜愠不形語默不苟陰以國士期之卽中之轉尚謂屈滯而兩遭洶洶皆理外意外

明主既未垂棘木之聽而外廷亦尚有兩可之疑莫非此兄之命也聞已逮至近郊同鄉諸公爲先投辯疏而僕等尚當儘力爲之斡旋如以

爲所疑當不至此即至此亦未有一訊而決者
事久論定

上怒必解弟且先爲此見禮佛耳

劉鳳坪巡撫

自老丈與見羅兄得罪不佞弟卧未嘗帖席也
時命不圖雷霆叵測已矣尚何言哉從來用兵
撫臺職在節制調度幕府對簿自有司存豈有
可責以提鼓先鋒臨場驗級者老丈乃遣逋其
不幸耳西事見羅辯頗明異時終不成大譴若
河南湖廣二後文案尤了了老丈第高枕以待
其事定可耳

顧冲菴巡撫

見莫問李見羅事初發時我輩明疏暗囑專以
海內清流高其聲價以生之告

上今

上已有盡疑廷臣之心矣藴道長處弟昨已有
書及之勸其虛心兩解以弭江右之怨事雖至
此然我輩天日心事何所避嫌終不忍使賢者

作攙猿籠鳥也

舒中陽總河

治河諸議紛紛幾成聚訟自老丈節鉞一指麾立定天下事豈不在人甚哉先是常掌科書來已傳老丈經略之堅大要因舊緒而稍餙成之不驚遠不尋新最善調停今日事勢雖神禹復生恐亦無事于穿鑿矣月河既未奠緊稍靈至歲終之更便外示塩塲小訌雖已寧戢然後患尚可虞截留漕糧之請萬非得已會當與司農言必得其當以報耳

俞新宇即中

僕愚憧於河事左貿貿而譚河者人操一喙大抵客土異便土民異指帶上與當局異形傳聞與目見異狀此其所以苦也即如兄前議主徐城內填土之說問徐人則大駭以爲如此當有拆民房填土合境騷然矣教中第一策引河北注之說人人言之然運道所關乃九鼎一絲之任何人敢擔惟入海下流愚意爲必可行而土

人又多方梗之可嘆也徐州南別道有無利害不可知而方今最苦錢糧有如遂興大工未保河勢肯從之南徙否而先糜百萬之財厚集饑疲之衆此豈亦可以嘗試輕言者哉徐州內外水不知竟何如若諦察事形外水原未嘗入則將來縱至復淤決不大費手會且以來議存而佩之卜之天與人耳每見兄抵掌謀事必超然在拘攣之外不肖胷中積年塵土爲之頓開顧君千慮亦或以小心慎事爲一得惟高明擇焉

馬

陳愚所副使

伏奉大誨採石工費則已轉達工曹必有處至於河道灌逼則非庸所能遥度見今建言紛紛有主復故道者有議遣大臣者若從復故道之言則古洪內華二閘便可復圖若止於經畧三閘則老丈任之有餘而何以更遣大臣爲也科使皆尚在表章之際方倚老丈爲指南幸悉心熟計以佐之

常心吾閱河

老黃河故道之說久沃耳中茲言重復發揮一
番生等面受其語若將謂全淮百萬生靈旦暮
爲有而中丞之緩頰遥睠一毫無用者生面墻
置諸閒此不覺泚然汗下竊亦以爲國家第一
大事何難駁議使危敗之形果至此則倒倉治
病雖廬扁亦爲之以此間私於左右初虛心一
參訪而乃今披圖省教然後知百聞不如一見
百動不如一靜又恍然自失矣事所以洶洶者
爲運道運道既妨乃是割心腹以捍四支元末
宋季之亂可爲寒心公所謂捐不貲之費以幾
萬一之功費猶可言也費之外不可言矣歸途
倘更採得野老歌流民圖以獻使廟堂知物力
艱苦永永不爲流議所惑乃荒度中獻替也望
之望之

陳警亭御史

捧續教經畧沁河利害洞如指掌便當信心信
目而行廟堂不復從中制矣引沁入衛言者已

成畫餅今欲疏入黃河舊道不知費當幾許河
勢人情異時可保無他悔否紓憂決疑在門下
此一行耳

潘印川總河

昔年彌天寃橫至今使人植髮上指然不佞冗
寮也偶科塲於贊子相知則遂有磨牙措舌者
事既不能勝公論乃因緣決河迫毀成事以爲
遥堤緩堤一毫無用冀以黜動
上心而在廷却得反借爲辭此天也非人也先
時或謂當以復銜名用之舉止於復銜是乃爲
上自擇僕竊謂如此則
上必從其輕者且非常溺群黨愈有後言矣愚
一人丐恩不爲地方拯溺者千慮偶爾一中孰非鬼神陰之令局面一
新萬口稱快強箭射鈴編更倘褒嘉賢子別後
不知政聲何如乞示慰

常心吾閻河

河道已用得罪司寇不惟慰緣河俎豆之思且

因見

天子至公舉措不測恩威

命下之日公卿無不手額者而吾公爲公論主

盟推功迺勞當更居牉胝之右矣

潘印川總河

崇命下後此聖主非常舉動清朝樂緊觀瞻不

惟全淸百億命所托而國是人情實待此而定

然自非九廟有靈陰啓

宸衷則呶呶者方含沙注射事機之會能榮然

至此哉抑東山之卧方酬今雜沓炎雲牉胝荒

度誰復爲左右其者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

之從則區區窮所効於翁者身雖倦遊

天子不以世法相勉聊寓此報命之辱

潘印川總河

榮蒞且甫閱月功用復興翁勿言前事僕等勿

憂後事止辦作金甌鐵柱後言耳比河新議翁

不妨虛心再訪大抵今日事勢如病羸之人當

先照顧元氣而後及其他可也擾議者所憂謂

河身日高他日不能保無恙又呂梁漫爲安流恐數千年天險終不受人束縛此說似翁久聞之以爲何如并請

潘印川總河

不佞初疑河事弛廢不可收拾頃捧教則興修荒度漸有次第乃知向來諸公全淮魚腹之論虞然既在翁蕙轄之內恐題請申飭尚屬虛文不知可屈駕一臨視否高明裁之

傅約齋御史

公之按浙談者目爲自來靜重第一若執持風裁減省浮浪乃貴臺分內事豈有敢挾之爲怨者餘姚士風天下所聞今不惜任怨以醒鄙困復何所疑萬一今尚有訛言梗令者不妨露章請

上旨奉行或就中稍放一分寬則情法兩盡矣

傅約齋御史

公頃發倉一節大爲士論所高司農雖尸持異

同而心服意氣僕耳屬甚真公所謂不滿者安在乎相見定當歡然一家勿介介前事也

楊漸川尚書

捧教承已于月前榮蒞爵舊遊南部猶記吳介蕭之爲太宰也士林接之如坐元氣渾噩中蓋及今始再見門下然兩公並負天下之望而介蕭以年用之非其時門下以嫌處之非其地則爵尚銜此慙于古之彈冠者耳榮滿未奏聞勢須一來同朝引領以

伴食辰下且將乞骸未審得遂朝

王竹溪巡撫

承示秦州寇抄狀鳩聚蠆尾乘饑而動樸之誠宜及早弟

明主好生一念下車祝網在在不忘門下姑仰體此意凱奏之日酋徒反側咸與維新可也

陳愚所副使

弟此叨滿蒙

恩不種而穫宜稔而盈則鬼神實忌之矣而老

丈顧以爲賀即方今同榜中如老丈乃霜中之菊生色伊始而弟所謂殘紅剩綠把玩復得幾時大教華衮千言撼不如藥石一言之爲厚也

傅約齋御史

承示完銷考成舊案謹領教矣外斷獄之數求出於入培

王德養天和亦荒政第一義也敢不奉行

王鳳洲侍郎

弟之信果真矣若言痛五六日前兵道差人有傳而其人自丹陽發不敢信之然以夢兆不佳語未確而膽先碎矣今書已到又何言哉易簀之書琅琅如此方是學問得力處然竊惟平生自許以調神養氣有所悟入今一疾遂不能支持可見天命斷非生人所制而吾鄉丙申三貴人俱夭亦閻元氣非偶然矣五兩人即今便能縮地到家野草閒花掩成悲慨今先弟已無一絲影響之留而老兄尚有遺墨可把諸姪可教乃讀詩至腸斷知音鶺鴒在原又屬第二義矣

李見羅事極力維護之而獄詞互異只苦得二三閣臣耳兄年已逾六觀人命危脆如此當且排遣自愛二十四詩既成之後切莫再讀若情事未斷索性學王子猷撫琴一慟不得作日夜抽腸態也弟方欲遣一奠而不能詞兒衡又會進塲忙且先一洒雍門之淚耳

陸鍾符大尹

太教云云已具悉治吳大指第所謂任怨後名亦尚有作用以愚言不避怨亦不必任怨不爭名亦不後名先師論達以察言觀色附質有好義之後固有旨哉

蔡見菴副使

丈乃遊方之外塵垢粃糠猶且陶鑄堯舜而躬也老固迷途不能爲我一發藥耶竊聞古懷道君子其身之不盡用則藉手同志著書名山有所以抒憤懣附不朽者亦不得苟默默也

趙定宇祭酒

捧讀教脩理衙門事宜并條畫監規蓋職業繄

閔鑾鑾至當豈有不奉行者勳胄送監弟與姜宗伯共事時尚有徐劉毛三生不知廢自何年而援例在監加納者又不知起自何年今得大疏申明一番亦一快也鄧劉二舉人弟已久聞鄧之著作若未見之擾疏中所言當是老著作不可強之會試劉方壯年弟嘗探其意於王羅二進士似亦頗堪世用而必欲待徵聘以出何也當與該部商之或特文催試或遂與鄧君各授一官若吾吳之王可望而知其爲賢也今表童三君子亦膺世一機不嫌破格耳耿中丞行時曾謀及三進士有特薦疏薦用之意不知更可一趣否餘不及

王竹溪巡撫

捧教知貴鄉得雨歲稔可期此門下積誠感動轉機爲祥之効也自古饑盜原面黃表裏今如雲被野何若復帶牛佩犢廟堂自此西顧無憂矣

舒心矩編修

足下猶然處子而艷稱世上蜂爭羶慕之事綺
詞藻句不以之潤色典謨吟弄風月而直爲區
區儼然辱重使而致之奚翅楊雄所謂勸百諷
一已也不佞往年與馬帥相別時佩有一戒問
無恙外一不作頌語二不作文語今還以相規
多讀書善養身則同志之說奉規然讀書非餖飣
得古文奇字以備覩聞養身非慕道求空賤物
貴我之謂也凡少年學問功業從大處發端則
耐久豚子天資不及公萬里而亦厭爲應舉之
詞諧俗之行今磨礱得一日之遇以粗酬知奬
弟不審向後更何如耳

顧冲菴巡撫

黃口豎兒驟得名譽老兄是其父行當召立廷
下萬目訓之以世途方艱天命之不易也蛇蛇
傾言蒙者猶惑辱之批奬此與井蛙語海詎能
當之哉

徐孟孺太學

豚子衡侍教且久幸叨一售固知兒之色喜也老母衰年不能忘世內想頃之順天宴撤回手抱內外曾孫分餌梨栗喜色誠斕然也已爲位告先君子涕泗隨之乃知世間好事摠不如無耳

周二魯尚寶

來書乃津津兒子得解之榮此真所謂得之一朝失之肩背僕且其身之是厭何況兒也然矢志勵行之教敢不敬佩料此兒亦未必遂趨下流而規模小識見迂將來恐終非爵禄器耳偶檢得虛齋窓箴聊以奉遺此我輩救苦真方也

陳愚所副使

別劄撫令追往不佞因之感念先君十年前提耳以訓此兒也遠室廬屏声伎防之如防堤東之如束薪今尺寸少進而先君忽已朽矣使且旋兒衙問所以報命者弟語之曰此乃公手足敢言例乎然長者無下交之禮繼自今請爰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兒以德可矣餘不盡

王介石給事

僕之相重不獨以建言也而相知乃自建言之日始蓋察聲視色有以知真氣節真涵養之所在非沾沾爲名高者握別許久昨鄒翰林使歸問道所經而後得公之政聲固知蒞落男子于素位中能了照宇宙內事茲兒衡之得雋也僕恐其眼前見一切漫不知肝膽內是何物外又何物故願以家庭私語一請正于賢者無爲攻玉之賜惟公幸有以復我

鄧定宇禮侍

兒子衡叨雋不佞陰識此兒清悟太甚恐終非爵祿器將來使受學兄門則農山言志汾河鼓瑟或可與共之耳目前沈少宰及湾而返吾兄及江而返而洪陽亦有老母又不知出處何如湯湯乾坤所望于幾人而卒急未能應手且安得不爲世道慮也此情真不敢諛真不敢欺顙眉丈夫臨箕至此忽不覺兒女態爲有道者所

笑

錢繼山主事

僕居恒喜誦塞翁禍福之言而因自以多驗之十年之內每當一度大小喜則轉慱得一度大變今俯仰骨肉剪焉幾盡喜不盈眸懼且臧趾其誰爲之崇也如公家自是三星注照得全全昌必欲爲愚父子分福計者請爲之端弁而讀老易則僕也知捧盈稅駕之所矣

陳警亭御史

大揭兩通其一通爲薦起三進士此所謂因材發矢納約自牖議論識見人品盡在其中矣先是僕亦有心偶與貴臺長別時託此方傾耳來童而不圖公之先得同然也今幸明主虛心得下部諮論當相爲大伸白一塲以不辱雅教耳

耿楚侗總臺

手劄承以稡見叨雋杜賀弘志崇德二訓遠魏中丞見語亦云顧鼓邠未破猶屬先天而頊之

世榮被體物譽薰心混沌鑿矣非長者孰爲憂
其終而思其敗乎三進士已得録亦吾黨一快
而周元孚且得侍翁此君品格意氣亦足當大
賢切磋者因書附謝効此區區

沈鏡宗太常

伏承專劄奬誨老兄之愛僕深矣若兒衡稈境
何以知非曳白乃津津見修其一雋之榮以爲
無愧則豈敢承之哉五臺公之私受語于僕者
亦慨世惆俗微意要之真君子在盤桓進止
際始驗醉翁頹然乃更是其醒時耳往丙戌之
計吏也頗悉當時三月内彼此相訝筐篚寂然
今世士乃專恨人市廉去市廉孰與市貪哉來
教乃今日第一義且當一聞于典事者惟台諒
幸甚

秦舜峯巡撫

不肖頃因父子之倖冒而諸公之爲道喜也私
拈得二語曰塞上老翁未知是福是禍關黨童
子未知是益是損今言未卒口而十一月中家

門已連遭亡叔亡女之痛天之惡盈甚矣本耳實而傷車兩軸而折老丈何以教我

傅約齋御史

僕之出山初計亦豈遂敢憩然哉天子聖仁英敏虛心見待但主聖而時未康官清而俗益薄詔令不信肘腋多梗竊計以爲世有直豪傑必能月視耳聽大作用一番而僕止辦砰砰自守又縻而不能去則進退兩失之矣公相見且通當爲我畫支策

幹旋之策桑榆之收庶幾未晚此復不既

潘印川總河

頃之

扈蹕惲河寮長對御所以敢談及舊人者蓋窺見天顏閔視大喜得乘此上堅主心下杜群口爲百千年治安計也今大疏當機敏而指事明又經親閱上流毫無滲漏自此出門看花更無煩左右顧矣南中簿書又是何

人人心之河難治要之
朝廷築得廉耻隄則易矣一笑

石介峯太僕

該寺草料積逋議免此救荒實政當宁所欲急
開也大疏已下部覆行矣會賤軀寔蹕還病甚
占報不及緩緩

張摠兵

公之廉守閎器不但生輩刮目而比者蹕前之
部署陛見之威容已藹自

上心矣薊門推轂非公而誰顧聞舊帥之不
于衆口公當盡反其轍化呻而謠千載一時也

王鳳山巡撫

驕虜之積玩怯將之積倫自兩臺大議一出而
該邊耳目幡然矣新總帥之用舊昌平蓋迎鴈
上親注問刮目而其人亦自修謹可用也

王鑑川尚書

僕嘗私許翁才識可以劇犀扼虎而量可以狎
甲田乞兒汾陽之後一人而已功成長揖如遺

涕嘅乃南國之棠陰未剪北門之鎖鑰歸然其
眷戀廟堂而增榮泉石也豈偶然乎哉職方兄
勳名漸起生等爲社稷大計義不得復顧翁父
子之情想子牟魏闕亦自不能釋然無沾沾家
慶爲也

徐熙寰巡按

丰兵洶洶出所不圖而吾公咄嗟應變如霆轉
獄立何其神也軍中有一韓而賊膽寒此寧獨
爲古人道哉劉帥既失軍心自宜調處但今日
之事爲朝廷紀綱重爲一人利害輕若但以一
二豚鼠不狎軍令遂易大將則代者更何以行
法也今如來議先革史陳而其他以俟後處乃
廟堂之深計而足下當再與衙中丞審擇所安
僕諰傾耳以俟後命

御文川總制

得大捄并手教始知有丰兵小訌狀軍法在嚴
劉帥且不可以成敗論而況老兄乎今群鼠一
不狎于教令朝廷遂爲之譴逐大將更置撫臣

三尺柄盡操于下唐之末路可鑒已劉帥之失軍心恐未免有標下二玩法生事者今但可澈汰此輩而本帥從容議調不進也

曹如川巡撫

承示西寧勘核失事狀揭欵欵劾實足令道聽膠口矣方今天下事大抵見者之効恒遠而聞者之言先入此古記所以憯憯于詢黃髮懲多指也諸弁業對簿異詞不得不小處若新令已無意第劉帥擬旨尚未出使人頻遣使旋顛此不具

曹如川巡撫

大議二狹言言皆深憂至計勞賞未酬豈有反釀爲罪之理前者閱視使者來則弟已爲之言諸公此行只宜料理未來莫但追言既往意盖有所爲也李給諫來別容即當以尊示語之

王對南相公

自榮徵命下歡動舉朝閣臣再起近年僅見而明主不下不謀虛席以待者且三載則亦傳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物色以來所未有也固知援栗餘念非所樂聞而宗社蒼生延佇已久弟也兼葭之眄玉亦且幾幸馬首之一瞻而後敢退及私計耳老丈處此不當遲遲而來也舊吏奉迎聊附此數行以候行色餘惟台鑒不宣

卸仰遽副使

今世所名直道忤權者老丈爲最久抑而最後起此其故難言之矣一官借重爲山後鎖鑰胡風塞月曉柝宵砧顧而思羲皇枕上時得不生厭離想則不佞弟亦已過望敢更尸推轂之功哉使來承已取道都門而西念存疲喘蓋古人王陽貢禹彈冠相勉之意而弟也身病毋衰強支旦夕知其不能爲同志前驅矣并謝不敏

蹇理菴巡撫

恭審新勝屆慶保釐外動止萬福不佞弟出山以來始見

明主親郊仗庇奉璋成禮榮藉已甚此亦清時一盛事想門下所樂聞也

卸文川總制

歲云暮矣老衰冉冉門下萬里辱教自非世情抑不佞嘗言之矣知我者憂其終愛我者韙其發譽我者益其疾三者門下且何處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七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李太清給事

足下萬死中得全真社稷之靈也然昨問貴館稱連日微若眩暈豈瘡發耶不勝馳懸專此代候僕項俯仰情事非復人世所有已辦裝必歸而同官勸且爲公稍避意氣之嫌真所謂進退惟谷已道體辰下決不可動發或暫移別館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且屏交際便可支吾旬月以待氷泮從舟甚達也

芑紫庭巡按

李給事雖得罪然

聖主固無成心茲得公表章一番爲正人生氣僕亦與有榮已鎮守一事則僕之私心久所不安而根株似難卒拔客相與緩頰圖之耳

秦舜峰巡撫

承特教鄒吏部之賢具悉雅好同然頃已推轂許久該部覆請疏又再上矣如此君之氣節與顧涇陽之本領雖千疑萬詬僕能受之吾丈亦幸推此以待周尚寶使世人知我輩胷中皃白自了了耳

趙瀫陽侍郎

今宮闈之內保躬是第一義而生等最難爲詞發揮大激則有漏泄之嫌證引太多則有株連之累今大疏直披所聞似急似緩眞境外妙解一言可當弟百言矣然不識果能感動否

陸五臺尚書

適王鳳洲兄書至則已知諸老之意必欲爲奸瑞一爭畢竟宮禁之中畏迫外議不敢大有所搖惑變亂

上心正虛此瑞見失右手無能爲也若不肖且理會分內當爲事如鄒南皐及顧趙二吏部等生心之所謂賢無不舉薦不知諸公命意竟何如耳

楊漸川尚書

朕前之事空國而爭元老與不肖之頭鬚白矣上眞堯舜之資區區之心膽願壯外廷之公論亦明萬年　國本大計已十八九默運中矣

陸五臺尚書

僕老不耐事頑不畏人如此亦或有微意存焉平平蕩蕩不肖早暮以此規人小兒亦早暮以此規僕今指蒼爲素豈能使事權一而謀計同哉昔李文靖於上書者一切報罷又屢薦門生數十人於選郎設行之今日而世不以爲媚爲

私否謀身濟國定有兩途僕不能酬翁望審矣

李修吾學道

公此遷乃常調耳而栩栩爲尊大人捧檄以喜賢者固可測哉川途安善不佞亦爲公幷之第望門相距咫尺而公不得歸僕又不得出會天涯離索之感方自此始耳茲專人遣候亦有微芹奉餉從者而別有

王節賜衣輒爲尊大人千齡之祝古云無德不

公不佞亦循此意也幸恕菲薄

韓對庭州守

僕家人宗族肯守分奉法否大要機關全在公府門痛絕私謁法在必行誰敢犯者司農急征見年錢糧本爲舊逋開一寬路僕已面問主者萬不敢相誤也

潘印川總河

方今之世士大夫有能尺喙銷氛空拳解鬬者則不佞與翁皆當望下風拜之至如河議一起區區因人成事其策固已下矣及胼胝告成以

勞叙賞又復囁嚅

上前調停反側雖翁亦自恐得全之滋累也不知古大臣視此何如天地四時且有消息姑相與安此庶幾于柔能制剛不失爲第二義耳

耿楚侗總臺

捧教足見翁閒中水鑑一毫不枉瑯瑯兄之爲時忌久矣而不佞私評以爲士林心事人品第一蓋門下識之學道之後而不佞識之學道之先此璞玉渾金元未雕鑿顧恨世人不早知不早用耳此兄歸與已動簪紱既名相知不忍以世情勸留而諸老終欲令小換頭角以去此亦似愛此兄之淺者門下試與再來人也昨瑯瑯兄靜不二之門心境如此更之深坐緩頰而談染客傳雅音以時情之側目于小兒欲令僕自上一覆試疏愛我良厚然僕窮有兩言未忍以鬼魅待世界以盜賊自防其說已具瑯瑯書中矣

陸五臺尚書

僕今公道觀世界有兩截十年前大臣子以江

陵壞至十年後大臣子以江陵寃矣以公道觀人情亦有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謂之忠厚又必以東邊罵西邊西邊亦罵東邊而後謂之氣節矣然此亦當看定人鬼關何如耳青天白日果無可疑罵倒十年前大惡扶起十年後大寃又何害此可發一大笑也

沈鏡宗侍郎

春中雅教皆已施行凡不肖所短在是非心太兇遂以爲累耳夫吐握集思蓋嘗日夜以此稍勉而今一二躁競之士所責望于生輩者非吐握集思之謂也且計欲使衆人盡疎而已獨親衆思盡詘而已獨伸使政府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二三人而千萬人之譽歸之矣不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千萬人而千萬人且詘而從二三人之毀矣然依阿亦有何難而事有必不能依阿者如推轂建言則論某人決當爲某官而不念某官之無缺主張時事則曰某事決當從某策而不念某策之已陳又如子弟入場其相

爲已謀則自當求進爲人謀則自當避嫌宣府一般事體攄昨日言則自當主戰老兄以爲如此衆思是可集乎嗟嗟大臣以此得過誠亦丼心顧不丼遂承爲盜賊耳生已密受諸公規付之棒腹一大笑旦暮思徼罪行或覺更有味也

梅鶴洲總督

平生褊中絀行不爲風流所歸雖門下私我亦自不能庇之至必欲執塗爲盜措鹿成馬則誠不知其何心何說也疏章言之已悉自此不復有言以公論付天下以冥報付鬼神以國家付氣運以此身付丘壑耳

王鳳洲侍郎

兩奉手教兄以鄙性不能耐事爲憂惜乎開之已晚而悔且無及也獨饒主事之說弟杜門中特請瑾老至敝寓爲與言此而不聞兩公竟不得全也適喬御史壁星有疏見示內亦及之即使置弟十敗闕王案下恐終不以爲弟罪而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子獨持休休之說以責我群少年又持休休之說以禁我則我寧受責而不受禁耳

喬聚所御史

生也不佞一生未嘗作遣心之語比者肉袒于公真心悅誠服恨相知晚亦恨廟堂批旨欠温與小疏意左無以謝良友耳伏枕占報不盡謝誠

陸五臺尚書

金石之誨惜其聞之已晚又惜喬道長之疏早上一日僕引罪疏中不及與鳳洲諸公列名御前使知天下君子之多而胷中蒼素未嘗不了了也然僕則過矣而翁觀諸少年豈真以小兒爲閑節者哉外示孤介三公其兩公則已該而艾光禄行亦且及矣

王師竹宮坊

大教數百言乃一篇名世文字而惜其以不肖辱也推心置我設身處我重爲感涕一番嗟乎悲者不可爲之累欷矣而動以大千世界愁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苦海使蟻蠕垂死之命爲之荷擔則不肖非悖死即慚死爾人誰不自知自不肖之無狀也則已自評守已有餘濟物不足其在今日家緣身計蕩然矣老兄即欲收召鬼鬼與謀天下之事其能承之哉第三小疏已上內亦言家鄉旱癘本非樂土所以嘵嘵者且救毋子目前之命耳丈夫負國家誠死不償責然咄環之雀與反哺之烏或者不相悖也

鄭崑岩太常

一度辱教直緣最上義諦使人心顏俱豁然此古人所謂引我入青天不得更理地下事僕謹聞教已然竊疑世出世間畢竟打不得一片如兄所云本體則具矣工夫尚從何處着力必如借事練心方能了証則國本未定國是未一能盡付之太虛如說不得思不得否耶乞更有以教之

董潯陽座師

竊詳台旨似猶以區區專爲小兒暴寃而令之

四疏乞骸亦尚爲前謗發憤之故則小子心事
實不然兒衡學識似未必卓然先是先君在時
則已試嘗此兒資性喜稱奇節好讀禪語因此
了不急課以科塲之事而比以官舍閒寂會諸
名士入監相依聊使爲前塲社會不意遂爲田
祭酒與西考官所奇賞此幸也亦不幸也今不
根口語則老師請問之已忘者靈臺而小子可以
無辨矣茲捧教之後已即日報名
廷見勉從大義兼白此心但方今執政者謀自
媚于主以格外患則復爲張嚴之續謀盡守初
心事事顯諍則白旃檀終有逆風不効之時惜
乎老師但責小子留而不教以留之之術也千
載而下阿衡再有幾人然至于任事之勇而犯
天下之嫌則劉熹之要君桐宮之自立史且書
之而天下種種以爲疑矣況小子根基既淺識
見又卑而眼前上下之難處如此我師何以教
之

丘若泰知府

僕病甚矣寤王姬宋談何容易小兒春中罷試
兄誤以爲不欲驟進真古人事不知古人曾有
此否昔祁奚以至公稱于晉狄仁傑以持正顯
于唐然皆自舉其子今僕已明目張膽暴白此
心于天日之前又欲引讓將誰欺乎外示則敬
當領命矣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早謝朝榮表于東海今上壽松喬
冥明泰華巳嘖嘖在海內矣而賢子鳳毛鴻翮
會又且駿騄雲路然小子竊于衆中陰識視之
其居止形貌猶然宴生亦子當館選倥傯之際
試訪之要人之門乃閽無賢子履聲然後知老
先生之教又行于家也嗟乎世風日往安得令
令天下士盡出老先生之門而與之言惘幅節
禮三代以上事哉小子淺衷弱植已可概見老
先生得不少馬力圭一藥之乎輒因賢子差歸
力疾恭候起居惟台照幸甚

余曉山巡撫

朝堂之上頃之白簡紛然巷伯之傷青蠅之刺不加于此矣遴銓屬沈君來見生因以門下閒之昔何所據而匆匆議覆如此云未覆之前口口稱倖既覆之後口口稱寃嗟嗟前口即後口耳彼不能自信而能信公乎凡愛憎之褒至于相激而爭則門下更當從傍袖手以觀其褒生業自悔與高饒二主事多爭弟荼而苦亦願門下之以生爲戒也

周山泉巡撫

彰之罪多矣劇主太顓持物太急信已太狹涉事太踈負此四罪以藉于人口其誰能救之雖然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以此弟衣帶上語急時忘之茲得老兄提確一番謹再拜受教矣

表了凡主事

兄之大論以不省發也則豈非至情大義可感可佩者哉一點太和談何容易士風軟滑激詐兩端並持然專排軟滑則激詐者其熾愈張專

屏激詐則軟滑者其流愈湧公方有志天下請自圖之

耿楚侗總臺

相望雖遠然生平竊相許各有天下之憂今門下一當反噬遂謀引避耶荷擔者豈不以息肩爲快但使臺長爲屬官而去成何法紀門下得不爲朝廷計爲生等計也悟齋公方亦杜門靜此變態使人痛哭之後繼以談笑然明主未嘗負我輩也且相與濡忍何如

耿楚侗總臺

一日而棲翁與洪陽兩賢移病之狀僕嘗疑君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味其言令須臾之不能忍至于屢疏是僕言愈信而天下愈疑柰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母辭今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寧負翁耳外示卻聘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當修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抱纖尸以聽枝葉之欺本根而國事尚有可爲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不畏不仁不
畏不義僕平生苦無涵養工夫而目前又苦無
題不得不借事發揮致傷雅道夫子之發吾覆
也不知天地之大全矣

耿楚侗總臺

翁病疏已下僕之愚衷已效諸前啓中矣捧劄
陳二君勘結具悉苦心方今之事使老成膠手
不政分明皂白多此類也言官風聞豈必責
言責但事過而能虛心要不失爲君子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耳

姜鳳阿尚書

自翁之得請而歸也則不宜爵顛越喪屨之人
而形之以海上之白鷗雲中之黃鵠豈能無跋
羨哉然四章上後悟齋業爲之道喜榻前相期
作山間老伴已而

吉從中出以江陵逆母故事相處魂不附身不
免權詞先免差官後尋別着進退之窘至此而
翁身在局外遂不復顧我乎翁出爲周尚文處

爲龐居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兼之矣黃髮老臣恐未宜遂志廊廟賢次子方壯年何不趣之早出以繼翁志耶

趙定宇祭酒

劉元卿擾弟所聞于兩進士乃謂其不忘天下而耻于自媒非不必出也今吳中旱灾疏又至矣事勢至此真無可晉昨周巡撫行弟勸之謁陵時一面咨老兄此公大有志有才必能活吾民者兄但知家有王麟兄而不知官亦有陳兩翁兩賢相次九原吾道窮矣兩日方爲之議諡于主者十且八分可望耳承賜新刻周書謹領不知南監有周益公集可翻刻否此書京師已絶傳幸留意也餘不盡

滕少松巡撫

小奴自南來備道諸州郡目擊耳聞種種呼號慘毒狀隨已傳達禁中會司馬上草料疏因得言曩蠲積欠起運錢糧此又是吳越間一番新雨露也繼造事各部且續有疏將來決可處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兄臺一手補天一手支地食荼自若而少年之說友以爲張皇嗟乎世事真難爲矣丈夫鬚髯至此而不自信尚安用平生學問爲哉閒四月後吳越間乍雹倘不妨播蒔則秋收可期老蒼以此爲兄臺結緣未可知耳

周志齋巡撫

大馬病甚乞骸疏上矣地食荼自若而家故農也所望者歲耳乃茲復溢隆爲虐米價復騰病農即歸恐更無容喘之日若臺下苦心民間疾苦則太空雖宜冥豈無反風滅火耶雲霓之仰尚須嗣音以安旅梳

李雍野按臺

此時鴻鴈嗷嗷公私懸磬食豈能下咽也傳聞比有老人生毛小兒生髯者此等災異或亦宜掇拾

上聞庶亦知請蠲請賑非得已也

馬具泉參政

家鄉風景比已絡繹有聞然但悉天時未詳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治得教令人刺心方今士大夫寡廉鮮耻乃腹心之憂而水旱盜賊直第二義耳今兩臺旱疏踵至敝州瀕海又有白露前風潮僕且不能一夕安枕也

韓對廷州守

今歲三吳如赭吾公當準備支撐之策多爭得一荒數一分即多全得吾民一分之命而吾公亦免一分之累也堂堂州主恩怨所叢勢豈得無人而悅但看誰人不悅于公賢否何如耳十年留庫銀當此饑年備海不如備荒之急請公自便宜行之毋勞于下訪已

許敬菴巡撫

根本重地紓紓至此乃關係不輕大議以劉晏平準之法行汲黯發粟之仁此俛拾即取而得其便已第天下之事使盡如兩先生委曲三思則廟堂亦何難處而近乃以新言官紛紛條請九閽聽之有盡疑諸省報災之心此非好消息也

李雍野按臺

伏承再爲地方請緩金花浦折不佞亦已屢言之而司農謂金花係上供定額若地方緩征一年則太倉庫當補進一年萬萬無可委曲者今再囑之漕折一項亦若未免楊掌科到日親見吾臺呻吟拮据之狀必能相與分憂繼造專言已准停一年然寮長從中旋斡甚苦恐日後可多望也

李雍野按臺

地方救荒之後譬久瘵之人元氣豈易復者大疏懇請再折僕已先爲農言之畢竟拘于成說難便主行而蕪以江西浙江援之爲例蓋此老計慮甚深而不佞等往復亦甚窘已然必有以藉手帶徵錢糧當不至重累也適聞松江喻守楓谷一清徹骨而流謗幾危此關係民風世道幸深察之

李雍野按臺

松江科舉生至則力陳喻守楓谷處子之耿介

慈父之捐循中間即有藉名勸借者亦心服其
至公至清不敢譁也于今正合破格優奬此外
則非不肖所知矣

滕少松巡撫

清折之議遣藎松兩臺亦以見委而計曹畢竟
有難色異時本折中半倘可得之林憲副不但
朴實亦且練事有劉河舊遊擊茫朝恩者忘其
籍貫此人薦將也或可一拭目之陸生起蘆
年登第以落拓左遷然故是奇男子慈愈
告改益苦官舍近鄉客交求索之多迂其身以
避之並無他忤也此可而物色者乞庇護萬萬

滕少松巡撫

閉糴之說大抵皆起于鼓煽而又捏兄告示與
淳安令反覆市德之言此聽言所以當慎也弟
有座主汪遠峯老師年高已無用世之志倘可
與地方一薦以虛名重之古人簪履不忘舊而
況一脉乎直指公處偶忘及之因便附此區區

許益齋巡撫

捧教知爲晉人已處平羅井井有條廟堂業已便宜相委即如教中權利子母隱然爲數年緩急之備更何復疑弟法行既極其纖碎則委託更在得人不審文書行下可保諸司歷歷報成無詭冒旁落之病否乞更教之

袁洪溪巡撫

兩河天澤漸洽人情亦稍定矣僕自疑煮鬻一案不便于聚衆今雅慮已先及此所謂與不期多寡期于當厄流民客寓日久要在有司寓餉散于招撫之中其平糴一節亦頗不易候倉米到日自當先嚴畜户漁獵之禁而後及其他方略何如

徐文江御史

承教此備荒第一美政貴臺既自出鍰金則有司奉行更不可泛常塞責已也得請之後更望以實稽查毋那移別用可也

周志齋巡撫

承示勘灾諸蒙此時非臺下不敢言此事非臺下不能任改折事宜尤申肯寘弟查各縣報灾分數通笑不過二三分恐該曹據此便爲異議張本未必能奉行德意耳今時諦多端人情叵測要名令長或嫁怨于上司喜事紳紳或訛言于當路凡此之類胡雅老故事可鑒也

李養愚兵道

明臺累次爲地方告急三劄在朝紳紳口相傳王孰雖題請自兩院而一粒一銖則已知恩之所自矣潛河正潦所急且因可以名食饑民明臺確見便宜請檄而行之今日大司農相見于朝房以江楚二省灾疏抑至亹歎寃窘謂目前若欲仰給水衡錢恐尚扞格耳新差掌科至日明臺可再以緩征恩霽與之一言若安民弭盜則請責成良有司而寬其他課使得有以自展其治行尤異者不妨稍優待之何如生已于初六日扶病斬出朝請矣

李雍野按臺

部覆恩澤疏生等言窮智窮惟有丁寧科使者到地方之後再爲他計而已廟堂卹于久安諱言變故僕頃已一夕數驚恐湖海之間必將有事而今來教中有匿名帖云云則機牙業已動矣可不爲之寒心哉茅造言多係奸民非窮民縱之不可尋之亦不可必當以嚴法輔寬政而行如近來各處要脅成風未必盡爲歲儉也惟高明裁之

石楚陽郡守

公臺拮据救荒日不暇給矣會撫臺移文至而科使者且行僕已囑之再爲詄計寒家無一親丁守閭恐宗黨奴僕生事有所干聒乞嚴法禁之萬萬

周志齋巡撫

來示請緩請留皆解懸急計第織造則已有覓旨粗慰目前而漕折金花則該部終以前議爲疑竊謂科使者見到地方莫若留此使之更端陳乞一番其勢無不行之理要在翁臺力爲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善爲之詞使此公動色相信必能相與以有成耳

楊宜菴掌科

地方盼公真如子弟之望父母而各撫按諸公有未申情事亦且待公爲中流之柁師續命之醫王也得教知節旆泄吳大揭中所陳不限歲格以勸吏查理郵政以息民此入頭作用便得綱領其他自可便宜興罷廟堂不從中制矣獨放賑一事宜早決又宜博謀王司寇咋有書來恐有司奉行無法復如往年故事議留小半以抵歲徵愚竊謂朝廷方舉曠蕩之恩典以委之明公豈必遂無奇策第撫按方苦緩征一半之未允聞該部亦且留爲賑明公後地此則在啓口片言問耳淮上雖得雨已無及秋成大槩散鄉自淮以南風土濕潤麥秋苦雨不苦旱獨水田不可一月闕水耳使節暴露日夜萬目而對饑民不佞願炙臂爲公分痛而不得也

吳抑之婿

前第四疏萬分必允而臨期傳
旨忽變反加優異如差官先送老母若遵
旨而行則復爲江陵之續若再有陳請則兩衙
門方以大義見責只得又爾遷延嗟乎功名伐
性忠孝傷生古人豈欺我哉地方蠲折等項費
盡唇舌僅僅有此分毫及民適楊給事使來隨
又書託之使再上一疏將半徵之數盡行議覆
或可得也今年鄉里之論偏說吳江太倉成熟
以吾觀之亦恐不然所以得此聲者以州宰承
公調停得所閭里差安耳鳳洲稱吾婿循謹當
切磋向前此聲難得亦難副也

李養愚兵道

前疏漕折金花畢竟該部不肯覆允蓋恐他省
有援例者小民何知或恐更爲疑端耳京師紛
紛有傳或言貧民揭竿通衢欲害丁僉事或言
府城劉姚二家俱被劫幸公臺以渤海潁川之
政相燕用之不成大亂亦須彼眷助人而不佞
乃敢安枕耳金花白銀記得先年亦曾有告匱

時不知有司將何項錢糧那凑乞更留神查處
散賑銀欲官吏之無侵牟易欲貧民之沾實惠
難欲一州一縣之奉行如法易欲各州各縣之
如法難然公臺在上皆無所慮乃不佞私心獨
最不平者夫公臺何人非昔常鬲立紫宸伏下
斤言驚衆者乎今諸公空拳格鬬人得美官公
全萬苦指据尚淹常調僕今日偶會三寮談至
于此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而歎當今真恬渾難
真知人難也望見有期願言自重

李雍野按臺

蘇松府縣正官員缺已先期議處皆精選物望
中之表表者清糧幸頗著寮長力爭始得議改
三分而司農至爲之動氣移病生等之居間亦
苦矣聞今年開兌尚遲事或可及中間即有良
民早輸者恐不可獨使受虧或一縣徵完裁留
或從長調劑使人無後言總之公等下造命耳

李對泉巡撫

賑金既發之後想各軍有耳有喙者傳布畧遍

勢難扣減必不得已或且人給十餘金以慰其
暮暮而剩存之數當明白開曉以俾將來各軍
緩急不那別用庶無後言耳

甘紫亭按院

楚中皆少有蠲折此
明主與公臺爲之造命也來示清折存留等糧
緣諸部止拘浙直之例未深惟詧處而公臺今
日不願改折之論一聞則又恐難成疑翻前將奈
何處未必能一如意耳

滕少松巡撫

弟嘗謂方今浙直二撫臺乃一人當十人之用
一日當十日之勞幸臺已在浙亦中經畧其
有緒矣而年穀未登軍民望恩無厭至猶有流
東近日之曉曉激之不可驕之亦不可廟堂尚
安得以區區文法掣當事之肘哉大宰今日在
紀綱懈弛如即中亂卒懲創未盡此各處因有
所侮而動心也若此輩聚譁則尤理外意外非
好消息矣方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主在上日月行天而風俗一敗至此少賤以欺凌尊長爲雄桀士夫以鉗脇官司爲意氣如此輩文特其小小者爾識微之士寧不痛哭流涕且太息也臺下其何以救之

周志齋撫臺

遠聽紛紛已聞卻城士夫家兩次失盜脩城可惟錢糧難處不識海防尚已乎來揭亟當議行支剩銀果堪給用否比來士大夫嘆緊病痛在在看過去未來心言求必勝法求必入使人人能持翁臺一片慈悲心天下豈復有事哉

周志齋撫臺

備察大章最後至而最爲詳核公恕可無煩部院更訪也人情避怨以推諉去任爲得策惟高明正直忠厚先得我心耳

滕少松巡撫

吳越間今歲之事寔係安危前者傳旨指便宜發倉之事甚壯而却不雷慮司農難于奉行不免更累後人今必當力懇該曹早開一方便門明

臺勿用深憂矣太湖盜情弟初得兩院報已隨
手荅之度其決不能爲大害而所憂者萊色滿
途人人求死將來喫緊亂階當在蕭墻之內耳
茲得教承湖中蕩平已在日前但當示有司一
意撫民勸農可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張皇僕久聞之今形影旣茫然自不得不
以實報但報疏中或當委曲其詞不礙地方官
全之術若二十六人姓
名豈可更從空撰出也

李雍野按臺

太湖寇出沒杳然此中已有明傳是毘陵一卒
倡訛鼓衆其實原無大黨而所謂蕩平者亦不
關兵衆之力也事已往恐難爲前臺然不可不
詳以見告望之

江亭泉御史

兩差廻避一享于政體無大損益而
上持之甚堅貴臺長因德意而發明之此天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僕與我丈相見之緣也喜甚喜甚水利設官廟堂已定造端珊珊可馬書來謂海口決不可疏前亦有耑築圩岸濬深浜港爲治救第一義不知何如然就如其議多設一僉事官專董其事亦何不可今佇俟彼中奏到即行矣

彭念川御史

令親亨泉公之議此達聽諸公人人稱便者廟堂已決策主行或有言者大灾之後民情救死恐後傷不絕稍遲至來年故官不妨面珊珊可馬計斷以爲海口高于內地不可議疏今吃緊治法在耑築圩岸濬深浜港而其他大功則必待年豐計之此又一說也統俟明公到地方日博訪獨斷三人占從二人之計可矣水利既未設官明公自不妨照舊兼領異時覆議之後別候處分何如

李雍野按臺

承示爲兩道議工題請此任事之苦心救荒之密計官帑十數萬金似無難處者而頗聞司農

之議甚咨出納其海塘一節則斷謂可緩惟濬
漕許行而又欲委之淮上接濟如此支離雖責
育便未能措手奈何哉然製兩臺之手者計臣
也製計臣之手者內臣也傳聞時下又有宣索
譬破舟補漏真不可支公臺且量彼量此以餘
力聽之天耳

徐龍環給事

開河大議讀之使人憑然汗下利害在目前而
前此無人道及前院弟未嘗習地形耳僕即當
面趣該曹主行也奸胥作弊僕里居時飫見之
非公亦不能破的如此兩疏不知活幾許人命
謹奉教矣

李雍野按臺

海塘擾該道論列急如燃眉而人情頗亦謂然
生等初非敢徇俗匪議直苦錢糧難處且偷目
前耳運河當濬何疑而徐掌科又謂京口一帶
不當虛費財力然李道非孟浪者倘必不可已
不妨再請也地方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疏中乞特加優異以爲超用張本若本府諸州縣聞彬彬競奏恐更無可指論者矣

李雍野按臺

大議一勞永逸雖劉晏復生計當必出于此第恐委官難于得人府佐事權雖稍重而精薦任事者什亦不能四五也如何外示九月初地震是辰誠非常大變據書則又似陰氣脅陽主兵水宜謹備之耳

李雍野按臺

導河夫銀畢竟主道議爲是而苦國計掊然難處其海塘一說則方有其巷語聞以爲秦築長城其苦未有此比而水道之毀譽亦甚不齊信乎任事之難也公臺更有以教之

石楚陽郡守

天之未厭災如此棒教幾千言爲之流涕第興工一節則又聞饑民各處苦疫流骸滿途恐春鍾之下千百成群更易爲傳染不可不慮也大教已即封送司農矣

陳愚所副使

方尺之書娓娓千民生國計者若萬牛試刃而七札貫矢也敬羨敬羨淮徐南北咽喉民勞歲儉當事者最難最苦即如閉糴一事曉曉者或反歸怨貴部而來教爾爾可見今日事勢患不在四方而在上大夫議論之不平血脉之不貫耳疏草言便者八九廟堂進止有水緩沙停之說尚在兩可今老兄既任其無慮從此釋然矣餘蠲租塞壩便宜當即如來指轉達二曹草此以復

許鴻川副使

臺下官從創設事在專委與他省司道一一聽節于兩臺者不同竊妄謂東南水利識者湯其詞以爲極難鉅非與數十萬衆費數十萬財未易計日而理也若果爾則廟堂豈不屑屑有事乎惟是吳中水利原與大江以北汗漫者不同循行溝洫築治圩岸其事儘從容而便宜在我未必有道傍築舍之惑也若下車之後細訪民

情地利但肯降心爲地方一番籌論當自知鄙言之非妄矣遵有奏復黃河故道疑議紛紛不審竟當何如敢私以請

韓對廷州守

別示承爲僕惜費雖感情眷然愚母子業已爲瘠民行捨豈可空藉爲名若目前小甦候至來年青黃不接之際可復以涓流助賑也周撫臺精勤練事其殿最有司全以開報錢糧調停賦役後爲第一義煩更留神昨日該部上金花漕折

疏有旨嚴催公私困迫至此真難措手幸吾臺政成譽洽可以支持若吕崑山方爲之暴明重謗不知其釋然否

周志齋撫臺

本州徵充金花數滿九分此從來未有之事州守與吳江令初奉院檄徵完九分即實題覆而今歲部符必滿十分各縣之糧滿八分者反安然坐視而滿九分者必責盡完賞罰無章何以

分功罪而均勞逸也若臺下開俸疏至則不佞決當盡力懇其覆允此不惟爲本官兼亦爲地方公道耳

周志齋撫臺

吳人好事又或傳新撫臺而臺省間因遂有物色及之輒有區區之私以采沉嚴重四字爲献不知可以脩翁萇玉藥籠一否

周志齋撫臺

比聞里中籍籍訛言有謂以賑資不足而借鬱三年前之積逋以抵積穀者有謂上司故緩而下司故急者竟不審其何謂又聞治水使利不補害謹密以叩臺下若此二說者萬有一實則臺下必能濡首及足而救之不待鄙言也

喬聚所御史

歲荒民急溝事難處有百倍于往者豈可更拘常法責備也僕遠亦有聞所謂大戶無米小民活租乃目前有司切膚之累而有司但知急責

大戶不知其爲小戶之母低昂一不得平而宮民俱困矣此亦關氣數難遽以失職罪之況十日期會所失無幾臺下苦心神用亦已聞于廟堂但部吏以勤補遲正未暇也

李對泉巡撫

貴部雨澤尚慳僕亦爲閘門下苦之大教未至之前二日業與司農計量留漕糧臨德二倉蓋專爲東省緩急之備而孤中未敢明言者猶尚幸倘而不用耳今即當以來議并行前處勿事埋

可通無不盡力也

吳惺初御史

今歲典漕使者蓋兼攝救荒弭盜之政勞百姓而足下又素非習簿書朝會令咄嗟汎應乃遊緩解何其神也漕艘入閘知寶珠之入囊軍吏始得安枕第閘前路尚淺阻爲憂耳

李雍野按臺

承示舉刺諸疏一一破的他郡不可知若南道及本府各屬之賢則其一時之盛雖周君亦未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聞大失且苦群鸞中難爲孤雛耳王丞異才苦
銓曹尚未能破格要之我公一言之譽已重九
鼎此聲一聞斗食以上其誰不望而加勸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吏行人材自有朗鑒不肖何知竊謂吏難
遽見無錫華生稱史黃二紳之賢而其人皆不
在頭位此可牝牡外索也

李雍野按臺

公臺琴鶴已駕且歸矣而來教爲地方
官民畫計諄懇如此惜乎公臺一啓議論發之
已遲何不轉飭楊科使令其援此條陳破忽忽
之口亦一快也楊科使二分之請果不
大抵荒年蠲貸分數請者每滿額覆者每減額
此積年成套然楊科使熟心一竹已暴于人間
公臺與僕等名畫其此可耳金老
地方尚抵疑如此若撫臺更去面楊科使又未
能久留燃眉剥膚可不爲深慮哉吳中三大寇

讀之泣下不知將來採謠之吏亦肯收入皂囊中否

李養愚兵道

凌宅事累蒙教及不佞已聞進微言大抵當事初發時擾法早處若嚴旨既下之後轉當掛酌以抑囂禁刁乃爲地方風俗不爲凌氏也今如來教處分詞內致詳以塞發怒而不及事外之錦衣與望風之諸吉可謂至公弟聞奸民有暗隱名竄籍更抵他縣以遠年田產盡指爲凌氏侵占者天道神明不可欺也幸一察之

周志齋撫臺

坊牌極榮之典極重之費而當此地方極荒之時則不肖上爲翁臺惜惠下爲愚男子惜福斷乎當以死辭而翁臺請亦無待其言之費可也追憶前年余荊兩臺亦有此舉不佞固辭之未允而兩臺去任密囑韓州守將坊直貯庫以待救荒公用今韓守報來已動支開河費訖生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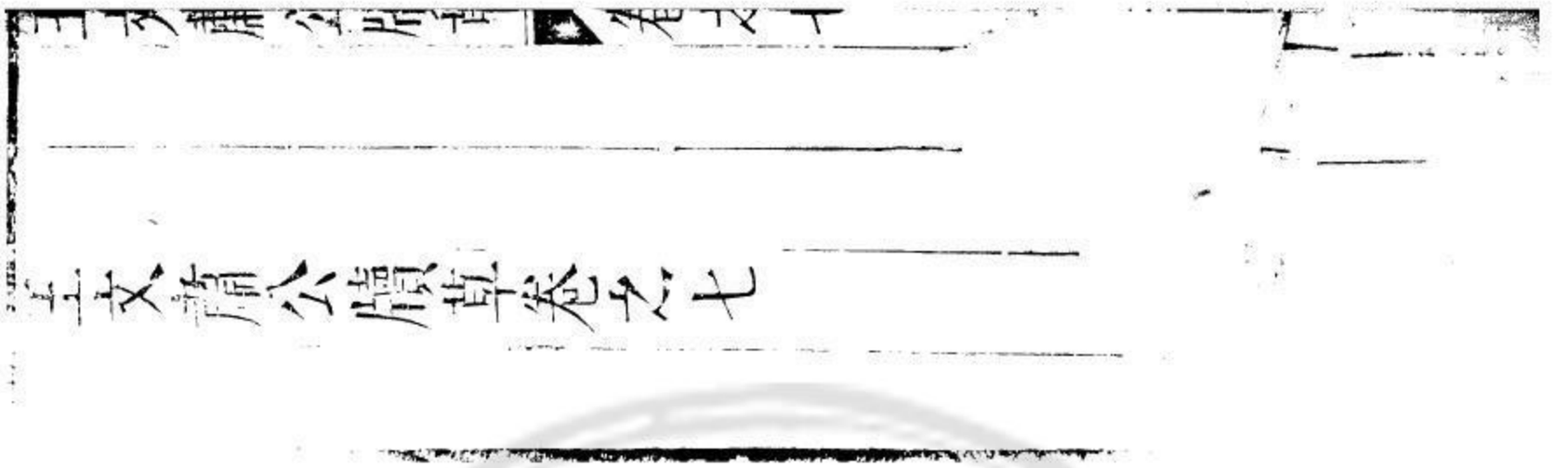
之大喜豈有方命于前而今日又敢冒昧于後者萬勿再疑

馮救齋京兆

使者別將顓命則嬰孫方在乳喜而若迎不佞一門老稚無涯徼福之感又可知已聞道體受異人術冉冉還少不佞異日尚能扶杖抱孫就訪于芝田玄圃下也

馮咸甫孝廉

令女過門涘歲而得男老親至是始及見四世繞膝蓋實藉我親家餘庇又非不佞薄德所敢專也抑有願私于左右者兩家今日所謂分形一體祚祿未成之嬰當彼此爲之惜福昨彌月洗兒不佞預陳三戒被用布衣用故帽用素今重珍襍佩非其質矣而又以地方寬盲猥分天功和氣之報則親家不見四郊景象漫暮塵起流言野哭之紛紛乎親家無爲爲我益疾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毛文源御史

潞府供張等項曾因蕭司馬報書先贊其途中到府後稍爲兩院作外約束之有功更勸其於雅意已先得之大抵護以防中官求索濫觴今事在起頭挨得些須煩惱到底落便宜不然由奢入儉難矣愚又料新王與文吏不同諸公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遇執持處當執持若細小禮節等項姑與調和左右莫輕發言則妙用又在兄等而不可懸度矣

周衛陽巡撫

頃蕭司馬途中書來盛稱潞府之安靜弟復書云途中安靜是一時事到府安靜是百世事必須爲撫按諸公維護得終始無擾方爲盡善來教可謂先得同然大抵謀事當如頭若臂限制森嚴而其後自治安之基蓋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潞殿下大賢耳目豈有能偏及者老丈執之甚是却又當耐煩委曲以上全王德下調群情耳至于朝見禮節兩臺同出使官合先升拜此禮之不可易者幸裁之

周衛陽巡撫

永示乃知

潞府談議紛紛如此老丈酌中新舊早爲題處亦息囂第一義但衛輝之旨畢竟未下不知日

來地方人情如何今楚中又以庄田告窘儉歲災旱使有司奔命不給是何景象也冗次草此不一

甘紫亭御史

潞府庄田曩日乞討時生已憂地方之難處矣茲得教更知就中曲折儉歲災旱豈堪紛紛如此適中州西臺又以師令告訐事支撐鎮邊日不暇給公等之憂生未知所稅駕也事倘至于必不可姑息處亦當有言此自聽上之酌量緩急耳

邵梅墩巡撫

楚中秋後光景深慰馳懸廟堂恩典未必能解懸如是之遠或亦曲體臺下綢繆盡計給散有方以人而勝天耳十六年緩征議會當與所司趣行其潞府庄田處之當不棘不阿蓋衛輝事未決該府差官亦似可以理諭也

甘紫亭巡按

潞庄一節公慮之甚遠僕言之亦甚切但該部

查舊例無之知其必不見允頃奉
嚴旨使地方得自爲政以分該府之權但不知
數年後竟何如耳楚地濶達恐守令中名不副
實者尚多公臺復命之際但品騭見在了了地
方蒙惠不淺也

李霖寰參政

積年企渴至相見則又若淡然無情者要之我
輩欲體認眞交情分別眞知已耳
潞府新封自不免紛紛幸

上意能容有司執法吾公凡事秉于情法而行
何所不妥無得便作稅駕想也

李對泉巡撫

貧宗放賑事宜此持衡在門下廟堂不能遙度
郡王儀厚恐無援例之理支銷要在不失原數
而就中那補之權則不必膠柱也

舒中陽漕撫

承示議蠲馬價積逋爲
明主市義甚忠計也泗州民且魚鱉尤宜矜貸

不佞決當爲老丈贊成部議耳

孫織造太監

竊觀今日歲儉民急如此亦恃翁年年以疾苦上聞粗有更生之望歲運常額雖未克盡減就中劑量緩急和調上下蓋有外廷不及知而良工獨苦者矣人臣事君恤民苟盡此心則鬼神亦當助之而況有堯舜聖人爲之主乎千萬留意

張元洲尚書

玉音命下舉行憲老優賢曠典而老先生裒然首在物色眞斯文一快事第直恐使者不知顏閣之家潛麟驚餌或掉臂更深則生等遂問津之無日耳敬至乃知老先生忠不違君貞不絕俗即不佞爵亦獲徼榮華豕幸之甚矣而河汾太平餘畧不少爲迷路指南似于舉朝虛佇之懷猶未愜也如何如何

陶泗喬尚書

明主超然降發中之旨蓋頗采三代兩漢優賢

養老之義以明示風尚弘鎮雅容乃自爲人綱
國體計耳若臺下雲臥翛然且不知世間甲子
乃茲再畱章服拜表闕廷得無悔入山之未深
乎然不佞竊謂
主恩如此宜以時驛獻讜言爲太平金鏡之助
不佞願屬耳焉

舒中陽漕撫

李養愚兵道乃吏才也中之人品實心任事自其
所長而面不形意氣之色口不及進取之言弟
夢寐中輒口其名字以示子衡而茲奉教左右
則知海内奇寶已自有人識之幸相與無靳齒
牙早置得此公安地耳

柯立臺御史

蔡觀察罷矛廉僕言之已屢此董高賢但當物
色漸次用之方今天下漸多事失一君子不啻
左右手知公與我同此心也

梅鶴洲摠督

承示兩大揭其一爲延鎮處餉乃萬分剥膚計

臣斷無可膠固之理其一爲管粮官吏虛捏摘發至精懲一警百兼亦可以風示他鎮也

李敬菴巡撫

昔宋臣策邊釁以爲數年之後不發于彼之無厭則發于我之難忍今其效在今日矣所幸饑烏咋犬原無深心達志故操縱之機尚在我而我之所執以操縱者止有罰照一說支持體面此虜之所以益驕也今大議以市賞厚餌顯絕示哉兵法所謂形人而不形于人廟堂且以一切便宜奉假爾外示分別將材疏草并領悉

部文川摠督

承教委爲恤軍制虜上策大抵天下事遮藏頭面支調言語未有久而不窮者也今盡脫夙套一切以實代名而又數不逾原請賞不待後信明主在上當自能立決毋庸置喙已

部文川摠督

河西創虜友積衰爲大勝不勝欽服和戰二策自古不兩行而今日可表裡爲用者以虜中諸

部之心尚携或彼順而此逆或陽順而陰逆故
我得離彼以合此縱陽而閉陰然益難矣非門
下沉識深思能保萬全無後患乎續教不惜嗣
音

曹如川巡撫

西兵創虜狀此積弱中之一振老丈運籌決勝
及諸將吏之功不可無錄但虜中情故多端彼
若露名露形直來犯我則我自合顯絕二酋以
風示各枝若止爲搶番波及則我第當聲罪于
虜而不必借力于番將來奔逸可繫羈而制也
局旁觀着眀陳短見惟高明裁之

艾明野通政

世局無奇畢竟以官爵待君子且使公黃冠縞
衣謈謈言仁義于我輩之前豈爲不重哉而亟
爲之金紫是營以階旦夕之用則教中所謂知
已有在且烏乎在矣凡不肖今日所以得過諸
賢皆起于惡諫諫人之言孰非推轂爲卿爲相
稱嫙道高者乃不肖所信惟公所稱嚮而無他

腸者惟趙司成顧吏部則教中謂報知已以身
身無以論報爲也能知知已之人卽報矣

李養愚兵道

別箋三懼生請易之以三喜凡操器者悞于生
手使民者懼于未信今公臺器已習矣民已信
矣所尚有餘懼者臬司之權上壓於兩臺外府
之政不行于畿內而茲事權得專制血脉得周
流非三喜而何然當喜而懼在謙之六爻中而
側聞民間有憂旱憂盜者又未知明臺果能釋

懼否也錢粮起解審先後粮長因革從民情此
不易之論臨占悚服

陸五臺尚書

前日小疏之入也
上雖不能遽納然似聞有微言見稱今交秋以
後夏楚東而不用左右之直諫者皆召入據此
則時事尚可爲三老任之有餘僕又何難一去
矣艾明野僕之所敬愛日夕催太宰處之四品
而竟得南曹不過爲開府過文耳顧鄒二吏部

可謂極清潔而顧所薦爲江南第一恬退人爲馮文所鄒所薦第一眞氣節爲沈太僕僕不待識而藏之矣翁雖病且强留爲正論一支南銓新轉知無當于道眼中不敢言賀也

周衛陽巡撫

前引咎大疏

上誤置潞府積案中遂至沉閣實無他疑也外示溫縣反囚狀此吏之事自引不勝其煩矣偶作報聞恩貴部有王如堅周獻臣兩賢皆江右名士不審曾刮目否

吳韞菴巡撫

近者

主德甚清每決侍從數不過十此可爲社稷賀而非難紛紛多故以愚言之畢竟操縱在已當事者宜按局下子萬喙不摧則功效決可得十半老丈且答應邊事而勿憂人心也鄭崑巖金省吾二賢皆出此亦我道一幸至如及泉八面長才去歲邊才之舉不佞實陰助之閣服閔已

久何其久不赴部也馮扶溝爲假名宗室所愚有何大過當極力保全之不然豪黨橫行執法吏皆斂手矣

楊止菴尚寶

生與足下皆田閒召起之人乃足下次且尚壅閒秩而生獨冒昧機筦荏苒三春賢不肖之相去何其遠哉長卿即倦遊且一出謝上使生等獲窺道德之光而後從容圖之誰能奪者今移病至再此非生所敢知抑昌黎氏曾有遺少室山人書不獨爲國家亦所以忠朋友足下試一把誦則不待生之嘵嘵已

沈敬門侍郎

兩疏不允之後舉朝欽望眞以日爲年矣今車輛望見都門郤復稱病僕等不生于空桑誰無父母今早三寮聚案而謀握筆踟躕不下者移晷而後定嗟乎君臣父子朋友間難處未有如今日者也

方采山侍郎

翁之重望不佞竊所聞月旦評強于持已弱于干進乃世情好凌長以齒髮疑精神最爲薄道不佞不敢信翁自言亦不敢信人言信鳳洲送友之言雖竹書金版無以易也

錢浩川進士

曩者陰識公于小兒會中緇衣之好不獨以文也青雲聯舉既副所望矣而臨徑不爭取急歸省則愚父子且知而繼之以賀又繼之以思手書數行珍重可想弟屆揩選期已迫不審定何時戒裝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幸賢者勉之毋煩問途老馬爲也

何心泉侍郎

捧教知道駕已發行凡大臣爲一身或顧惜前輩爲後生率制皆非治朝所宜有白駒之志其能遂乎計季月初決可望見矣

黃對茲給事

僕之窘窮高賢蓋古人有願爲羊叔子免官仲長子徙宅者自謂無以愧焉緇衣之好豈獨爲

人亦竊幸引逢附麻粗免僇闢而今下流詬議奇怪至此則尚何以論平生奉慰藉哉左遷遂久僕終以世道卜之君子進退不戚戚作兒女態也努力自愛

朱肖巖僉都

朝廷用門下晚矣叙遷雖稍驟古人不言乎温良靜正天應之以福夫天且好善而況于人使顯名高爵爭者盡得不爭者盡失則老氏欺我矣尉得官職心即是處得山林心嗣有後命一切付之太虛可也

王石廩大尹

公能苦身爲廉自是當官第一義然豪傑大作用却不當茅草以陳仲子溪刻自處如內外僕侍但嚴其鈐鍵勿窘之衣食于政體固無害也水清無魚此言可省教中推轂二人其一則僕自知之其一則公知之堂堂世界而公所知止此何也

陸五臺尚書

大抵天下事怯則不可發發則不可再怯僕所自處者如是而已餘容後盡

傳約齋御史

吾公律已嚴故嫉惡亦嚴不欺心故亦不欺君此天地神明可以質之無愧者士大夫稍有志向自不敢隨流俗之毀譽僕何至以生平窘窘肺腑之知而不能保守節奉憲之吏乎教中云云頗勸僕避嫌遠怨而何公之待我不如自待也竊嘗私評公與郝渭陽爲屋漏不愧男子然渭陽大剛峭爲群小所嫉公涵養更沉密其敬信僕尤甚而來箋則似亦有獨醒憤激之態未盡合于中庸僕恃知故敢肆言及此惟鑒之

朱和陽巡撫

公之才器業已盤錯見奇換節兩鎮皆急艱至苦之地廟堂之知公乃辱公也來餉謹破例祗領西果雄譚雅著且齋三日而後敢讀耳

李次溪巡撫

伏惟邺鄭一枕方栩栩甚適而

天子未遺金城玉門之功優詔賜金欲以粧綴
畫遊景色則誠清朝盛事矣而老丈領此將無
更以世網葛藤爲累乎抑尚有感知戀闕之思
將彈冠踴躍以報也願老丈莫遂忘
明主與故人
新綸且下幸勉之耳

鄒思谷學道

不佞往于林間寓仰止意于瑯琊太常葢觀人
於睚眥失意中其神安其節厲者任重馳遠百
未嘗失一二也頃之借階浙中使瘡痍赤子先
徼過化之澤而後使飛黃效足鸞鳳矣音廟堂
固有意哉

成益齋兵道

榮滋席未及煖方汲汲爲省耕救荒之計人有
遠而不可致抑而不可下者則老丈之謂矣敢
附以謝

陶雲谷巡撫

不佞竊詳近時老成多謫幅幅無名其端皆起

于少年下吏喜捷徑而熟險塗將來竟不知稅駕何所僕頃漸泣籲天雖自爲身計然見賢不能薦聞訪不能爭理亦當以失職自免矣冗劇草草

張弘軒摠督

承教爲薊門撫將敢不敬領陳朱二將弟素不知其人然即其經薦之後內府無人爲之先容則自當刮目待之矣

顧冲菴巡撫

李輿故將豈非向年推用薊鎮而奪歸者乎聞其驍勇久矣而未聞其兼得教重爲惋惜老兄憐才一念何異古之吮創泣瘡者將吏有不感泣致死非人也

沈王陽巡撫

歲儉暫緩邊工此所謂量入爲出也僕往聞孟尚寶云各邊第喜言罷戰而不樂言輟工此爲何故門下請及此也先國家之大命而後將吏之私情不佞謹聞教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提督

所論策虜奇計在西邊可出不意行之而反專恃宣大之招若宣大既主招則又當先之以聲示之以信待其不服再圖可耳預整兵馬暫停耕種敢不奉行若礦賊事原不能相累公但廣布方畧使地方官不得藉口則幸矣

鄭範溪撫督

適正讀兩漢書見徼外失和多坐我軍貪利交關貿易今所諭陽和盜情即其濫觴矣懲一警百從重爲是大疏即當行下各邊著爲律令華裔受賜俱不淺也

顧冲菴巡撫

士蠻市議昨制府已先諭及此遠交近攻非常之功固非常人所能辦也長策以爲便宜在彼中可以嘿運愚意竊計遠耗鮮眞傳少年好異議若審知其不傷體不費財當題聞爲穩先是宣大始通虜我得挾伊孫爲質今遼塞止開市而不開貢事雖易處然我別無所挾而彼却以

壓境按兵示聽于我萬一將來要求不已何以應之我兄更當徹首徹尾熟筭一番狼子初馴且無大開其混沌如市賞之類稍亦爲限制多寡預申明年約束乃可久耳

顧冲菴巡撫

比者三事獻疑皆坐不知廣寧市是舊開府茲蒙批示一言而决矣然不佞所憂乃在受脅之失體而不在發帑之費財今撫順威逆體已全矣逵交近攻計又效矣顧不知別有牢籠之術可以一鏃下雙鵰否又不知可遂因而訂約預弭後患否此輩好人怒獸不可爲常然縻于市賞之利其權未必不在我也如何

顧冲菴巡撫

向讀八萬積金之教以爲其術只在通融節縮間耳今日始聞其詳乃盡綰商利操其子母之權而其寃能使商更安官子可代母此補天手也爲而不有自是老兄所長然此等銀貨灌輸之間不一分明爲廟堂言之恐十年之後桑海

變更減餉之說亦徒付之妄想耳天下事豈不在人謂他邊必無逗漏可措手處此則弟之所不敢信也

賈西池巡撫

來教乃燃眉急計讀之使人心動即當與該部趣行然該部所以先持異議者實苦內帑枵然非遂忍胡越邊鎮也此後有請宜直抒至誠勿動意氣耳外示套虜黠桀之狀使人短氣然勢既至此亦當從容應之但持得市賞之費不糜撫鎮之體不失則此外紛紛語言直付之鴉鳴蟬噪可也該邊諱言戰固不可驟言戰亦未易惟老丈慎之重之以司馬法沮公衛相兼而行此外非愚所知矣

劉節齋巡撫

珠池善後疏草乃豪傑用心防戈于談笑南中世世之利也棋局在手豈得爲怨嫌廢著廟堂當自能一力主行不備

劉節齋巡撫

思明篡殺之事大逆人理讀之憤痛此雖在彼俗中不以爲異而堂堂天朝不一爲孤兒寡婦作主何以率服四夷教馴異類也大疏已下部決當如指議行中間細瑣便宜不從申制矣

劉節齋巡撫

土司狂逆諸狀事既發聞豈容輕縱第此輩狼子野心雖創目前未必可久老丈所畫四要信所謂防水自源無容置喙若奉行有司則當酌節目毋盡以漢法繩之使彼樂從尤便也

饒行素御史

承示東關勘草成案之外復爲之引比求生眞有古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之意宜制府公之爲理屈也不佞愚不習三尺至于盜失不經數奉教于君子矣

劉節齋巡撫

賢否數揭至不佞伏讀間如神遊水鏡中矣外議省直交界便宜允關大計共李陳餘孽盤據至此既形奏章則恐彼已成驚鳥設官置備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能濟緩急也如何

彭念川御史

頃江楚二省報災疏至趣謀之司農議鄒矣
上已一聽鄙言視朝倘問及必當懇請以報

邵養齋巡撫

仰惟貴陽舊部績在安攘
天子嘉楷矢之來庭修彤弓之故事重違謙德
薄示奬酬益鄙人固不知所分功而老丈亦豈
爲此加勸者來箋非所敢聞命矣

劉石浦誠意伯

比者王道長秦內事情乃民閒瑣屑爭言廟堂
不主先入付之公論閉下弟虛心平氣待之必
無所損今三尺管下如厲霜斧雖云理直氣壯
然忿怡之師得無爲兵家所忌乎佛云歌利王
以忍辱波羅除其我慢翁聰明蓋世此何難也
今百折太行嘗歷且盡而一朝暧昧語言之不
能忍惜哉引隋珠以彈雀不知無諍法門曾有
此作用否不佞久蒙切磋之益木瓜報施敢獨

無情輒因使者効其苦言如此

季青城司業

省別論審以遭喪繳節此似未妥從來册封所以置介使者正防意外事故得轉移執事以從簡書此義起之禮不必更上請也來疏封還幸勿爲訝

黃鍾梅御史

伏惟榮差且竣特發大議爲灾者求生甚盛德也

明主方宵旰民窮自應嘉納然便宜在足下若明示所嚮以爲緊從矜免則人輕玩法亦執事者之憂也何如

張遴撰副使

教來承榮蒞會聞有閩門之戚彼蒼之凄風苦雨偏赴人失意中公賢者南華一卷非我礪石耶

楊漸川尚書

承示會勘事情兩處甚善但與司寇原參不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柰何

王上英明每事不肯朦朧放過尚未知肯從原擬否也

賈石葵巡撫

東明義宦委當議旌穆憲副者生之同年其人慷慨有丈夫氣而失官限例使英雄坐老生甚恨之今得老丈表章亦此兄不幸之幸也

黔國公

高聖之外文武異心如此將何以鎮服遠夷舒聖心南顧之憂昨新大巡行生已諭之老成行事勿爭瑣節毋惑先言則門下亦宜少忍以國體朝命爲重矣承教敢效其腹心鑒之

蕭念渠巡撫

承示摠鎮與兩司禮節相持幾成聚訟不佞亦且爲之疾首久矣此前人之事若與之力爭欲拘入門斑坐等項盡行降屈則該鎮必不能甘若盡從該鎮即令親王數世之後朝見禮儀亦已皆從謙從省而勳臣獨偃然貴倨有是理乎

然亦望門下微諭兩司凡事至不勝少辱求勝之過則有激而反辱者撥置左右不審是何等人可容曉以利害使之自行解紛否

黔國公

承教具悉

聖主殷念名勳已如來疏降

嚴旨申飭矣乃不佞駑劣之愚竊望執事者持威重識大體使府中無一事絓文吏刀筆中而後體統尊嚴不尊嚴議不及即不然雖

明詔日下而嘵嘵者或更尋端于左右不可知也

蕭念渠巡撫

黔摠鎮昨又以教場審囚不與露爭一番看來此公終非好相識觀其題奏不會稿明是故與兩臺爭先欲以相誤知其必將有所舉動已陰告寮長潛遏其內通之端門下亦宜有以待之聞此公木强有朝紳陰爲之食客舞文生事者今縱不能與顯絕倘可廣布耳目使奸人毋出

其門亦一快也

明旨新下或當與司道諸公趁早議塞其口因
教及附此不備

馮鳴陽御史

承示該地方又有楊憲副被辱之事貴臺豈得
無言而朝廷又豈得勿問會當與該曹議處之
大抵方今文武之勢既成水火則司道諸公中
更不當自爲異同以資諸鎮之口吻即如避路
一事若前此胡道等所行是眞此諸公自爲例
矣體統既凌而一旦欲振之又適會其積忿無
恥之際棘賊自重之時譬之劣子可驟治乎愚
以爲諸公禮節事小該鎮不法事大不如善養
操縱徐視其釁釁之所在而加斤焉則磊落
萬倍矣外用兵進止便宜乃老成石畫其孟養
久爲內臣若罷兵之後能使緬不敢爭則思固
之子與思遠何擇焉弟恐既棄思遠又不能樹
思固之子則諸夷漸輕中國而緬思復收爲用
遺患未有艾耳幸裁之

林錦峯布政

承示洱海道被辱之事愚意欲諸公且忍其細而伺其大天道不遠盈而罰之可也據彼與兩院書謂前司道業已自發爲異同若國初禮典則低昂太甚反是彼藉口之資語云千石之磬不爲鼷鼠發機此言可以喻大也

蕭念渠巡撫

覆查奏上士漢之人自然帖服無可疑者惟黔國牟利于私而覬澤于公尹氏不平謂何當使之泚顏折肱不更生後議乃佳耳據揭中免科田數且不少即本鎮未必肯聽亦可以陰動上心謹領教矣外洱海霑平華將領敢不奉行并此復

黔國公

公之家事乃以質異聞于僕敢不奉教但公道在彼中獨斷在明主幸執事者虛心平氣待之堂堂帶礪豈憂貧哉

楊洛源御史

承示思化欵情似眞此輩本非孝子順孫今勞來得所更不必追于既往亦不必盡繩以漢法僕之愚見止此矣

黔國公

伏承特示姚卒訌端葢失意將官玩而成之委不可無處然亦惟門下鎮壓事後毋驕軍心以滋他釁可也

蕭念渠巡撫

姚兵之變不佞聞之而不驚者徒恃老丈在也葢數年玩政各處驕兵俱視此舉爲狂瀾中砥柱其功在社稷不在邊境此兵死也崑岡之火就中稍知分別玉石尤足慰

聖主好生之念雖奏報稍遲不佞乃更以爲賀耳

蕭念渠巡撫

凡逃西功罪汝汝至今皆坐當事諸公心不虛見不定而以將官貪功姤功之口爲據爲劉者

則毒矢强射於鄧子龍爲鄧者則又摘痲索痂於劉綎不知地方一旦有事能盡屏舊人不用可乎即如李撫臺蘇道長之事亦然講學之論如此執法之論如彼朝堂自相聚訟至今日而極矣令早得門下持衡而兩全之天下豈有事哉鄭少參慕塘廉實君子而形貌太古瘦恐不爲人所知省教深慰并此附謝

蕭念渠巡撫

初得黔國報未悉所指以爲煽亂者必劉綎舊部卒也乃茲捧教則姚兵乃鄧帥乳下愛子而忍叛哉適蘇道長至即以此事問之渠亦謂鄧帥向日當留今日當處了不嫌門下之異同也若謂其左官怏怏因而故縱則恐狡不至此愚亦不至此請更察之

蕭念渠巡撫

年來兵變獨貴部處分爲快心使呼吸之間小不當機則漢唐末路可鑒也散兵減餉乃髖髀斤斧因其固然此改張中之靜謐麾旆之下有

將吏能辦此者乎推功不有自是盛德然營平破羌功不嫌伐是或一道耳

楊洛源御史

年來各處軍變止于事過奏處一二首惡以藉口而所謂首惡者且未必是主名蓋姑息成風悍卒之得有所侮而動也乃貴部疾雷一震如決瘡潰疽稱快萬口雖蕭中丞主畫之功而公之以三尺法令激揚其間其神氣乃更倍耳疆場小定不妨便宜改絃一番萬里之外若事有可以專制者不必一一見聞也監司缺員數多此則當傳示該銓速行議補矣

楊洛源御史

公乍輟章句且孱然弱質也而處大事決大疑能揭揭露鋒穎如此廟堂方倚後用何區區以滿狀論謝也所示定亂之後處分條理條奏詳明既銷奸萌且減浮餉據蕭撫臺先揭謂石畫所受多自于公而劑量恢兵情重罪輕尤足仰慰

明主好生至意不佞謹領教已第滇中地方頗安而鎮臣之與諸司矛盾方熾將更有簸弄以動

上心吾公經略之暇亦望早爲裁斷使文武同心議論歸一而

朝廷始無南顧憂耳

蕭念渠巡撫

來示因散兵而議土著此轉亂爲安甚妙用也萬里之外雖多訛傳然不至于極眞爲極假幸卒成之屯田事既落不可力强然萬一再有征動而盡仰轉穀內地容得無困乎幸三思之前言功次至今論者謂老丈勇于任事怯于受賞而何言任德也

蕭念渠巡撫

外示客兵已十散其九而留其一其留者自願附藉永昌必非始亂之人但永昌人自爲猜防則亦當明示之萬全使客主之心洞然而後可爲久計耳土兵代客乃自來兵家長算況又有

減餉之利乎請斷而行之矣

蕭念渠巡撫

僕嘗疑方今賞律重非而輕南豔和戎薄勦叛此呼吸難易之機猶幸任事之臣不待此加勸耳教來猥推

上德及於駑冗雖謙尊彌光顧令不自何以置對也

郜文川撫督

囉盜竊發廟堂業有旨勒捕矣捧教乃知係流民聚衆饑荒之際勢未可盡驅復業然亦宜使之散而不聚不然塞水不白源未有不潰者也

毛文源御史

續示驛遞乃當今最便民事亦最懇惻事非豪傑不敢言已爲見私質瑾老極口稱服但就中必須着一分寬使人情不苦方可久行今以所疑畧指出一二隨付使者請教庶此饑荒之日料酌張弛一番仁人之言爲利不淺也

周漳南大尹

適淮上有信來言敝鄉人有米船數隻齎官批過淮以不肖爲名假驛傳送都下豈有此異事也事倘在府城乞一查之倘在敝州亦煩亟達韓父切不知印信扎從何而來關係區區名節千萬留神

姜鳳阿尚書

大疏初舉三公舒傳陸自無他議若今老師則必得盡氣表章一番而後廟堂可處先是實錄稿已發膳矣僕私竊至江陵所自而改之江陵所自而改之言我亦知其言之太過但公乃副揔裁官無乃駁正揔裁之理且傳史館慢膳明日我自刪改付之公勿與知可也此亦見江陵好處至今人未有知者翁但見改稿爲之訟寃竟不知原稿之更寃也

王鳳泉御史

看宗伯係生座師尚書八十不識可查優老故事得借重一表章否若不肖齒甲稍薄尚勤公塵枉記則曲逆之思報本自不能忘情矣

傳仁泉巡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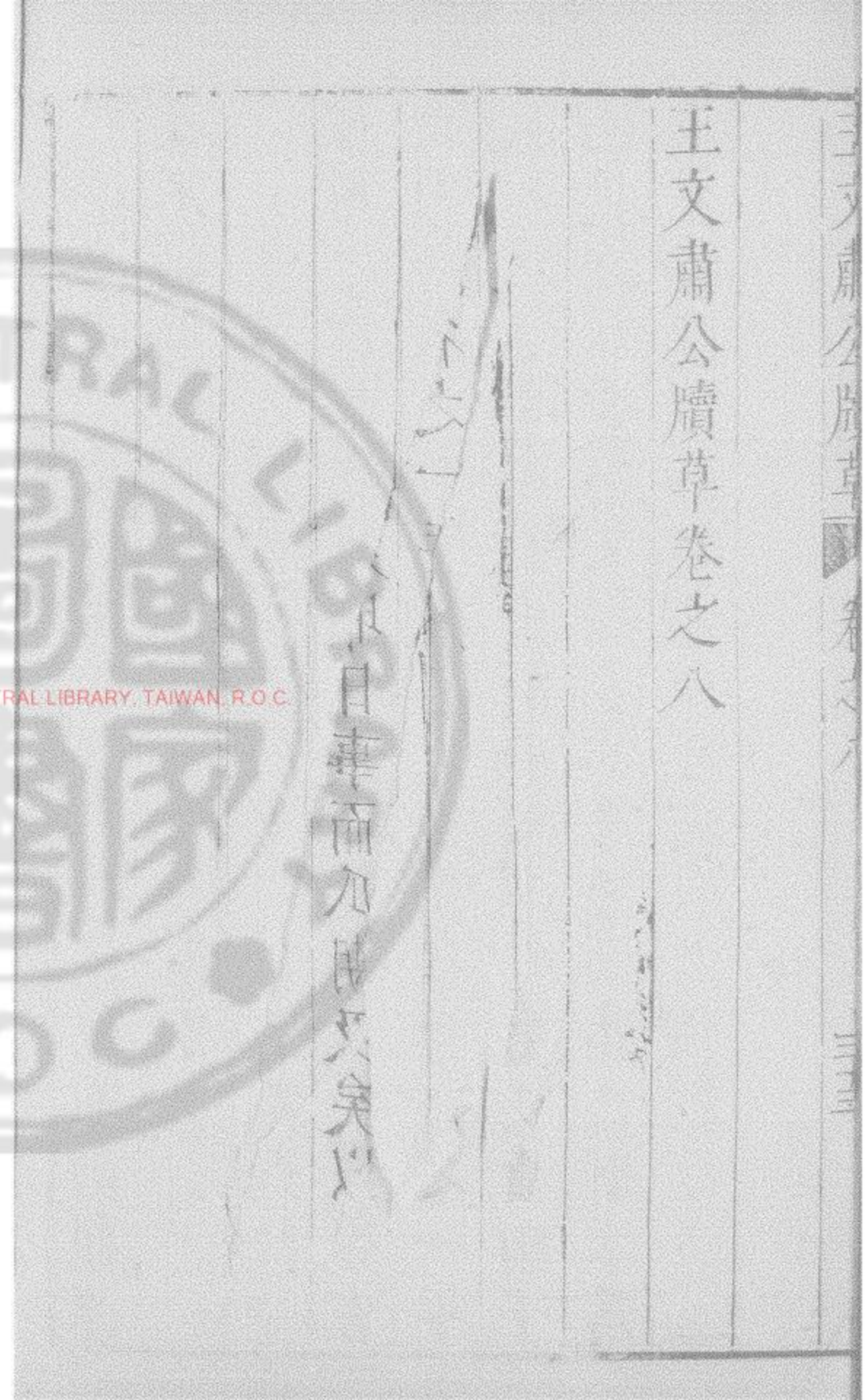
謹啟生與寮長俱出董潯師之門飲水同源不忘所自茲師年八十矣念累朝舊有優老之例而臺省又新上覃恩之章耆德如師表章似不當獨後適聞寮長已諮奉台旨而久之未見舉行此慎重公典之意歟敢復容喙第不肖竊謂大臣在家惟薦起一途則事關廢置言涉嫌疑雖弟子不敢私于座主若潯師則高年久臥已絕是幸出洛之想而生等門下之情徒僅僅欲假借空名惠徼餘福未嘗有所撓法紀而動觀聽也不揣敢附效區區拙留神裁鑒幸甚

蔡思川巡按

按節之出都門如堵日事而瓜期及矣以勞言之則浙省之一年他省之十年也儉歲之一年他歲之十年也而法簡心精戒行惠浹嘖嘖于士民之口者則又無容不肖致頌爲已別示爲兩生推愛董師甚盛心也謹代之預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八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九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器時敏校梓

傳金沙巡按

歲朔始和正

明主布德之日而讞疏適至固主者所欲亟聞

也

張溟池孝廉

前啟未封而

上忽召見四臣于毓德宮命鯨瑞跪于前使四
臣責數之因趣召
皇長子三子出見君臣父子之情藹然生等因
事効忠凡升儲視朝等項大政無所不及
上皆首肯復出雒評事諫疏要送三法司重處
元老爲之解
上又特呼僕口替我一處出我這口氣僕謹對
曰豈不欲爲
上分憂但此疏不可傳傳之則損
聖德不傳則處之何名不如勸
皇上耐氣養身
上復喜而從之時三法司已待命評臺未遣
上又止之因談近日小臣議論紛紛全不成朝
綱卿等到這時還要推委不肯任怨處分四臣
頻首而出言多不可勝記看此景象則
上之英明不下
世宗而外廷敢敢何也僕歸興已決因此未可
驟言且看一兩月內

建儲事體若何以決進止耳

柯立臺學院

元旦一召乃毓德秘宮非平臺也自此之後故瑞灰冷昨又被杖五十貶秩奉御足爲要寵之戒至于

冊立一節亦似久定異議諸公中亦有誠慤爲人所惑者不佞却昌言元寮太宰之嘉不可全倚勑諭一槩混處如王光祿之操乃區區一力保全而此公頗亦能見悉方寸若此輩人才再加之以明識擴之以虛心何所不至矣記得前年有母族一人假書报院因得科舉僕至今猶恨前院之欠明公臺遇此當不問親疎盡法繩之乃爲眞相知耳

甘紫庭巡按

承以元日召對爲賀大抵古今絕盛之典難繼宮府一體之情難屬今子不肖等違顏又三月矣假令以元日一時之言分作二次一月一奉對豈不更覺欵洽又令去後章奏陳請盡如面對

之沃心豈不遂成唐虞此區區之所以自愧自
苦而不敢對人言者也
儲教雖未行然大本已默定矣不備

王忠銘尚書

先是元日之召對也則
明主已披盡襟曲面譴佞瑫
儲宮一事不言定而自定矣獨
冊立大典尚以目前等威微礙連豫教不果行
生等誠意既薄口舌且窮茲得二丈重復發明
一番舉朝倚藉之重九鼎不啻也傳聞初九日
上思視朝而以感風召醫服藥遂復傳免此時
且未可急伺
聖體萬安後閣中當再有請耳

泰寧降巡撫

比者此酋忽自敗
上檢其宮中餽送禮帖立召生等與三法司欲
治其罪又得解救而止然猶降爲奉御群小中
雖或有以失計而愈憤有更求生事以遮飾者

然唱而未必和矣

沈鏡宗侍郎

不佞屬面對時頗蒙注眄冊建一着

上意已定故瑞又不得日近前我輩且料理民窮吏玩推轂正人而建言失意諸公愚意亦欲趣

聖心見信之時再爲薦用如何

徐龍環給事

伏讀疏草兩通其一爲講筵勸學扞補袞之忠其一爲畿郡弭災抱納隍之慮蓋方今治安大計兩端而已聞

明主先行閣臣之請開講次日即降手劄細評唐太宗君臣一番又命陸續進講禮記史鑑又命重錄累朝實錄寶訓進覽有君如此眞公等揚眉吐氣時唐虞之理不難覩也

張準齋參政

公眞赤心君子不佞知之獨深而一官尚隨時調卽此可以占世風然天下事亦尚有種種該

冤心者貂璫史鑑前輩有王龍溪李文麓皆曾爲之而目前佞璫已逐出南京則此書微旨所在畧亦施行不在汲汲刊布也惟大學義則卓然定論決可傳遠而明旨既下不妨且藏名山以俟君子大槩古人著書若有意于傳則及未必傳竊以此效區區忠告耳

楊漸川尚書

建儲且喜

聖明已示端倪必無他慮若籌邊一說則愚夫愚婦所能知諸公自不勝成心客氣苦爭世味不過如此翁咀嚼已厭尚何所須不佞亦何所勸顧以常理言之脫身先謝病謝事先讓忙乃爲得中耳

陳心抑御史

榮代報至喜得聞吏治賢否之詳其地方人才中有饒主事者生業具一啟欲託前使者奉達會其已行茲幸先得同然喜藉更無量也附謝

鄒南皐主事

治安新議眞千古破的文字內所謂人爲情先法爲情虧則兒衡赤子見而知歎之僕入都第一義欲痛抑扳緣親黨請托墜除者言朝發口而暮誹及之矣足下既有志且望少待而行毋先樹的爲僕所悔也仙蹤何以至今尚遲遲僕之苟活苟留或天假執轡之緣而教中亦似有引盼彈冠之意敢遂憨然弟足下既勉人則亦當勉已報國以言固不如以力耳披奉在邇先

此附復

蔡思川御史

手教再辱皆肺腑道義之愛社稷蒼生之憂顧恐不任執鞭爲愧人情雖叵測然出沒大端有二其一投間抵隙幸天斷之非常其一蓋慫慫之靈內釁解矣而外黨名徼一時之速化賴天之靈內釁解矣而外黨未消然使公等立定脚根不愧不阻則正論所歸即爲元氣莊生所謂一夫雄入九軍在有志者勉之耳受代已近歲中公用等項乞加檢詳

使忌者不得以絲髮藉口則區區萬里之祝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八十眉壽爲

天子眷思舊德就家冊拜之辰此四朝元氣所鍾百辟儀刑所係非止標瑞一方媲榮五老而已也爵門墻後進遥見南極一星耿耿在醉白畫錦之間雖操箠靡從望洋自失而鄉之士夫以賤姓名辱于末簡竊亦與有青雲驥尾之榮焉因便附書致不腆之祝餘惟

存問命下別容展賀不宣

熊陸海參議

盛暑榮任體中不無小苦男子四方之事所不能辭須猛下耐煩心拓開無畏膽遇事却以沉潛精細行之僕出山以來止辦得保持良善自許不愧神明而所苦今日少年習氣愈出愈巧或自生一議論曰得于某人或自駕一風波曰起自某所公試枕上冷眼而觀定何如哉

李霖寰學道

文約一編寮長謂禮曹新頒科指雖繁然不如是編之操實因相與嘆賞久之大抵禮至平不爭法至公無怨我輩信得及得真行得是雖眼前天花亂墜不復顧之矣

柯立臺學院

江以南士習不比江北喜訛好幻幸加意關防如儒童替考換卷一人頂數名之類得澄清盡絕亦一快也記得舊院曾有隔夜擬題被門子宣漏者亦幸慎之

陳心抑御史

承示極貧竈阻饑狀令人酸鼻議賑誠不容緩大疏已下部覆行矣比有南來人謂大江左右春雨浹月恐麥秋尚可憂患不止中于鹽塲而已也救荒良策乞更有以見教

嘉定知縣

承諭該縣永折事此僕之夙心本之徐宗伯李黃門而成于吾臺之力扛九鼎昨該院已先示及矣有如不力何以歸見枌榆父老先此附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區區不盡

陳還樸給事

外示漕粮漂浸不肖夙所刺心記得去年妻弟把摠朱紱遭此失官破家至于流落京邸會不肖至而爲之辦裝以歸官尚如此則軍民之苦又不待言矣何當與該曹言小揭莫以示不相知孤臣悟主獨恃有此不干名不避諱赤心耳

郝元洲給事

自漕粮量留之命下而中外寬然以爲無復後憂矣乃不佞又有憂者銀糴麥固可以代米而麥性易爛非若米之堪久貯也萬一麥未及發米入有餘則足下更當思變通兩全之計可耳

李養恩撫臺

平生最快心事無如臺下之一推而合朝公論九郡歡聲不佞亦與有榮藉焉疲民願望無涯計部出納太吝吾臺正當折衷其間六七分熟止報四五分譬之市物將高就低僅可得平耳寬帶徵一節部已有舊說從容更與訂之大抵

今日帑虛至甚計臣眞是難處不佞竊謂虜憂不如內憂而內憂不在兵而在食此小疏中所以有毋子相權之論也但虜已被創此見其前未見其後不佞憂方自此始耳安慶大疫該部已即從優改餘郡則不能援例別容議定以報

李養愚撫臺

日聞吾臺之榮代也則簏中惟圖書二肩兩青衣策蹇隨後嗟乎古人胡威之清有如此者乎後來頗歷憂歲預請折恩則慈父慈母無涯愛子之心計自不得不急而病夫亦豈容臥視也大抵明臺執掌安民核吏在廉而不劇則人易從若必欲如晏嬰之儉亦自任雅意爲之顧恐過去將來人已太相懸孔孟復生亦當折衷其間矣適周尚寶言前太湖王尹之公潔精明世吏無比而竟以論調事雖已徃然更望一察得爲廉吏白寃耳

楊漸川尚書

連日方在送母涕洟中手教適至令人重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羨嘆一番大丈夫至此方是脫皮換骨行地神仙想此時已見鄉人父老問桑麻說秔稻加餐倍常若表太宰恩例乃是爲翁傳粉朱顏擲金空谷安所重輕損益乎而世債未了又煩拜表發揮一番此分義之無所逃者也至于身在雲霄而課人以焦頭爛額之事則不敢置對矣地方有司亦不知果能務實養民否翁雖隱無遂忘天下計也

表了兀主事

老母此行不敢告一人者蓋懲于往年之事恐再有驚動進退愈難而不意吾公又已物色及之捧教增悚老人念佛喜其愈精進而又恐其勞損方命小兒勸之減課而得教又憮然矣兒衡之別也作游仙詞數闋見調以道人不了之義而生又可強之應試乎使旋附此以謝

錢春池副使

方今新司農在事若國儲懸罄但有急徵更不肯弘貸僕一出朝郎與言收折一事而渠言官

俸見在罷支軍粮不支三載大有難色容俟李撫臺疏下再爲從吏兄埠道業何如我輩即受千訛萬詬不可猥自退墮人之不足安知非天之有餘也

周二魯尚寶

近送老母出都風凄日黃雲橫霧結類有鬼神爲遊子助哀者賢兄憂我勝于自憂僕也涕泣中得此更黯然銷魂矣

錢啟新御史

捧教承已干閏月榮代不勝欣慰僕之朦瞽偶幸于群醉中知天下有獨醒之士而老兄亦似能于度目外相取然四壯既西無所復聞訂頑餘誨悔吝種種矣來箋傾注彌啟弘獎加溢則何敢承之哉惟兄此行上下必更有一番屬目以愚私禱但時時執持中稍存靜重豈但粤俗過化而已老母已行僕亦且有遠志從此恐聞問無期輒以此復

劉荆湖教授

廣文韞泠何緣得解衣爲故人賜頃之獨身旅寄但有燕影窺簷鷄聲入枕而無聊極矣輒此附謝

張準齋參政

頃之補牘入諫攀衣送辭君親之間止辦得兩行涕洟爲烏羊鴟雀所哀足下尚以何望哉

蔡龍陽巡撫

方讀先朝實錄歎交趾捐棄之損威今廟堂先事知難豈有後悔彈丸遺地豈可鹵莽遠爲改流之說斷斷乎其可緩也但據彼中陳豆盧族等諸部彼此各負叛名天下之惡一也此輩亦豈可全不置講惟門下更于彼中就審共輕重或擒或縱毋失便宜使星蒙無後言尤幸矣

朱明虹布政

承示礦盜雖散歸原籍而猶敢毆打差官則不佞數日前偶對同官言此輩目前不患其不散患其散後而爲法縛爲吏苦當別有變耳顧不意其發機如此之速也教中安輯之計固是然

使其既亂而安輯彼且益驕我且益輕不如頓
牢籠之使不至于亂耳

葉龍潭摠督

頃貴陽借重則不佞問語所知如門下磊落之
材寧緩而爲之擇地毋急而爲之擇官蓋至今
日鄙言始驗然千盤鳥道萬里狼煙以累賢者
勞于奔命則生幸毋任怒敢任德乎

葉龍潭摠督

自信之說向乃爲門下言之若駑病何人而敢
自信也電光石火一不敢信此身白晝夢寐二
不敢信此心旅進旅退三不敢信此官以
明主之誤恩與門下之誤獎則尚謂朽株有一
楠之用不知寵爲辱媒譽爲誹因其逃欤救過
之不暇敢自信哉如門下挾素養投重望而方
處人不爭之地故愈自信則愈安而非所以論
僕也門下幸裁教之

朱虞葑郎中

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

在位則虛張我之聲色使之懼而不來已在位則姍笑彼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豪傑虛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年不過求爲我輩罪輒先期洶洶號於人曰某斥矣某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其語皆不驗無以自解則又洶洶號于人曰某某我爭之某某我託之懼而不敢動耳凡廟堂有分毫之過極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爲君子也大臣承晉楚之後扱淹舉滯開誠布公閭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斯亦無負于天下矣若盡取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必以三徵七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爲市而有志有恥者必且竊竊嘵嘵地而不受也言繁緒多不能作手書皇恐

艾明野通政

大教再辱爲之心眼俱醒辦天下大事得之于眞者藏者恒多可謂要言不煩公請執此以觀

人亦請執此以觀用人之人當今之世且莫論五霸但求霸而稍沉重知取予者僕亦當以眞與藏許之若容人則請以從事矣而身直禁閨非如野老可任人爭席爰呼馬呼牛而無害國家者且如臺規一事原不犯僕等安得都付之混沌茫無處分一處分遂得不容之名嘵嘵至今日然則足下所謂容者容其諂我罟我可耳苟欲盡容其諂人罟人則孔子何不收少正卯用之嗟乎此可爲足下知者道也

胡趨儆御史

天子數出視朝宮中鞭朴亦減公所謂嫡庶財用等事漸次料理似未甚難使不肖妄安身健何苦求去項小疏再上聞

上言王某素硬直他說我我令該受他嗟乎人臣聞此而忍以此時求去哉甲乙可否此是公等言路之事不肖去後謹傾耳以聽風議耳

柯立臺學院

承示諸郡試卷皆文采與識詣相資非公臺巨

眼固不能及也科舉事不惟他人口吻不足避
即自己成案亦不必拘異時定爲吳中第一文
宗耳

册建定期實天啟
聖衷吾臺莫湯以爲喜莫湯以爲不肖功也

湯覺軒副使

人情日出事生知必厪念然我輩非聖賢伯
寮毀而臧倉沮亦何所歸怨弟如蔡驗封者方
得罪時閣中兩次爭執
上旂掌親改而以爲長寮故掎摭之豈非酷寃
此君昔年奏章燁然弟至今尚檢置齋頭我輩
此時豈合搜尋其短兄更緩頰與言或更有掉
頭思我輩之日不可知也弟籌邊一疏其意原
不專與言者爭勝但祈廟筭安妥不至作萬世
笑端耳

王嶰竹副使

自不佞扶疾强起會廟堂兩大議不敢緘默足
下謂欵不可戰不能竊意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若用威以受款完守以寓戰而用人如足下忠實敏練者提衡其間涇渭分明鉏勒有素則安危之權固在我也高明謂何

劉節齋巡撫

靖江豪宗之事廟堂適已處分所以不待尊疏之至者蓋恐多脾睨一日則釀一日之憂耳事權歸一擾擾自定更望老丈提衡于操縱間勿棘勿撓可也

饒行素御史

豪宗恣睢狀廟堂業先有處分然不肖竊疑農端中開必有訟師惡少上之公臺既竭其流當更清其源可也顧憲長亦已有旨與馮憲長相代馮憲長昔守敝州老成端重知其必能鎮壓耳

孫慰沽知縣

沁源獄案已經覆勘情真天子即重念親親義不敢爲意適見行取諸君大口誰能默白璧也毋以爲意適見行取諸君大

察以卓異稱者得詢偏多保永終譽幸相與勗之

毛文源御史

衡嚴下訃聞後

上忽于章奏中有所摘發大是快人今尊疏至乃事機湊泊恐處分必不輕也

吳惺初御史

德府之事僕向疑之以其跡太奇而情太墓也今展續教爲之戚然生灰之獄俱無憾矣

徐龍環給事

近者

聖主屢念親王名宗望風越境干請甚費調停諸公優容在念何爲無言已下所司必不泛常輕處專此復

任正宇御史

豪宗之事奉續教乃具知就中曲折大槩啟釁養亂責固有歸而訟師惡少實其戎首開靖江之亂亦坐此也門下發憤嚴創一番足見風采

但將來防患于漸更祈加意耳

鍾文陸御史

平反歲報他部或以爲故常而公臺丁寧鄭重如此此一念好生眞可以感天和而致刑措矣謹謝教

趙心堂巡撫

方今士品之難難在任事事之最關安危者則莫如撫臺綰轂百城表儀諸吏其裁決不以聲色而以精神注措不以材技而以識見茲廟堂選于衆中得門下而又爲門下選地得閩豈輕也哉榮代之後想見經畧風采大賢治効豈勝榮藉若來箋問道于盲則所謂正已率屬察吏安民八字外無他道矣高明謂何

王珍齋運使

塩議支離至此此國家大計兄乃當局豈得避異同之嫌但該曹未肯遽爲變計而其說之最鋼者一則以民貧而商富恤富不如恤貧一則以局旁論多便改者從寡不如從多而未必專

爲河南也老兄或姑使各商再具一奏以緩圖之何如

陳南濱御史

王轉運之清操古行則不佞向于吳關監稅時知之頃之當力薦于盬臺而未知果見信否茲得教神爽欲飛乃知天下自有鍾期而獨泫哀歌之士亦可以樂而忘其老矣

張賓蒙知府

方今虛靡浮競四字士夫不惟自諱而不言亦且惡人之言夫其所以諱且惡者何也則有藉虛靡浮競之利而及其敗也則又有可以陷虛靡浮競之名者教中四弊眞拔本塞源之論其中二款朝廷或能以法必行若收養之早君尚之後則須痛洗士人心腸一番臺下以爲發德音下明詔結繩之理人遂能不犯否益已丑會試時不佞稍規後生莫贊謁官長莫減開弓歲莫盛宴會餚裘馬而同鄉已有竊笑者矣狂瀾既倒誰爲砥柱引少年而却其坐曰爾非顏

淵子奇又誰肯服臺下年壯氣盛請以侃侃正論執左券而效之異日不佞謹拭目下風耳

吳惺初御史

郭司馬向以御史按吳先大夫嘗稱其風操峻特每行部盡屏騶從乘馬出入時號爲白馬御史而墨吏望風多自引解綬去者今歸然竟作魯靈光此海内人瑞也大教揄揚極口緇衣之好眞先得我心矣

王竹溪巡撫

別諭鄒司馬似當追錄其杜下之功張廬州既人望所歸門下不嫌例外特薦取廟堂進止耳大抵公論定于蓋棺士節難于處隱此不佞愚見而不審諸公謂何也

蔡思川御史

捧教稿忝二吏具見風裁縣官新進劇輕害事猶小若監司耳目轉爲下官用則臺使者膜外皆胡越矣僕未識蔡方伯之面而耳熟其聲心慕其義如此公者斷爲大道君子公臺一切以

心腹委之當無負也

毛文源御史

孫懷老門户彫零至此天不祐善使人憤歎然得吾丈表章一番雖伯道無兒而羊舌氏不餒矣

李養愚撫臺

教來亟將疏草披讀一過委悉停妥眞可以佐部議之不及生等無不奉行也適鄉人來言地方允運粗完米價亦漸落此皆由臺下精誠孚格鬼力斡旋有如賴庇今歲復小康則可漸興教化使士紳嚮于節禮里俗歸于長厚已鳳洲鄉之大人生灰頗關元氣今久未訃聞豈有他阻將鄭重不容造次耶

李養愚撫臺

鳳洲沒且數月生固知吾臺必將痛惜其人鄭重其事而不輕發疏也然以常理言聞喪一月之内必當爲之先發一報訃疏而敘奬其生平則廟堂便可乘熱議卹若欲南院優題以待師

生之勘結不知此公豈藉勘結而重者事緩之後則人情反漸冷而生疑矣幸高明詳之方今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鄉宦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鄉宦以爲巧眞極亂世界吾臺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未瞻侍間千萬珍重

鄧定宇侍郎

爵亦有毋毋之年與太夫人相若也乃老兄能以情信于朋友而爵不能信于主上由此觀之可見人在自樹灑泣相慕復何益矣然朝堂舉動亦難草草今以爲兄急處一南缺以便近家迎養此則斷無可堅辭之理兄不記祇園相對私語乎此時自謂練事得力能終日飲戲而不倦茲輒稱無故四五驚掉然則十載別來靜功了在何處不欺之教盡以此類充之何如本相推引半亦爲私如年來爭事之失體格心之無狀切劘救過端倚大賢乃兄既介然自遠南風雖薰不能終日解故人之慍矣

孫立亭副都

大疏三至豈云套哉而世人亦豈敢以套待翁然不識翁之所謂套者其世俗且留而言去以嘗

朝廷之套乎柳右大臣移病潔身之套乎由前則中人所不爲由後則恐賢者不免翁果惡此名也則道體雖病且强至南都使大夫見其癃形弱骨而生等因之爲藉口

上前豈不進退兩安哉今遷延戒輛更復稱病而病又適當南北大寮避言求去之時嗤嗤之人其誰肯盡信若懲雅齋心齋而去則見噎者皆可廢食也將置生等老羸未休之人于何地生連日在告不知諸老之論何以處翁愚意如此矣

杜爵齋給事

今日閣中會生相與談詔令不信必爲亂階言未卒尸而大疏至矣乃知閣覽深識之士不出戶而見千里不數言而嚴斧鉞會當與主行吏

分欵議之所裨于紀綱風俗不淺淺也

唐抑所修撰

僕世味飽嘗前籌已錯青山白雲知我心者足下猶求我于方之內乎所云塩梅霖雨之業僕耄矣請以爲足下願早割松蘿之愛勉暴光彩以副

主知足下試觀近日餓鴈滿朝饑烏遍野此何景也謝此而歸雖東南千里在在可爲蒿目而舌鋒齒鍔猶或不以身爲招鼓缶而從老圃游冀或可以卒歲乎蓋僕之志決矣

吳璟州摠督

野狐蹤跡不謂遂羈世網門下吟成梁甫夢覺邯鄲謂我何如哉方今邊事可憂亦有以公尚父之事綏頰左右者乎去將而相投竿而師君子得其時則駕何必古人也

敖行吾御史

嚴青發申不佞雖自愧不能仰成高志猶幸爲荒徼借寇也今大疏再至

明主亦自動心矧不佞哉已相與謀爲公兩全計使向平五嶽之蹤猶未絕君實再起之望耳

秉洪溪巡撫

不佞頃之正與司選君言方今天下吏治所苦躁進而餘虛今即欲重躁進餘虛之罰懲一警百則罰者不勝懲而僥倖者益衆矣若優處其不躁不虛者則鼓舞一機也茲捧大敎表章治水實政爲之擊節其及獄二疏草皆事關法紀茲當如指議行矣

馬連城御史

臺臣乞假而嚴旨發中閣臣告休而事機終阻僕之與公可謂食荼同苦知其不可柰何且相與聽命于天耳

張容宇行人

正未得錦旋之報教來甚慰公此一行龍節鳳首丘夙志尚爾蹉跎此時豫望公眞在天上耳聞李倅及署印沈公皆甚修謹精練而當道有不

悅者幸公在里當相與力扶公論使廉吏舒眉則災氓亦按堵矣

李似齋布政

公之醇明正宜于近地劇地治近以不撓治劇以不擾則不肖所受于師而惜乎垂久疲癃不能効執鞭也貴部謹俗僕亦嘗耳剽一二要之兵民士夫雜處彈壓勿激勿阿可也賢者何人不刮目豈藉僕相知而重此後有便勿惜嗣音

王鳳山巡撫

承密示陳帥癸者係前科武狀元僕偶讀其卷奇之因請與相見比官永平則見其矢口論邊事畧加奬賞後遂以魚酒來餉僕怒而拒之今聞臺下有譴語託人告急似反有見疑之意而不知僕實愛其才勇欲養之爲用耳聞此生一臂上能立三人彎數石弓嘗滿其子十二歲已壯勇有父風不知果否

陳竹菴

聖主在上彙和朝野出洛之圖鳴阿之鳳不稱

祥也惟是黃髮老成歸然以古風直道與南極並懸則太平元氣繫之而廟堂所爲孳孳物色之意固非爲翁一人矣使來乃勤齒牙見及辱之曰謝則爵也其何辭以對抑聞古人隱不忘君翁杖屨之暇不惜以治安餘策見遺則爵也敬拜賜矣

余幼峯司業

歲報使來辱書悉道候萬福爲慰兩李門墻枌榆邸第即古所稱市朝大隱兼此者鮮矣弟貴署從來爲神仙遊戲之所老丈暮月教行宜稍惟均勞之義錦衣畫遊龍與寒氈之夜莫也

同心監御史

相知中公之謦欬最不易得茲再承長箋枉訊良過深矣會省之勞僕方爲公苦之士大夫恬浪一念固自功業張本然矯枉而過則或爲遺事爲負俗公賢者當用其長而毋用其短耳

沈鏡宗侍郎

教中論同異不論是非嘉隆間蓋有之矣然彼

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令之所論同異則退而進且非獨于此也同而退矣則曰何不遂撝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曰何不遂撝之深淵矣則未墜于此也退而深淵矣又非獨于此也退而深淵矣又非獨于此也嗟乎此有異合從連衡之士也乎天下事無不可爲權元氣之摸則不可爲生且勸長寮以靜待之此不啟看官機決然至此老丈但可爲朝廷社稷着忙而不必爲同志憤歎也

馮文所學道

相知萬里料發書時未必知邸中近事然赦中憂盛危明已似若身處劇場而警效于越鴻楚乙之間者德音孔昭談何容易蕩蕩几可師者心若敗局已殘而欲以赤心安坐勝之此聖哲之所不能也蚓縮鳩藏且從吾所好耳

劉肖華郎中

僕觀今世立節好修之士所至齟齬未有如足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者也自南察至冉冉逾一年矣而終不知足下所坐何事得謫何人不佞私自號鍾子期不能爲知已剖血以明又焉用此伴食爲哉省教承已蟬蛻一官而惓惓未遺故人此亦見大賢雅量第自古畸人退士以窮通爲寒暑之序故議者謂退之送窮不若文昌留窮今足下之齒未也而廟堂以稍懲前誤即家補官今憧憧計較于折腰秉憲之重輕不識古人謂何耳

杜爵齋給事

僕嘗謂人臣進言當視理勢之重輕勢重則不嫌委曲以求其事之成理重則不憚再三以求其事之盡今諸公疏草雖在事後以理以心揆之豈得已也伏讀數過不勝欣服

彭念川御史

南中屯政不佞竊以敝地方觸類推之而知其難爲也大教遡原窮委處分至當敢不奉行其隱占一節未必全是衛官即今雖一一清出而又有貧軍不樂佃種者異時恐又當防拋荒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獎也

賈珍宇御史

去歲江南冬潦本出意外廟堂業先示風旨寬之則臨倉恐無更責備之理從來民間得恩太過米色黑爛不堪則公臺不得不先與題明然題辭更望萬分委曲若追治諸管官責之賠補則地方騷動矣乞慎裁之

周山泉巡撫

漕粮腐黑之故一半由南一半亦由去年部議先下聽其改折則稍示寬措聊以支持足數而不知其難處至此也今漕倉二臺皆有處之之說該倉勢不能失信苛求惟查參一節則似據法難已但揚中詞氣甚平吏民即此受惠多矣

李養愚巡撫

北來吳中士民一日變一說主安靜者則以修防爲過計事張皇者則以持重爲偷安然臺下試權輕重而折之多備不用與無備而有事之費孰多惟高明所擇協濟銀乘此經一番開明

亦足愧局外揣摩及暗中乾沒者吾臺去後歌思必多于今日之攀鞍耳

石楚陽郡守

地方不幸使公臺有此意外詿誤今士民萬口如沸豈有盜金直不必辯但撫臺據迹生疑原無他憾今公臺既自服文移舛誤之過則兩賢心事便可片言披豁顧獨苦地方俎豆無緣恨恨之私奚啻赤子之離乳而已也昨甘按臺面問此事生應之曰李院眞君子必無成心石守眞良吏必難重處渠首肯而去適又以此語白陳撫臺勸其早決吾公但准備將來竹馬重迎而已謹以此復

陳光宇撫臺

別示鳳洲司寇請卻疏草此老蓋棺公論得吾臺表章一番九原爲不亡矣謹代爲謝外織造一節事在工部掌行者曾司空已有成議至于戶兵二部意見或未同容更祈之委曲善處必不盡虛德意也敝府前石守本良吏而前後申

報錢粮那借之數以舛誤致疑必須早勘早明庶撫院與本官彼此心事各洞然而生等地方之公論亦定已恃雅敢私及之

陳光宇巡撫

明主停刑一疏雅所樂聞但觀外廷之論以爲國無喜慶天無重災不當歲歲姑息是亦一道而不識

聖意謂何也臺下姑自盡其心可矣

蕭岳峯巡撫

捧教知兎剌無主虜王西搶之志其勢恐不可中遏矣要之西往東來無大關係惟使之一日早離甘州則該邊安枕一日耳著落兒哈能殺我酋恐不能遂爲兎哈之主虜王乘此收拾全功未必非計但恐得志後愈輕中國而散部紛紛以征調告勞亦恐其爲我累耳

崔振峯御史

捧教具悉憂邊苦心虜謀如此蓋駸駸叵測矣乃黃河不凍兎剌稱兵則類有鬼神陰騭其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人力也抑古志有之天不人不成幸申謝執事者毋忘戰毋啟戎如涼州之報聞之可喜執之可虞非不佞所敢遙度矣

崔振峯御史

甘州西寧事體原屬重大但求勘報得實小遲不妨至于西行虜衆倘必不可阻則望公臺嚴其五飭險其走集使將吏毋輕挑釁亦毋狎敵胡運方衰未必能爲我大害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翟時敏校梓

顧冲菴巡撫

此番自陳疏乃理之所宜有弟尚恐老兄露齦動氣轉生得失而詞氣和平如此乃知豪傑作用自別也十一年之事在老兄任前故閣中得據以爲詞無所絓礙此天也非人也危邊重任借一事解手誰不樂之況老兄壯烈丈夫豈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戀蝸角者哉顧弟思之國家千鑄萬鍊得一真才而決去就于罪人反噬之口是何朝綱塞上襍虜千窺萬覘以嘗我之喜怒動靜而中流易柁爲二奴子報讐是何廟筭所以苦勸老兄忍辱須臾真社稷大計非兒女私情也倘此後再有風波則索性發憤陳白一塲必不可汶汶遂去郝葉二公且毋庸議及爾餘誠懶惘不盡言

顧冲菴巡撫

承示王憲僉之賢而任事如此又以將母之情爲之請此忠不蔽賢孝能錫類當事者必能仰體也寧前改軍一節原係衝邊賴之爲用不可以王司馬初題例格謹領教矣適司農覆餉疏畢竟不可全准又累諸鎮費處爲之柰何

顧冲菴巡撫

節麾已得代手采薇之勞復陟岵之孝思可謂公私兩獲所安矣南倉粮易銀之說弟亦嘗偶及之然又不審彼中軍情若何恐歲儉急食之際不便領銀則事且不可遂度須老兄榮蒞後

再審計之耳外示各邊候缺之難誠亦當爲預處但恐關內西北附近等處又有俸深當遷者此銓才之所以難而諸君子若果能協心爲國正不必拘此眉睫下遲速耳李家乃有多許良將老兄能以意氣感之使効死爲用則官賞更屬第二義不知代者能如此鼓舞豪傑否又不知王維貞而下諸將孤危之跡亦曾爲代者言否且喜新都院能事事禀成畫而行其保留大帥尤力我輩公論亦藉以爲重耳

顧冲菴巡撫

節鉞去遼情如之何教中三感乃成三累如老兄才具磨稜過日亦自可以不出長安立取卿相今危邊累憂國遠宦累憂親大獄累憂身以天之道幸而見蠶絲成繭蒭境得耳此忠孝之報也碌碌如弟能尺寸與力哉

蹇理菴巡撫

兩兵營之冗官冗役士夫知其糜耗且久而不敢議汰者蓋二司馬先入之說錮在人心亦偶

會薊門無警得因俗爲安耳省教可謂一掃塵
翳令人不覺擊節　明主大釐軍政之初片紙
行下誰敢有異議者努力便宜慎無憂廟堂之
中掣也

蹇理巷巡撫

南兵食餉既多往往輒挾守臺之勞以激變邀
上漸豈可長尚祈吾臺三思抑驕制猛之術使
之不知不覺歸我籠中耳

張弘軒摠督

太平堡失事雖小而兩塞陣亡不得不題明若
無錄自有例優卹固所以勸生也

胡趨微御史

數日前亦已閱過塘報隨諭兵部加嚴觀
上之注意如此而吾臺豈得循例緩題也來教
甚當第虜入小有殺掠自來不免公將來報書
疏中更宜斟酌不然薄叅或得重處邊臣展布
愈難矣

張弘軒摠督

北得邊鎮續報爲之劇喜筆舌之士日夜注其耳目於此番之舉動而今督撫同心功罪核實則自可以伸眉上聞不當存一毫疑阻以嘹邊臣之氣念方今內外議論牢不可破者謂首功止爺論衝鋒不論追擊殊不知避其方銳擊其惰歸乃古人一大案而近來無人拈出何也候直指信至當稍與一言使知爲邊臣暴白耳

王鳳山巡撫

諸夷近耗知無大虞顧未審節年曾有此紛紛自不必一一奉聞至於將官失事罪輕隱匿罪重似宜加嚴督察一洗舊套耳外示演試烽堠既於邊防喫緊而期會約束使遠聽不驚尤見妙用并此附復不宣

王鳳山巡撫

掠否公臺便宜操縱

王夫崎公牘卷之二

詩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對衆言之蓋不佞願懲西邊之轍有激而言
初非爲遼左諸吏計也

胡邇徹御史

向所以惓惓私布腹欵者但祈於功罪之間核
實上聞不使流言昧於公道耳若巽懦將官豈
得不參參中卽如來教某某蒙霜露某某犯矢
石挑剔分明使廟堂無淫清渭濁之疑邊吏有
信賞必罰之驗乃誠詞中激勸也尚何所疑而
勤遠道哉

張弘軒摠督

少年言勝事則不喜言敗事則畢傳言賞功則
嘵嘵言罰罪則踴躍蓋邊臣之苦趣矣而口舌
不可爭惟有先自處於千牢百實之地而與紛
紛異同之論吐氣發揮一番方成局面此區區
私計爲安危不爲毀譽也教中云云謂孫吳在
事亦所不能弟方與言路諸公露衷談此且引
世廟舊事爲證中間老成相信者固有而輕薄
腹誹者尤多老丈身處事中苟灼見其必然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當與廟堂兩分擔子毋盡倚主持於弟輩逢
度之口爲幸耳

張弘軒摠督

啼烏夜月光景略同誰無父子而忍獨爲萬里
瓠瓜煩兄姑爲我謁吕公祠而問之異時臺覺
之趣是真是假可以發一慨耳

梅鶴洲摠督

今日之事上怒猶可解而人口最難防其所以
本自貴部說傳洮河之寇虜王實爲戎首於是
衆怒如火必欲爭食其肉而督撫閣部俱不免
矣教中既有本酋悔訟之因無不可招但罪逆
已暴於人人既不欲與戰而欲撫之郎宣大有
心誰敢於紛紛中擔此擔子此首寮爲兩全計
而以便宜付之經畧有以也人臣爲國家爲公
道雖萬被戮辱無辭門下請姑亦少忍共濟艱
難而至於量已量人量敵之間若能戰則必藉
手隣部若欲撫則亦須少假題目不然彼已兩
困終足爲道聽資口說耳適蕭督臺書至其言

又云云虜非神鬼其縱跡之順逆情罪之輕重至今尚爾茫茫可嘆也今各邊喫緊在血脉貫通陳奏明白使朝聽先定而後外侮可禦耳萬里之外疾痛相關聊此附復不盡

崔振峯御史

失事一疏詞嚴義正讀之欽服初廟堂久持臨敵易將之說今則似必當大處一番梅督府難再留矣而或謂趙撫臺處餉甚有功劉帥能對邊列陣雖敗不可以不戰坐之或又謂虜雖暫退恐將吏盡易又生其心其果然否每見公贍勇激烈竊以自中數萬一款萬全之計乃不出此甲兵爲許乃大疏至末後行責諭而群情洶洶必欲宣大先搗扯酋之巢自古豈有此廟筭也僕病且死決不敢隨俗附和受百世誤國名幸足下更有以教之

崔振峯御史

來教二札皆注的之矢望影之鞭不佞因此識禁中之頗牧矣可憐李帥膽勇爲故胡司徒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稱絕塞長城第一而容易摧折至此令邊臣在京者但能矢口論該邊之失計而不復反孥帥之寃死我輩有口有心豈可冥冥中負此赤心丈夫也今得來勘增氣至其他小小勿論之矣火茵無賴該邊馭之術似當以持重輔兵力而行此非局外敢遙度也顛此復不脩

崔振峯御史

大抵方今將官之罪欺隱爲上敗衂次之若勾引乃是最上一等公其謂何外論允爲經畧大計容趣所司議行不脩

崔振峯御史

今日之事在貴臺不妨儘意振飭而廟堂以包荒佐之僕前啟所以云云者恐復如蘇道長故事本參罷斥而得逮斬難聲旋耳茲幸已兩全代者皆一時之望庶不遺公後憂也外安邊八議凜凜如大將指麾就中破格之語正以濟非常之事生等所欲急聞耳容即與本兵議行之

蕭岳峯摠督

比來邊事未見頭緒而朝堂已先爲戰場首寮坐之待罪矣範老之行欲多帶兵將不惟先聲可以攝胡亦足破少年洶洶謂此行專事講和者據來教中台吉之報則順義原未失臣節而西邊乃謂有人親見其行事至相反之極必有一誤幸深察而明報之若貴部恐西邊之累及專事容隱西部恐東邊之坐視務爲聲張將來不特經畧掣肘而閣部諸臣亦俱墮鬼陣中矣事彼黨獪黠萬端恐亦不可以虛聲嚇也顧此復不備

崔振峯御史

西事已棘公之壯論廟堂必當出此然愚猶意順義火酋未必敢露形自絕況我既不假以事端而及其有急而遽欲薄彼崇火酋之頭此題目甚大收拾甚難壯酋度必不可受約宣大度必不敢共擔則諸邊羌解大事去矣不如且陰陽其間在貴部則儘力御禦寇不必問何部人馬而在宣大則使之明詔切責壯酋覩其支吾應

計之詞何如別圖操縱可也譬之同舟而濟或
篙或楫各有所宜若束手無伏而望他人并力
乃功迄無後濟其失均耳惟足下裁擇

梅鶴洲總督

承札所諭邊事不壞於虜而壞於文法議論此
着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胷中即抵牾一時久當
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
望押闔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嫺虜
功以幸無罪翁所謂重戰罪開懦門古與今
成不欺之套矣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嘗不明
若必欲遂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
非不省所敢言也

趙寧宇巡撫

生之愚論蓋陰爲邊臣解紛而不意流言洶洶
已先入

上心吉由禁中驟方驟而踶足鳳欲翔而鑠羽

門下經營功緒竟挨烏有可歎哉事雖至此幸而公論甚明有識者斷以爲保釐第一人才安知非門下屈中之伸也舛示洮河二川圖覽之若再見伏波聚米狀據此誠得兵強食足二川巢穴可圖奚但守洮而已目前計無便鼓番生所憂者鼓番得力之後恐番人又不徒爲我用耳新中丞以名用之以氣用之料其沉思妙筭未必不仰門下異時子文傳政幸無惜盡言耳

趙寧宇巡撫

今元乃腹心隱憂去年小奴自五臺山歸亦以聖母於此飯僧廣脩福事而無文牒的據吏不敢詰以愚言之此等事縱有影響然聖母盛德必不禁外人之查詰今當審與該科言之亥可因事就題以防詐冒生患也門下鴻猷鞏攝惜時時邊便爲生等言之古人身江湖而心魏闕請以爲別後之贈

梅鶴洲撫督

近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境失事正合論

罪不合論功僕即與力辨之夫罪自當論若俘
斬實級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槩沒而
不論也翁行矣此事亦當囑經畧公從重發揮
以折曉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譁
將來必令戰士投刃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
蕅蕃悔罪求還但自審不辱體面不損威嚴便
可從容受而縻之亦因可以孤火酋而堅諸夷
必然之計也僕又料事成之後少年必又有一
番疑議然人臣謀國事豈有顧毀譽不顧是非
者翁且莫飽于一歸遂忘九鼎矣定府報來則已
聞該邉諸酋傳呼郭令公來皆磕頭而去矣發
軔如此則結局後事可知而寧久年猥以筆端
爭勝或謂當疾走西鎮或謂當先搗扯酋至於
本兵閣議盡欲動搖曾未見膚而朝堂先爲戰
場矣若門下則業已矢一腔血報上更不必局
趣爲內顧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範溪經畧

得書知台駕已臨左衛暴露良苦所請預發馬價及便宜隨帶將官無所不奉命也獨苦朝堂議論如亂麻而東西邊傳報虜情一一相左如岳峯丈則力稱順義原無與火酋作反而西邊督府乃節節歸罪及其計窮則又挽而就招撫之策此少年之所以日洶洶而蕭君已坐其累矣翁一到且先審定夷情順義是否倡亂諸邊之報孰是孰非明白奏聞無一毫回互使近臣得以從容而後可及遠畧耳翁有心爲國家荷擔當務力放膽而行邸報付之不觀人言付之不懼可也

鄭範溪經畧

得報知使鉞已臨計此時業與督撫諸公相見戰守之策定矣彼悠悠說者儻他千訛萬變終有醒時以

聖主之神明閣長及本兵俱已蒙勉留任事此亦翁扛鼎一臂也榆林選軍事宜敢不如教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酉情形畢竟何如來教謂事定之後尚有一番
議論雅幸同心天子置公卿之臣豈專令模稜
首鼠湯無主裁而已也幸勿爲慮

鄭範溪經畧

頃之鎮巡諸公紛紛譴去生固知翁獨力扛鼎
勞神且十倍也棒教則已聞鼓鼙判虜漸有次
第惟兩川逋寇復集不知更作何料理耳西寧
要害本道雖授節方新亦恐遠水無及近火翁
不得不置身思慮是非之外儘力任怨一番其
甘鎮玩惕情獘亦當明白改張廟堂固不惜小
費也虜王雖未東度其事形必不出翁覊紲但
祈萬全毋論一時潰速可矣梅督公辛苦得罪
可憐部議之所以遇缺不補者蓋懲羨吹蘆使
翁便於展布翁但任其外而使不肖等任其內
其餘夔中醉中話置之不足道也語云堅心可
以穿石至信可以格魚翁准備赤忠請事武庑
餘論則鬼神不能違而況人乎聊復附此以廣
翁意

葉龍潭撫督

方感西事捧教具悉馭苗便宜然僕以爲苗易與耳如門下千里絶足豈弟效之過都歷塊間者僕病且死一腔憂國苦心願與門下共之楊應龍者聞其大膽敢通書大老則他事可知重叅夫豈得已也

葉龍潭撫督

承示楊酋之無狀卽如所報自難姑息但查此酋前曾投見面談縱之則聚兵或遂欲内叛或止自相攻其情尚有辨處處之當服其心耳生竊觀前輩南方用兵往往出以夷攻夷之計料此酋結怨已多五司既不爲之黨則檻猿穽虎不在多兵惟門下便宜爲計幸甚

李霖寰巡撫

承示乃知有叛酋之變幸續教中報普安苧堡危而僅安足徵公臺俄頃方略弟奸謀不逞恐非鞭策之所能定楊酋新貢豐於貴州可乘之使過自效否撫兵移鎮望而知其爲便計然九

思新革且令摠兵隨警往來而不必拘以建牙定所何如失事之罰一面行勘一面且責其後功以贖何如此揣摩局外之見知無足以備採擇者有便更希教之

林錦峯布政

適川省上擒勦楊酋議弟即趣所司覆行此雖獨夫儻俛首伏勘法無必誅今處之有名矣但安酋亦非良善倘用安擒楊如狼飼虎希慎之不宣

陳岷麓御史

貴陽建縣一事生觀安會會有私揭阻撓今遽爾輸誠具見公威德招徠之効廟堂何難奉行矣弟本酋方其心於楊應龍今楊既緩誅恐此酋失望將兩持耳盍姑覊縻使之若地方無事則此輩不宜使有功自拔矣

李霖寰巡撫

僕頃因川貴爭事爲之浩歎彌日彼當局者欲以闢勝立奇是其習性而中朝恰更有一番議

論以爲主勦卽不當怒駐之勇當得憑軾歛容而徹之嗟乎此世道之憂非公一人之辱也大疏理直氣壯足愧嘵嘵此公方置之西邊以洩其銳氣而調其忿心公姑爲國家強忍可矣外摠兵移鎮原議生等百聞不如一見公弟從衆行之毋再煩於下問也

李霖寰巡撫

楊酋之事此中業已左袒川撫其急調葉院而代之以川左使者意固有所在也葉院比有書甚悻悻特今西事方棘料此公無久戀舊鎮之理顧虜情關係十倍士酋萬一再以鹵莽施之則天下事去矣如何如何貴省直指僕陰察其老成諳練公與之同臺同志可從容以理曉之若廟堂主張則不足爲左右慮也

葉龍潭撫督

來諭未奉之先已嘵兩境異同狀此酋兇悍西事緊關且十倍於此而廟堂業先主公移鎮之議恐倉卒受代勢難兩顧因暫假便宜於川省

以綏此酋之心而後從容計處非謂川省一說遂謂定論也別諭使其果然則誤國殃民甚矣三尺法具在誰能庇之西邊相望如渴幸高明先大計而後小爭異時川中諸公必有歉衽相報時不佞請爲公掊左券待之耳

李晉峯巡撫

黔蜀爭議不佞已望而知是非利害之所在矣會此公方爲新進所宗當事者姑使換節以解之然門下自當侃侃一言使廟堂易爲剸決不然彼既在鳴鏑抵掌之秋此又屬拄拳解鬬之會

明主意向未可知也不勝欽服輒此附報不宣

李霖寰巡撫

不後頃之有啟與李中丞以多發爲戒此婆子心腸未必有當於事理否捧教爲之矙然蓋不獨見識畧超達號令明信而好生一念亦可以動天地格豚魚矣不勝欽服

葉龍潭撫督

捧教尚以黔蜀之事爲言不知此等爭議古人
時有且正未知爾我是非何如惟是國家大計
在北不在南門下袖有青蛇喫緊操縱正在今
日毋以此遂沮獨往之氣亦毋以此傾同事之
心則武侯公而後可再睹也前啟蒭蕘之論
頗係安危幸存而商之

葉龍潭摠督

承示苦心壯氣可動鬼神火酋嫚書無狀如此
此兵法所謂聲強者恐未足爲犬羊辱怒但當
厲兵備之昨姚中丞書來具言本州虛貧不可
遽徃之故今聞已至彼中而此公且有新命代
之者爲剿寇使又不知其人果堪爲門下分憂
否也番虜爲一真將來大憂門下試飛一籌別
有奇巢折虜之術則節鉞在遠與在近何異有
如事勢剥床星言夙駕亦足以愧他人之觀望
者而非不佞所當主張矣

葉龍潭摠督

承示虜書殊不可曉然要挾之意已真撫公自

國立國會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宜移鉞料理生昨見李中丞書揣料夷情甚當而目前似當且分順逆以孤火酋高明謂何塩課不能滿額大司農方議之所獲賊徒自應伏辜度餘黨亡匿民間者不少自非送狀灼灼如天爵輩者且勿問恐反側不自安亦地方一憂端也翁謂何如

蹇理菴摠督

各邊界上小訌在往年則爲常事在今日則邊務一新有不得盡爲諸將官諱者今據實聞奏而稍從寬處諭令立功自贖乃折衷情法之間謹聞教矣見擒二夷倘彼酋遂棄之于我則更用何法處之此似不可不早計也

蹇理菴摠督

承示石門路聲息未及奉答而按臺失事之報已至今日文書官傳問賊衆不多而殺傷許多官軍何也閣中已調停答之恐督撫疏亦宜早上不然好事者又生心矣

張撿戎

承示該路虜情雖諸將敲勇足嘉而損軍數多頗動

上聽生已寓書閱臺令其權衡功罪毋一槩議罰以沮後來之敢戰者專此附復不備

穆啟吾通政

承示諸路夷情本係零竊而官軍傷敗至此殊為可恨然諸邊怯戰久矣此舉當先議預備不嚴之罰而諸將出邊輕敵次之蓋追敵而敗猶愈於避敵而全者敢以此報命之辱

憲理菴摠督

承示教橋墻失事疏草中間裁量情法至公至明已造船費省此治標精箅但不審猝遇大虜大潦能支持否適會石司馬云臺下以遵化一缺坐名李生但寒生初領事須先咬得菜根方堪致遠臺下業為此生造命主人愛而勞之乃始終大惠也

憲理菴摠督

疏到甚慰諸邊事情不過如此恐

上意既動承望者又至此不俟所以汲汲也適
閱臺書至弟頗以徼言規之內云輕敵而敗猶
愈于避敵而全宜從寬處以勸後來之敢戰者
顧不知于事理何如然其慮蓋違矣

薊鎮切近輦轂每一中虜則聲先上聞此不才
將領所以專事媚結苟支目前而不知其流禍
之至此也大疏八條真該邊照魔鏡會當擬嚴
旨法在必行耳罷將敢爾橫行棍徒敢爾虛捏
虜之甚快但此輩恐必有依憑城社交關引薦
之人拔本塞源更祈高明留意

武泰川副使

承示貴部夷情西河彷徨中卧始帖席已留虜
縣突雖所在當防然遠地生地料其未敢長驅
而陝中近方畫妝番之策番妝則虜益孤公臺
自儿茅以嚴靜鎮之可耳頃新橋堡妝番據其
情形殊類狗鼠而該道報揚張皇以攻撼城堡
為各省中亦遂望塵而駭有番虜交通之疑殊

不知此等小豎在公臺指麾傳檄間耳貴州至
今尚苦爭楊應龍之事教中經畧及兩巡撫之
異同未判其孰是後便幸終教之

周二魯尚寶

覩公舉動毘竟老成有閱酌即如墾田一事向
來人抵掌以爲極敝壞又極可爲其始終言無
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
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
斷自詭爲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
間耳決歸則縻之決不歸則絕之口禰歸而未
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邊外多講一日
則邊內可以多脩備一日不知經畧公何忙於
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
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
不記臨別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甘言厚幣

以求之今言不耳幣不厚羈縻恐喝只在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中令之握手呼同紀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也富弼苦爭献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膽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韶賈似道之覆轍可鑒也新帥實不佞所薦故太宰以爲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畧者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爲鄭下不如待鄭功有緒而後用之今魏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描模之外且使其疏果保得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以萬舉萬中則僕當望下風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

一空而前代征商榷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
生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摠臺相過
勘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畧事定而公顧欲
處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乎危乎開市運
運一說僕已先爲首公言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且喜　冊立分數已有七八使其必變我復何
留適兵道有承差來
傳老母近有微疾小兒
文書
母之人耶從此答書後
重千萬爲國家邊計重
房倫吾兵道
外示虜情邊儉鑿破的向畧陳小疏中意正
在此大抵節年豢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
道而其他受挾弛備次之今陸膴既不可復追
詰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下着漸次修補以期
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
臣勢不能徒手搏戰其計必出於欺欺者之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
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紛紛一
至可笑也僕正在閣中言及兩川建堡議成一
節而閣之崔御史則以爲難入衛兵議撤僕大
以爲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
種掣肘如此高明既實見得是不妨力請該臺
奏行在廷議論雖多然善均必當從衆也

鄭範溪經略

教至了！了！舊罹之耗蓋白堵截借路大
議行後不佞猶拊心扈扈恐言之甚易行之甚
難今一舉得筭自葉掖拔校想撫戰機宜在目中
矣閣長初意本欲待翁再巡別推摠督第以愚
意言之若爲事體請則可許爲人言而請則不
可許況盤錯入手游刃有緒而中道委之他人
爲國謀爲翁謀俱有所不安也擔酋外懲內奠
辰下必去無疑但不識可乘此將火酋大作用
一番成其陳千載之功否重賄之下謀勇必出
不佞庶在宇下不勝得隴望蜀之想輒以此復

鄭範溪經略

水泉大捷部中已據塘報畧節上聞奉有溫旨不勝感激厲士氣亦使翁神意舒展游刃愈利耳奎虜既大創度其意不出兩端或以扯火二酋是其唇齒相累之人索性要之併力拒命以圖報復或未捐市賞之利落得歸罪火酋自解此尚可震動大黨將合未合之交驟馬驅而緩轡不也適少年諸公又倡言虜王必不[illegible]但要得彼中悔罪畏威[illegible]宜急爲前遣[illegible]實情實語則當事者便可毋惜小費以防狐疑旁落之變敘功既已令該部早覆早行外示諭夷帖此乃回風一筒極得力若卜酋來輸款且能爲此復

張摠戎

頃經畧信至已畧陳麾下捍邊斬獲之功虜輕中國久矣此一番譬之賭勝局爭先着數將來擒縱次第便不礙手然公之智勇乃自廉仁得士

心而偏裨未必一一同趣如教中所謂沿襲故套當遂指其人早更易之若在在而爲之姑息又落套矣外示乃必然之計而七邊齊舉似未易言此練兵選將之所以急也僕正慮首級論功必悞事臨陣之際能保無爭功奪功否耶此事更難處後便幸裁教之

鄭範溪經畧

套虜從中挑擾似未可以故習玩之大疏責成一說確是先機其火酋雖非入犯之時然因緣生事掩襲報讐不可知翁既得要領生擒叛酋便可乘熱布局收絕漠之功咋少年之舌在此一舉也不勝喜躍欽遲之切

萬震澤僉事

方今制虜第一着決在收酋而我亦可露檄爲之今虜烽既熄則番氣益壯而操筆而前使王庭空主盟壯哉功也三賢相得揚慕太白懸首而不佞東山一枕安矣

梁霖宇贊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捧教具悉兩公籌邊策虜事事破的蓋不佞向來陰主分別順逆之說以爲川海即未必蕩平自遠交近攻尚可次第措手乃茲卜酋敗服火酋逃遁而順義又可保其必歸諸酋又可保其必爲我用頭頭勝着顧反出始望之外不佞誠不知古人當此何如若就今日見之亦可謂陸剸水斷兩驟風驅赫然旅常之伐已乃來教示以勿虞道路流言夫使廟堂而果虞流言也則悠悠畢竟以說夢爲真境如近之望公者尚欲追虜以爲戰無不勝不必藉保酋之力嗟乎士大夫識見如此不肖不憂虜也憂邊疆劫數湊合而諸公顧畏首尾未得盡行其志耳來教剖析利害使人滌耳洞心何不遂以斯言徧曉朝士懸萬無一失之券以奉就萬世一時之功哉謹此附復不備

鄭範溪經畧

承示處分卜虜罰服狀恩威兩全從此着着按局而行持之堅定應之從容則夷情邊計奚啻

十全而已收番一說其爲便計何疑但不肖前
啟不憂番之懼虜而憂虜之嚙番今既欄柄在
我兩無後憂古人謂蔡功惟斷乃成尚何疑哉
昨又有揣摩意見謂虜王必當誅而降番未可
信不識門下聞之以爲何如大槩朝堂汹汹衆
醒不能當一醉翁既實見得是功決可期月而
待則索性與之明白可否婁敬趙充國獨何人
也外費出瑣瑣該曹豈靳此以誤大計如一時
未應手但可隨便借支無煩于枉訊矣

鄭範溪經畧

虜王雖不可輕招亦不得放緩帳下智謀吾彀
之士不妨物色鼓舞之有一聽勘舉人李鼎獻
策一道火箭書一册頗籍籍有時譽此等人不
識可招之到彼盡其材用否

梁霖宇贊畫

來教未辱之前則經畧公已具傳英猷石畫矣
凡邊事所以紛紛其失豈在今日然就使今人
處昔日之地令言事者處當事之時亦未必不

斂手相服也敎中謂有智有膽方能實心任事愚則謂實心任事乃膽智從生足下試觀前後諸公豈盡無膽無智哉智施于文巧自營膽施于躁競勇進耳禁遏假道眞當今第一義然喫緊在水泉一捷而後首尾成章公所謂兩策者其實虜入我彀則成兩公虜不入我彀則成兩公且措足實地先思其次而後及其上耳假道既絕則請慢及西海糾番既效則又當謀及保番至于東方十萬兵之聲勢莽揑兩川之版曷必當使聲中有形寻中藏取而可保萬全不然虜中未必無耳目也經畧公作用定何如與兩賢肝膽意氣定何如紛紛之論向惟恐其不徒手專與今十酋一創則又幸兵連禍結可釀以爲當自罪矣方事之初僕嘗一口言憂不在外而在內不在議論而在人心公籌邊之暇盍姑回首爲洛陽銅駝計耶萬會憲爲我道向徃意餘不一一

余曉山巡撫

邊事至此恐全顧不得前人體面及下吏口吻
尚望屬耳私教得密爲同志一言不敢忽亦不
敢露也十酋一創誠快或又恐其牽制扯會使
經畧頭緒未能歸一高明何以教之

鄭範溪經畧

凱聲又至歡動舉朝即古所稱一月三捷何以
加焉不佞向耳剽紂番初計尚以爲落落難合
今立竿遂見影操券輒取償而悠悠之徒更安
所措空喙已適葉中丞頗懷事後之憂固是一
說然與其使虜懼而思報之不如憂文武之
要挾之可憂也惟順義王延展至十日之後恐此
早驅爲妥而兩川効力諸番充當貢爲將來犄
角之計萬一虜未能報我而先使番則血脉遂
支離已不肖拳拳萬里之憂特在于此惟留意
幸甚

鄭範溪經畧

翁今暴露何所擔當何事而秩滿例內之恩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言謝郎祖酋既成行門下又多設方畧扼其吭
背遲中豈有失哉而少年且憾僕陰揣其意大似淮南王聞人言漢治則
怒言漢亂則喜而適者南曹郎又以翁之報捷
爲閣長賀儀睦乎若矣適葉中丞言欲洩怒祖
酋章封絕市而以翁之平處爲失策然翁已是
九分功緒當橫槊萬衆中必無所撓不佞且藉
乙吐氣耳

勘功疏到令人又添意氣如此光景不枉翁暴
露一番人情雖姻功亦豈能盡昧本心以成爲
敗也昨李憩臺又憂彼酋徘徊肅境以俟水草
便利別爲娶脅之圖大抵羣少撼摧非此即彼
門下只顧自己把得太阿柄牢耳卜酋震懼之
際受罰久而不決未必有他顧不肖陰恐東西
二部未必盡受節制東虜性而太張皇西虜橫
而太鹵莽門下提衡其間使呼吸如一身乃保
萬全也眼前勘功故事且尚墮夢寐恍惚中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他何足與較惟閫部敘功則我輩儘不藉此
爲榮門下落得省事省文耳適見梁贊畫書乃
大有識見翁門下得此公亦洙泗門中子路也
便便偶及之不備

葉龍潭摠督

報功之際門下獨自屏樹下不及一言惟拳拳
以練士招番爲務所謂小勝益急知其必辦破
虜矣生最見沈泰將茂言虜騎而戰決當以步
勝之今泰教旨與之合右苗兵直可用境外之
事不妨專行適李舉人招番一說生新與經男
公言此時戰既利番之我之能保番但恐茶馬
尋常之恩未可恃也高明裁之

鄭範溪經畧

得教更爲之輾然曩時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
而虜無大釁則勢自不得助番今我乘虜逆番
來我怒爲合從損秦之舉最是勝籌弟此後則
當步步喫緊保得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

必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常山勢耳梁主政適有揭見教頗歸誠委計于翁乃知奏李成踈非虛言也

魏確菴摠督

仰惟門下雲臥方酣驟聞嚴召固知萬金軀重不輕許人也弟今

天子西顧旰食以負擔相累非以爲榮門下辭榮可矣辭負可乎每見摠臺公問門下起居狀且喜其尚能秉燭對客借箸談邊此何心哉去

乃爲方今世道安危關係不數人而未暇爲門下出處謀耳巢由同志許歸或曰兩川之虜且爲其黨報復萬萬不出不佞因戲謂之不識諸公向所謂戰者以口啐之乎以指捏之乎此博得齒牙間微利而其中未嘗不怔怔懼也有如萬里呼吸一不效指而梟鳴鬼嘯皆操左券以嘗

主心則天下事去矣棒教乃爲之安枕竟夕但
得東虜成行則兩川去來雖未定已具有九分
功緒摠兵本曾摧虜翁索性委任責其後功以
國家大事爲重昔武侯用兵斬馬謖用魏延疑
人莫用用人莫疑固英雄所以屈群力也竊疑
燒寺一着眞華陀割癰神手而虜本以奉佛爲
名聞其先唵酋歸款原藉佛家權教攝持今亦
似宜毋絕其望許以建寺于巢牧本境則無詞
矣宣喻使臣至稱諸番絡繹內嚮

胡越一家翁此段方畧次不出班定遠之下
而或又以爲收番難矣保番尤難昔齊桓遠續
江黃後二國被兵而不能救霸業遂衰翁亦宜
鑒此等徵首徵尾使諸番必能爲我援我亦必
能爲諸番主方可暫長久安靜耳大抵今日多
生議論以阻壞成功皆游士不得用者所爲即
令諸說已破則又有言火酋終歸于罰服草草
而止又有言虜王陽以辭款我而陰召諸酋以
八月大舉此等皆齊東誕謊而老成亦或信之

可歎也

邢崑田巡撫

與公橫經之契淺而推轂之情深丈夫意氣社稷是念乃諄諄致知已之許何也扯首雖停市賞經畧在撫剿之間昨已見其悔罪書信歸巢之後未必改弦正在公臺處置得宜耳其文法所宜慮也

邢崑田巡撫

近奉示各夷悔罪諸書不勝欽慰生原謂虜情在逆順之間定當如此操縱萬一牽制人言先聲不張信使不往而虜酋將謂王恢伏山之說則天下事去矣盧某等宜應得罪盡前破格優之矣尚已廣落誠募得行間敢死之士大作用一舉亦千載一時也

鄒龍泉經畧

承示禿酋卜酉固無終絕之理但前既勦殺一番今復敘三疏罰服了事委果太輕門下遲回未許是也然恐將來此酋必當收之以全力專

事火戰所報斬首雖少然使彼知我有備頭頭
觸網亦足爲後來大舉張威耳

鄭範溪經畧

頃報一疏讀之有虜在目中之狀此安上定下
九門擔子我氣既壯虜知其無能爲也堵邊借
路之
言雖下而該遣兵力恐倉卒不能趣手流虜如
麻關門一線當更頻神用提撕以保萬全耳招
降納叛乃詔書要領就中審察情僞料理安
[illegible]亦不等聞其目前操縱虜王認罪之使尤要
緊文告之外亦須稍示以武備不然狡夷有耳
未必可以虛聲喝也擒斬功級既真似不妨隨
事報聞外諭并領附復不倫

那崑田巡撫

承賜答戰撫審畫云云如此即常山陣法已具
在指揮謦欬間何不遂謀之經畧公使急操先
着以徃百舉百中也弟不佞竊覩順義悔服雖
誠而其氣已衰其權亦已旁落恐不得遂倚之

爲從約之主此又在諸公相機設變于甘苦疾徐之間使之樂從而無後患耳外所啟二李火器似奇巧又出所論之外李舉人門下收之爲用未必無益僕亦未便輒語之以增薦門下可否自在公耳

王懷棘巡撫

捧教該邊積弊至此罪不獨在將領然與其人人提耳而問之不若事事徹底而查之明旨雖嚴三年內事然追查已往正欲明白見前何疑之有哉卜酋新敗乃倉卒調兵聲言欲搶尾剌此其意必主窺邊門下策之是也先有該鎮傳言此酋已服果爾恩竊眞長寨言虜創之後怒乃常情服者不可測也今弩機發矣尚豈不防之則必當如郭中令趙營平遺策有後敗者耳委計經畧以虛聲款語激之使塞外多講一日則落得塞內多備一日耳

鄭範溪經畧

敎至決筭精彩若神扯首卽未東還度其情形已在目中

温旨既下翁可從容展布而生等亦自能儘力主持矣蓋曉曉之口其在非者已似覺索然而南中方人人自以爲顧牧正可發一大笑耳小疏苦詞不達意至于事理乃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而不識果能爲邊臣助臂否觀扯首與火首二書則扯首便可離之于火首而火首又可離之于扯首諸酋天下之事會行容則機括愈生翁其專意外事以趙營平汾陽自待而其他摠付之不聞不見可也

李臨江巡撫

李亦得諭虜王往返輸服之狀具見樽俎先聲陽嗤妙用一帋書賢于十部從事達矣適聞虜王見有差人到經畧公處想東邊決有定約更望門下審諦恩威之間勿棘勿縱則邊方萬枕可立而須也

魏確菴摠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事孔棘而門下旣抱有越俗之見笑前人之不工此復可遂巡小據讓爲哉大疏侃侃然非愚誣所及然不知廷議所謂分別順逆者何曾謂某酋必順其酋必逆但就一部一人而言今日順則今日縻之明日絕之又如陽順而陰逆則我且落得懈備積弛不得不然也卽如家威信當然亦以邊備不得不然也卽如教卜謂經畧日夜求虜夫使其求虜而必如宋[illegible]大舉[illegible]之勢不可一日忍今虛聲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何名爲求而塞外多講一日乃正足以資窒內多備一日有如涉夏虜馬不歸或再有釁犯及分外要索方設言經畧之則門下定謀固在也何遽言出無所爲乎今區區數月之事幾不能待而待數年之後則恐門下能必之已不能必之人且不能必之國家財力曾未及期而七塞已騷然矣書生之慮倘未必無一得惟高明稍留意聽之

鄭範溪經畧

連日新摠督飛章請戰而人情愈岌岌矣然鄙見則謂必得彼處事機凑手其氣始壯而扯酋遷延乃爾萬一彼中有人覘我謀議異同愈生猜阻則柰何川底之約更成鬧動要之保得扯酋後帳秋高必不復舉則讐番請路摠係枝葉忠者終不能搆我大罪而督公新被煩言譙訶恐亦無遽出梗撓之理但安心定氣期于必成可也

蕭岳峯摠督

迂得經畧公報尚未有虜王撤帳確期乃教至始了了已經畧公頃雖伸威于西然照顧東邊諸虜不及門下一面撫諭先使虜巢勿動以待扯酋之歸此救闔不控拳其勞効豈在經畧之下也京師少年至今尚苦爭扯酋必不歸兩川必不能驅虜今定何如但扯酋歸後更望深思所以待之莫沾沾見喜莫棘棘生疑則又在指麾妙用耳

李桂亭給事

外示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不必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歸何以保安疆土又云姑羈縻以緩他變爲久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爲防禦之策此聖人復起不易矣愚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旨揆前既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再合而後誅之欲離火眞于扯酋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畧既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嚴尤之策匈奴郭令公之制固紘以及趙營平班定遠西畧斷案在

班可攻也敎中一則曰遁辭一則曰悔罪夫狼子野心直患其悍然不遁且悔耳苟遁且悔則彼以詐來我亦以詐歷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謀漢漢不能誅季龍等日夜詭形遁我而我反欲誅之愚以爲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勢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算後而後可圖前僕觀比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遠見與尋常不同聊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葉龍潭撫督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所聲罪首惡即所以堅和好是已乃首惡之罪無所歸逵遺之火真而偏追論消沮悔禍之捨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好之能堅革王號斷撫賞在捨酋未東之前猶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真而彼業亦稱徙牧内鄉矣譬之市中群鬬但患其搆而不離若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鞠其心曲要遮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莫

如我虜然空言之易行之邊任責難即如大議革封則宣大又爲戰場何不遂爲東邊守臣横行之難以西邊責東易以東共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與所邊河之蟻使誰人任之夫捨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容言叛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酹地稱大唐同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代班定遠扼奇立功而及夫寃竟持遠之畫
固不過目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
魚固已先是經畧之西也周尚寶聞其欲以空
言歸擔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
得者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緩此一步可以專
意火眞今擔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
門下又以求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
賢之所難而責經畧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必又
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
之二捷耶擔酋之肯葦而受約束耶若此者果
誰爲之夫援人之功以
敗之古人云君以爲易
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
反爲中國之笑即背後有他如公所聞然堂堂
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
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
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
未必不以貽笑爲恥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

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炯戒美成在久莊子格言不肖匆匆雖狂儻亦可採千萬之一否即今火眞雖逸而西邊信地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保川二着已足令門下饜事至于局外規恢請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爲未晚也外諭火器眞禦虜長技李生明尺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即如議起用之亦曾閱貴鄉梁副憲緒言否此公在京之論頗不許經畧既與之同事乃嘆服不容口來教謂慎勿聽邊臣則公亦邊臣也可盡疑乎臨書不勝肺腑相成之切惟鑒之

梁霖宇贊畫

來示以策虜便宜盡歸之經畧乃經畧又以幕中之畫盡歸之足下兩賢相得如此天子豈憂邊哉顧今之倡異議者非他人即同事而其說自華封絕貢之外別無奇畧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敗不佞斷不以垂成垂去之身

强雷同附和也經畧公主斷顧不當嘵嘵足下主謀故不容嘿嘿乃來教專責生等以主持而憤在京之疑議殊不知弩機不在京亦不在生等亦不在經畧足下既保萬全請即以告生等告貴鄉與閱視諸君而天下事定矣顧虜中萬一有細探知我疑而欲絕之好人怒獸驚判在俄頃呼吸間此誰人任之今後生抵死執獻納自思之說不知今日之事乃唐事非宋事足下試觀郭令公之禦突厥操縱何如也千古斷案聖人復起不能易足下第勿自疑且無疑下僕則幸矣暑中暴露珍重珍重

鄭範溪經畧

方咨教顧悉時情一二而績札所謂創虜王戮火萬者固其說之所自似亦已了了恨廟堂無人夙謂漢武帝難狄山之法徒令英雄短氣而已雖然事至于此已一着穩一着翁既保得虜王必歸無過望于我則冷眼可以看世人之熱鬧而又何以匆匆置辯爲哉我只操其環中以

內保塞外保番則其餘皆枝葉已魏確老又上第二疏聞已准備發行此老之性要在喜人宗已而識見氣魄固非若新進之孟浪也幸少加折節和調以濟國事此又根本第一義高明裁之

鄭範溪經畧

連得兩教譬之啖蔗者漸入佳境不佞臥滋帖席矣虜王之言既爾爾就使河州果在行可逆其詐追其往乎今籠駕招揀業已步步喫緊第不知所謂水凍草枯者眞情乎托辭乎有如眼前且欲支吾卜酋熟商則我計不如連卜酋收之使之得小市以爲功無詞再留中國之重未失也火酋暫離據土恐亦有二說或逵塞避我或糾衆謀我若虜王雖未行而挾得其悔賴口詞以折彼恐亦不煩用兵也帳下有吳梁二人翁又能傾心委之此一身肝膽手足既得力則其外即有些小異同固無足慮然群輕折軸理亦宜防宜示生等遇便得轉移其間也收番一

着既資其用則恐亦不可空言慰藉即有小費亦所不惜但保得將來不復苦番而我能爲番主否境外之事法得專行況莊浪萬里而可須奏報耶此復

郭中宇巡撫

捧教亶亶安邊大計據川之說生去年聞之榆林房道雅相印可曾以訊之當事者今來教及之此即裴中令之蔡功可斷其必成者也但不知財力果堪辦此而道傍築舍之見又不知何如耳順義決歸然以其遷延邊外日久群疑又生甚而謂欵番皆可虞套虜必大舉如此紛紛使人從容下着不得兄但知經畧功成當召還不知召還之後人出意見以賊之邊事方可憂耳勉之自重古來豪傑舍沉審擔當四字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

鄭範溪經畧

不肖一日未行猶未忘邊事一日之慮茲得大教爲之快然茅彼狡虜愚意必當別處之無所

關係之地任其瞋目撫劒獨霸一方柰事機不
偶生兩人正在告恐他公竟被鬼迷耳然虜既
決歸彼與已阻八分翁但信心信理不沮不怍
可耳此後恐聞教無期千萬自重

蕭岳峯摠督

經畧信到已傳虜王必歸之意顧貴部約束之
所在不審執事者操縱何如茲捧教示彼既掌
天立信迂路趨行則廟堂西顧可無憂已仰惟
苦心經歲游刃目前將來論功未必在趙營平
斑定遠下但火酋根株未拔悉西部諸公尚在
旁午而將來此酋寃竟恐又非可罰服了事者
來教云蕩然廓清但未可易得耳

鄭範溪經畧

自兩川戰勝後則舉朝動色生氣而所憂在歸
酋之愆期或恐更生得失耳乃茲聞一得二既
喜途中無失又知望外得其迂路川底不敢近
邊此翁之神威妙畧勝十萬兵遠矣賀賀

邢崑田巡撫

萬里夷情公遥授計于使者如持券而取無不如意廟堂顧復何憂哉此川底迂路十倍聞諸公始望亦不及此信乎一乘書勝于十部從事也弟虜王扳帳確期未審在何日而火酋罪逆深重又似未可尋常罰服了事者僕正憂肅州訂盟一着難處來教引而未發所謂效一臂力者戰乎撫乎事機呼吸請直陳之經畧諸公所永圖萬全可也

梁霖宇贊畫

捧教不獨見公籌邊遠之畧且爲人謀而忠自爲謀而正不佞之知公方自此始耳空舟蕩海此局外意氣之談言者甚易行者甚難乃茲伏足下與經畧同心半載之間如分理亂絲頭頭成緒此功亦不細矣顧目前又有一種惡成喜敗伐異黨同之徒雜然獻疑或曰兩川目前雖無虜而水長草盛之候必復大舉扯酋雖暫離西海而遷延肅州境上必有後圖非盡殺不創嗟乎苦哉當事之難也雖營平定遠復生必不能

逃畏懦觀望之譏不佞請以安危卜之于天耳承教謂天下事未有爲之而無成者胆力甚壯然教尾又有是非毀譽窮通得喪之說夫是非毀譽窮通得喪豈與事之成敗判爲兩途若有如爲之而是人必以爲不是白簡朝投金牌夕下則即使三公持行視聽如一身是則是矣能保必成否故不佞竊謂方今邊臣一面禦外亦當一面禦內堅白之論不妨與明白折證一番以堅朝聽況經畧所處原與足下不同若手足繫縛狼戾敗事則將來更有何人任責足下幸勿以已律人盡付道傍口語于度外可也閣下公有志有操而恐其先入意氣之言公當稍從中以定計定理曉之收番之爲百畫何疑然平時試加于虜以茶馬聽屬之而有餘有如一旦虜加于番而番爲我交患則不識控拳解鬪之計將安施而費將安出也希更深思冗次草復不既

邢崑田巡撫

外示撫諭該邊諸酋云嚴而不惡可謂片言重于三軍適聞扯酋已拔帳東歸兩川之寇且遠徙邊事儘可爲惟公臺熟思至計以佐經畧公如哈台吉既表表當別具一青眼待之或得其氣力耳扯酋至界當思所以待之莫煦煦慰藉亦莫切切譙訶操縱機宜在公雖經畧不能遥制也

邢崑田巡撫

虜王在途西邊之急解矣而東道主人正在孥緊之際蓋彼革面之初且疑且恐且喜且怒梟夜不鳴未可以爲祥也

葉龍潭摠督

兩川虜退趑此急流縱擢批亢擣虛便宜自在門下該邊積弱之勢目前且無恃兵多而恃兵精毋專務激番而務保番毋先恃殺虜而事離虜恐天下未必無難爲之事而門下姑以定力定見行之目牛豈有全矣

鄭範溪經畧

門下籌邊馭虜勞已至矣績已成矣大行不細
謹盛德不少讓古人不云乎至此而尚娓娓逐
避得無爲趙營平王藍田所誚鑑川公首事委
應追錄餘將吏官賞則惟來疏所擬悉從優厚
矣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傳仁泉巡撫

于肅愍改謚議已下部覆行方今世風日徃以械利權謫相高誰復急社稷之慮薦帷幅之忠惟門下借先賢以立表高山仰止豈特于氏之宗祊綴福而已哉不勝欽服

楊益所御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忠公精忠大烈耿耿汗青昔人有執鞭晏子
思棠召伯者今不佞豈異情哉文武世蔭向係
國恩實亦以天祚明德使足下名家子弟日引
而月長之也

王平溪郎中

尊先翁忠信行于蠻貊勳畧垂二紀而比以西
界小騷翁詘觀望之徒矢口追尤首事者小疏
三反中以此爲第一義顧其言不知當否而憂
念遠矣蕪表非敢遂妄意登石以辱孝思也

陳愚所副使

徐州之說弟昨聞之周尚寶摠河方在彷徨進
退之間而所乘所遇又如此弟逢爲之灼腸如
兄所論遷城一說工雖小而覺動聽大除是引
濬漕河別道或可亟行而又不審財力能辦否
將來可保其萬全否更望老兄熟思行所無事
之計不敗成功不貽後患而摠河公處亦望以
大義勉之弟亦可藉安枕矣若邊事得失頗有
形而謀臣猛將差亦易得非若河流之湯汗彌

天神鬼出沒也乃道謀紛紛前後屢變其說初見閣長主撫剿並用則相與羣聚而訕曰嘻何其怯也及見經畧試兵水泉大創卜酋則又相與羣聚而駭曰嘻何其激也弟嘗戲謂相知不識諸公所謂主戰者以口辭之乎以指捽之乎嗟乎千載而下知必有以朝堂爲笑端者矣兄所論諸賢皆鑿鑿可當大用而見羅兄項以緬叛爲尋得出頭之機然又不知工果能轉圜見聽否此兄災酷相仍于幽圄中更聞母喪天之困豪傑如此或將以大用之不可知也

張豫吾縣令

足下任事之聲久飫耳中前進必媒忌却行必見思將來實儲在府實愛在民後之人能遂剪伐甘棠否也僕昨已寓書劉督飭此緇衣一念之誠亦將爲公大用左券勉之自愛

蓼理蕃撫督

教來娓娓數百言此京東防守第一務乃向來

流議有二將官以修邊爲家苟且塗塞了事費浮于上一也長邊步步挨築東修西壞度終不能成萬里金湯二也今教中計處定費實支將官既膠手而地酌衝緩工分先後執之有表俟之有期尚何詘言之有其正當兩重翁臺宜會王用當此之時軍情吏弊無所不知何所作撫臺相與調維折衷之

表了凡主事

大議再斟酌一番更似近人可行但祖軍抽塚二隻尚未見處分明白侯檢原教更參伍卒業耳天下事一拈手便難且如東南浮浪一事幸有周中丞方任親委然畢竟清得幾何而所聞吳中口語尚沸傳即公之同志友見有譁于南中者教中所謂未了心事讀之憮然老病相知且先爲公暴此肺腸而後圖其効用耳不一

李仰城提督

來教三箋備瀝肝膽且因示閱視公之相知不肖熱中方寸爲之頓涼如公家世才名寧保無

一人疑忌如近者微文小事以一人一事曖昧
往及若認真與之折辯則其說更長而累疏乞
閑恐亦屬文吏盡眉調舌之態不如已也幸一
鄙言靜待躁忍待勇眼前參商將化爲和氣
矣

盧石齋郡守

十五年僧徵事已蒙大司農相信無復異詞但
夏間頗有言謂公催併積穀因而重追繆緩
[illegible] 不從爲公言但祈少思起謗之因
慎之于後耳冗次草草

秦舜峯巡撫

岑岡之寇未審其巢窟阻深黨與衆盛如此省
續教知已便宜蕩定而宸扆不驚從大觔處施斧鑿古人所謂治于神
者嚴霜之後萬彙發春此門下經畧餘事惟恩
威兩濟可矣

吳止菴巡撫

連枉大教皆安邊至計緬賊雖屢嘗我而尚未

敢訟言讐我非有一旦飄風驟雨之勢而何遽
愁士兵之不可急辦也顧所急目前錢粮難處
而蒸米之說亦頗類斗升活計不知夷地可與
屯田否幸高明努力爲之

吳止菴巡撫

緬衆鴟張三宣蠢蔑岌矣據揭中諸蠻尚爲我
用且頗摧鋭鋒足見帷幄妙用戡定必有期但
萬里之外轉餉調兵比內地十分煩費仍恐事
機呼吸緩不及事使諸蠻失其時雨之望則離
倉廩負未可知也大疏已下該曹自當曲處亦
望再加詳慮先處分目前而後可仰補朝廷與
他省之恊濟耳

潘印川撫河

方今實事之與虛談爭爲雄長而老成恃其實
武以顧發見傷後進飾其虛以矯昧取勝其挑
之有端而捕之無影以至于今紛紛無怪也若
門下治河績効自在耳目原不與人爭功而人
情雖論訛能盡掩緣河內外百億之口否耶人

生知寄天命不常使孤狸猵貉果合噉盡令靈
鼠翁雖吞景大荒未必無物色者不然且田當
意老當益壯耳

潘印川摠河

明旨既定中外人情便覺帖然仍聞徐城積水
亦已漸涸翁既手握造化則其他更無可憂者
余主事貢似可用蔡君已于月前行大槩今日
處翁之地客多獻言者請一切和顏受之而從
容面證甚是非亦收人心匡橫議之一端耳

賈珍宇御史

承示會勘河工疏藁詳委深切更無可疑公臺
即審知城中積水與外河無干則將來縱有淋
潦正如雨集溝澮無永遠不涸之理惟趁早加
隄填窪無惜小費爲望耳

周山泉漕撫

徐城水退弟久已聞耗而猶未得老丈決疑茲
聞教奭然矣弟嘗謂天下事皆可策惟河事難
策蓋天時有旱潦地形有高低人情又有爾我

倏忽變幻皆足以成訛乃知天假撫河公之一
留不偶然也適潘臺又以伏秋水發爲憂殊不
知伐柯之則不遠將來卽小費濬築與遷城徙
河無端付巨萬之貲于烏有者利害大小何如
哉諸河臣賢勞久決當優叙一一如教奉行耳

潘印川撫河

來箋所示河道利害則不佞所憂也徐方之支
天子業以一切付翁非不佞之挑撫今節節自有應
離廣陵之欝勃與泗人大

付下落翁但請放膽爲之若不佞乞骸得遂則
桃花水漲時決當幅巾奉見耳

潘印川撫河

前乞休大疏所以遷覆允者乃故人相勞苦之
私至于部議加官復官二項生等票從其次蓋
尚慮有意外矛盾爲翁萬全必歸計耳乃留中
竟至逾時生等初亦甚憂以爲叵測既而微知
上意乃爲借寇而臺疏又相與交口頌翁翁拂
衣未定而安桃則有餘已今楊給事之疏新下

彼處撫按之疏續上部中得再據以請旬日之
間決有明示
天子明聖翁乃其拂拭注目之臣來教所疑何
恐出口生竊爲翁預掐兩說行則感恩止則奔
命此外更無方便別門矣

潘印川撫河

承示祈禱疏揭敬已領教聞之道路大江以北
麥秋又復半荒以天道乘除之數言之則春乾
又恐夏潦兩神荒度耳彭御史之言何足置辯
十五年事尚自有人在之其屬寮騷動等情就
使是眞若因人言而匆匆檢舉則忌者不以爲
事前容隱又以爲事後推調矣大抵當局老成
精詳中更當着五分閒暇如欽工之賞誤作決
工則群少年尚在夢中不可不一分明也

周山泉漕撫

頃之徐州一洩水而歡頌大騰群疑屏息信乎
濟大事者之先識見也勞而不有乃盡歸之該
道與河臺意合則廟堂亦何難于相成第古人

恥獨爲君子是又一道耳

潘印川摠河

承示引年留吉不肖雖未敢贊一辭然豈不知其苦翁累翁謀相爲脫籠解縛計哉弟事勢至此亦不由翁亦不由人必時與命會瓜熟蒂落然後爲無悔耳見今河事正在安危間而少年不遂方更有以薄賞爲濫恩者廟堂此時聽翁其迹愈疑故不若且相安無事俟夏秋畢防後相機圖之然亦不可造次也有生年至七旬誰保家無一事身無一疾翁昔年坐錮廢憂危中尚能自遣今獨不可借境攝心因幻修幻耶努力自重

韓貞齋御史

不肖爵父子塵月極矣年來遠寵戡罪且不暇給若儼然建坊里門稱官則益愧表閭則何功乃明公被之以莫大之業而不倚且釀之爲莫大之戾其敢不引分深辭爲老母惜福計哉記得出山以來諸臺以建坊見辱者皆連名共舉

而不佞猶不敢當一以助本州開河其一以資鄉人義田公臺特舉旣過分之甚而地方又別無一事可借以行惠者故不如從中徑寢勿下本州之爲安也謹謝

党蘭窓巡撫

邊事方殷該曹自無吝惜小費之理第節年市馬給軍耗損多故若乘此修防之日整頓一番或官自圖養調其饑飽勞逸縱虜馬未必盡全不至累軍累國如月前之兩困也幸裁之

王鳳山巡撫

鎮剌將官其勢旣難盡絕或可密移兵部使事過而處之何如汰冗一議雖其數不多亦可少佐虛乏不知此外于入衛兵馬中可畧裁一二班否

郝少泉巡撫

教內所言待賢將以禮待庸將以法法之行自在門下耳若禮必有與共守者頗聞連帥剖摠兵而下府縣小官童縫下士皆抗行不下棄體

面如塵土此何禮也適張戎政見過談此敢以爲門下引而未伸之意

鄭範溪經畧

初讀大疏精言虜事類不以萬物易鋼之翼者及賢子賁續教來乃不能無介介于多口欲遂爲引決去就之計嗟乎功成身退天道固然太公之表東海何遽出負扆營菟後耶乃區區私論則謂大丈夫黽勉一生仕必立功隱必樹節豈有汶汶泯泯抑鬱憧喪以逃文吏之口雖生等同志能明左右之心迹將來達聽傳訛史官承誤亦有生之至痛也翁高明豈不達此顧此以復

鄧參將

僕念如公才不患不遇恐久頓轅下無所發其精采今海運防虜兩大議煩煩動聽矣第如公言事海則當廢漕漕廢事河河淮之民無處所矣若兩事則斷無此勢方今司農空乏云何而敢及域外事也輕車火器此藥和平少試用之

而善但尚未見虜度亦可支窄隘否千百騎突
平原廣野汗漫而來一車失防萬車盡廢公當
更熟思之僕亦且緩頰當事盡公之用耳

王復齋侍郎

承示南都恤軍諸便宜不過調停于預支正支
折色本色之間有先後而無盈縮也苦心妙用
敢不仰承其兵曹會題減存月糧雖小爲破格
然患切燃眉亦自不容膠柱矣

王雲衢大御史

京營大議四條鑿鑿中窾而內二條爲將才尤
喫緊大抵今淹滯之將多貪而自守無援于宮
禁無交于貴門者大司馬方注意別白當亟如
來指奉行也

杜微臺掌科

故事南省童奏無副封見及者來揭乃特爲鄙
人破例三復讀之覺其引義甚正持衡甚平乃
砥柱中之長厚而其他則低昂在該曹每庸置
喙已方聞南軍政久敝而將官有十年不調者

茲得公表列一番尤見公論此復

賈西池巡撫

承示條覆清查事件大抵于舊貫之中從實從省上不抗法下不拂情其灼然可施行無疑也外屯賦一事最難清楚茲如所議明設寬令與之更始則官吏之隱濫自出弟祈向後更留意墾荒毋仍襲虛文爲快耳

徐仁宇御史

近來軍犯發遣之獘乃不肖親見王司馬原題固有說也今議雖報梗然僕猶欲師其意而逼之乃公臺爲寧前主畫以遄實遄則恐該曹雖欲異議而不得矣

彭念川御史

遷屯政敝乃秦長得自見聞之眞擬票特致詳確比該曹再覆疏至則亦未見有確然處分者大揭歷引舊制議遣專官生等樂于言議主行而今日適奉

中旨以除官擾民爲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主德意容更折衷其間耳

張滄涯巡撫

方今天下之患在老成輕退少年輕言而至尊之令不行至公之論難奪此當事之最苦而病夫釋宥解縛之所以難也今宜留者去宜去者反留世途光景如此老先生即高隱雲臥能遂忘魏闕之憂否耶

董漳陽座師

今天下寮寀皆爭于建言而其實皆以近來留中疏多士大夫陰利其無害而藉以爲名若直據忠肝義膽故嬰逆鱗趨炎杖下則前有楊椒山後有鄒南皐要使主上知人臣亦有不爲爵勸而祿勉者未必非格心一功也至于語次及儀正郎乃正直申之處子方今朝堂群少相與籍籍有言而甚者謂小子薦儀陰實阻之茲得令孫霹靂一聲使天下知我輩相取原不以通家而以意氣又知言出所親使小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前密奏表于天日則師與小子皆當以令孫
爲益友不學之訾非所敢聞命已傳聞弟四小
疏已留中此愚母子之生機我師手札中所聞
更有犯顏逆耳之言不知何日傳之夫
主恩如此大臣苟以逆耳犯顏博去則爲負天
地負此心然使苟避犯顏逆耳之嫌諱山陰之
事而不講則等之爲負此也今萬譴甘之矣寧夏
之變寧忘杞憂邊臣每事泄泄詔書今日發帑
銀明日降温諭如慈母之煦驕兒恐他邊各起
養亂之心而草澤之豪閭里之俠亦將有以窺
朝廷也師謂何如苦冗不能細復俟得請專謁
面盡

劉芝陽撫臺

不肖嘗謂吏行從人品來撫臺歷外任而轉此
如大匠試有成器于胸中其左繩右墨圓轂方
軫何疑也即今三吳士庶雖仰止方新而不肖
則已于十年前耳剽及泉公祖及家馭亡弟之
言望而知棠陰托芘之所矣謹謝使者之辱

道印

與公久締世外之緣誓當沒齒不意一出支離至此今眼前法友鳳洲與麟洲俱亡觀門閒寂香火蕭條尚賴師默佑我巖然一身爲荷擔如來耳承教知悵悵見念之意鳳洲去時不亂足見道力但天生此聰明男子使再假數年成就更不可知已後死者趁色身尚强可不勉乎家幹僕欵倘歲資時缺不妨自言此事非所當避嫌也

張平野貢士

逃空數年不能得禪那一分氣力日夕反側流涕于寃親聚散岐路東西之間足下華胥夢醒念我舊游令人愧且欲欵澹圃花神尚有主人遺愛乃聞敝園松菊强半已折而爲薪足下倘掉頭一顧池蛙梁燕或尚能鼓吹詩腸毋謾作北山相誚耳

王會泉參政

吾兄靜攝中乃獨肯皈依大醫王此宿根也當

以人間善事成之焚修乃落第二義兄老作稱態嘗見賢倩處石刻大書不遺我一毋而偏好彫人之短此不審如來法寶中竟是何等義諦拈得病中有戲倣米字于廢揭者今漫以呈笑李繼泉兄畫品直爾大進奇哉案頭倘有不落欵扇遺我一柄何如

梁霖宇贊畫

不肖適聞母病方寸亂矣乞身之後所憂遽議紛紛將來國家大慮必在于此葉公膽勇有餘識量不足公既知經畧之是萬萬不當兩可誤國也扯酋之歸不歸只在夏秋數月不肖業有成言決歸則受之決不歸則驅之驅之雖不得而戶尚言歸則待之待而後戰使曲在彼得無與足下指合乎方涕洟中聊此寓信不一

劉和宇詹事

弟四小疏發六十餘日又未得報葢疏中力舉山陰自代知其必忤

上旨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非敢借此博去也

世道眞可憂如公之言則僕之自引當益力無論當宁無伊傅孔子即有之能信于已而不能信于人能信于主上而不能信于天下安危事重非可試嘗兄其亦爲我三思否山陰之在關係不淺僕所以望公之大而先以其細規公爲社稷不爲一人也

與閻寮書

三十年來閣中奏數至今日一變出相援去相留憂喜好惡無不相同豈非弟遭運之幸而劾之日也經不云乎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夫恩而至于害則後之人誰復肯求恩于我輩哉方弟之四度乞還而不得也老先生所以見留者節節有名或曰起家未久不當去今久矣則又謂相與數年何忍去或曰是非擾擾之中不當以發憤去今是非定矣則又謂無故不當去或曰山陰王老先生未至閣中無人不當去今至矣則又謂故人新聚首不當去或曰老母方安

祿養不當去今病且不安極矣然則世上安得有此六通四解之術後盡無一事望礙而去也且老先生昔欲相留何患無詞過此以往將其端愈多其說愈長而最堅難破者閣臣去留同官不得主張之說也犬馬病甚而言去則日柰何遠涉病未甚而言去則又曰柰何張皇然則爲弟計者除是別尋事端以觸怒

皇上求疎諸老又除是目瞑口閉萬無生理始見信爲眞病而可脫身耳嗟乎苦不亦甚哉曹氏亡妹乃老母之愛女降酷寒門毋病轉劇如此情事乃是天絕我老先生再以

皇上爲辭不肯一舒手相爲解縛則是人又絕我方今四海窮民不肖一人而已病中揮涕執筆語涉不遜惟亮之恕之

張洪陽相公

三十年來容勿故事歷歷在眼曾見有今日我輩之同心者乎要之摠爲國家不肖不敢私謝然一官傳舍原不擬長侍左右而疾病趨之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忽出意想之外造物者或忌而爲之挹注或憐而爲之藏拙多不可知臨郊執手使人動心次日解舟而南檣櫓下上于蟬聲柳色間頓覺此身別是一副五臟自此靜調何疾不已且喜四川丈一入而領心天下事尚可爲老丈幸苦心強力作用一番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此外千萬珍重臨書悵惘

石東泉尚書

魏督公鄭皂侯皆是遭才

朝廷既已爲魏擯鄭赫然待之如神明亦當畧成首尾視其成功何如若疑而用用而又疑徒使之灰心藉口以事權中掣爲解耳寧夏雖紛紛然將來檻虎之勢非擒即走獨恐招虜招賊目前縱有功去後未必無患要在門下以沉審大機執持初議爲主貴鄉張鄭二司馬恐必不可終廢顧吏部具言張之才畧目下無雙而時議未聞物色何也聊效野芹之獻惟鑒之

牛春宇巡按

瞻辭之後雖匆匆束裝而尚能讀質言半部私詫語于同志謂此書必傳自今當更求明臺于人品吏才外耳確菴公品格自定乃本兵一面請劍又一面誚責此何體也陸諭德之言甚公間亦嘗與確菴相復駁論欲其酌量戰款不宜遽笑鄭經畧耳

李及泉巡撫

吾臺之交際不施于鄙人在事之時而施於行後此意古矣近時大臣去國不以上忤則以人言如不肖眞可謂兩徼其幸顧自揣薄量已盈今更博盡有餘之名有餘之福而去夫庸知天之不假寵而益其疾也不肖止爲桑梓經營得一好巡撫乃銓曹終以白邊徙腹嫌于調簡其議竟寢即此亦見病夫之無能爲已敬謝使者

申瑤泉相公

別二十日而抵家見母水陸馳驅一日數百里之狀見者或以爲神而不知鄙秉猶以爲晚也適兩令郎見顧與相談說生平感歎涕下誠日

以痛其銜結不終以負知已而又苦風波之際
使老兄獨當補天障海之勞不能如弟之解手
則弟也雖强食能下咽哉今姑奉勸書忍字百
餘忍愛忍辱努力社稷之計而從容學禽向偕
隱顧未晚耳

王鳳山巡撫

僕頃在途僅二十日而涉三千七百里之程敢
謂不勞然博得病母早見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顧不知向後風波如何耳外示胡君參觀

幾乎觸犯合朝後生之意氣偏而識見小如此
然此君自是篤實人前年曾諺薦僕而忌者幾
欲處之得此一疏乃更見師生間原無一分偏
黨僕方爲之喜不以爲憾也

石東泉尚書

賴芘病母湯藥雖稍能支持然甫歸四日而罹
風潮之變沿海居民棲住屋梁大樹之上屋浮
樹拔則盡化爲烏有即如寒宗王承芳一家老
幼主僕室廬鷄犬了無子遺而其他可類推也

天禍吳民至此饑荒且未暇論有如流言果信
島夷內窺亡命外搆而方內蓋岌岌矣今目前
惟有早降
恩綍少收人心而萬億之命方倚門下爵巢林
烏鳥不敢言朝事而言鄉事誠傷心慘目非得
已也

閣中公啟

近者母疾愈綿身病且劇鬼神之忌不肖甚矣
尚敢開口言及時事耶惟是桑梓積荒遺黎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被屈潮異常之變流屍塞川哭聲彌野真耳目
所不忍聞見而昨又無影妖言徹州嘉定上海
之民爭門爭道而死者縱橫如亂麻此非好
惡也便中更不惜緩頰
上前冀賦減緩以活須臾大計不憂腹而憂遽
即矣今書生未曉安危大信撫按而信翁不肖草
主上雖聖明亦恐未必信
野惓惓敢喫緊奉祈惟在于此方苦瘧甚即一
客不能見一簡不能答而扶傷勒此數行幸恕

草草

許張二相公

老母七月見兒之後謂其自此心安得從容調理今則又以假限將滿轉憂轉病矣聖主之前可無再煩一言始終成就之乎不肖今已歸隱與在朝不同一字不與人辯

壽宮

儲宮二大事不肖更不暇辯近爲此疏中畧不自明止借以形容乞休之意原不爲此使

昏主便于即允而老丈亦不嫌爲之開言毋子亦生係此一舉適聞邇來宮庭注嚮方隆不肖以此占天下事尚可爲萬千之祝無他但願于厭煩中耐煩多事中忍事朝夕獻納之外或亦須多引老成同志託之心腹使

君側常有磊落正人翁之直道得行而不肖在遠猶近今觀此事勢則閣長必不可輕放而鄭洛當事邊臣必不可輕動此又爲社稷不爲諸臣也

李修吾學憲

頗怪足下近來聲光杳不相接茲得教乃麾親使走數千里而辱于猷亟出望外矣病毋賴天之靈與足下之芘晨湯暮藥尚在支持而不省此歸眞一絲繫九閽可謂至險亦可謂至幸矣杞人能憂天不聞能補天婺婦能恤周不聞能造周斯時豈不肖出頭强撐之時耶但保得赤子心腸道人面目爲餘生酒報知已之地耳拾得篋中有此二小器服附寄

尊大翁惟鑒之幸甚

江纘石兵道

愁迷中車駕往返竟不及知生苦極矣負恩當死餒吾當死偃蹇不前援山陵自代犯上所怒當死然死而得藉口母前實所不恨而我公更毋作理外想矣

謝賀壽

生比者上賴

主恩寧告將母知公故人必相爲動色也第使
若至詞曰稱壽則豈有母呻而子囁朝嘗藥而
暮飲酒者禮自當辭情自不忍不辭有如僥倖
晨昏無恙則公臺乃可飛一觴賀我

周二魯尚寶

連奉三札乃全是阻中之勸欲以不出養其出
而愚意則勸亦不出阻亦不出天下信之亦不
出不信亦不出蓋眼前病母乃實境背後人情
乃幻影使不宜義當出猶可出天下事果可爲

堂堂丈夫決不怕人疑謗而阻亦決無使天下
人人不疑不謗而可名任事大臣者也今日乃
造物錮我病親泣而留我且落得自屏于疑謗
之地以汚我只以小兒應舉一事言之使今日
成行則謗者必曰嘻甚矣其身且出而不避嫌
也不行則謗者又必曰嘻甚矣其欲出而先避
嫌也世界至此直是別殺好漢我輩且保得上
不愧皇天下不媿知已死不怕閻羅王耳寮長
數年經營調護眞無半點欺心我輩亦當照管

天堂地獄豈可平白賴人但
上怒之後只合自認罪使
上怒解而從容勸之未必無益耳

方岱陽御史

小兒之行也不肖拈得兩言送之天日在上誓
不伏盜賊之名載籍以來原無錮子弟之律斯
言也雖孔孟復生可以質之無愧但信心無干
進而世人之知我罪我非吾事也兄以爲何如

甘紫亭按臺

爭人聞有蠲停
恩詔如蒭再生然又在有司處分停妥如敝鄉
近海之種花高田斤兩無收種稻低田止減分
數若一槩盡低田蠲折則甚災之民鼎沸矣幸
裁之保甲鄉民誠善政然前臺數多議及或竟
寢不行或行而輒止倘亦地勢人情使然而正
官千頭萬腦亦自有精神管攝不來處乞再訪
之明者何如

江績石兵道

第四疏小及時事益有深意使
皇上自思庶幾不復見强耳石司馬擇巡撫之說良然西北邊事將來決不妥當事者必欲責備扯酋以必不可做之題目而因借以振暴經略之短兄所謂魏公之計亦疎疎不疎僕所不知也知區區前說之是而已急不作手書幸亮

劉芝陽撫臺

適聞吾臺徵糗檄下疑議朋興而昨聞之徐少浦舍親所徵乃正額逋糧非停緩帶徵糗也如此則聖佛再生亦自難爲人而悅但望以此意明告各司使傳諭曉然不成驚惑耳先是緩徵議興不省曾面質宋司農晨與其多緩一分不若少蠲一分以杜豐年帶徵之累而司農大笑以謂帶徵乃皮面之詞名雖緩其實蠲也今愚慮竟爾偶中吾臺勢不能回天則望少權衡于新舊緩急間而人情國法兩全矣

江續石兵道

捧教正裁報間忽有傳州人刊揭妖言于西南

三城門者其聲不可聞要之摠爲徵粮發憤而
不知上官意正不然也據散親徐少浦及本任
府新陞沈徽州皆言所催乃緩徵之外正額積
逋如此乃極光明正大之事雖聖佛再生自難
假借而愚民無端好亂至此可痛可恨然察其
所以止緣各州縣未肯實以撫臺德意告人而
該房又陰利其得以影射舞文巧爲騙局先是
妖言未布之前不肖已于撫臺答書中勸其速
出榜文通諭各屬以急正額而緩帶徵之意彼

時正慮有此吾臺目前雖得替手而餘累未釋
幸再以已意密趣撫臺早發而楊中不可及妖
言一字使豪民得借以爲脅上官大非地方美事
也恃知敢直布腹心幸秘之

王對南相公

近事乃爾爾使人駭使人悲老兄之當此眞苦
矣蓋天下之望久陰屬我丈但未知作用何如
或以問弟弟曰明者望影知形公等不見區區
入見母而悅出聞朝事子而不憂乎徒幸以韓稚

圭司馬君實在也世緣到手非我求之今方事勤勤左避以萬斤擔子懸空交付于三千里外必不復來之人嗟乎誤哉傳諭報至弟于病毋論無計支吾只得容戒子弟僮僕將前後差官降勑等事匿不使聞以免安病者之心然弟固已灼爛心腸頭鬚盡白矣二老之歸較似爽快惜乎瑤老一寸赤心爲此大事贊盡精神而反惹天下之口老丈近者引罪一疏一何恨恨弟雖疏遠然業已苦口爭之于前今日豈忍獨累吾丈擔憂只得附奏數行婉約其詞與于感悟原不敢以去就要君也向者群少年苦爲邊事摠料扯酋必不歸兩川必不能驅虜今眼前俱不驗又共百計鑽攻宣大之短而薄經畧之功天下事正可憂耳適南倭告警歲復大祲所在郡縣府藏枵然譬之敗落大戶乃一意鋪張門面不照管內囊虛實可歎也此啟當作手書而以緒多日短不能及并祈照亮

周二魯尚寶

正遣奴乞骸問今又聞李郎相攻或以爲必當小辯不肖大笑而謝之當此之時隱人蒙垢一分旦解手一分機會甘我者賊忌我者德矣邊事紛紛若必欲九邊盡絕以逞一時之勇將來大下之患非備于虜南往于倭國儲內虛軍心外動恐加賦剥民之事興而盜賊起耳知者見未然況已著乎僕臨行時具有密疏在上前而未薦饒仲高桂等以廣進言之路至于邊事則請借經畧之口吻以措諸公之手足者

浮面之羈縻以修各邊之實備似乎必不可易公謂何如文多不能錄呈或待後郤寄耳

陳心穀尚書

比者兄臺入而弟出如相避然人生會有聚散朝廷之上顧見汲長孺在左右亦何恨別已胡生又煩唇舌一番弟立朝如此所以誓不謝人之譽不忮人之毀者有以也今山南水北更落得任人呼馬呼牛爲莊爲蝶耳

沈鏡宗侍郎

使來辱書承以近日口語相爲發憤而勸之平氣以應之不肖今日處地與在朝不同凡前此矢口曉曉爭辯義不受汚者益大臣當事無此心不自而能行志之理若一行荒遯則古人尚有混濁逃名徉狂自廢者臥榻之外何預我事且使天道而果信也薄含餉于孫而厚邀福于毋得失輕重何如哉葛藤易斷乃成隱人門下乃尚責我蟣蠓扛鼎耶

王對南相公

啟成而見即報乃知近來朝論愈紛然他計可亂邊計不可亂不肖事事可受責茲事不可受責老丈擔子方着身請看國家一旨盡易舊臣宿將則大兵大役必起而頭會箕斂之事興土鼎鼐庶解之亂作矣此豈可草草以逢迎少年之意乎老丈幸堅持之

邢崑田巡撫

外示虜中近耗蓋不肖行時具有審疏保任經畧成功且顧爲公等畫扯酋既東折棗貢市之

策今幸成左券已而群譁飛布其說之不驗則愈益責公等以所難而利經畧之後敗與以偪強解慙然不肖竊獨窺而知主戰諸公之口已自兩可遷就漸入公等環中公等但睹其外未睹其內能信之于已不能信之于虜以此未敢訟言與爭若自不肖言之今日處公等之地直須將毀譽榮辱都付之身外而一以安國家利社稷爲主他議可擇擇之不可擇明白爭之節身名萬全不保而九廟神靈必將鑒之若宋

決事以主張盡仰于廟堂則不肖恐廟堂未必能擔而及至一旦決裂嘵嘵者終不蔽開邊誤國之罪而愈得反爲嫁禍自脫之端此不肖私憂過計恐將來亦未必不驗也教中操縱賞罰之間當矣當矣弟恐虜不堪責其勢必變而朝廷之憂又未必在虜變而在兵變此又不肖兩年前言之將來亦未必不驗也天下事大議者方務纖嗇如小家窮子而浪戰則又似富家兒全不知苦辣者無論不肖即出亦難

措手矣

張洪陽相公

今之紛紛咸謂小疏留中彌月上已大忤而陋翁爲之擬票進揭必欲見致若果有之彌天置罝乃不在俛讐而在手足雖不敢怨抑恐牛喘烏啼有傷褻理惟仁人長者圖之觀

上意專憂西事以愚而慮東賊更可憂茲小疏中聊據

明旨所及之言不敢張皇蓋恐迷人强作解事語愈不得脫身耳據教中自謂如遇風濤同舟惶亂亦嘗聞謝傅泛海之事否賓客皆蕩漾失色而謝乃從容唱歸識者知其能鎮安朝野方今之事只覺多指愈亂三思愈惑喜奇愈不及平常非我丈鎮之而誰也天下洶洶始別出好漢來幸自勉之毋勞相望涕洟中草此不盡欲言

趙濴陽相公

前小疏至

留中彌月不下愚母子淮備熟眠而不圖事機之又變也時事至此敢復忉忉已黽勉裝行計不旋踵庶亦見人臣奔命疾趨之義

上意專憂寧夏

旨中既及則不肖不敢無一言以對要之老丈既已妙運主張于上彼區區内援之虜與外勾之賊非一必將自離料無足爲宵旰大憂本兵不必過爲忙擾自亂著數歷觀前代平亂大抵多先散脅從購募心腹魁惡黨既在疑似朝廷亦當以疑似答之似未可遽然駁倒但此下稍結果殊欠光明非朝廷所宜逢擔利害而公然爲之請旨遣官調將可笑也教中爲不肖計以爲事寧之後不妨再請終養此言聽之可喜行之甚難會母子相別涕洟中不能作手書并祈台諒

周青萊知縣

教中五不可之說良是然謂僕躭寂避囂甘負
君父之恩逋四海之責而遯心于綠野香山之
業者僕非敢爾也蓋僕有三難以弱植而當大
任一難以褊秉而調衆心二難以輕權而塞重
望三難足下所稱古人彼皆度可任而任與僕
之度可讓而讓者幹局不同其不欲誤國一也
僕往、骨自足下所憐若見僕新而目則驚
不暇忍復、丞相文潞公之事
乳臭病人知無以佐一籌著而最迫
嚴命聊復黽勉然而十步九吁五日三沐僕之
六尺與方寸已不能自主矣其他則尚何言哉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一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曹仰筠御史

昨睢陽道中謁閔子祠有兩青衣齋孫拜於階下此聖門德行高弟而後代恩數與顏曾夏絕爲惻然悲之不知可一作興否

温一齋侍郎

翁之人品海内自定價

天子即家召起豈姑以南曹一階充吏隱塞人望已耶太翁誠年高然父教子忠豈兩年間遂有二命且生等人臣卜王言之出未卜其反也敬謝使者并請先君後臣之罪

李見羅巡撫

弟比者浮湛數年往返萬里而老兄猶然辱于胥靡不能發明主之夢豈非天哉聞道軀比少苦肩臂作楚而讀書談詠未嘗少暇此眞金試火自然見性不敢以虛聲爲德全負此心今則炎夏日中撫時觸事不能忘手足之懷特人代候起居附有寒羞暑服爲獻老兄今在籍蓁塞充中無緣復聞理亂抑古人經綸于屯習教于坎屈平放而著離騷箕子囚而作洪範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弟非以兒婦人相悲相煦之語仰溷道懷而又敢一請指迷緒言自今以往語默進止何道之從酸鹹勇怯當何所出赤心方寸之外願從事焉

李見羅巡撫

頃小奴自老丈繫所歸備述老丈苦貌欵語爲之流涕嗟乎弟之初心何如而政留不盡之意於

上前於老丈左右耶顧事機至此畢竟我輩萬千思筭愈直戇則愈決裂龍性惡激事事如此此進言者所以難也若閣中揭帖則從來只簡要數語若叙致少冗放手便成沉廢此不肖所以委婉其言詞微省其頭緒耳至如該省勘功疏則尚未經眼止據該部審錄數語略節上請其意已無不盡若必欲鋪張功次則先時臺省中爭之已屢老兄之幽沉久困誰爲之祟也有如必不得已虞卿捐印其井如齊但

聖明在上久之當自回心不直得人臣有此舉動耳

江續石兵道

不肖發瓜洲之後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儲事草揭之日焚香呵凍手書數百言欲以區

區至誠感動天地乃一人之身上則以爲主使下則以爲逢迎毋則憂其抵觸男則趣其强諫當事者豈不難哉今小楊再投看內耗何如老母且留之灣中爲拂衣張本力之所能爲者止此矣

王對南相公

冊立雖遲

主上實無搖動之意弟今月已上請召見揭不可而後求冊立又不可則身自引去而聽滿朝爭之據洪老謂當先請讀書其事較緊其力較易而愚以爲此事終不了亦幸高明三思教之毋使再誤也

曾見臺侍郎

謝會

外教後即擬遣一介專劄閣中故事原無先自備議與倥傯未果嘗考則決撤之理惟調停俟外議之入而後從中力主之今不肖已步步安着寓顯諍于容規引人言

爲已過桑榆之收庶幾萬一其濟則
社稷之靈與門下之庇也不濟則請更用何着
可以訂定後期決無他悔幸裁示之

陳還樸給事

承示
冊儲大揭乃急時一助捧次爲之生色生倥傯
入都耑爲此舉竊恐快意一激則諸公後路遂
阻以此先布私誠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
入而後從中調護之來教所謂以忠誠感動以
謀謨幹旋先得我心矣

李晴原參政

星居擾擾恨不曾飫領緒言茲且踈踰百憂萬
苦中如得惠
徽寵靈匹夫精誠一動蓋高之聽進允
儲議退諧私情則兄當醵酒相賀耳

鄧定宇侍郎

生比者再入春明幸老兄未忘我兩箋誨掖字
字腹心敢不敬拜以謝未得教前不佞業有緒

言於許敬菴中丞矣天下事無如格君之難而格物次之要之亦痛自已眞精神擴充不盡耳鄒南皐素心馴行不佞望之如古人入都之次日業與選司商定着數先用饒比部爲緩頰張本矣冗次輒布腹心不一

顏叠陽給事

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容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之計而首從不肖所忤饒比部始使上不疑然後及鄒萬而下自今目前

冊立第一義五揭俱寢如何如何大疏乃朝陽之鳳可謂先得我心輒此附復於使者

顏叠陽給事

公以薦鄒比部得忤直得一貶顧不肖雖在告中未離朝籍敢辭調燮無狀之罪至於外間說夢語擬票自閣中則虛舟飄瓦雖有褊心不怒矣連日三思與其爭公之去不若行公之言今擬得一薦鄒比部揭且使貴衙門公疏慢上以觀此舉消息何如諒不爲訝也此外耿耿不知

所言

許敬菴巡撫

別諭乃蒙以苦心見憐苦則苦矣然畢竟
儲典未定死不償負今方借天變爲緩頰計而
終不敢露章示人萬一
九廟有靈或尚以赤心見助耳趙考功之事囂
囂者止疑閣中下石今既
宸翰親諭蹤跡了然老兄莫憂弟之難處一談
一笑儘自浩然於天地之間乃知止謗眞不必
辨也趙定宇識見大進弟與之陰相推許鄒比
部等而杳無牽復之期然此心不敢頃刻忘也

郝元洲給事

外示爲鄒吏部諸公執奏雖知無及然吏部之
賢非他人比諸公不妨爲之冒小譴以伸大議
也近又有傳選宮女一節以
冊立爲名憂不勝大者此外則諸公斷可以忘
言矣

王柱山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手教再辱乃知忠臣爭友之用心果磊落軒天地如此始僕之出過蘇城則瑶老丞之舟次僕即與之言若不才果當事則必先着意收拾舊人爲老兄忠臣使天下心服而後可以行事瑶老長揖謝之顧詎意諸公未免先設阱以待也吏科之事猶有再議一肯是閣中所票迹涉可疑若趙考功之處

主上親傳親改天日可鑒而舉朝却自墮南柯夢境中可發大笑泰交一疏此在不肖自處則可若謂諸君不訛不姤而當事者決盡收入無遮功德中則堯舜以來豈有此朝廷世界也往江陵敗時僕方起官即貽書楚中撫按力言追賍株逮之不可而辭疏中且預自陳不敢私附氣節之意今雅意豈獨不然但望常持此心永爲頂天立地男子毋使將來史書韓非與老子同傳耳恃知恃信草此不覺忉忉

顧冲菴總督

近來宮府血脉終不能通如劉給事已票下部

而內批徑出史給事正欲待其再疏使部明白
放之而內批又徑出此豈智力所能及哉李順
恒昨與選君言而選君因被喬給事一驚決不
敢主張且喜丁君亦篤實士可與言耳

馬肖菴僉事

兄已爲海鷗鳥亦聞朝事乎不肖以 冊典未
定焦舌腐心[illegible]七次矣鄒南皐葉薦之
已屢小揭見載起居注[illegible]事萬分重大難汲
長孺復生必不能事事苦爭惟有去耳

林錦峯布政

捧教知老兄萬里呼吸之氣常與弟通顧泰交
一疏竟託諸帝上空言鄒比部等推用不效而
老兄謂有此失志武矣否劉文選苦爭一場今
每見未嘗不嚙指而悔人心尚有秉彝弟儘力
從事於教中至虛至公四字但苦最上格心一
着尚支離耳

沈太素布政

來札見誨諄諄始知足下真信我而欲與之爲

善但格心一着畢竟如探珠大海茫然無下手處

上仁主也又英主也仁主無迅發之令故多留中不決之事則追而導之之難

英主無旁落之柄故多獨斷不測之旨則逆而挽之之難嗟乎足下尚安得以周公孔子不能之事而責我哉鄒張二君昨已屢次揭請且別尋一題目當相機以副尊教不一

沈季山巡撫

比有傳老兄結廬塵外雲卧正酣聞新命而次且其行此情也家貧不辦萬里褰其貪於得請飄然脫屣之為快此亦勢也不肖新苦疲役豈敢更以餘羶漫人第念此非榮地乃劇地老丈辭榮可矣辭劇可乎且明主既已物色嚴下無命出反汗之理而舊撫臺情事孔棘又非可從容候代之時以此不得不為公私勸駕而區區彈冠故舊之情則又在言外矣

鄧定宇侍郎

方與洪老謀必致老丈之策而念太夫人年高口不忍啓已復思之本所以相屈非爲一官即老丈出山之意亦豈有天子未見經濟未展而猥以白門吏隱塞責者今借重留都徒得丈麟鳳餘音一爲人倫冠冕而不敢遽煩以事來疏雖懇然公叔座且先君後臣不能更作兩舌爲門下私計已幸諒之世風異甚想洪老能悉之老丈定慧中必自有伐魔秘訣顧不肖止辦强攝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茫然元然自悲自笑耳聞貴宅有火驚且多骨肉之痛人至中年何事不有丈歸豈更有禁火還魂術耶勉之一來天地四時尚有消息生終當與丈偕隱不忉忉也

蕭岳峯總督

聞之舊閣長趙大洲翁欲邊臣之力戰莫如寬損軍之罰甚確論也來教今日之事正可以此權之但此意不可露於九大帥耳

顧冲菴總督

比者弟入丈出如相避然人生聚散乃常事而廟堂傳舍用人如此顧可爲世道慮耳教來極喜台鉞已涖鎮遐想竹馬歡迎之狀穹廬遠塞之聲令人卧稍安枕

儲掲俱留中大臣之義無至此而反覿面受辱者辰下將欲引去惟老丈亮之

陳還樸給事

前有數行奉報想足下已知不肖心事矣顧今不患心之不明而患國事之日壞上激則愈棼而難解蓋儲掲已十餘上所低迴未去者冀萬有一分之轉移耳不肖且擬明日不進閣爲移病引去之計而目前意氣諸公顧有反見勸以從容者殊不知閣臣之體上未忤則不可驟諫以沽名已忤則又必不可畏威而苟合乃先後一定之着斷乎不可倒持者高明謂何

陸五臺尚書

賢子來尚能枉數行見及喜若面承第謂天下
事止可支撐愚則謂支撐正難東西之寇畢竟
是疥癬而將來膏肓之患乃在主德壅而政體
乖上好亂而民思亂至于國本未定則外觀甚
詫駭而就中必不有他趙定宇王弘陽輩初亦
勸乘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言且先請出閣再
圖後計而羣少年攘臂一呼共說皆變滿盤活
基盡成死局乃教中尚諄諄以言忤爲戒嗟乎
苦哉賢子貌似恂恂中實了了眞門下千里駒
也

張元冲操臺

明公職掌藩專轄江防而臺綱吏治皆得提衡
郡人之望顧有在於軍旅舟楫之外者外承手
教三復慙感不肖今日爲法受惡爲並封一事
而並封賀奉
御札降下遵擬二道就中原另擬別論以駁初
旋已收回並封前

一二六　久妥今又上一疏
音矣此仰仗

聖主日月之更風雷之益而僕且爲之嘔血枯髯者數日揭草有傳片户者吾臺試取視之至於趙考功之見疑則使人意外絶倒前肯之已票而勒改後肯之揭救而反重天知人知

皇上知即呶呶諸公亦已知之而畢竟尚有以輕聽爭權之說欺臺下者天乎寃哉要之此兩事大小懸殊今冊立揭已上過十餘次使不肖別果隨順後必不能規異時終當以去就決之相知實難敢盡布腹心以復

李提督

我軍天時地利未便而賊據堅城食積粟必無內潰登陴之理是以明詔諭公等進止今已燒賊積聚則我得勝算矣正宜聚器械保資糧撫循將士時出奇以撓之此坐而制敵之策朝廷不責公以速戰也駐師異域惟在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勿令麾下侵偏裨勿令華人奴虜朝鮮吏士是所望於大將者耳春汛方急恐賊當益兵惟持重以待之倭奴臨陣一步百計不可輕

也

宋桐岡經畧

僕念東師暴露中夜忘寢自古兩軍相持以糧相敵曹操之克袁紹陶侃之破蘇峻皆用此策今門下以數人之力成此奇功言何可言第恐我能往彼亦能來或遂用我法窺我餉道當謹備耳如對馬島益兵西來或爭開城或分犯內蔓草難刈惟門下圖之若復合屯王京適我軍堅壁保險制之有餘矣

顧冲菴總督

承示保延二鎮入衛兵故當如命若沈茂兵則已議發朝鮮之寇雖目前必走而去後不可知老兄莫遽作清閑話也

主上聖明近者內斷了了而決見羅事尹總兵事長蘆運鹽事皆奇而談口呶呶盡將中吉抹倒以謂皆閣中爲之大可笑也

劉太景賛畫

喜奉足下書欣喜無量東師之出蓋庶幾扼險

居要而耳食者至今以爲專援屬國也諸公既
眞見其然何不一揚之于廷以塞中朝異同之
口且使沿海防戚得擇地而息肩乎三戰三捷
眞可謂非常之功但愚見以爲倭兵既退第當
嚴備以觀變萬一因獸之心未死而我黔驢之
技已窮當復奈何本兵且上議畧如尊指不佞
業已再三商確冀少爲公分憂顧今目前最急
者南北軍勞逸難調文武意見難一留師之久
近難處朝鮮與我血脉難通公更當徹底理會

一番耳

李提督

捷音再聞因領手教既仰賀公非常之功又備
悉公非常之苦當二李將軍滅血馬前公之安
危且間不容髮矣雖本天祚精忠長城無恙然
自此或亦宜稍自慎重全身即所以全軍也高
明裁之王京地險而賊衆在朝諸公業憂深入
之非策然矢胣於弦豈可遂止今已疾催李劉
二將前來策應顧海外遠征其勢不可多增兵

恐運餉不敷反成自亂此亦公之所宜慮也冗
迫草草

宋桐岡經畧

前小啓謂賊食垂盡必思致死於我我當續食
相持以敝之不當急攻則與退屯內
地利害亦不相遠但恐賊未大創而見我師歸
以爲懼而避之雄心復起宜乘劉綏沈茂之方
至先示强形然後從容振旅雖不得王京猶可
保開成平壤一路耳適來言事者頗及采金而
朝議異同徒恐內地與亂煎中貴筦事則利不償
害今便宜行之外國無害有利更何所疑大利
所在人必奔走之于以召商通百貨無難也至
於中間織細綜理則自在門下留神非不肖所
敢遙度已

宋桐岡經畧

海外之功誠倍於寧夏門下所爲勞心焦思而
籌與將士之飲血暴骨而爭者誠不可以薄報
顧今寧功甫敘遠師未班局傍姻眼尚熱似不

如少待王京寇退而後論功尊疏尚可及止否

耳楊袁二公寬抑可憐會

上方怒驟叙之委爲無益然袁主政係特遣又與楊不同將來恐終當一叙寧夏功何如

宋桐岡經畧

今日正有客見過憂王京之賊僕應之曰彼非天神必資粒食豈有我飢而彼常飽者但軍中謹護饟道會自有不驅而遁之時正恐遁後未保將來結局何如耳茲奉大教并面詢來人具悉窮寇飢疫之狀而門下且聲且實已步步中窾喜慰不可言弟迹此欄柄在手時幸早爲塞水自源之計至于中朝夢語非止一端煩語督撫公大將在外其身之不遑恤何暇論是非矣

袁贊畫不識肯幅巾羽扇暫留軍中否

袁了凡主事

適與經畧書欲暫留公白衣揮麈談兵不識肯否

預教冊立一事已被諸公攪爛如糟愈激愈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僕已決作歸計而昨又見
新旨强出公試以理以數揆之究竟何如也別
示倭情間賊相圖是第一着公姑了此而後行
天王聖明未必相負也

宋桐岡經畧

適

主上正有旨問倭歸的耗今教至隨即奏聞門
下苦心焦吻其明効已睹矣第追襲一說已聲
聞滿朝未必無議愚意欲請禁中
明旨鎮壓之然在門下只當准備堅硬耑自立
于不敗之地羣議有無不足論也古人千里襲
人謂之危道觀羣賊在途創建城寨阻山而居
此必已知我有謀爲致死格鬬之計幸謹備之
前遮其援兵後絕其糧道或可坐困而又不審
我軍財力果堪相守否總須石畫以保全勝爾

梁霖宇憲副

承示荅張銘盤造船曲折此公困至於此豈得
自無失計而工匠等輩亦豈得無乾沒者獨念

此公清白不可以累之至此耳足下教以明目張膽一言使此公能言則僕亦不爲之言矣幸卒哀而維護之王承業暫領新兵之說當即達之本兵聞朝鮮倭正洶洶則此船或未便爲贅疣也

梁霖宇憲副

本兵固要閣中爲海運作主不肖固心疑之忽聞王京倭遁之耗旋議中止公臺自可相忘于無言矣第目前又有新募沙兵艤泊津門不審作何散遣又張正郎督造海船聞尚未成而此兄業已疲極窘極向人止辦長號又不審作何究竟也竊料倭既不至則此船不時得用而又無遂毀不用之理若用則當更募沙兵而兵又必須餉此則本兵興似已闌而力亦且竭矣幸高明更思所以處之

蕭岳峯總督

西功奉敘雖知非門下所覬然弟已前知方孚賊外勾時扯酋業爲搖足欲西因門下一言禁

戢而止此功豈區區欽賚所能酬也會以隔部
止於照常議擬何足更厪注謝專此復於使者
不宣

魏確菴總督

榆林功賞不佞雖未陪末議蓋亦嘗屬耳邸報
中夫功至五百級封侯之伐也何論陞廕何煩
辭謝乃茲更厪以疏草示及一階半資義不敢
暗昧受恩古志有之安有以悾悾爲忠而當見
疾者宜乎君臣之間善始善終如此也不勝欽
仰

李對泉濡撫

來諭二事一爲英山縣破格用人一爲條議漕
規俱已領悉內漕規中議復早運救弊實深允
司計者所欲急聞也

林錦峯布政

別諭具悉遠官心事如老丈之才所謂八面長
城豈憂軍旅第貴屬間關則眞有所不便者而
此時世情重內輕外藩省臣得一節鉞遂爲至

優幸老丈且濡忍以待後機耳將領非闢茸即
恣睢此在在皆然要以提衡操縱自我使武夫
不得借卯翼而偷安憑城社而生事則其他夷
情恐無甚難處者聊因來教及之

安明宇侍御

承示某州君事凜凜三尺此何事而可容情哉
此生乃僕門人敝州蔡守杲曾亟稱其鄉行之
清高卓絶頗爲心動然士固有善處鄉而不善
涖官亦有能律已而不能檢下亦有鄉人之好
未必是而百姓之口未必非者公臺但據法處
斷何嫌何疑謹領教矣

陳五嶽布政

捧教憮然今之從政者眞如着敝絮行荆棘中
權臣重臣兩無所處然門下徒知人情借權以
齮重之可憂而不知重者之未必重也方今主
斷尚獨朝論尚衆一柄而左右掣一錨而水火
爭循而行之雖伊周復起欲下鹽梅甚難無論
不肖五目京兆矣

鄭崑巖巡撫

萬苦着身始追悔少壯失學老兄幸且以身處不肖間理會得先師能却萊夷而不能化季桓佛祖能下天龍而不能格愛弟則天下事或亦有一半在人一半在天者幸以此見原耳

王梧岡御史

交南本我叛臣伊黨相攻萬無中國代爲任難之理故擬旨甚畧意已在不言中大議一何先得我心也

王懷棘巡撫

續諭經營降夷事意思深長署置周密病中不覺色喜至于安兎納款且不顯絕惟苦以難從尤見劑量之妙但大羊新附立約束宜寛而行之必嚴若有法外侵逼者罰亦必行門下在鎮必無此憂憂後日復有蹈前轍者耳

于完朴副使

承示該邊啟釁顛末令人刺心凡先爲不聽平處不納虜使之說者初聽之豈不痛快及利害

臨前方知其誤而朝堂之上且至今爲千金敝帚此當局之所以難也夫督撫之重戰豈眞利戰哉彼直見臺垣年少之盛氣姑矯情示之先彌縫內言而後料理外事耳殊不知人臣爲國忠計正不當如此來教中上好下甚之說事理實然愚以爲上果眞好戰雖未必勝猶能賈勇今所憂以苦戰之心飾好戰之言本末顚倒上下牽制而能安邊者未之聞也省教深服公志略卿効其款款如此

陳還樸給事

召見事生已揭請至再至三有如過節天凉之後又復杳然則孤臣惟有去耳生比有一客奏乘彗星入紫微垣獨上一手揭其語切直犯諱殊不可聞既而蒙

上密荅生隨後奏內有此論原無人知尚可及改之語竟不審何故偶洩於外區區萬死不足惜而使

上心愈疑後路愈阻所關社稷之計不淺淺也

適已遍懇臺省諸公將來封事慎莫援及此論
爲閣中更端張本惟南中阻遠奉克奉聞敢恃
公憂國同心之雅附使及之臨書悚息

郭夢菊叅政

世事不可知弟之烏鳥再出巢丈之麒麟未得
路此皆失其固然而丈能安之弟不能安也世
局一新念吾丈相與閱過三十年前事各侵尋
老矣亦見太羹玄酒能復與牢醴爭權否伐柯
不遠丈自循其伎倆若何而猥以格心保泰見

頌也

温一齋總漕

捧別教知爲淮爲國家爲生等緩頰太宰總臺
間翁之苦心且與不肖共之第世變江河老成
必竟爲少年所制政體畢竟爲少年所持即如
教中不重建言之罪在今日豈惟不罪且將一
切羅而用之其柰

上意不測人情無涯方且暮坐風波中以日爲
歲耳務實之士欲以此時摩肩並進眞難如升

天門下端揆在邇倘更有幹旋妙用乎願洗耳以聽

吳韞菴巡撫

冊建事定期雖遠然觀無疑病臣燥唇爭此忍死內肯不以爲諱理必無疑病臣燥唇爭此忍死待此決不相負也邊備雖弛即今因事振飭亦不甚難若必欲從諸公用空口意氣搏虜則賈似道景延廣萬世罵名眞可鑒耳咄咄鄒吏部高識堅操其得調最爲無名而亦最不可測待其事少冷或尚可幹旋若云無成心則未也冀軒乃大用長材老丈旣知之當相與游揚其聲譽爲生等推轂地耳

徐龍環給事

別示軍政拾遺疏草萬里風聞與此中較若符契近來邊氣頗振經畧智識舉朝皆掩口服之公試揣以前紛紛是乎否也傳選宮女事雖可已而喜得將

皇長子重復提明一番諸公幸且小小放過以

就大謀可矣

葉龍潭總督

僕嘗與相知言方今高官厚祿不足以奔走英雄乃英雄獨可以恩使可以事激公感恩則有所不忍負當事則有所不敢辭此兩者之外顧門下豈藉一級半級爲重哉來箋勤勤枉謝非所敢聞敬以復之使者

葉龍潭總督

來示近日虜情雖各酋異狀未必緊就籠檻而其勢似難離則無能爲也火酋忽然遠塞焉知非勢窮將擊故匿其形幸詳備之道體行遽勞頻更幸以時稍自節適安危寄重此豈翁引疾時哉

葉龍潭總督

昨見新撫臺報稱火酋遠遁目前似無他虞乃來教更爲糾番容圖之計去莠除根豈不甚快顧又在帳下委任得人耳將官進退豈但當會同即各臺亦當禀命門下其奪虜求乞請以計

操縱之衆不可啓欲不可厭也

蕭岳峰總督

承示該邊合用諸公惜乎已晚廟堂業先用舊監軍矣此公頗有意氣雖以論功疏桃人言然寧夏真有功其才識膽略必可備翁丈一臂者幸推心任用之葉總督之不合以彼此各持勝心今芝蘭入室固當與之俱化耳

梅衡湘巡撫

吾公袖中龍泉業已試于斷割今游刃之餘豈復有難事若教中所云虜情宗祿如理亂絲如解連環在細心耐煩耳

牛春宇御史

僕頃以

備教事定得稍理泰交前說小疏方上而來疏適先得同然此爲國忠計兼亦可借明恩心第觀昨日里竟又以市恩先入一念未融所冀吾臺片言九鼎庶可收桑榆之効耳承諭水道便宜絲緒歷歷若心實政具見一班淮揚之民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免魚鱉矣其老黃河議未見着落容即與當事者商之揚州守素以廉幹稱吏治第一乃本末不相坐一至此耶僕不惟疑本官且疑地方背面之口若盾與矛而兼亦自疑其耳目矣

蕭岳峰總督

昨日正接得葉督臺報推伏翁丈弟荅之如別紙今錄呈大抵西事之仗東二十年來已然然亦坐彼此偵探不真有以誤之今不審何術可使耳聞了了西不疑東之嫁禍東不疑西之推于苦哉難矣杜酋旣有確報乞作速一題譯字宿業已別差但張少卿以該邊之特取爲別有所受囑今即當以台諭曉之耳

朱和陽巡撫

曩承囑留麻帥本兵以事體難處始暫調之夫此一帥也而年之間人情作以爲鴟梟作以爲鸞鳳茲奉教而愚意始了會當相與愛惜之以盡其用耳奏虜骨肉相殘倘可因而搆之成漢代兩羣于之勢乃千載一時人情難於慮始大

事當以容成章奏之外請更着一分苦心勿疎
勿洩可也此外填補將領具如尊命并附復不
宣

朱和陽巡撫

門下在鎮諸狀鎮人能知之亦能言之譬之金
石糞土終不能消蝕高鳥正未盡良弓得久藏
否耶近者朝堂又有一種月旦論人論官更不
及三事九德而曰某心術暗某機械深矣既深
且暗矣則誰從知之不幾于日日談鬼乎郭汾
陽非天人觀其處進退間一何洒洒幸門下勉
之

葉龍潭總督

伏惟台鉞行邊風霜鞅掌中且多古今之慨令
人繫懷所謂安定沙河者久聞其要害而屯守
蕭然信可慮也大議敢不奉行外示酋婦款關
既懇理自當羈縻乃知向者九塞不分順逆之
說及此而後知耳萬全計定請斷而行之

葉龍潭總督

別教定謀議兵之說鑒當矣南兵若便惟所用之然亦當計算首尾在途何所給餉事定何所着落山陰閣長生長邊方備知客兵之害況客兵在遠能保其秋毫無犯否此高明必有成畫不妨隨續見教也今貴部腹心之害在西川爲盜窟不知此地可建城宿兵否更容請教不宣

葉龍潭總督

諸酋求款此誠僞在彼中操縱在門下非所宜歸計廟堂也第不肖頗嘗聞門下緒言義不與火酋共戴天矣今死耗既虛即畏服果誠難遽贖其殛天之罪須多爲之計以緩之嚴爲之約以難之使太阿柄在我而後可望虎兕馴狎耳套虜倘有挾而求亦難准許惟高明裁之

葉龍潭總督

承惠該邊夷冊此自中心創覩何其區分明晰制置條暢至此也今亦當飛報東邊使案此而行亦萬里一快事而各條之下更小詳夷情之

順逆强弱與內備之虛實難易此尤快耳

李實吾巡撫

承示處分各路夷情順逆井井至于欵賞中不拂不阿寓威於撫尤見驥縻妙用大抵塞外權宜自是邊臣之事將能事君不御自古記之惟在門下堅持大體如所謂犯而復賞挾而得賞斷在必絕則其他固可隨事牢籠毋煩聽可否于朝議也

李實吾巡撫

年來虜之日驕雖其故態然邊臣亦或以姑息誤之門下此一番振作或有引璧睨柱之氣竊料虜貪我餌未必敢桀其聲言戰實則所以寓撫也弟有如必不可撫而聲息核實當陰戒將吏須百全乃發可耳

葉龍潭巡撫

捧教爲之驚愕此何時何地何人而容得造次移足也僕適與陳太宰言方今據要秉權誰非苦海但苦十分卸肩不得耳矧翁十載籌邊已

歷奏功狀而昨者大司馬出示手書且知二酋漸就籠絡大功未竟而去之可乎天下事一日多於一日豪傑有志者操刀而割失今恐無時矣惟鑒之

葉龍潭總督

六十歲褊心人閱盡世情始覺識見粗有進步而又恐不接君子之教如何適已聞火酋定死翁眞可謂神畫靖虜議謹領教矣

張元冲操臺

服公之訓適來儘勾心虛亦儘覺耳頑但恐心虛之極至成磨稜耳頑之極流而玩世則我公更宰有以鞭策之耳

顧冲菴總督

弟頊日日與諸公言方今倭患是第二着當務兵心動搖得不償失爲慮今且議定撤兵大半其餘姑留守要害俟釜山賊退後再商量盡撤耳會病作不能多復若南禮部則已推黃儀亭定宇方有別簡老兄何慮之過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顧冲菴總督

老丈不記弟高郵之說乎紛紛徵募未必有益異時或恐有自厭自棄之時今頗驗矣弟所以爲此事着忙者蓋緣家鄉干賞竄罪之徒皆夤緣募兵數中即寒宗敝親已有坐守舍中求薦者誠恐倖門一開遂成鬧市所以陰主一人不留豐犒而遣之之說今幸二老計同更無他慮惟陳九霄兵遲散之說則司馬欲乘東南倭報早借事催發亦或一道耳

常心吾巡撫

捧教乃憂邊至論僕亦嘗慮零星調兵恐無下落今幸天敗狂虜王京等衆並以野無所掠紛紛叛營歸矣本兵因見事勢畧定已檄止沈茂李承勛兵而沈茂適正有書禰歸卒無聊之苦殊費捋循公見天下事總當慎之于始耳

劉晉川巡撫

數日前已有傳天津小訌者問之石司馬云已旋定此皆仰藉門下不怒之威而梁憲副啣嗟

應變其才亦可概見已大要此等事遲速低昂之間毫釐千里但在法行而不必情之盡得可也

劉晉川巡撫

比者天津耗聞不佞固以一言決之此所謂兵譁非兵亂也幸門下咄嗟處分如氷釋霧散而廟堂亦已陰假當事便宜不深究譴矣惟是續到各兵尚多恐其因此有以窺朝廷故

明旨附有就處首惡之言此亦政體當然而折衷操縱則自在門下耳

顧冲菴總督

未得教前此中已有成議乃弟獨恐直浙二兵相錯而居必不可令兩將兼統今兵既可分老丈指麾則定矣楊把總輩驅之不可用用之不可驅南來兵未譁不可薄既譁不可徇來教持衡而論得其中矣附此復不備

袁了凡主事

仙蹤飛向何所得教恍然身在華胥夢中忘我且忘世矣公忘裏生冤莫多會寘客莫多談機祥天下將治則公等爲龍爲蛇不可知近者之事已成冷風畢竟臧倉樂正子寃親復何所在

董淳陽宗伯

歲月旣已蹉跎情誼又復否隔進不能展葵霍之誠于

主上退不得專烏鳥之養於老親而重之枳痛滯身怨讐成市嗟乎人生至此而尚有可以壽爲樂者乎適舍奴傳至箋貺以爲勞苦契濶之狀著龜藥石之訓則小子自當百叩以承旣而披辭發幣乃儼然爲之六十稱壽而又爲補壽老母夫以六十老人眼中幾無故物而小子爵上幸有百年未艾之嚴師內幸侍八十粗安之慈母此其所遇亦不可謂不奇而天下亦有以此賀小子者微福之念敢曰無之今所苦多此一官養疣萬緒鞅掌而自傍人視之猶誤題爲木居士可與妖作福者名實兩乖出處無據而

我師猶强爲奏鈞天以樂海鳥歌維嶽以壽朝
商則焉能承之哉臨箋報謝不勝荷遽棘灼之
至

許敬菴巡撫

人生六十年來日短矣而國謀身計且一切在
支離莽渺之中衰慈喘惟其疾之憂衆目睽
睽惟其敗之俟老丈以爲此時可宴然稱壽否
君子愛人以德聊以此附謝使者不宣

王少方侍郎

捧教知十年憂患以來道體無恙爲慰往事悠
悠總之皆種下今日禍胎老丈不記弟握手之
言乎今日忭元老是弟他日不負元老亦必是
弟息壤在彼敢食斯言所以甲申被召就於辭
疏中明示意旨使少年不得借弟躐官而丘侍
郎任御史適在楚中皆嘗力以書駿諫其追賊
事任猶面從丘則大詬今兩賢皆蕩爲冷風而
老兄不失爲榮啟期也可憐高明如老兄不早
聽弟遠權息交之言以及世網則兄爲負弟六

十老人不勝
明主之恩靦面再出使江陵之射矢移中及身則弟亦負兄彼此恨恨如何可言教尾不植黨不修怨等語赤心一片止此眞不愧人若賤生值此世故紛紛自難稱壽老兄亦宜愛之以德也謹請方命之罪

沈季山巡撫

手教再辱似頗悉相念乃鑿坏高志竟未肯降不肖誠自知餘羞不足以漫賢者而智疎口吃不能如留侯之致四皓昌黎之責李拾遺顧寧觀廟堂虛心相待已備盡委曲方中州命下則責以政事使之無辭繼又恐老兄之不欲廢養事也則急處內缺示之相重嗟乎

聖主賢公卿何負於老丈哉蓋先是陳太宰之辭召而以書來辱不肖應之曰方今之時士之踐華秉重誰非苦海抑莊生所謂義與命存焉知其不可逃而又不能逃不若借之煉心煉事耳客有言老兄方結廬遠市其跡愈奇人求之

愈急此何異畏影而疾走然大隱不必巖穴大
藥不必玄牝試理會昔者爭席是何光景而煩
惱皆菩提矣不肖生平粗心浮氣至今年六十
而知五十九年之非雖高明固不必待此而知
不必厭此也努力長途恃雅不復作套語惟鑒
之幸甚

朱虞葑吏部

出山小草固知其必不能副厚望也李鄴侯韓
魏公顧不知其精神作用何如當時能令人主
母后握手相親垂簾引見則所乘所遇之幸亦
自有萬於今日者而青生少年猥見儕禮遇稍
殊則謂引裾蹴蒲無所不得郤日開雲如取諸
契嗟乎難哉若哉方
上意未作時儕首與選司謀推轂鄒南皐之術
嘗竊評南皐金堅玉潤必不虛生吾曹劾力以
後且卜之天與
九廟之靈耳二閣寮純誠君子恨同事之晚何
人能間亦有何意外可疑六十歲老人至此而

主張不定則生平蕩然矣

萬思默副使

弟也汨汨以寒灰小草再點旌進無啟心悟主之効退無鎮俗諧世之權而翹首老兄擁書榮養於清風一榻之上眞松喬之在霄漢已琅然之音何意得囚賢子見辱而大著中所謂深心反已痛懲舊習者又輒爲頂門着針惜乎聞之晚也生世六十年暇日儘多模不得此心本在何所比至今日風幡亂動野馬橫奔而老兄始諗以涵蓄神明取証菩提最上果豈不難哉賴天之靈殘息尚屬將歸而請事焉必如老兄之出世經世斷爲一途則膰肉不去隻履不西矣

金子魚孝廉

使者滙行數千里而辱以不肖生辰來賀其勤已甚箋幣之外重以春容大篇綴賤姓名於古人之列而祝之悟主靖國保治無窮嗟乎足下之言至此而老衰刺心矣天下之勢方如漏船

僕不幸以長年爲任而使維楫亂施安所歸咎然猶自信者世上雖有切齒之人而此心眞無皺眉之事蓋至于十疏留中經年不召始愧嘆南陽一出爲天上人而悔其入山之不深也握手之期決在歲前萬幸無以愚父子爲念輒此附謝使者不宣

朱虞葑學道

使者至以六十見壽嗟乎我生之不辰以及此也又以爲日昃而鼓缶樂乎哉華髕逼顯天之所制天子之所操今此兩大權者皆倦勤而聽之人矣人聽之吏部吏部聽之司官司官又聽之各部各司各部各司又聽之一二失職下遷而日夜冀天下有非常老丈以爲四衙門果華髕逼顯乎不憑其墻不入其幕且朝青雲而暮黃土矣僕不敢輕天下士經術孝廉豈其無人而要以柔心弱項立乎氣使威喝之間勢且折而入之嗟乎天下皆醉誰其獨醒我輩所恃者頭上有天日腹中有肺腸耳丈所日記九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與推轂四公皆不合錯走遲路請翻身入利
齒菜中價高百倍而獨恐丈等不肯作此蓋面
對人已矣知復何言

奉委主考廉

歲暮戒行承拳舟遠送所談皆經國遠猷恭簡
公未展之奇當發之老親家耳一行受事遂卒
卒未暇修候而重辱窘記賤辰以箋幣枉賀感
之愧之僕晚入羊腸慈趣惡甚蕪喜之觴不忍
入唇但能爲親家破侧領華衮之賜他非所敢
當也郎君讀書當風氣日上張平野丈此吾州
博雅大儒而更可謂之易聖郎君得與朝夕僕
甚爲之喜承其垂念并望爲謝之諸不次

鄒南皐刑部

別久得教如挹冷風生之謬悠敢辱盛獎至於
純心二字須禹稷或可當耳生六十病人已悔
從前學問之不審今其計無復之矣異日即不
死持寸赤以見公庶幾公之未忘我乎而來教
白駒之志似未肯釋然生何辭以置對抑嘗謂

人才如公品格定矣朝廷未展其識用朋友未
究其切磋公執古人四十始仕之說以謂來日
正長報國未晚正不知自古起巖徼洛之士亦
曾有如今日累次而升否公等即嗜古當嗜其
囂然幡然洒落信心處壁之談炙飲精而棄其
麁可也而或謂天下穰穰史道猶禮有志者不
如且斂手局外以待時清此未睹三十年前事
耳必待時清則出恐更百年後更無可待之時
而家立門戶人持堅白必且入於亂也或又謂
公之清直必不爲當路所容此失意之士以此
相引而足下或能辨之夫天下正苦難得清直
之士如清直而不愛官不喜譽眼中能辨是非
賢否心中能忘人我衆生智中能了古今治亂
則生且望而拜之非足下且誰歸者謹此以效
區區幸台亮之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二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昭時敏梓

蔡肖謙尚寶

手教具悉憊憊高正郎之事昨已面復此公原將小兒說開而弟自急性與之爭此則實弟之罪也然有謂小兒實可疑則九廟百神之靈誰不電照弟前有疏爲兒求廕而不行又力薦高郎中今高郎中丁憂回家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緣復起起遷之議又何緣以數年前青天白日之下無幌無怍之心而今日明欺天理以兩悅人情此薄不爲也想老兄在山中久未詳委曲少暇當檢出薦高之疏相與觀之耳

劉徽從副使

公頃又以病告豈其果然抑或有所苦而欲逃乎今世吏肯修實行而效實職千百中有幾有世或知調護愛惜又有幾又或幸見知於世而肯委蛇從時忍辱以濟功名復有幾今公且事事效實矣人亦且知公矣而畢竟不能忘情世厭離想嗟乎安得朋友盡如呂中丞而與之立功圖事哉古人云天下有一人知已亦且不恨今公業有呂中丞又有僕此知已非一人已而方倀然逃之非海以待天下之清此孔子之所不爲也奉教二刻具悉所志僕且勸公矣即名山著書趣爲我言海內眞修士某眞循吏某夾袋識之而異時相與試磨勘焉此所以發僕之蒂而亦即所以需公之用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瓘樸給事

人才一疏甚快錄用直臣不俟亦已屢揭言之止爭得饒比部餘尚杳然微求巖穴度勢未可行則莫若照常薦舉人才疏中物色縉紳不交官府養高自重之士令撫按復命則紛紛求薦親及親此豈可謂之人才否品此附謝并復宣

龍擴菴巡撫

近聞幅門下以一身當龍蛇赤子之間而咄嗟指麾從容鎮定操縱緩急不失機宜如此賊不足乎矣大抵此事其初發必起於饑而久之則奸徒挾饑民爲市消成河必至之理故廟堂之先聲必主勦而地方之審計必先撫若大兵一動則兵又將恐爲變端益凶荒觸緒無非危機不可不慎也雨雪既浹即此人心已安五分倘各門遣官放賑而門下布宣招慰其間兵亦可無動而解不俟謹傾耳後報耳

董擴菴巡撫

開礦之說不俟徃年承
上問及亦嘗以利少害多必不可輕開之狀爲
對茲讀來教益聞所未聞然不俟近閱勸開諸
議多出于氣節高名之士宜若
世宗朝專差內官錦衣使貪吏奸民相與爲市
安得不成耗折也高明謂何

范浚 擊

承示開礦事宜不俟商該曹動色難之向買白
煎誠亦良便但勢豪無籍之徒恐非法令能禁
況既名開礦則不得不
上聞既
上聞則宮禁必且生心而錦衣內使四出此其
所難也會河南又有礦徒新報且俟其散盡而
徐議之耳

蕭岳峯摠督

承示覆處礦徒事宜謹已領悉張允清聞其大
俠既撫之後隱然一士官將來恐有司不得人
或以姑息長奸或以誅求激變須設法預防絕

無滲漏乃佳耳

張惺宇侍御

晉邊借重今廟堂業以便宜委公礦盜事不肖原有成言目前不憂此輩之遂變而憂將來之激而成變今奏牘屢騰猶詡日起其勢決當解散何疑但既散之後須得操之有券駕之有術使有司不必疑于彼足于必不疑有司而其黨遂各鳥徙獸駭不復陰聚乃結束最緊關着也不識高明更何以教之

董擴菴巡撫

近者礦徒結聚之事就今散後視之其輕如羽而使當其時處置無法剖決不早安知不小事化成大事也病帥誠宜亟易謹領教矣昨河南直指書示謂礦必可開開必無害愚以爲此舉未易言驚內聽生衆心而生等不敢遽許其成也

蕭岳峯巡撫

不佞弟昨與顧選君細講一番凡邊臣請留請

調人才必當曲從庶將來可以責成有事無所歸咎教中冀北周道弟亦聞之必當相爲推轂也李主政尚未知其資俸相應否

黃儀庭侍郎

日跂鸞音乃比有爲南禮卿襌官之議同朝推轂無踰翁者以此復借鼎而南翁試觀方今我輩之命豈復在我以衰慈之喘喘而見朝命之至爲之彷徨下床而走則太夫人豈獨得宴然耶有如即不耐非途者吳越一水間扳輿迎養且何說之辭翁其亦爲天下計爲故人計可也

又

別札慰藉良苦弟雖褊心豈復以世間鬼蜮爲意但著最上格心一着正支離群少洶洶乘其負而攻之使之無所措辯然人臣妄引天子爲證佐我輩盡搆舟中爲敵國眞千古奇人奇事而弟也狎于見怪顧反覺氣壯耳南秩宗新命似天之預爲尊母方便若復瞽辭則不肖必不敢主張而且恐重爲使者累也幸虛心

一聽鄙言

范睢陽布政

兄之即家拜官葢殊典也先是江西之政不肖頗飫聞之公以此詘亦以此伸可見自古定無天理外人情而不肖憧憧發譽閭亦竊可以自信耳棒教固知白駒雅志不縻好爵弟廟堂方急才而不肖且倚大賢聞過有如遂容高尚則此舉爲不成章矣惟高明裁之

劉西峯兵備

公以望起以急用勢不得辭而官亦非所當辭趣裝行矣方今公道大明之朝幸賢者自額來而目盛德不小讓此王藍田所以屈其子也

邊少僉侍郎

榮推之下官有以外藩未久爲言者愚竊惟自古用人論資論望原持兩例若此舉不十外而十內則內且愈重外且愈輕於銓法政體俱無當也推轂初意未嘗爲門下一人何言謝哉

艾恒所布政

翁丈久次南臺聞少年之議者嫌其太帽幅太平易此矯之不難但露鋒爭得一事而鵬飛萬里矣然賢者固羞而不爲也則何不遂守此故吾局面而以積薪爲愧乎大疏已發使者度有人知不得不上然温言降後則請遂付之忘言騏驥之緩行終當勝駑馬之疾步也

江續石兵道

適聞松江士民以保留賢守李多見地方喧擾爲臺下訪拿一二乃不意就中有監生彭汝諒秀才蔡汝中姓名爲之駭異二子貧而有志行且能爲古文辭大有鄉曲之譽不知何以一旦狂惑自墮忽至此也事在彼中非不肖所能懸辯惟望臺下審諦眞情參以公論如該郡諸君子陸宗伯而下視其友可以知其人矣若不肖十年文字之交亦何忍坐視謹代爲之負荊而請儻蒙推愛使覆盆可以望天不但二子一家之感而已

鄭崑巖巡撫

適偶見敝鄉一不平事有原任絳州同知王必
強者新陞王府審理官嘗領解市貨或言其有
乾沒故得劣處既聞彼中公論乃極苦極寃其
行也衣裝盡典而鄉紳至爲之貸金償債道經
都門糊口于市愚父子聞而稍齎錢米周之嗟
乎此司馬廉吏之家孫也窮乃至此何辜于天
今旦暮遣之就官以造命相累千萬爲公道留
神

呂新吾巡撫

門下明德清望出入爲儀爵也遺簪再收恨未
及朝夕君子乃來箋猥矜其入告之小忠置齒
牙于誹譽之外不肖即以青蚨爲爭客所不
恨已二三英俊自是有成心作魔不然誤不至
此不肖以冊立一着支離無心更理醉夢語言
若娟嫉真彥聖并容則古大臣謀國必不如此
門下請毋以過爲譽也

涂念東御史

孔子高云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比者惘

惘惜別實悃斯言然老兄試觀同謫幾人而朝堂之論何如則不肖或亦緊非楚囚泣而兒女戀者乃教中以此爲德而欲報之可愧哉然賢者未忘世憂故是吾道好消息不肖其敢更以身之千瘡萬病怯而畏人退而負君子弟如教中所謂叔季風熾辯之難鬬之難處之尤難愚以爲此必當從中從慢轉移而期以十年二十年之達庶幾能濟也天若祚宋則人動我靜人急我寬如王茂弘李文靖作用亦或是救世一機而審着未定呶呶者復起矣兄乃豪傑中處子使其終廢必不虛生未追召間且潛心料理整頓乾坤之術毋謂即此洗耳熟眠便是本真也

史鶴亭編修

別諭辭考官一節此日月可查何煩置辯兄自謂寬可對天日而不知天日之權果堪與鬼口爭勝否也

主上明聖眞未必有成心然其權亦僅與天日

等耳世道至此我等但自保得靈臺洞然此外一切知其不足恃不足怒而忘之則吾事畢矣

黃儀庭尚書

適金華丈問兄翁之去留弟答之云此時難得代者寧負朋友不可負朝廷既而俞旨忽下使人頓足二老相見闔之亦惘然可見太夫人眞有福更當以嘆爲賀耳教中從容委曲四字豈不佩服但年少方爭執此四字以爲天下惡物計惟有焚詔裂麻哓乎世局至此而老兄之不早當事非不幸也

郭希所巡撫

景府之事不省固心知其難處吾臺不得不一爲委曲今前件糧完足可報命至于後議則生等自當從中緩頰而其勢終恐不能一一如指益

聖母愛子

皇上愛弟摠係至情不可盡以法裁此外廷之所以苦也必不得已或災傷量蠲一說未必盡

格耳陳大衆所爭水次之事其故今日始悉然此公素有清直名當使不失彼此之歡可也

陳警亭御史

大議乃治河切務濬沙一說乾寶前潘司空所創今遺法未艾按行不難獨吳楊州疏海口之說則此公自謂卓然定見而苦不勝梗議之多未審公臺肯爲保任否

趙見田巡撫

仰惟門下春風綵侍早薄三公而朝堂湯爲好爵可以縻賢者此如雁媒招鳳誰甘就之顧蒲輪强起之意在事不在官爵前啟已微露其端已門下辭官猶可辭事可乎

温綍再下幸勉承之

王方麓侍郎

門下之誥亟矣白雲同志豈不欲相成顧聰明神用乃自暴于人已不俟敢以蔽賢自累哉度温吉傳到已悉然竊謂老成當此日爲國家無不當留未見畝中果能安枕也幸三思之

蔡肖謙尚寶

辱書審以老年母不樂就養再疏陳情弟廟堂物色二十年僅僅得鳳凰一下集而以時無竹實梧桐竟謀遠引此亦可以卜世道矣弟守身事親庶無相負今老丈方日思爲巢許而望人以夔龍之業何其遼哉天下漸有事弟且箠得遯卦以餘年從老丈于春風洙泗間自不寂寞弟老丈亦尚恐無此緣耳

劉筆山副使

生頃往來南北見民間最苦是驛遞而三思無處之之法今在兄調停其間以法懲僞庶濫牌及祿流胥隸之乾沒者倘亦有十四五可瘳乎

王弘陽巡撫

門下乃方今之伯夷伯夷聖矣而未免傷隘蓋風流靡靡之時聖人且有以過中矯俗者何至乃以誤聞自愧要之在門下不敢以名高而乞身在不肖不敢以迹自而玩世彼此實相成也承已于前月受代澂事隨車甬露計日一新弟

地方民敝兵囂不無少煩清思耳

郝少泉侍郎

比來世情貴壯朝議喜新葢嘗有未識門下之面而以衰晚致疑者矣比丹顏健履屹立公卿間而後知良工必不示人以拙也今假道里門遄以病告白駒之詩曰勉爾遯思此豈徒爲伊人計哉

溫晉甫下趣裝行矣

李涵一郎中

客冬途次一奉見已嘗公不在簿書間乃茲夢然詔徵同志稱愜方引領鸞聲而使者辱以芳訊先之豈勝懽感僕之駑鄙豈敢望司馬公但昔處新法改弦之時收人心則易今則勢極動而當歸之靜俗極巧而當歸之樸凡此皆新進所不便此僕所以難且苦也公行且當路試熟嘗于夢覺之境則知所以信僕知所以憐僕矣想道駕已臨近郊嫌不敢遣候顙此附謝不一

盧理南知府

徵科一事不佞已累奏
上前原無苛責雖部檄亦止照常行催取調停
劑量自在吾臺傳諭所司非不佞所敢知也協
濟事俟按臺疏到無不盡力敬此附謝

李中石御史

茶馬積弊近已籍籍有聞葢徒貪其數之多而
不覈其用之少此非公臺實心實事者不能釐
飭也苑馬改衙一節亦無不可行伺與該部言
之以復

吳止菴巡撫

緬賊入犯事萬里外不能懸得要領但莽應裡
託孟養進方物未久也俄而入寇矣又俄而退
屯江洲又俄而進矣據蠻夷文既不可甚曉而
報自鄧子龍者尤爲驚惶得無以金山爲倭衝
欲借此賊虛聲徘徊作久計耶緬在極西去開
府至遠窺疑不能一一皆實私用質之門下但
徐察之幸且無泄若速檄新將受代則狡獪畢
見矣兵家雖忌臨敵易將然不足以論今日事

也此外夷情向背自在門下以啞嗟指揮兼鄭重而行非不肖所能瑣瑣已

馮鳴陽御史

初見鄧子龍久不赴金山而緬甸之報覺有虛聲意南中開倭勢張甚金山又爲賊衝所謂老將生奸計且欲借絕徼不可致詰之事以過春汛耳已作書與撫公令徐察之及見尊論所設十疑跟究入合至于籌度兵勢揣摩賊情尤見方畧益不佞每聞往年蠻夷爲變多由侵侮過當憤無所訴若以良將吏撫之自可解散今徼金騁將速往受代即令孟養等招諭緬酋開示威信或可不煩兵而龍猶不悔禍以迤西土兵一創之恐亦非難辦也第本將自知去後諸不法蓋見必更生他端須作計遣之何如

答岡公

詳細賜及覆狀心竊疑之及讀開豐巽功之論爲之躍然但萬里外事難逢度惟廑下偵伺得實三思而調護之毋縱冤毋煩兵使黠者不得

行其詐是所望于同仇威之世臣也

吳止菴巡撫

緬賊退狀摠鎮先已奏聞茲教至乃知地方警寧具見運籌神用但逸酋猶爲賊巢萬里征伐恐不得全倚兵衆將來或計招諸黨用以夷攻夷之策庶幾逸而有功耳

默國公

文武爭言非清朝美事漱省中已傳有温綍爲該鎮解紛自此幸相忘于無事可矣

章念清侍御

伏讀條陳大疏凡鄙心所疑者斑斑在議中公武相見禮節自當酌議臺臣入而才也未欵文武定規永爲遵守但亦望公臺於有過中觀人不佞往見將官肯抗顏爭禮者其才品必不卑如敝州之張守爵等皆以忤廢而其家皆蕭然此亦一驗也恃知不覺饒縷

吳止菴巡撫

別示鎮臣驕悍狀此明因地方有事挾以自重

門下先既已忍氣下之則其勢自不容過激伏讀恭疏且寬且嚴具見苦心妙用廟堂不得不相爲仰體弟恐緬賊蕩平有期而該鎮披猖無已目前挾賊將來且挾中而其既也卽縉紳中且有陰受其賄指反歸曲于院司者矣門下度不能遂制不如且養晦以待之何如

吳止菴巡撫

捧教知夷孽生心報復戰守之計委宜早圖惟幸門下以謀輔斷而行務保萬全耳頃之部議欲奪鎮臣服色爲生等擬票不可其意正慮有今日然軍興之際却不可將養太過想高明操縱自有妙用也

吳止菴巡撫

自門下受代後則滇中幾爲戰場幸庖丁亦下有餘地耳鎮帥積驕其罪既不至革奪而其勢又不可革奪今瑣瑣吹求彼已益玩我已益辱誠如來教處之方爲得體而刪去交際繁文尤正本弟一義此李師古所以屈杜黃裳也

孫念齋御史

省來示殊爲詫駭用兵之際因資于敵理則有之若以降爲擒乃逆天道失夷情之尤者其罪且十倍貪黷矣但此事恐又礙督臣近緬捷紛紛可鑒也

吳止菴巡撫

世風日下士爭以少犯長下訐上爲風節此已病在膏肓救病之術當一切以實政爲殿最使人反噬無詞耳比來處分夷情甚得古人化有事爲無事之說但恐台駕一發後群少年必將爲任尚而不肯爲班超耳如何

陳毓台巡撫

緬報情形不一會兩院俱受代楚中去滇不遠公宜速發勿令弄假成真大抵諸夷之性與南非二虜絕不同無事時設爲戎將吏所侵侮無所泄其忿恚至于爲變有事則廣張虛聲請餉請兵使地方騷然至于徵調未集而賊已退矣但得其情明示威信可不煩兵而罷也封疆之憂

內外共之不敢不盡其愚惟台鑒

陳毓台巡撫

曩見教以緬情爲憂第不佞先年每見彼中警報初皆徑傳內犯而禍卒中于彼黨而止今亦當審其情形倘可急驅或從其事逸而費省者可也川中方亦有征楊酋事大疏所請借餉之數恐未肯盡給如何以夷攻夷眞制粤一奇但遠糾遲邏謀未必不先洩使遲邏又欲伏我先發而後敢來此連鷄不飛之勢也希更裁之

李碧筠御史

初得撫臺教以緬情叵測爲憂已隨發華函讀之乃知思仁實爲戎首釁有所歸或復如往年一逞而去不可知也今我兵既不得不出則處餉誠爲急務而特恐川省又方有事恐不能如來請二十萬之數今特爲量減因擬嚴旨督之必發庶不辱盛委耳

孚碧筠御史

不肖嘗爲蕭中丞言方今處緬易處兵難而處

兵之難又莫難于餉少今計以漸汰去老弱散處屯營此不識不知作用萬無可疑者但不知新將果堪辦此不復爲鄧子龍之續否

田東洲巡撫

承諭處回夷番夷二事精明悖大兩得之矣大抵二事皆有本末回之日騷得肉奸之機置番之日貳若邊吏之侵辱者無不奉行也

宋桐岡經畧

得報倭急攻全羅殘破之虜其氣愈壯其入愈深將以何爲雖軍書絡繹而尚未悉其要領曾與接刃否賊疲困久矣月餘以來盡仰食于剽掠乎抑鬬白達餽之糧也提督而下意氣何如不復憂衣食否此皆所急欲聞者又勁敵相持已成持久之局向所云朝鮮銀礦可開否彼處腹裡地方有水草可屯田否閫外之事雖非中朝所當與聞念今密勿之容盈庭之議必有眞知灼見乃可主持故敢詳詢如此大率使賊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繼我氣未復則門下所謂扼守要害俟其糧絕邀而取之固是勝策請勿復疑提督已移書督策之矣此外惟奏報如期明詰時日以息衆疑諸不一一

宋桐岡經畧

軍中暑疾士心疑怠則不得不稍慰拊之今忽請得

温旨發下想旬日之內必更有蕩定好音關白有西援耗否若援兵不西我又截其友顧之路則雖有百萬之衆可以立稿而特恐彼中未必無人未必無計耳

宋桐岡經畧

奉讀諭晉州中倭之說眞矣但愚意終以寇爲窮計未必有意得城及更轉掠而非也教中分部兵馬及計處轉餉皆中窾本兵移聽尚州之說不肖先不敢主張止以就近商量爲之此正令門下得自擇便利何所復疑勉收大功以塞讒口耳李提督生恐言不能信復託乃父以

書切戒之今喜得絳灌同心何事不濟第萬一
晉州賊退仍歸釜山不歸對馬島則不知更用
何計收拾沈秉燮之說想已略聞使全無影響
則不應有此鑿鑿杜撰使果有之何朝鮮獨杳
然竊聞台意疑降倭有詐何不以此爲鈎距試
之若長平坑卒之事則斷乎不可輕舉以傷天
道也

宋桐岡經畧

群賊不能久住咸安一城我兵屯晉州爲備已
得勝地勝筭不憂賊矣提督進止多不能如翁
指授然渠或以賊退放膽不可知今
嚴旨又下提督處似不必再矣書但懸軍異域
事宜輯睦願翁嚴示方畧而以意氣激發之以
精神聯屬之勿令生疑則所存者大矣此間復
喑傳倭已奴信情形不必盡虛昔何無忌擊賊
僞舟卒以取勝權道可以破敵亦何必不虛耶
今用間不廣而專恃一沈惟敬以通血脈此外
惟以力搏力耳愚未見其全利也若不知朝鮮

勢及倭奴海中出沒之形有間幸圖以賜覽庶可備顧問耳

李提督

大將軍積苦兵間勇氣逾倍耳賀社稷之有人也棒教似前信初八日倭遣之說猶未確然僕竊疑關白令嚴將來清正可拘行長行長未必能拘清正畢竟嚴兵爲備是第一着而寶山一帶截倭徑道尤屬緊關此中因見經畧敘功不早臺中頗有異議然非公之所宜置吻耳准備崆峒倚劒之後使諸人相與樂成可矣

宋桐岡經畧

充國征先零孔明擒孟獲豈必盡殺卽如教中謂倭奴可盡截然截之於此未必不生于彼摠不如画蛇無足之全美也

宋桐岡經畧

承教示先後塘報要之倭雖未滅而我兵原無無失着但謹護饑道使彼饑而我飽借之走路則目前自可稱萬全不在多殺也當趁此朝鮮

氣振時責之使自爲守以絕後望倭婿若定矣則兵恐難歸關白或可乘間圖之臨書惘惘

宋桐岡經畧

再捧大教始備悉倭中實情實狀若心哉門下當局之難也降倭五十萬之說雖未可信要之彼既偵知我兵追襲則閉關白大巢在遍豈得置之度外援兵未必不出則更游一番亦闢事已至此大行不顧細謹夫復何言彼衆我寡度不可盡殲與其多收降卒以自累不若少假歸

擺以縱之此亦一說也高明裁之

申瑯泉相公

手教謂是疼痛一體相關然老兄但見其影不見其形彼被身處于其間不審更作何方畧挽回也人情之變弟初擬以靜重服之而不勝則示以寬和及寬和又不勝而稍與之辯是非是非明矣則又曰彼將有虎視常情不處不可測千搜萬索如此即市井小人往往能看破而中朝號爲有識君子相隨入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夢之中劉文選無端橫爭一場而十三道劾之
問其所以乃謂六科會議之言稟自閣中而不
知
上親筆大書見在許少微處弟固許因何不與
人看蒼曰恐又惹事以我爲回護閣中耳乃知
群少之勢真可以生人殺人朝廷一毫無權可
爲痛哭流涕也弟風火之性即今已儘勾容耐
且捱至
聖節後或再請
册教而不行雖百計挽之豈可復留老兄勿復
見勸矣本兵輕信然無奈其未心忠良不得不
五爲周旋看來眼前邊警還是鄭範溪而一忤
少年如壓萬重鐵杵之下可歎也

劉華石御史

向謂公久在南都今報代之使始至雖喜貴差
事簡政寬雅愜吏隱顧竊謂公此行伸讜言扶
正氣以醒南中士大夫耳目正惟其時抑何濫
滯爾爾也僕往曾會飲貴署山光湖色真在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公家華岳一峯未必勝此直恐世變狂瀾有
志有識者方當思江左夷吾公以如意柱頰望
鷄鳴山當流渤耳

陳應虹撫督

古稱廉吏于暮夜砥節此猶爲未餽言也乃官
督公羨不關會吏籍而斥之以濟邊胡威之清
不加于此矣欽服欽服

魏見泉巡撫

曏曾辱面論有司不才此輩若不遇照魔鏡安
知簿書筐篋間不盡爲中矣十年前交乎顧教中窩
訪蒙蔽之風亦須加意洗刷一番譬之導水源
清則流自清已此復

毛壽宇摠督

僕居常每歎公處貞臣廉吏輩出而恂恂欸欸
依于長者此天道所以福謙也尊太母之長年
弗祿以衰榮始終豈徒然哉今世情好面諛人
君邊道諸公中執事褒然爲卓異第一此則不
佞聞之鑒鑒僉論而乃茲得教愈益見安攘大

畧使國家盡得公等羅列要害謂虜尚足慮乎
自款戰議興而言者爭誇空庭絕幕之事今其
效竟何如努力萬全謹此附謝

蔡肖謙尚寶

久不見君子幸閒金玉之誨但老兄所云趨勢
逢迎似是數年前事與近時局面全別今天下
勢上有勢情外有情似非一切結繩之治所能
辦理有見愛者勸弟以術御之以權鎮之弟惟
自度不能而徒以赤子悃幅之念相與爲媛媛

妹妹故若辱至此耳方今宮府內外之閒情隔
九閽疑高萬仞調上尤難見羅兄弟三
揭救之而僅得報何暇
頂門一針然老兄既知
我以中心示人而人謂
正物者乎廟堂久知雅
而表儀朝著帥正士風聞老年伯母方在壽康
而光祿清卿于奉養殊適又非若弟之日坐劇
場以餘憂累老母也尊疏雖上然勢不可不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幸裁之大集僅窺一斑愷愷質言已破盡近
日浮奏之習俟犬馬疾少閒當爲老兄序之使
旋附此

梁靜齋巡撫

嘗屬耳委巷之言而歎邊臣之難爲也捧教重
以增愾顧今風波既往而言者亦自捫舌去矣
天日之下原無覆盆翁其試人我易地而觀孰
得孰失哉世局一新險巇萬狀然其中頗亦有
以自信我輩知于天而不知于人何害適其適
而不適人之適又何宦意之辱惟倍萬珍重以
慰遠懷

劉和宇詹事

昨山陰丈極爲公發憤而僕荅之云使此舉出
于翁人且必讀歎奉行何至見詬此實僕望輕
誠淺爲知已累耳近來朝中成一種風氣言出
詡者之口無言不貞言出辯者之口無言不僞
狂瀾已倒誰能障之承示諸疏初疏已在事前

嚴旨不容驟辯姑上第二疏留此明白公案以俟百世而已僕病狼狽旦暮歸矣竊冀以未盡口業與足下徼福于冥冥寧敢暨譽真同浮煙耳

陳還樸給事

近者紛紛外廷夢語生等聽之已玩皇上亦每加優容而貴同年獨不幸受譴可嘆也此公志履如玉不省以一日之雅獨深注措卽兩寮亦知其非辜爲之揭救而不得公當亮之耳大疏自不可少內四不允一段快心不佞會亦當遇便採入揭中庶幾千回天一助耳南冢宰久推不下恐諸友不得無一言冗次草草

朱鑑塘撫臺

伏承臺下已蒞任受事不省可藉手以報國家謝父兄矣三吳凋弊誠如台下所言然非台下則孰與了此難者催徵止於官戶自是矯枉美意然以積荒責積逋其勢必窮而官民緩急不得其平其法亦必窮編列之內孰非王民豈有連阡素封皆自託于民戶坐令賦稅虧額者此

則決望台下就中調停之褒益次弟如衡之平則催科中亦有撫字不至譁怨如昨日也朝鮮之倭聞已力盡乞歸關白不能遣一矢爲援四千艘遊兵恐未必盡實僕以爲今日患無將不患無兵兵患不練不患不多萬一有事沿海之民厚賞可使陶侃所謂用官船擊官賊未爲不宜是皆台下掌握中事耳何法不可便宜何人敢爲中制此外敝境所苦惟役煩訟多公編審則大姓不得以報復爲貧權省獄詞則奸民不得以告訐爲市此亦休息地方之一端也幸原諒

宋桐岡經畧

東師事三言蔽之以兵挾貢必不許即不挾而兵尚屯釜山屯散而求以遼陽爲貢道亦不許惟多其防禁而苦其題目則欄柄在我矣

杜摠兵

承示謗謀大議謹已佩服其借支塩課一說昨細叩之本兵言俟查明決當補還並無敢嫁禍

地方也朝鮮倭亂此後有報蓋驅之出境爲實而延之入貢爲虛公試觀結局則知廟堂做意之所在矣

陳芸窓御史

征倭兵適已有

旨撤回偶得足下同然至于平壤等處三戰難謂無功惟碧蹄一挫輕則有之懦則無有生等責備經畧在畏議論而不在畏敵少俟殘倭盡退表文果來廟堂當自有公論也

宋桐岡經畧

中國戎車不駕久矣乃者仰俟壯猷摧方張之猾虜扶垂亡之屬國勞苦功高如此而將士以死擊賊于外議論者以舌擊任事之臣于內僕誠不惜動氣與爭幸得必定而昨尚有謂倭奴無一人歸國而東征戰士盡沒者豈不痛哉門下此時當自然無疑于僕而僕于門下更着一分放膽當吐誠登對使將來毫無滲漏耳朝鮮地形眞我東北數千里垣墉留兵之說誠封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計至于不佞之意則異于此蓋以將士久住外國恩不施則士氣自消威不振則如驕子不可用朝廷無所寄其耳目則三軍之苦樂不得上聞一也我軍自負其代朝鮮以受敵必以奴虜侵役之彼不能堪反忘其大計而樂吾之禍敗兩相猜忌何事不生二也彼軍怯而善走倘倭奴復至必推我以爲先鋒主人先奔客自沮潰更加衆寡不敵樵蘇後時懸軍無繼大可憂念三也至于內帑歲增出六七十萬金蓋其小小者矣是以願主撤兵之議使彼君臣知亡之無日苟自爲謀耳門下以爲何如

李提督

適接塘報知倭遁有期靡下衮衣歸來報成天子此邦家之慶何論咿嗷毀譽已昨寧夏大功已論敘雖竟爽封拜之命然喜不落第二功大疏輒爲尊公持之不上蓋公論至明他人自有爲公辯者姑泯此形迹可也乃不佞所憂在通貢一節悠悠之談恐又將因此生議一者背

祖訓二者啟後憂似不如姑且言之而審以計阻之使之日遠日疎庶爲長策耳

周韜宇御史

邇者寧夏論功本兵來議封爵不佞倡言李氏父子太盛爲人所忌當抑而全之至于外間洶洶加以不可測之心不可赦之惡則實無形影即如李如松近有報帖來諄諄以早斑師還鄉爲囑據此情詞何曾一毫留戀朝鮮之意而中朝亦何曾有一人議留遼兵者今生等商確已定將來決留劉綎所部南兵與來教意合要之亦事體當爾原不爲猜防李氏李氏亦無可疑天理人心鬼神定式臨之流言止于智者不能無望于公乞自此慎之

許敬菴巡撫

生世六十年不曾理會得自己眞精神即今日是非而究竟止成就一調停人情套子而又不得也有告弟者曰胡不日言捐恩怨日日言外是與老兄所見也一年以

來小揭數十上皆摩切人主申救得罪而天下
尚以爲疑文貞曾有此事否東師撤兵一著斷
不可緩目今內帑枵然寧夏費百萬矣朝鮮費
百萬矣國家更有幾萬萬而盡耗之外國猝有
他變將何爲計耶孫司寇在山東久胥倭事謂
必當早撤兵老兄儻續有所聞探得先發制人
之計幸不惜飛信告我

顧冲菴摠督

經畧苦爭留兵爲朝鮮之所甚樂而弟不謂然
駁之數四今來教果云然則撤兵議更無可疑
者倘保得倭情目下無變連劉綎兵亦當撤耳
韓撫臺以才超用又幸與老兄同心知其必辦
治遼也

梅衡湘巡撫

外諭東封事唐太宗謂李世勣曰吾以公爲將
安得不用公計但無誤吾事而已至于朝鮮不
宜置戍之諭誠然誠然豈有傾中國之供億終
歲爲屬國守禦計者剏遼平原淺草之地非倭

所長騎射可以制之清野堅壁可以困之獨中原饑亂聞有大賚頗能自輯否大抵撫饑民定亂民不出公緩急兩言願容示有司令遍識此意擺馬事固可以嘗虜得其要領者必能讐伏其心豈獨市馬乎屢聞讜言受賜不少謹附謝辭請封一節經畧欲借此行間公乃欲罷間却更爲調發兵馬之計紓禍于彼而縻餉于此此亡國之形不肖斷乎不能爲公等保已君子六千人有勾踐范蠡輩君臣于上則可責之必效今朝鮮何如哉而我兵客寄孤懸其聲又且自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年之後且胥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天下已岌岌有識者亦爲是言耶必不得已則劉綎未撤兵使移教中所稱千家庄營田樹旁或可爲也而地非郡縣恐客主之間終不能相安盍散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積年板荒田棄于蒿萊者其傷里人徙室廬貸牛具種之禾甫垂穗而田之舊主紛紛出爭矣此亦東師今日之勢也

陸葵日祭酒

久不聞公耗日月以須是何衙門而容得公如此從容也使至始承以孟冬榮涖公之醇明借重師席顧恐皐比未煖且尋有後命耳適正對余翰長恩公東閣且開無由得公縮地一至公此時杜笏觀山正樂豈知我輩苦也溝中斷木乃更被人題作木居士今不惟仗之求福者一毫無效而居之爲奇貨者其氣亦少衰已東師且決計盡撤而劉賛畫適有書來謂宜益發兵馬三年之後當練成君子六千人僕應之曰今朝鮮君臣不見有勾踐范蠡而我代爲守又其後且胥而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安得此盲言哉外諭劄付事甚小公向用方新請亦以老頑作用處之不必與動氣也餘不備

劉太景贊畫

頃讀尊論於開田置戍鄙意猶未了了蓋朝鮮
阨陜可以制賊者宜在鳥嶺諸處此去漢江大
同固已遠矣而況鴨綠乎若在鴨綠誠足以張
遼左備虜之形勢矣而去受倭之地已數千里
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且所謂三江者謂漢江
與大同鴨綠乎聞鴨綠江中有沙渚人謂之夾
江其地肥腴而江以內沙渚所界亦謂之三江
是下所謂空地數百里者抑謂此乎抑不知屯
田積穀將使戍士任之或責之朝鮮臣民自任
也留兵一萬六千人經畧所規軍食之費則中
國當六之五而朝鮮供一焉借兵以自衛者如
此無乃非人情乎今户兵之藏俱告匱矣又增
歲費七八十萬豈可不深計哉東國雖當殘破
之餘未有數千里內不能供二萬人食者也若
云彼國自當養兵而兵不足用何不減去老弱
以奉中國戰士乎又不然彼之君臣言及亡國
輒涕泗橫流此勾踐棲于會稽之時也豈不能

節衣縮食以救危亡乎前聞其國諸礦可采後
復報罷豈慮我之求多不欲開端也願足下更
詳問之夫士率無事若給以犁牛種食使之因
田致穀以貿易朝鮮所有亦必樂之若欲以此
當行月糧則恐未然至于有心者爲之無不可
成誠如尊教也虜備大壞至于如此非公不聞
此言聞長昂復勾引土蠻子近耗何如并示之

李提督

使至得書知倭歸且盡其西生浦雖出朝鮮境
外而彼若駐此講封貢則尚有要挾之狀慎毋
輕許大將在外豈容日夜憂讒畏譏經畧累次
書來已歎然傾心于公公但謹守便宜和輯將
士准備全勝凱歸毋慮于後事已朝鮮志書不
識可索寄一册否

朱都陽巡撫

適者部科勿勿議處了不知瑕瑩之所在今早
正與大司馬歎方今朝無眞才時鮮實政皆論
品論望之說誤之言未卒口而華教至矣廟堂

之上方賞功而旋議代生等負罪之謂何而敢置對也

呂新吾總憲

方今世風日往所恃端人立朝表儀鎮服之耳乃協臺新蔺初無加于官簿而門下亦豈較重輕於出入之間惟是彈結爭慶矇瞽得師則不佞竊有公私之幸而茲奉手教以治氷喻人情曾未欵謁神已馳于金聲玉色之前已謹此報命使者餘嗣容面叩不宣

周青來知縣

公仕未達乃敢口刺刺談天下事明與時好矛盾人皆集于菟已獨集于枯雖然公之道是也而使者已柳閎原讓權自是美事惟實讓而得爭名爲可駭可笑耳身直爲帷閎任事之臣而調停遷就又悖不得人喜則公私且兩失之而公尚以何望矣讀扇頭佳詠使人慙愧聊此報謝不宣

田東洲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教之後旋會大司馬相與共嘆吾臺任事任怨各邊無兩其茶馬夙弊已議嚴法痛改弦一番何憂忌毀若塩耗牛種等事則便宜自在臺下雖人各有心而懸法令明賞罰以齊之如木從繩豈有不直者謹復

歐陽宜諸知府

客秦鄙時已知公治行卓卓得教重以仰止祖宗朝奏報災傷原屬守令之事大疏何嘗出位也第悠悠吏習每怯于撫按而不敢言耳公道固是幸努力爲疲民作主專此復

翁見鵬提舉

捧教如再獲晤對一番然公五難之說是矣要之我輩今日只可努力武侯四言而武侯却先于出山時量主自量躉之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若群少年責我以周公孔子必不能必不爲之事九原若可作也公請就而問之以爲何如郭中丞向所云未嘗去懷然請公觀今日我輩獨發言薦人其人有不反因而爲累者乎平生與

陳司寇神交乃其人清貞恬素有古大臣之風而特以好談機祥小損聲譽令不佞之盡心揚吏無所辭第不審部議竟肯從心否耳

蔡拱朋副使

比來朝堂洶洶足下所知老衰齎此一片赤心以獨立前矛後盾之場而尚有足厲遠望者乎足下能譽我不能哀我見鵬公能哀我不能助我臨箑但有慙愧

王珍齋運使

貴部盤錯恐須以夷惠之間處之使利罷游勿而後見大車能載耳屬吏中有如前蕭薊異味者願陰察之而勿震以言色覓其小失而把其大負是則豪傑作用自立不敗之術也惟鑒之

沈雲山侍郎

大疏一百再且三矣人之情靜久而厭動固自常理矧寥廓沉寞之士獨來獨往出乎其性者哉宜乎吾丈之掉頭不顧也前席久虛矣尚欲援

主恩勸駕而恐雅意終以常
眷視之耻不受奄豎黃薦引令再假該銓公論或
能相屈餘非不佞所敢任矣祿位身命之重似
不待智者而辯乃不佞竊觀世道恐容不得希
夷睡醒此又在言外悵悵爾

許敬菴巡撫

世上是非若必待人曉曉自言而後察則古有
盜金不言焚草不留者千載誰復識之一歎近
來三五相聚則各袖　仕籍議薦某人去某人

僕所宜受謝也

袁養冲郎中

詔徵近矣竊有愚慮天下事至於宰相不得行則恐諫官亦未易言吾公他日之憂方大耳一官頴脫姑未敢言賀聊此報命之辱

蕭鶴侶巡江

伏承示會救疏草此不肖所以日夜腐心者也悠悠之談一者訛于風聞二者激于意氣其責備不肖蓋或誤以爲賢而以董狐之法坐之顧不肖不敢不敢當耳至于處分過重乃上自行親批獨斷惡假手大臣之名而諸公直以爲不肖發憤此更似魏徵獻陵之對而不肖藉此言也其以身爲諷愈有詞已疏內引爲君難爲臣不易三復更以刺心明珠兼采不如得此一言謹再叩以謝使者

顧膺寰副使

僕當局之人讐嫉自不能免若兄則又何說要之此世界日日事生鵲噪鴉鳴摠未足以定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楚梓

六部堂上官

謹啟僕所以去而復留者專爲

冊立一事故慮不容不深今二三年之旨屢申

而皆以羣小激怒爲詞則目前事機之難動明

矣就使力爭而得勢必將待來春舉行則何苦

必於冬前啟口以大事博一擲耶僕適與二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寮議欲於數日間先請
召見不可乃請
冊立大約以交冬春典宜預則言之有名
上亦難以見格若渺茫如故然後舉朝相率而
爭之死生去就可以無愧萬一不能少待匆匆
激忤則其勢更不可收拾僕雖以死謝諸公亦
何益國家之計矣敢煩翁一傳鄙意于貴寮孤
臣赤心想必為同志所憐也會愁病相迫不能
躬請奉告代布草草惟亮之

顧冲菴總督

昨蒙
召見
天容睟然
天語翩然弟止奏得
冊立一事頗蒙
首肯連上四揭催
九廟神靈或有相助何論人之量我否也東征
事若遽召經略而責督撫以歸東亦無大難但

恐羣少年又疑事體弄壞借人擔擔只得且緩
其詞擬旨勒倭盡歸耳閣中原假便宜于閫外
其力量事體不過如此而弟非敢有所避也

周衛陽司馬

僕幸得
天顏一瞻
儲宮大定無疑而明旨又奉
御札有不可下回之論即如是將來兄翁
可以安枕矣但貢多將弟隨有三閣爭
之隨以部臺諸公苦勸爲大興將順而止弟一
日不去一日不敢逃責矣

鄧定宇侍郎

前使者發後生固已日夜虞大疏之復至也太
夫人健甚此實得於洪丈即洪丈且欲挾太夫
人一相屈而生豈得無引領乎今此望遂已無
可言者第請就來教質之丈謂橫耳所聽無違
順橫心所念無憎愛此兩言者得非孔子以上
事乎今丈之學術其已至乎未也僕不敢知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審未至而必待坐破蘧柳生肘之後即心即佛而方試之則孔子未耳順踰矩之前終不可以從政乎孔子沒而三代之後士遂當秦越視世患乎且丈之稱曰避賢不識所謂賢者賢于丈之賢乎何吾丈自愧不若孔子而目前世人擾擾孔子之何多也僕以爲祇此人我分別想已墮入違順憎愛中矣老文學之言是一說而有如世不可待身不可待倀倀然懸遠期抱空券而謂人曰我將以有爲也俟河之清人壽其幾何哉昨日蒙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四 四

召見頗哀愚誠而大計猶似未決適洪丈見戲謂不知定宇處此更有何作用耳從此德音日遥萬萬爲國爲親自重

梅衡湘巡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教知今年貢事較精采人之相忌不早用公於遠豈知正所以成公也貢馬既高壯盍就此講求餵養之術使馬不損軍不困一旦更得其用耳僕頃蒙

召對之後
上欣與往復問答數四其詳不可外傳乃知
冊備猶豫之故不老無疾一言毫無他意而羣
少年睥睨兩宮一毫不着則有以閣部院異同
之說別生事端而不知其愈巧愈拙也兄亦可
以無憂疑謗矣

劉和宇詹事

僕雖名綴首揆齒摘下壽乃其中千芒萬刺曾
不得如農夫野老一飽一卧之安惟是骨肉聚
頭粗遣朝夕而家故又爾爾蔑行盡矣萬里未
歸之人愚母子相對飲泣不暇何暇言國事哉
主上明聖幸得一召見而其所感動止此然亦
喜將來
國本定無他虞惟內外漸多事爲叅政他日憂
耳

李漸菴總憲

危言狂論喜名釣奇此原非吾事但其中要認
得眞與不眞徹與不徹耳朱考功好名而徹者

李定武負氣而眞者也僕親之重之知其必惜廉恥必顧頭面不諂不貪不險故足任也此間顧鄉兩吏部雖去僕終念之皆有本領末路必不墮落者我輩今日爲國須作養此耒彫赤子高明裁之

董淳陽座師

方今人情鑿空杜撰以不肖待人則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無不蒙致疑者其求全責備以聖賢望人則堯舜所不能舉無不蒙督過者而抑又有惟中之惟焉夫疑之以不必疑則信之以其所可信可也而上之口傳不信手札不信則閣臣豈有此飛天使鬼之術責之以至難之責則任之以至重之任可也而一批駁謂之爭權一主張謂之生事則閣臣豈有此左圖右方之才嗟乎苦矣乞骸疏已草成會

上忽然召見且許先行

預教之禮小子見

儲位大定以此又隱忍少住耳李見羅三請而
後見允此
聖主之明門生何力之有許敬菴誠如師教方
今海內眞朋友其駸駸得地可託安危者幾人
王弘陽雖嘗見忤而其人才守卓然不敢不亟
稱其善但不知在浙行事何如苦冗不能細及
惟我師亮之

李及泉巡撫

擾擾經年幸得

主上一對面小疏初入聞
上頗爲動忻然發票會臺省救章入竟成遷怒
將原票盡改此皆
御筆發會極門諸司歷歷共見者前此無不皆
然而吾臺以爲生等心跡至此方明乎教中紛
紜浮議眞如太虛浮雲以生言之奚啻浮雲眞
黑風鬼怪耳

王對南相公

徼天之幸青宮出講此實老丈手繰絲緒以付

織人似已別無可慮目前獨有東倭之議極其支離大都在始太勇後太怯闢外聽于闕內畏議論甚于畏倭此聚訟之所由起也教中甫大雷小馬疾轡鬆洞然如見矣比來閣臣輕塵弱草人皆思以撼之即如劉詹事何攻之急而詞之煩一至于是弟之知詹事實不如老丈之深然使此議發于翁則人必攢忌讚服奉行當不至動相詬罵至此也

鄭崑巖巡撫

此者不佞拮据上下間辰砂壬巨乾肝膽欲碎蓋才能不及前輩什伯之一而事之難處萬萬出閣雖成傳胥之命又下矣

王德之憂豈獨在國本之未定哉山左之患總關元氣適與戶兵二老言之皆慨額無措教中所請約三萬金此則或可處耳班軍當免久悉亦已商確再三不獨該曹無肯主行即邊臣亦復有異議者會更擇議以報也

彭魯軒御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伏惟公臺憂國因以出講事定爲慰顧此未足
慰也乃不佞微叩
上指止法
世廟了無他意而後食始能下咽耳
聖主心跡尚爲哆口所疑而不肖安所逃謗又
安所徼功茲重枉公臺爲之擊節而愧汗且淫
淫下矣朝堂喧鬬誠非盛世所宜有不佞第不
與之爭是非而與之論綱紀今呶呶少定以此
差不愧公若主張他事闕失更祈公之見教也

陳南濱御史
生頃侍文華侍讀班而出
皇長子儀觀偉秀舉動詳雅且英資敏悟一出
驚人而
上復於宮中親圈課倣慈念藹然乃知
冊立濡滯眞吾黨激之耳此有人云建言不當
分別一分別便惹是非此則是率天下而趨逃
寃捷徑也六十老人不能更作此誤國之語吾
公其謂之何握手在邇諸留面悉

曹嗣山兵道

近者出閤之事乃
明主自以父子至情假口札于不肖而不肖屬
以殮閤一召遂爲世所指目今低頭入守雌法
門而吾臺無所復望之矣遂矣

黃儀庭尚書

蒲輪未至日夜搔首以盼而何意門下更作遲
局然雅志有在生等不敢再向使者前作兒女
咕嘵態今大疏上矣而
明主畢竟忘前忤趣
詔益急此實天扶世道非特生等二三兄弟之
私快也

吳小江司馬

往門下自南中請急歸也蓋維摩示疾意固有
在而迹微詞遽使廟堂不覺入其環中今星光
劍氣耿耿照人而尚欲久恬雲卧豈可得哉不
佞初出山所推轂三人而其一聞已向衰其一
頗不悅于新貴用事者惟門下純金粹玉萬口

歸賢兼聞體履加康神用無改此天之所以毗
王家也

温旨既出理無反汗惟鑒之

黃麗江御史

適浙中有談山陰毛令之政者以爲眞古循吏
又有談其鄉行者以爲眞古醇儒而三年丁艱
一字於座主僕陰識之不識高明謂此子何如
人也又會稽有一士夫周應中艾太僕稱其清
操正氣不容口若果爾雖甲官廢棄何惜破格

一薦又不肖前啟以沈太僕季山爲託不識曾
留意否恃雅敢附及之

李臨川參政

謬悠再出因感世風貪競如火之炎竊計方今
必獎得眞廉而後可以懲貪叛得眞隱而後可
以止競然則老丈之一推關係豈淺鮮哉竊謂
處老丈之時則業嘗委質爲臣有東西南北不
可逃之命而年未及懸車官不逾舊秩以宦爲
寄以吏爲隱未必不肖等餘羞遂能相漫也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一行冗遠草此以復

王泉皐巡撫

蓋鄙人再入都而所嘗傾蓋清方之士間頗爲陸太宰屈指數之今其人定何如哉吾道不孤已儼然見門下秉鉞而西殊恨風萍寡緣有鄙吝復生之嘆耳使來伏奉長箋獎藉謬悠一身人情墮淵加膝其懸如此禔身致主膽略不効何辭以謝君子聞之故老不言之言無事之事千慮百結會當自解門下請以此術試嘗番虜間而不佞比亦知翻然從事於此則尚可支離豈胥氣錮之終不可化也幸教之

徐龍環給事

運軍之苦生久已聞之會有傳沈郎中整頓一番稍稍蘇息者茲奉來教乃知法外奸罔何所不至即當與該曹如議奉行也

趙南渚巡撫

驛遞之濫已極若部民敢攖臺長之執法豈可不一駁正方今士風止爲解差大臣休休二字

以爲不論是非皆當直受不佞殊不敢謂然要之如劉公之事則又可笑而不足怒也

李碧筠侍御

爵往見敝鄉小官得選滇中則往往動色相慶可見遠方樂土易爲吏公臺不惜任怨一掇刷之此去莠全苗善政之大者也獨苦貢金再奉嚴旨生等薄力僅得減五分之一殊有愧於左右耳幸相機圖之

田東洲巡撫

明臺每事於簿書舊套之外釐刷井井敢不奉行倉場選法縱有小出入不得不爲安邊曲處至於倉官既欲久任則須着意優恤而常俸不可得加不識以何優之此革窮官倘久任無出頭之日而清廉無破格之處未必不化而爲武弁也幸吾臺再思可少設官而多加俸否外新定營馬罰條確不可易併此附復不備

梅衡湘巡撫

公之料事多中僕深服之但如近事亦止是格

面伎倆而公比之魚水之懽則誤矣且喜得公處展驥之地揚眉任事不憂其他也自古未見有警馭夷於養鷹者公之力至於飽能使之飢乃眞作用耳外周李二公推補事宜謹領教矣

顧冲菴總督

古稱荒政之難蓋莫難於兵民襍糅之地此着不得一分麤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弟初聞雅論欲通融自處不煩解官意雖韙之竊恐頭緒多端急難措手今得大教如古人畫宮於堵願指如意天下更無難事矣諸省適奏到便宜無他奇略止以煮粥爲第一義不佞竊頗心定之人之朝暮飢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弟見自謀之暇倘更有餘策可賈人否

李對泉巡撫

北亦見計曹窘慼之狀稍慰藉之使毋惜小費以誤大事而屬以四面請求其勢愈索故不忍再强今門下指引勑書鹽課爲言合當相與力

贊成之耳量留班軍適已爲山東開例但恐兵部以援例者多又起恢心嗣更酌議以報也

彭魯軒巡按

昨於司農造船疏中擬批再議權宜之策蓋專指改折一事也而該曹慮專國計怯於主行茲得公揩寫淋漓譬同舟之人篙楫並施庶或有濟耳公何乃自謂去年停工之議無當以生言之使四十萬金早費於此今年又不知作何狀也民窮財盡將來斷爲可慮以此決計盡撤東兵且事根本高明謂何

趙南渚巡撫

頗聞占象家言中州荒亂未必無事當預物色長才異能之士以待緩急而目前未見其人也如何天下有心人方料理天下事便中希不惜

賜音

陳南濱御史

承教使人寒心慘骨地方事勢如此有司殿最豈可只悠悠照常公臺既有此大議必當先題

而後行若附于復命疏後則似緩而不切矣公臺自是天下男子必不可爲之散法避怨也

陳南濱侍御

語云善均從衆今言散銀便者十三四言煮粥便者十六七則宜何從兩令之事果眞天亦當詠之會便即當傳達彼地方時勢至此非重法不足示懲也開礦議此亦中丞力爭以爲不可者觀吳指揮稟帖可見公一紙書賢于十萬甲兵今亂民尚可化而朝中賢士大夫不可化奈何奈何

鍾文陸光祿

公此行單車數千里兼道而馳蓋勞甚矣鵠形鬼面羅于前而揭竿斬木之徒伺其後亦甚苦矣乃

主上儼然以百億元元之命寄之其殊隆鄭重百倍他遣生知公之踴躍于行而亦知公行後光景必將化疵痏爲太和銷甲兵爲農器也捧教十萬餘金即時散盡而且次第由親及疎人

人果腹大儒俄頃之功豈小補哉生頃聊假揖
俸爲宮中募緣疏引而不意其事果諧今速發
速賑已十分出望外公自此亦當內顧根本外
防徐淮等處之援例以義裁恩而行可也

鍾文陸光祿

承教郊令之貪雲眞天下無心肝人
明主赫然詔逮所謂聖人之勇一怒而安民者
也聞地方天澤人心十四其九此公臺俄頃之
劾瞥夫即死徼北無量也

鍾文陸光祿

承示二令不職狀具見風裁貪吏禁嚴如此擾
所參陳令贓數且及格矣而禮官方新行重教
職之令日後有庸猥如若輩令者恐亦不當堅擬
改教也此銜吏治塞侔門之第一義耳惟公臺
留意

陳南濱御史

承諭吏治賢否混淆誠然此不肖日夜所
腐心者也原武令既審知其寃縱事已前決不

妨再與伸叙若墨吏私罰贖以充囊縱奸積如山而稍假搏擊豪強奔走期會榮名美秩皆歸之矣茲幸公與趙中丞從實整頓一番爲元造福不勝幸甚

鄭崑巖巡撫

適司農喜色相告謂東省人心大安而聞之趙司寇登萊一帶尚桴腹嗷嗷也來教賑貸民防亂民及區分各郡銀米等事可謂良工獨苦生昨因河南直指來別勸其目前且停止簿書專理荒政不謂偶觸門下同然恨不得遂借台鉞兼鎮兩藩耳據趙孫二司寇斷謂賑不如蠲生亦當親見賑之無益斯恐門下別有術如委託得人未見果無益也抖擻精神掀翻窠套其中更當以不撓爲權與而精采佐之適朱公祖書來謂浙直舉少乘倭沸亂之志其事已發據此景象謂當事不當早發而必求枭可汗斬樓蘭則不肖所不敢任已

曹仰筠御史

淮揚之民貧已徹骨茲重之以災疹爲虐而河工海戍紛紛未已此安得不爲深計也承示籲賑疏草敢不奉行輒此附復

李桂亭給事

大疏已特旨下部矣籲賑自當從優但適又見外議謂籲恩不及貧民賑濟止於朝夕謂必當寫賑於[illegible]工若加汛于民是又助災爲虐八幸高明裁之

沈玉陽巡撫

減糴便宜此本部議而通之於鉅貧之中寓防奸之術策至此眞無遺策矣但聞貴部雨澤尚慳恐二分貯倉於空手待哺之民亦尚未給不知天意竟何如人情竟何如耳

鄭崑巖巡撫

承示籲不如賑之說果然第煮粥亦須有次爵親見敝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纍纍相藉或謂飢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場不宜寫遠令有司能精心及此乎比見盧掌科自貴部來稱道梗

已通皆門下指揮消弭之力且時雨霑洽天亦助順自此可望太平矣

許益齋巡撫

大議與董道長所見略同該曹已即日議行矣第限以五十里建廠則飢疲仰哺者恐不免奔命之難而民間見有司急米或故昂其價反爲畜資不識更有便宜可展轉無礙否

章念清御史

比者水災倭患交棘議鄒議餉紛紛矣大疏警策敷陳洞如指掌眞九重修省之助先是部議已留漕糧十三萬石尚有餘羨欲留治隄之用寓賑於工而兵餉則未之及也蓋頗聞金山倭耗漸次入海目前未必能遂南當事者因姑爲累黍惜費之計而不知已增之兵不可遽減應補之餉不可終負會亦當多方酌處以報耳先是鹽官更議時僕固已私爲選公言政體未一恐有志者必不樂就今不意兩公果稱病矣即如來議非大改創一

番恐終不能鼓舞豪傑也

胡棨南知府

放賑之命不惟爲事擇人且爲人擇地固知公雖能辦此

九重聽卑業不蘄數萬帑金發棠之請豈嫌再三士計者已先爲奏捐八萬雖不能盡濟燃眉投醪飲河要在公善行德意耳

張仁軒巡撫

羣盜蟻聚則爲賊鼠伏則爲人門下不膠一見

處之在文武之間宜乎用力省而其効速也就中反側未靖散而復合此恐必有奸雄挾飢民爲亂者第鈞致一二誅之而衆且自輯譬之治絲得其緒而理矣發賑之命此時想已久聞又會丼霖與

王恩並霈無非門下至誠所感而特不識有司奉行虛實何如耳幸詳示之

郭希所巡撫

大抵流民最難處招之則無所仰食驅之則更

以生亂此向來當事者不于開羅放羅之間處之未得其平惟高明折衷其間則幸矣

趙南渚巡撫

蠲折疏草即當與該曹議行矣外示王中丞東修至行游刃遍才生久知之入都後已歷薦該銓諸公間未見有首肯慨然推轂者蓋悠悠海內皆私其親人情或以此見疑而不知此公一面未嘗交一書未嘗及也茲得門下片言表章其重萬倍抑亦使人知不肖器才每在形交之外或當見信耳中州尚聞有張潛東孫常山其人何如可備物色否

孫月峯司寇

伏惟朝望表表向所以屈分陝之任者自爲長公避嫌耳茲復何辭教中賑不如蠲之說不佞自五年前言之而恨未嘗特拈出無田不荒之說今幸台駕且至明目發揮一番計臣必當有悟也且俗諺稱富家爲從容貧者爲急迫大是有味今之紛紛知責逋無益而勢不能通計三

十年之盈縮大抵皆以急迫故也我丈既有眞見何不單題一疏爲百億元元造命乎力疾附復不次

張仁軒巡撫

門下之靖亟矣該曹據稱先覆桂掌科疏已擬恩澤數浮于來教之外似可無容別議陳仲弓爲吏不問盜賊而問骨肉相殘于今復有此人否

明主方下安民之詔幸門下以實行之

孫東瀛織造

東南民力竭矣門下之力亦竭矣間者生等亦嘗具揭懇蕆仰分萬一疏噓唏慘怛究盡商民之疾苦此眞感天動聖之一機耳生向者但知民苦不知商苦今展轉相累勢且柰何門下爲明主竭誠盡計久之必自能上通不可更着一分爲身爲名心知難而遂止此則區區私望也吳中洶洶頗聞將乘倭發難倘可密報

聖人爲儉勤一助否

朱鑑塘巡撫

緩征疏草乃東南百億元命所關今順風而吹託蔭而庇安敢不盡力適聞王掌科又有疏可見人心同然仁人君子即以此蒙畏徇之疑不肖亦且相爲井之矣

李及泉巡撫

頃者賑饑之事生等聊假捐俸游說上前不意其事竟成此蓋九重德意先定何敢分天功也吾臺開府地近自不同外臺第恐此例一開則南九卿各監司安得宴然今定擬已之以省解運煩擾幸台亮中外紛紛如此生之辭恩乃辭罪也何煩置齒頰哉

陳南濱御史

賑事且報完矣而公之以便宜設粥爲貧民續命此一念實心不知活幾萬人努力成之大幸也保留疏尾一段灼中吏治膏肓不佞往於戍春大察時不敢行卓異之賞蓋今有實見實聞

籍口足下更足自信矣

宋桐岡經畧

東征事緒至今報而十竟八九矣第西浦之倭其情形似尚在順逆間渠若必欲坐而挾貢則兵端方始郎中諸少年有異議者其意恐倭未遽退而翁遽還朝嫌卸肩太早慮有後變此則似爲有理二萬兵留守目前尚不駭聽若更無減撤之期則兵心久而將動且使朝鮮歲歲爲二萬人東道主客主俱不安矣請更裁之愚謂必得國王自疏請留而後斟酌許之目前可以見留去後亦可以免累至於劉綎之加銜專任則惟台意耳

張元冲操江

訊防在邇頗聞倭奴未有南意臺下得從容爲備將官廢閑中尚有人趁早物色之何如

李提督

來教雖盛稱周直指之忠而此公報疏却尚牽中朝餘論不肖會當以己意規之蓋安公即所

以安邊也

柳賡虞御史

前大駕乃卓然議論竟不得下可歎也僕何幸得以赤心見信于君子而又以時勢之難見諒愚意原無難者但求士大夫各吐本心各核實事不責人以難而天下之事皆易矣東征一說封貢必當盡絕自是千古定論謹如尊教矣

李提督

班師在邇雅意不以弛肩爲樂而以厝火爲慮此古賢不以賊遺君父之心也教中所云僕亦念之慶留兵多少無濟於用而朝鮮又似不可久留者已主議撤兵專守內地公去留便宜具在近

吉中一以息公久勞一以防人復議斷不使公成北山之慨也

石東泉司馬

適見顧總督塘報稱朝鮮與倭攻殺等因如此支離必難成款且福建又有疏不如乘此貴部

上一疏絕之大約言本所以羈縻約款原爲朝鮮今朝鮮既自能復讐且不受邊臣節制料無求於本朝而倭既與朝鮮生釁料亦未肯遽歸將來倭難責我之失信都朝鮮難望我之再援趣此閉關絕封乃爲有名非爲前紛紛之說遷就也愚如此既免紛紜且占地步惟高明裁之

許敬菴巡撫

太宰摠憲一新而士風只如舊日今極意爲濡忍堅定使之自服而以其不可知不可能者什之天耳正郎純德之士其推舊省弟寔與謀而陰贊之今事變忽然勢不能救負此君矣朝鮮兵無論倭歸不歸自當速撤撤而後圖他患尚得中策不然縻餉于內兵變於外乃亡國之形也適謀之月峰司寇亦以愚言爲然幸高明更裁教之來札中有民窮財盡之說本所以兢兢不敢言快意爽口之事正慮此耳

顧冲菴總督

承已受代于寧遠內外事機皆決于此此弟前

啟中所以不敢主張緩行之說也號令劉綎牌
先聲後實已是第一勝着適又有少年議欲出
題先考老兄而後行事此則弟死不敢從老兄
之眞當慟哭耳

顧冲菴總督

適福建又有傳報倭情大意主於絶而其稱倭
實以敗歸足可證中朝議論之謬然欲利其弱
而更爲行間募兵之說則迂而可笑矣今幸有
朝鮮挑釁一事愚謂乘此絶之有名倭難責我
之失信朝鮮難望我之再援而於前後旨意亦
不相背棄老丈當以爲何如

錢淑湖太僕

承採行愚論竟此歲終舉劾之事而疏中因事
論人最得大體以此持平天下可矣扣留銀拮
出解京從來諸公無及此者當此兵興用詘之
際一金足可當十而該曹之踴躍奉行可知也

田東洲巡撫

辱書焜娓數百言老成憂世之思有出於言表者不佞謹再拜受規凡今鬼蜮紛紛不佞自合於前生理會風業可以爲飄石乃可以爲礪石乃明主方自信夫夬明斷而諸公苦證以爲籍手於人此堯舜之所不能受也教中靡激二字惟其臨實事而靡所以爭空言而激激之利大而靡之害隱惟其避害所以趨利耳我輩但實見得是爲此不爲彼舉世皆醉會亦有獨醒者不佞所以復明教止此矣

薛隆華御史

楊酋之事據向時諸公請剿以爲衆叛獨夫可願指就縛而調兵數萬之後且有傳賊巢甚堅勝負未可必者一何前易後難之甚也今此酋乃有疏乞哀朝議欲且以生路開之使諸公得隨機操縱可以收拾不識高明謂何董少參招撫播民亦制賊一奇公當稍激勵之餘不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泉皐巡撫

伏捧教揭爲貪功將官議處此所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門下防虜在幾先而指麾得大體如此敢不徹服愚以爲瑣瑣蟻鬬無足煩兵即楊應龍惡聲著聞而使其肯俛首就拘恐亦當以鎮靜處之若必欲夷其種落利其土地堂堂中國之富强恐不必在此也高明裁之

王泉皐巡撫

方今之世上廉而下或溷法嚴而人或玩即如目前臺省大臣門可羅雀而小官外吏裹馬休休然此安所從來也來教淬礪諸司以此爲第一義得其本矣至于徼外雜夷原非孝子順孫因俗而治自不難處昨朝貢所以放寬楊應龍之意想自能言外悉之蓋機不先露使之不驚則該省便於操縱僕竊料此酋聞風其勢必來聽理來則量其情罪輕重處之不來而後剿此不易之定議也

王泉皐巡撫

前者楊應龍之事不肖固一言以蔽之待其不受攝而議剿此堂堂正正舉動豈容再行姑息遲之又遲非畏其强直道理當如此聞此酋已幾爲獨夫集而尚敢負固恐其下亦有與同死者倘遂進兵不妨過計防其狐嗥豨突也

林錦峰布政

楊酋之事蜀中已有報來前軍頗失利而上意爲之大動傳嚴旨切責矣此酋初據言者以爲蠢爾獨夫故弟等擬旨肯止下撿治字樣今忽聞出兵數萬又不能克會

明肯正以他事怒王中丞將來恐相累不淺柰何柰何昨木兵先見此酋辦疏以爲尚可操縱擬開一生路與之今畢竟難處不免付便宜于兩省而王中丞且行譚中丞新至又恐不得不勞老丈獨任其責耳近來宇內之勢已如破屋禦寇四面不支百凡慮慎重是祝

吳泰軒御史

播州之役前者諸公主議以爲擒一獨夫勢如拉朽不佞固心疑其不然嘗遺諸公書謂此酋敢於憑險拒捕必有同死而今敗書忽聞明主遂爲之傳旨切責此酋又會有辨寃疏上甚費處分將來又恐如安國亨故事奈何奈何王中丞素著清望其治蜀之政亦卓然而科疏一入內旨遂欲以入已贓坐之僕等力解乃幸得以交際行勘蓋謂是人情所有將來可以收拾耳望公臺共體此意稍寓忠厚於正直中亦請毋累兩道長可也顧此事尚易處而楊酋之事不決則難處愚謂以夷攻夷乃制馭上策若一一盡仰力於我兵隋珠彈雀毋論中與不中總之爲自損耳高明裁之

鄭慕塘副使

僕病蹇餘生譬之折鎚敗鼎天子猶欲理而用之匹夫之節敢復固守但邇

來朝議又不覺嘵嘵知我者不思其稅駕地耶
邊烽戒嚴知公自不免賢勞然僕嘗謂方今憂
不在外而在內議論多可以敗成局而形散判
可以生釁端即貴省播州事亦其一也高明謂
何

劉石浦誠意伯

生自出山以來輒見門下條陳疏得教乃承與
許給舍議論不合狀此正所謂上駟相爭無他
勝之如勳臣奉旨而自
門下恐只宜以理

請入朝行邊幾千結繩以前事少年不將愈有
辭耶生之苦口前已累瀆
然意則忠矣惟高明幸垂察焉

胡龍滙御史

示獻策例慕宗慤長風之慕子牟魏闕之思固
知不爲榮進汲汲也第浮俗多嫌或恐以迹疑
心而該邊廟畫亦似方有次第公臺此舉不如
且待祥禫之後移孝爲忠庶不至重駭物聽耳

朱鑑塘巡撫

外示量留倉米平糴之疏司農業先處就其數
想吾臺具悉即報中矣適聞敝鄉人言去年秋
成僅可六分今米價遂踊吾臺再有疏來不妨
時時點綴使
明主知四方無一可恃少顧根本此亦匡主德
收人心一機也專此附復

蔡懷峯州尊

頃江南風聞事不肖饒舌朱撫臺力勸其慎而
又慎必不可株連善類也今奉來教吾臺已先
得同然要之描寫在人欛柄在我茲不肖危病
中自誓必不至死者亦恃生平有此些小陰隲
耳力疾口占不備

朱鑑塘巡撫

向聞吾臺以勘疏
留中杜門待命爲之憮然苦病次無緣致一詞
效忠大抵
留中之疏未必盡閱首尾或見奇事新事
上陰有所刺訪待報而發又或欲獨斷處分以

示鄭重至如大疏尾有求退一着必是未曾看及檢點偶遺何過自疑無病而炙也吳俗多訛世情好伺萬萬當慎而又慎以膽力鎮之方便濟之謹密布腹心此後不敢復有言矣

王逸季文學

丹徒誤招鄉紳有傳至者不肖業已手刈發去了無及於兄兄當一意爲顯親揚名計可也世責日苛兄試觀老病年來事事克已而怨誹日至此由少年不能養望之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可不是務乎閑仲兄廷試第六平生無此屈也然大比必不落後兄當與努力爭先耳

曹嗣山兵道

適撫臺報來地方奸徒謀乘倭作亂士大夫子弟誘入其中今已有就擒者不佞爲之股戰廢食此等萬一不眞則撫臺一發之後何以收拾此緩急安危之隙吾臺聞此豈更容俟駕而發已

馮琢菴詹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諭否爲疑根疑爲爭根爲今計者非格君不足以用人行政非得君則不能格君而非加以十餘年之强力忍詬則得君亦不易居常自念宰相器局有大小規模有久暫如張文忠徐文貞皆輕捨身牢立脚乃克有濟使薛文清効之則又不知何如矣足下試設身處僕縱欲以頂踵報國豈能强八十病母久固之長安中耶則不免爲其小者而姑以其難貽吾用韞可也屈指開歲榮假當滿若星言赴闕或尚及執手一談諸惟爲吾道蒼生自愛

王對南相公

比見台翰周環捧讀尚未釋手而見訊之箋又至矣弟之不忍欺翁猶其不忍欺

皇上也乞歸諸疏字字皆眞而翁僅以爲目發赤瞳而已則弟于同室之内尚有隱情而又何足以厪翁之見問哉放鬆一着之語弟初實勇於請事而比者身當拂欝始見其難論事勢則着着不得自由論地步則着着受人責備前着

不應後着愈難自是放鬆不得至于病苦之中
國事歸計于緒萬端平日所推排素位知命之
說無一毫得力者乃知此二字實箴末易奉行
也當小疏六上添官蹏下之日生機已自勃然
而比復忽焉變卦
天威震蕩貶逐紛紜不知又釀成何等世界薄
命不祥之人哭上更加笑好事亦成惡而顧猶
挂身朝籍不能即刻決蹯以去弟方自恨吾生
之不辰也弟未去翁未來天下時事可知豈天
必欲待其窮敝極壞而後展翁之濟時大耶
可爲浩歎佳菓謹拜
賜并此附謝

顧冲菴總督

近者添用閣臣命下弟束裹已就而第七疏又
格不行或云因見金華誤票南昌不出復起舊
簪之想嗟乎
上恩至矣老兄進退之計畢竟難決金華必欲
分出經畧餘姚必難遂辭總督而本兵又惑于
科臣之論欲且留老丈于遼先替人驅除倭虜

弟尸居一榻無處措口而最可恨者將召呂之器刀斗之才分出粗細二任使議論者無日不空口笑人而當局者無目不聽人穿鼻愚以如此不惟弟必當去雖老兄亦豈無南山南北山北掉頭裹足處也

上頃又怒發將顧涇陽逐去詔處遼撫兵備等官觸目無聊轉病轉深耳

張洪陽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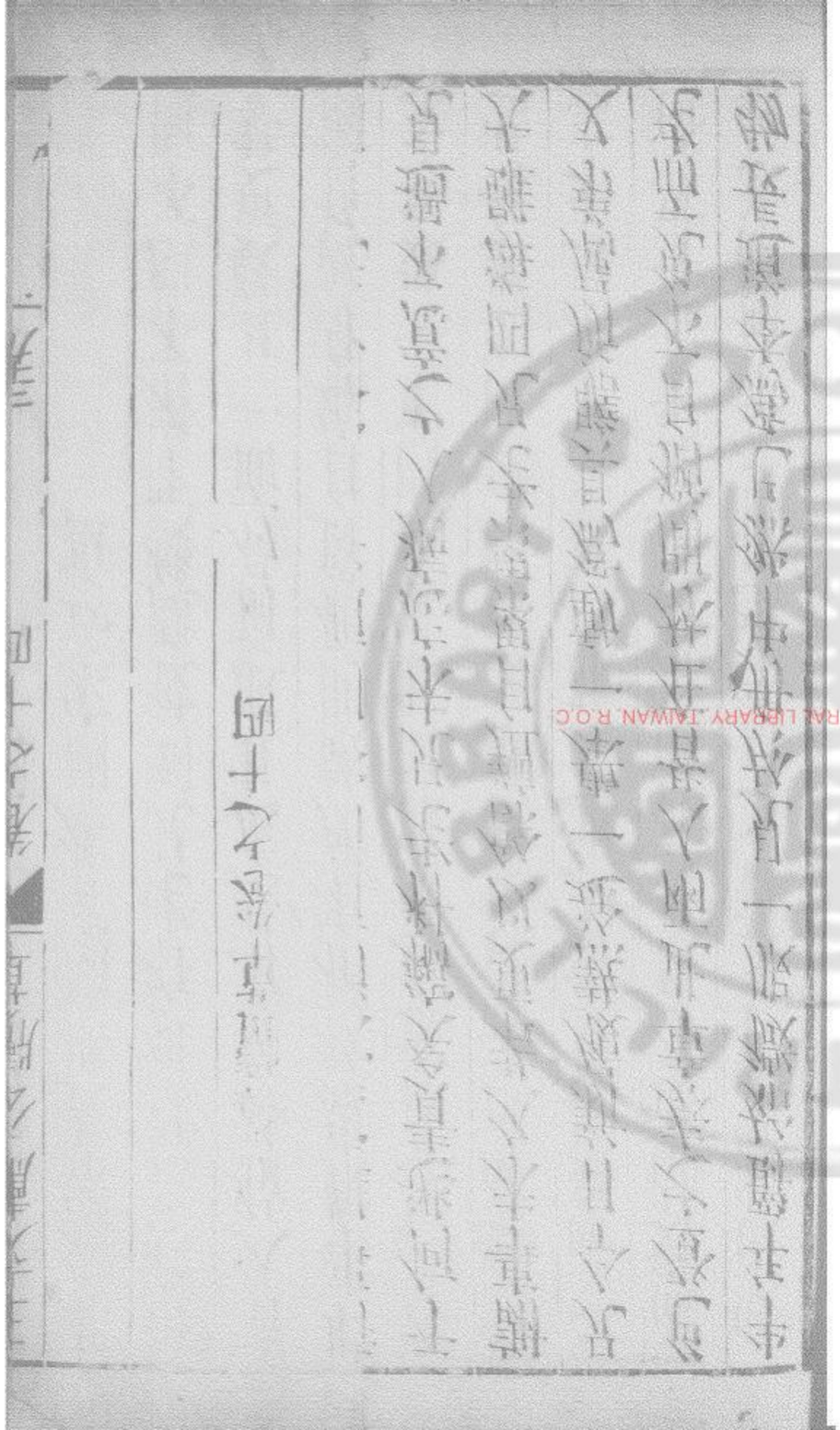
前啓成後而大痢忽作氣息憒然天絕我於門下何乃至此弟之於老丈非寮友乃眞弟兄也共事以來休戚相憐腹心相語皆他人所不得聞而弟之狠狽風波間粗成結局又不知老丈暗中維護之力何如矣朱中丞疏久之始發發而欲查勢宦主名此爲何意萬一別生他端搆成大獄關係世道不小幸極力護持之至緊至緊口占數語不能及他事矣

沈蛟門相公

昨使者口傳台指云尚欲枉道一就見爵病廢

餘生貪見知已未暇審荅既而思之爵身遠朝
市且抱宿痾外而邦君諸侯内而鄉黨親戚既
一切謝不相見矣今若台駕一臨病人一出見
風聲蹤跡有目者伺有口者疑必將曰何昔者
疾而今日愈也又將曰瑶老與門下一般寮寀
何迎新厚而待故薄也又將曰何門下遲於赴
命而疾於見故人也又將曰盲老子恩侚未忘
而授指新令尹快其所欲爲也嗟乎此世界何
如而我輩可又藉之口乎記得三年前瑶老歸
半年爵始微服一見於舟中然已爲李道長物
色登之奏章此兩人皆在林間猶自不免而老
兄今日新履熱途一舉一動爲具瞻所屬弟又
謝事未久若更以餘膻自累累老兄四海雖大
于何逃責矣竊料老兄未忘病人之意不過見
時事難處欲稍有所諮問顧爵自審身既負國
盲人指路豈有是處且眼前局面一日數更勢
亦難懸斷惟在老兄到彼隨機下着不激不阿
耳霜寒長路願言爲國家珍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趙濬陽相公

獲綴寮案再涉春夏今時局異甚蠻觸滿前而不肖幸逃疴譴以榮名始終則今日爲愚毋子造命者豈獨

聖主哉賴芘已于中元日抵家初謂解韘之後試理淨業未必遽爲廢人今兩目轉盲入秋未

能洗櫛而後知天果厭不肖矣老母垂及家而病作迅急駭人弟之手滌厠牖不解衣而寢者浹旬於茲而後知此歸之晚也雖然其敢忘吾君吾相之恩哉回首雲天恍成隔世然野人之分不敢復作攀戀語惟是贈言在懸解衣在笥有舉家銜佩無數已耳專奴奉謝惟台鑒不宣

陳王璽相公

子文傳政本爲國家老丈娓娓以推轂論諭非所敢知教中及信上蕆下之難令人刺心然努力荷擔以沉幾輔直道而行天下事未必不可爲承念及小兒試事弟在官時誓不伏盜賊之嫌或可令之放膽一出今父以病歸子却就試于情理進止殊未易耳謹謝悃悃不一

張洪陽相公

弟也質駑材散無當世用所以違心靦面一再出者誠幸明德君子示我周行而竟以奉教不謹悔責交其前疾病隨其後負負何可言者上賴

明主之恩與翁丈之庇發楊津後四十日而抵家犬馬之驅雖狼狽苟活然兩目畢竟盲廢而適又會老母暴疾駭人弟之與婦以淚拭面者淡旬矣有生以來豈有此苦狀而翁丈自遠觀或見慕爲翔鴻躍鯉豈不誤哉雖然愚母子一息尚屬莫非吾

君吾相之賜區區環草餘忠亦豈敢一息而忘報也茲專奴奉謝因布感悰萬一伏惟台慈弘照不宣

趙濛陽相公

追思相與不過年餘乃庿堂之上議論多事體多忽忽如數十年光景之難過自非老丈并心戮力能至今日乎賴明主賢察殷勤眷惜以去老丈又專爲再臨楊前咨以國事心事儼然若芻狗未陳而枯齒再肉者人生會有別念此自能無恨恨世局已如此且喜新舊二丈同心必能力補謬悠之鐏老丈慎勿以眼下風波自阻凡事可忍則忍當斷

必斷相權而行
九廟有靈未必不相助也

石東泉尚書

濟寧見邸報知門下已出爲之色喜國家大事終賴老先生擔當幸勿懲羹而前却也目前所急倭欵既罷禍必中于東南雖明旨歲歲申飭海防摠屬畫餅計必立一勤惰賞罰各港失事之格庶可遵守草野之人不宜復及朝事桑梓念切不敢避喋喋耳若近日所獲倭船則朱撫臺已爲疑詞上聞不待鄙言自知眞僞矣恃愛并此附聞不盡

陳心穀太宰

濟寧道中再見老丈辭疏可謂至苦主上明聖卽一時喜怒小異大體終炳然不淆若

上無成心而老丈反執成心以抗弟竊以爲非事體也想此時且翻然出矣賤踪賴庇已于月之十五日抵家飛潛路殊自此恐遂無緣遍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齎疏人便草此布謝不盡

甘紫亭御史

行及天津忽奉手教且以古賢先憂第一義相勉不佞爲國家計當歸爲母子身計亦當歸既歸則萬萬無敢牽絓時事者惟幸在事逾年如未嘗倡議倭奴封貢及慫慂緬播用兵異時差免誤國若其他摩拂上聽調停人情則恐古相休休必不應爾而吾臺獨深取之不佞嘶此而南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恩並榮且益其媿已

馮文所副使

疲癃無狀匆匆自免此明主不當以爲臣同朝不當以爲友而老丈萬里馳使慰諭加勤敢不重拜僕年來觸藩進退幾忘邪本來面目幸而天假病緣弛于負擔顧今右目已盲母子瘧痢朝不謀夕兒衡亦未敢遂卜行期益嚣滿而覆自然之理若復壟斷世名猥自遠于見幾知止之義則鬼神惡之況且

速朽又何高飛遠舉之有側聆道候甚休但小
苦吏事人生世福自無兩全幸爲時珍重

董濤陽座師

重九日方占啟馳候而會有携貴省小錄至者
則賢次孫褒然魁薦矣伏惟我師純嘏上壽自
是德福報施左券中物而名位未滿設施未究
則天意似若留此有餘發于子孫者今三代簪
纓一經衣鉢如聯珠綴璧焜耀寰區而我師方
手握文昌之柄身領神仙之籍以稱南山非海

之觴此實係元氣陰隲其間非偶然也小子因
思年來物情洶洶止坐勝心忌心橫於胸中以
爲口吻利害眉睫雖雄可與天爭權不知蒼蒼
者陰玩而弄之卽如今日鹿鳴燕笑之主人不
審回面而思前事以爲禍耶福耶恩耶怨耶自
來科場一揭榜則貴家富家必有一番讒妬今
賢孫恰入此公之彀乃是天差排下無衡無破
福星以成我師之全福也小子觸類而推亦知
此病此歸皆天所以成之自今以往小子當以

從前口舌爲謝世之本而我師亦當以一切瞥眦盡攝入無諍之門臨書皇恐

孫小溪撫臺

孤不孝自絕于天先慈竟背一日之養而昔之叫閽哀血反哺懽顏種種皆春夢矣猶記十三年前臺下枉鉞見臨時不孝猶稱具慶而先慈尚能主饋延賓今人往事往使者旋以奠唁來辱一腔苦腸爲臺下提醒柰何不悲感且滹哉惟華軸長箋言榮哀九原而有知也自當永徽德不朽乃不孝庶疲癃餘喘方悔不早歸以奉母懽不早炊以代母命而臺下顧強爲之餙罪成福以榮破哀痛乎非所敢置對矣

趙張陳三閣下

不孝孤罪盈禍烈先慈已于去年十五日背養以

聖主天地之仁老先生手足之愛不敢不奉聞弟今日月已遠想京師先有耗傳而老先生亦應爲之輟食驚汗矣自古有死死又得從容牖

下敢復怨天然竊有三大恨一者犬馬病朝夕
可效而不效竟爲家慈所先二者昨年之焦唇
敝舌乞得一歸耑爲何人何事令結局僅止此
三則見家慈京口再生之後以爲大難不效餘
福未量更爲營板輿游戲之具今一日無常盡
成春夢此不孝孤所搏膺椎腦泣盡而繼之以
血者也因思蓋棺之後設裳上食事事俱假惟
有徽國寵章稍彰潛德雖不識冥漠有知與否
而人子劬勞之報舍是無可藉口者用敢扶泣
上請具如別楮伏惟老先生哀而鑒之令來奴
得早還報存沒之感當永永銜結于無涯也臨
占荒塞不知所云

許潁陽相公

別來四閱秋矣而不孝再有前年之出去年之
歸中間銜羞覆餗苦觸籓以不才狼狽之身
種種遺憂長者所不足復道惟是惠徽
主恩與門下餘芘得早稅駕迷途奉板輿旦暮
之歡春暉寸草差謂無負而鬼神終忌而奪之

痛可言哉邇小婿周秉忠奉櫬歸具道老先生輟食流涕兼傳語次殷勤寄慰之音正哀感中乃再承千里專使以華章盛奠見辱而別箋重爲投拭罪逆推往證今援佛理以破執見嗟乎苦心哉老先生之爲故人謀處也蓋恍然若手摩頂命而三嘆且浴之矣世界缺陷顧不孝何人而敢求全獨念連年宛轉進退閻疾病不竭醫讒毀不置辯腐心抉眼端爲何人何事今結束僅止此天而旣厭不孝矣則病廢當亦寵極當亦乃竟不亦而爲家慈所先令其狼戾人間偷嘗苦諦若斯之酷也近且稍事鍼砭爲支持窀穸計杜門月餘目眚加痼蓋至是而生趣轉索然矣聞之周塔台蹤近復脩然緣山爲宇結筏爲舟而長洲丈亦以角巾文酒相望五湖間乃不孝獨爲匪人欲近攀長洲而不得何暇謀遠老先生游詠之暇或肯醽酒盃一酹故人未亦之靈乎臨占附謝使者惟哀亮不宣

沈季山侍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潞河別未久而不孝遂爲匪人天地絕之慈母背之矣乃門下公私莫啻一何憊憊大君子之愛人也或責備于當塗而矜原于處閔闊疏于交際而綢繆于死喪此其去世情萬里也乃不孝顧自惟十年流浪止以一歸藉口而疾病驅之原不成勇退今天厭神恫禍罰自貽而門下尚以誰慰耶草土妄聞時局水火幾復如不孝徃年之事然要在一靜處之呶呶者終自定耳

王對南相公

世禮越疆弔喪或在官公差或偶託風便又或有一使而齎數十簡言函並行者乃不孝獨以先喪仰累門下懸哀四千里外專發親使及其葬期此情過於禮即束芻漬酒之將于哀榮不啻足矣又比敬函讀教則誄章數百言啻箋又數百言而匪頒之渥稱載纍纍重令人福薄不勝舉顏厚不能謝今匆匆遣一介代叩又以函疚不祥之言唐突新歲則其慙使者而負先施不彌甚乎竊念老丈所爲惓惓故人當歌而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豈不知其無益亦有者毋亦謂犬馬命一綫尚屬手足關情不忍遂見其狼狽觸藩匍匐下井乎益鰥寡孤獨自古號四㷠民聾瞶顛瘖等症並稱廢疾而孔子獨哀齊衰與瞽者今不孝兼此者今萬苦萬病報業猶輕一粥一苦亦已望外而近且延得百歲老人教以禪定攝生之法其濟則吾丈之庇也不濟則窮身亦何所顧戀而勤我丈之遠望乎伏惟獻歲萬福不祥無敢言賀臨占耿耿

王對南相公

我丈早高飛遠引拔足風塵瀕洞之場而不孝乃一出墮名再出滋垢以及于今則天怒神恫一身剥喪無餘而萬事已矣譬之失羣哀鳥徒羨翔鴻敢尚掛時事于齒牙理折角之如意哉柰若目雖無見而耳不能無聞即如近耗幾于朝堂爲戲場同舟爲敵國山濤范文子內寧外

憂之慮見證在目前不孝一盂麥粥亦須得造
命者賜之安樂消受而此時寧得不思司馬相
公復出乎適有鄉人傳申許二老蹤跡日日在
山顛水涯不孝進既不能爲老丈之立身顯名
而退復不得如二老之含哺鼓腹今日倚枯藤
咄咄白悔自痛耳頗思賢嗣公開美而老衰愧
無請教之緣不敢具書統希台諒

陳毓台巡撫

薄記不孝往年觸藩狼狽時交戟之士譏訶互
起乃門下獨爲之懸照于遠內師于心以書來
慰曰公之道是也而不孝因自恃一人知已矢
口發狂吾道苟是則天必令老母長年今定何
如耶人生如此方知寵祿爲祟懺悔無及而來
箋猥見譽以炳然幾先比于李文靖之報國痛
乎非所敢置對已

陳蘭臺郎中

天禍無良先慈奄背則前此不孝之焦唇敝舌
以乞殘喘兄臺之破嫌違衆以伸微節畢竟不

能與鬼神爭權而不孝之歸且晚矣亦且晚矣
乃再承兄臺萬里奠唁之辱而教中扼腕于近
時人情世道至欲掛冠相從竟豈泛常相勞苦
者抑不孝十年在事再出無功向者猶自言心
以爲不欺天不害人不貪財不怕寵身茹煩寃
可以資老親餘福今則肝膽自疑反恨諸公見
攻之不力使得以微罪行耳竊嘗評定兄之人
品斷乎可質天日其在同朝有顯忤而無陰中
吾道苟是何必掛 循不激不狥有待而爲可
也函疾之人久不談外事聊占此復於知已不
宣

趙寧宇巡撫

敝郡濱海軍門就近彈壓此事體之必不可易
者臺下不惜小勞以從輿望即此初政便自卓
然但到郡之後願且以行巡爲緩明年春汛一
出料理海防更似妥當荅蓋近來鄉少喜捕風射
影若吾臺舉動稍見非常其知者以爲地方不
知者以爲不孝不敢重爲吾臺累也因教中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日面命之語敢布腹心不覺靦縷

李冀軒參政

別十年間彼此契濶仆沉之跡摠不足追惟乃不肖顧自幸含飴尚有母採菽尚有身差不愧老兄善養而今竟何如哉人生至此罪逆之報崇坐寵盈今即欲追祧朝榮傳換老兄一日之奉而不得老兄試推今較往所得孰多當先自解而後爲不肖解耳久承賢仲大名一見爲之破涕鸞棲駒隱乃不撐地如此亦敝鄉斯文一遇也會改歲哀迫中諸不知所言

那崑田巡撫

哀迷中過日忽不覺靈節西巡已至涉年先是此酋負固時畏之者以爲長蛇猛虎必不可攖狎之者以爲腐鼠孤雛命在掌握蓋至于勢成事變而吾丈馳尺一之詔臨之緩之不可急之不可世間第一擔子第一難事也每見邸報中疏揭指麾部署事事安詳能知其必辦治酋今果束身繫頸歸命下吏萬結連環即時盡解嗟乎

孰謂禁中無頗牧哉教云事干外夷處法無以復加此即不肖初計而王中丞不聽竟以憂勞遺吾丈吾丈若再逡巡則後生必更有一番議論而西事死解矣此社稷之功自然有人拈出使丈復南之理不孝距違雖遠且拂拭盲眼爲知己一快耳餘不盡

黃儀庭尚書

見鵬令親至亟問起居始承有太夫人之諱不孝茹荼方苦仰知純孝至情必不能堪試檢篋中所遺誨札讀之言言皆以不孝甲午一歸爲無憾夫十年流浪萬里間關若一歸可以償百負則吾丈先幾遐舉不掛一絲而太夫人迄以九十之年備享人天之養其愉快復當何如矣猶記昔年我丈將母疏入以同省落筆造次爲恨以今思之畢竟造物假手成就我丈爲天壤間弟一完人而不孝病苦狼狽遂至此厚薄之

報豈不以人哉今歿祔以束芻致弔未能操
辭聊占此奉慰萬一不宣

鄭範溪總督

不孝頃年得告扶母南還竊有羨于翁臺一丘
一壑之適恨不如王無功徙我相近而亦謂鴻
冥蜎伏可以兩忘不足貽長者之憂乃今竟何
如哉天道不遠罪罰之報則尚以寵祿爲階今
伏草內訟咎已莫追有生之緣萬事俱往而門
下猥以通家之情爲親裁哀塊遠致束芻先靈
而有知也則自當永永徼榮不朽若不孝天壤
戮人君親兩負藐焉餘命即强旦暮支持而盲
眼枯骸雖造物不能茅空中之核矣乃來箋更
以誰嗟耶惟是顛迷中未忘理亂竊計方今邊
虞孔棘國是日淆廟堂日日謀治安而眼前有
張魏公父子俱置散地可歎也軋軋攬涕不復
知所言矣

劉如野吏部

承別箋以先太公墓文爲託不孝顧自惟斬焉

草上其親之不能事而尚能及遠乎然先是業有緒言矣人之愛親孰誰不如我蘇長公猥以身自居喪而絕不爲人銘墓非通論也今所苦大疾旣痼重以哀勞近者亡親就窆之後聊復勉支鷄骨出疆謝喪而喘喘餘息盡矣心廢不能搆思目盲不能對簡此殆鬼神所絕最苦最眞萬萬無可受役之理若足下果念其傾葢舊雅錫之孝類則何惜白搆金玉借不孝出名而不孝微榮亦不朽已此方命中之曲處庶乎兩全惟足下裁之

余騰江中書

公此雖係欽遣而實則欲借此慰存焚屬至於寵光先几大篇華軸束帛加邊一一不煩有司此從來諸使君之所未有而不孝能無刺心鐫骨感知且戀別者乎念公俊俊如書生處子因亦以書生處子之禮奉待而止宜薄將不蒙麾納是絕之也然世豈有號爲人臣而天子之命使顧反累其粟糧輸幣無一髮奉酬

者乎茲追走一介令小兒再叩以請雲泥永絕行矣自愛

申瑤泉相公

不孝擬於先慈百日後力疾馳奠董老師會聞朝命恐差官遂到以此踟躕旣而思彼中辭朝或尚得數日乘閒了事似不妨也幸裁示之

聖恩出望外隆重如此差官此來係函禮似與前數番不同不孝該出關迎接否宴待之禮擬請本州士大夫代陪但不知小兒當與席否喪中無奏樂理而朝使又不可素設相待或宴之別館何如又此舉專爲賻慰生者恐不宜待喪祭一并謝恩若該專謝則差官事畢後便當發本如此紛紛不惟不孝力不能支亦恐草野多事更生忌口耳今一請教荒亂草草不次

申瑤泉相公

聞禮部覆本下又使人窘熱一番此會典條例一旦爲不孝抹倒大駭觀聽相知者勸其苦辭此事體尚緩就附一辭疏于謝恩疏中亦甚便

但所慮者身受許多
恩典而獨于父母未廉横來直去免不得人譏
笑老丈其爲深思教之適李繼泉父子送一山
東眼醫謂不孝疾尚可活但須箭頭透明砂一
二斤煉和諸藥而市中無堪用者有如尊箧中
貯有好砂乞隨多寡見賜以濟急不敢祈足數
也

趙濈陽相公

同者不孝之請恩也踟躕進止者久之恐
上意不測復如去秋留中故事而又念老母之
歸係奉
旨扶侍勢不得不明白始終以此小疏雖上著
有查例量給字樣庶了公案且便批發而不意
中旨隆恩出例外望外一至此也今欲辭則請
恩在先朝使已至欲受則衆視羣指以爲百年
條例自不孝而壞一身五體寸寸負芒而柰何
復望久活耶竊謂此等恩例即有内傳在閣中
不妨爲衙門前輩照管折衷不惟安不孝亦所

以安先二親也今三使並臨其勢又當三次疏
謝寒灰腐草世已忘情而差人交踵于長安熱
途欲以何爲賂乎不孝始終將爲諸老累矣苦
事苦事真切真切臨書涕汗交集不復知所云

王西里吏部

不孝孤哀病疚矣腔血未冷猶有生平傾蓋故
人不能忘情如禮部王二峰精金美玉而以護
送不孝一差坐累失選近又有遣賻趙大行遣
葵余中舍兩公他事不可知若其奉差舉動皆
規模吾丈無一事苟且不審貴曹憑何議論一
槩在差補部不孝因懲往年王二峰之事爲之
動心不得不私于左右逢想緇衣一念有同然
也草土僥幸皇恐

李見羅巡撫

明主在上恩威不測不孝力未能徹底奉雪今
大獄既反老丈過去見在心業已剷空一半其
將來而未來者以斯文之興喪卜之天以此身
之東西南北聽之父母而老丈姑隨地隨時爲

修身立命何不得也聞閩中亦多君子有林三
敎者名藉甚可延致一見否嚴譴方新愚以爲
多接客不如默著書即近世書生後進喜掊擊
程朱固成惡道然就中寔有當商略者老丈趣
閒勘證一番亦不朽事也如何

趙濛陽相公

別札爲賤目憂懸而最以陰符機在目之一言
適正會百歲老僧亦舉此相勸近者稍自斷割
不接貴客不閱邸報以爲在喪言喪即此亦收
心一方便而敎中偶及近事則不免萬緒又起
大抵今日士大夫之勝心非必眞有不平直是
耶氣鼓之一鼓作氣至再三而衰竭矣怯而避
之則彼愈勇憤而爭之則彼愈譁今老丈嶽立
端坐談笑指麾其得意何竟何如也喜聞東款已定
西師又大捷

主上歸勞客勿特肯陞敘此不可復爲常辭老
成報

上以保躬格心爲第一義則其小者固不嫌于

少將順也河事可憂自古天下之亂多起于大兵大役亦幸留神此番相聞更苦氣息虛憊倍前諸不能多及矣

張洪陽相公

別致箭頭砂尤濟急須今遂以付之蔡醫修煉且成而客又有謂丹砂經火燥熱必不可用者顧先親既葵留此殘廢之身了無重輕以此聊試一擲耳故事祭葬禮成後閣寮當具一謝儀況已節蒙盛惠禮無不答聞之瑳老以爲此繁文近套且不宜以施于寮寀遂復已之此乘惟有銜悵耳外示近來人情面背相左而部院矛戟又生不知竟作何處分大抵自古國家莫不諱言亂而亂之機甚微紛棼而不理謂之亂政龐而不一亦謂之亂非必土崩瓦解方稱亂也可憐諸公讀千古書而識慮曾不及此河事可憂此百萬生靈之計着不得一毫勝心滔滔者終不定也幸與老成者圖之

黃毅菴司業

前者率爾齎先錄奉謝政恐仙旌或未至南而
彼時況屬窀窆匆匆語不他及亦共情與禮然
也比今日月漸遠饘粥稍支可漸申同志起居
之問而寞目屏墻不見天日則亦惟有喘喘近
悔出山之誤積業之深以羞遺體而愧知已耳
乃來教尚爲之當局隱憂以覆轍兒恕嗟乎安
得此長者之言哉大抵人情一有物于胸中則
九域之外千歲以往無不可羅織爲案今月之
事且安知不有見牛喘而追勘丙吉者吾丈莫
湯以君子之心遂作世人咋舌想司馬公所謂
宴之欤日是非乃定聊以此奉慰并自慰耳聞
之談口貴廂教化寬和中有嚴介此聲豈易得
也猶記孤寒前池傍响沫松鼠竄兎今風景故
在吾丈莫巳此遂恬吏隱否草土避上交之嫌
止以此空械附謝力疾不周皇恐

周二魯尚寶

罪苦中猶喜聞足下音郵不絕而乃茲萬里哀
此專爲先慈可憐使到遲半月不及以盛童登

刻徧送親友然亦知不肖未厭吐于諸賢而或亦可以藉手見先親于地下矣雖然生此一念又繚繞名根鬼神滋忌之今世界如此公自不得毋思故人而故人亦思公之快口卓見不可復得夫我輩至于兩相思而兩不在位以脫于雲翻雨覆之塲此可謂不僥倖乎苦次杜門管登之更不得數會然不孝業有成言此兄立身持論畢竟是一代人豪所謂卿不知我我自知卿來日尚長非用世即出世無不得也

鄧定宇侍郎

伏承爲先喪遠頒奠誄而手札十行且强爲啼兒稱慰于時太夫人台恙語次及微風秋葉之感而不孝且戚戚動心涕外加哽矣俄讀劉太史書則太夫人亦以日月之際忽焉棄養嗟乎人生至此萬事俱虛不孝方荼蓼在口何能以非禮非情之談强爲開門下破哀惟是太夫人康强榮壽者殆百年其間優游林壑復十餘年乘運而往怛化無從而先慈八十年中半床蓐半

道途不孝憂亦憂不孝病亦病欲求太夫人鳩車一日之樂無有也則不孝安得不撫心而痛也門下必欲舉先王之制捐囊窮人則請以兩家毋子絜而較之大年小年誰能齊物門下姑以此自慰則可耳不及遽奏荒詞輒以束帛先焉伏惟原亮幸甚

張洪陽相公

道候少恙非風非汗直是時政焦煩力不得出於已言不得關其忠赫韓休貌瘦或亦在半眞半假間而外廷未之識耳陛麼大喜前啟中畧不稱賀蓋逆知雅意必非所樂直苦礙同官隱忍就此我佛在世亦多有如許隨緣應迹處而來箋及小奴口述之言一何鬱鬱甚也適聞禁內火災此亦改悟一機若萬一景象如昨或轉加甚則不孝亦不敢勸老丈久留政恐尊鑪頗諧後而不孝奄奄殘喘不能待相見耳臨占及此不覺耿耿

李霖寰巡撫

古來文士知兵已自難得若大敵在前一出効勝大賞在後三命不驚則自是眞才實用而宰物者又重以全福盛年假之親髮未斑已見壯猷元老策勳萬里之外此又千古間氣而不孝忝一日之知亦可以不朽矣教中頗及長安近耗不孝但十年語識其知者以爲偶中不知者以爲妖言若吾丈果思李文靖則當更理會四方之事一切罷報是何等膽力作用而不孝曾有分毫報國者或在此一着耳餘不敢多及

李玉海給事

先慈之沒也爲去臘之望先四日新婦進門尚能手執喜酒飲盡一杯口呼佛號百餘聲而竟不延殘年數日之命可憐哉適至貴城謝喪始聞榮轉之報同志柄用敢爲世道吾道賀但不審朝中光景比不肖別時何如積年苦心拙守亦頗見諒於羣少否此非哀次所宜問知兄念我聊復及之

黃儀庭宗伯

往者先慈背養自揆積釁有靦爲人而望中又有九十強飯之尊母三徵不出之老丈則安得不愧且羨也禍罰以來無復一事藉口惟是逃名懺罪自屏不祥以幸曠瞽一日之生則九原或陰貰之乃數千里專使而華衮出自手裁齒及罪逆先靈而有知也則不孝有肉袒受杖地下已耳今強占對使無所置辭竊獨謂老丈身處世諦之極歡而強爲啼兒作劇以國榮見慰北非情也然盛念謹心銜之矣

徐檢菴侍郎

謹啓先弟鼎爵夫婦殁且十年尚在淺土茲不孝父子卜以今年歲暮並舉四喪用慰先二親九原遺繞同鄉同榜中獨老丈握手相得甚歡生平大節頗亦嘗辱掛大賢齒牙今年位未究血胤又絕獨有徼榮華衮萬一于不朽耳茲西向授書小兒衡再叩以請伏幸亮而賜之一言薄將殊愧菲薷然實自先弟所留老丈無辭見外也荒率干冒皇恐

李次溪總督

青雲兄弟頃辱惘然爲草土分痛而兄翁又會
簡在方新當歌而哭則先親宴漠之所不敢承
況不孝乎爺令之詩義先急難今宛宛如見古
人而弟自揣非罪逆所宜蒙但增隕越耳猶記
兄翁宅憂時舉朝引領恨不得墨衰借重豈不
以今日哉業已受才造物安所辭勞頗聞虜比
窄塞所斬殺過當計幕下已勒燕然之碑不孝
百猶願一寓目焉遠愛鄭重

李修吾大理

前啟在喪言喪不敢及私因見手札中頗及時
事聊附一言以復大抵外寧必有內憂天下之
勢自然至此惟在吾臺有志有識諸君子併肩
而擔共釜而炊即有小齟齬不妨爲社稷强忍
使形骸雖判于外廷而事柄不歸于中禁則世
道尚可爲也可憐遇　主一塲眼中便見今日
吾丈罪我或以此而恕我亦或以此適貴同年
霖寰中丞書與使者同日至其言略如尊指而

友盛推不孝數年前臆見以爲知言嗟乎大臣無力回天而但以口舌收過今相對知已受杖不受贖矣賤目已盲使者見而悲之此啟安知不遂成絕筆臨占涕下

楊本庵尚書

適兩拜公私奠唁正修謝聞會按臺巡歷敝州見地方荒民紛紛訴牒以併徵舊逋不勝惶窘因感嘉定地震之異飛疏請命而其詞專以遠年拖累催徵必不可完者仰求廟堂寬鄙此即前司農宋公面諭不孝名緩實蠲之說而不孝亦當直述以告門下矣今天災如此民困如此必欲以虛名作實數趣辦有司民分無所逃命則強者但有逞力挨罪盡賴現租弱者不過賄脫吏胥及轉徙四方而已臺疏字字喫緊實撫字中之催科貸積歲之虛逋以登見年之實課非比關梁山澤諸稅求蠲則上必損此借則彼必虛者千幸深思而力主之喪人久不及門外事地方利病不得不爲當路分憂臨書皇恐

陳玉壘相公

教中頗及時事責以慙然忘國家不孝知罪矣而先塚閭松風草露觸緒弟瞽夫既一物不見而先生感何心更及理亂所聞東欵既成西師又捷足徵帷幄運籌精采萬倍更望留神范文子外寧內憂之戒耳承夏中道候小惡旋已勿藥天下事正可爲不得云擔子未着身奉公守已自足了報國事也正作書忽發眩不成語而罷廢人光景理不久長伏惟爲社稷自重

許敬菴侍郎

先宻雖封墳草未宿而不孝方舉周年魚菽之祭灑血長號秖以出山失計爲恨蓋人情痛定尚思痛豈有痛未定而復求痛者乎使者到日爲扶疾示之盲眼瘦骨雖聖而阿衡之格天愚而夸父之逐日其勢摠不能踴躍中野規尺寸之用明矣老丈莫輕道天下事皆可爲天下人皆可化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登踐日新謹拂拭盲眼以觀大業此外不知所言

彭旦陽生事

古稱大孝不遺次者不辱乃不孝顧自惟生平一誤于入山之不深再誤于調世之寡術今罪業之報沒世不能復矣而尊兄不知何生風業一出挂網其寬酷至此世間是非無亂于今日乃足下所苦人言不同其心人心不同其面而不孝則正苦人言不如其心人心不如其面要之元氣使然太上忘之其次玩之而最下與之爭未知是否

李棠軒宗伯

孤不孝幸未即死勉于前月十四日舉喪于時松風草露永閟一丘遺酒慟輪都成往迹豈意薄罪盈以寵爲祟天而既厭之矣又重以望外郵恩增其隕越報君報友死不敢瞑謹此哽謝惟哀鑒幸甚

萬麋洲知府

老丈所津津爲不孝解者止于陳情一歸謂之

無憾然自不孝今日言之正以天道忌滿近其
小喜博其大憂今目前惟有松檜號風猩鼯啼
月而犬馬命尚以誰攀乎可憐王貢相知得遙
望彈冠而吉凶之問翻邏成天壤命也何如臨占
報謝有涕如綆

林光璧吏部

南署永清不肖葢嘗身歷其苦以此不敢冒昧
諸公分俸之惠足下一體通家義自不能獨領
幸亮我耳爵去國五年敝屣既脫差謂安閒朝
堂口語或亦當以舊事見恕而家禍頻仍至此
必有陰負罪愿人不及知僕亦不自知而天獨
知之者今杜門瞑目方事懺悔而足下安所得
過情之言理外之望爲病人增業也

陳光宇撫臺

伏惟棓府清風棠階惠露自不肖爵未伏田畝
而瀕海星鳳之仰全吳竹馬之思已窮窕識之
而日月遲之矣今攀轅未數載明公貫魚之序
尚在弟三

聖主不惜屈卑聽于舊堀賜之斧鉞重臨殿我南國不惟人願允諧抑見天謀懸慰于歲之新野有擊壤而歌市有分塗而謗益聞晏嬰子產爲政時其光景如此爵也受廛雖遥怙德實邇況咫尺未申已蒙明公箋幣之賜辱于下里敢自引縞素不祥闕于展賀哉茲謹專一介代叩清嚴伏惟台照幸甚

魏古渠孝廉

三復來教知不肖出山時公與定宇丈業曾寓書授之應門老奴不意竟至沉沒而此奴又于去秋病疚無從追檢但有愧悵今賢子尚能頗憶書中緒言似稍及不肖悠悠之謗大抵離我于貴鄉諸君子以爲海外異聞而不知不肖連年嘗此至熟且能借之鍊心夢寐不驚幾成一士牛木鴈矣今所苦乳哺之懷不能遽割有如一日未死則足下當一日最我爲人至于人情險刻至此自關世運橋梓姑亦以付之造物者可也

孫雲衢知府

榮蒞方新義不敢以凶衰冒謁禮有薦幣不惟署名用蔄不便且楊綰爲政正士大夫減從撤樂之時何得更以故事相溷也茲空緘代叩亦未敢別有所陳惟台照萬

楊本庵司農

爵也廢疾長休于世事已矣而適見鄉人以地方災饉來告惻然憐之不得不爲一言始爵之自非還也見故鄉花稻被野問之老農咸以爲

白露節中係歲收一關今幸已過節可保海上風波偃息坐享西成爵亦頗自爲一家終歲之喜豈期天未厭災八九月間無日不雨無雨不風海潮挾之而上遂致早禾生耳晚稻亦歉收而其最苦酷者敝州嘉定上海三州縣也緣吳中惟此三州縣瀕海多種花田花田最畏久雨而尤畏結鈴後雨以此一敗無餘深可痛恨而嘉定全種花田則又苦中之苦者聞兩臺災疏已上嘉民又自合詞叩閽請永遠改折此于人

情地利誠爲兩便況折價原重視京軍支放之
額且浮二錢而各州縣自非大旱大水不得援
此爲例更易處也伏望台慈念之鹿拨公會亦
有書致不肖托爲三方請命亦幸留神并祈轉
達于三閣寮處弟謹與百億元元企踵望賜餘
無敢多及

丁見白知州

自中秋告災以來潔齋露禱哀涕請命幸徼今
月自天之賜得從寬折在明公遜虐不有則亦
已矣而反躬即貴寮以草土一言爲謝不孝正
爾循墻郤走愧汗未收乃夜來又聞大張褒文
推功不孝復何心顏可以處此先是兒衡偶聞
流言客傳臺旨謂必欲鎸發憤一暴白誼則高且
厚矣然不孝竊自揣從前猜謗彌天尚未深辯
今身遠市朝正欲小受慵散不關公事之名以
此口囑兒衡懇請停寢而不圖明臺意尚未已
也夫辯謗猶可攘恩則大不可今一分一粒
帝力攸歸請鄙請蠲臺章具在而無端盡使局

外野民掠而有之萬一有好言生事者執以
上聞不孝已矣而近貽明公有掩蔽
主德之名遠貽該部有曲狗人情之誚此不孝
所以寧負萬毀而不敢以身奉累者也幸今尚
未流布乞即收原榜止將
欽改分數徧曉愚氓庶形跡渾忘事體較妥無
任肝膽歸誠之至

李見羅巡撫

瞽夫塊處造物者尚假之陰光殘漏以再聞栽
丈金玉之音而此番重以賢次君親齋書幣補
致先慈誄章嗟乎不孝益至是萬罪可湔萬劫
可瞑已而賢子初間關苦難不孝以爲一見當
相與遺落風塵慰藉枯槁迺扼腕而談乃公心
事法然淵永子睫也其大者如兄伯父封窆
不安賢家孫蘭擢玉折誠亦非客鄉遠謫所堪
但我丈讀書萬卷了證在何處即盛刻中所謂
儘揀擇儘玩弄于性何干不孝敢借以奉規矣
可憐賢子弱質衝寒萬里行哭長安道中匹夫

却日貞女摧城天道何獨昧之生子有此豈必在多力疾涕送未盡欲言

曹嗣軒兵備

傳有馬道長疏眞朝陽孤鳳當爲天下第一不怕死男子而

聖主能寬之又快也臨書附致向往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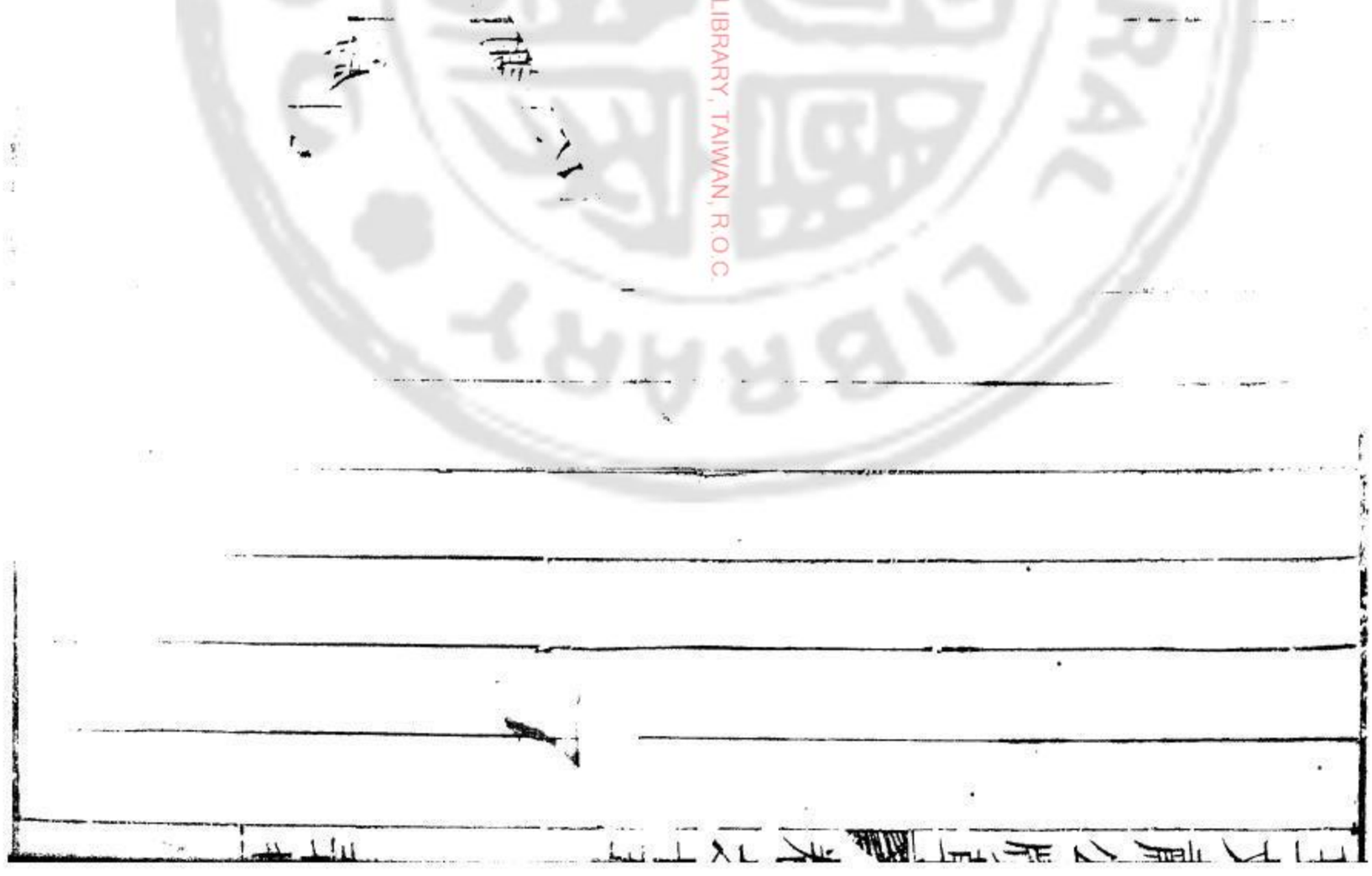
周衛陽侍郎

別諭及毛侍御家寧具仰高誼毛老夫人且即世矣婺婦弱兒頗爲族子所睥睨賴敝鄉諸紳

从公論持之不肖雖杜門謝事爲善人故友不敢自同路人來諭當即以轉呈州大夫別容奉報不盡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邵墟蓮郎中

正與曹太學談公之人品而惜其寃然尚未知風聞所指何事也捧教更爲之憮然記得生初出京時曾對貴同年諸公言人生毀譽只有出處死生二關若當官蒙謗挂冠後必白在世蒙謗蓋棺後必白今不肖雖未死官已去矣從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言一動諸公皆可覆按當知王某定是何人
今亦以此說廣公顧恐公清名久著官又在閒
局更非如不肖待身退而後論定者努力自愛
有便不惜扁舟一訪故人否

耿叔臺撫臺

緣江鎖鑰自難卧理然亦望於有事中求無事
頗聞人情漸喜亂而亂非亟斬木揭竿之謂語
緒而棼政多門而散事多徑而支交多愛而
雜此其中於元氣非一途而萌芽在南中者最
易見最難防茲不肖方倚吾臺爲江左謝安耳

朱襟江巡按

卧疾小庄乃城中忽傳異報一何驚人至此不
勝爲時政憂懸爲吳人悲戀輒飛遣一奴代候
并問所恠何人搆何事邸報可得一抄示否適
州民雪後有好五謠按臺好兵臺好太守好知
州好歲好不意世界缺陷至此撚指遂見風波此關
係氣數不小而適足爲吾臺雅望增重耳
主上神聖或旋有改悔不可知且未可悻悻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瞽夫恍惚中率爾占此不周皇恐

張滇池知州

先聞丈留京謁選親友皆譁而不信乃兒衡獨奉私教知其有此又知其必辦治清源然竊謂吾丈旣已決計爲之則當時時提醒一片忍辱心耐煩心倒身入俗吏局中不倦不苦而後乃見丈此舉爲眞涵養眞識見耳

彭義陽尚寶

君如屣此非談得喪時然不審足下竟坐何事男子戴天履地之身以一半還他宿債一半自認眞我而萬緣廓然已公謂何如

江繽石巡撫

教來承已至彭城登陸觸暑奔命固非雅性所恬第時事知此人情物望如此且倒身發付一番計他日綠野歸來頭須未白何苦遂作前却態也爵此者息肩世網蓋亦自謂得所乃天厭神忌竟不容一刻伸眉病妻入此月來命在懸絲恐無復還之理欲作數行奉謝宿留使者逾

旬乃得遣則其忙擾牢搔之態自可想見公其
幸自愛毋多念我

唐凝菴太常

春中扶疾西行屬有天幸解后仙槎得侍移罳
眞令人五內俱開有棄百事相從之意惜乎如
此人才閒卧且老而世事安得不可憂也會又
聞　朝殿大災天時人事種種日新非草野所
宜關與特以工役繁興軍國之計有如再云加
派則東南益騷思亂而我輩寧獨宴然以此不
能忘杞人憂耳吾丈謂何

馬肖乳僉憲

近者免喪之後幾爲兩臺物色羅入奏章幸而
覺早扶服叩頭得解乃教中尚云云可憐老髑
髏尚能發大哥周公之夢信乎知已之難也不
肖盲人頗亦能遣此所以不急小兒之進實非
避嫌益覺世上少一事是多一福耳力疾占此
數行爲謝

蔡懷峰吏部

伏惟吏隱南中志養太夫人白雲相望彼此俱適而聞者東警日騷亦恐貴曹不得無事何容造次更起蓴鱸菽水之思爵也疲癃不死冉冉遂及喪除翹首功名尚能遥頌惟是摧酷之餘偷此半殘光景終日清齋趺坐而外不省世間更有何是非即如教中所慨乃是如來說爲可矜愍者張機敗於機設險死於險公臺試相與緘口待之耳

楊復所侍郎

不肖年來屏處床簀如經霜之柿花實既落始覺有歸根處所然枯枝不可復榮丈乃從榮華時尋究竟第一義眞萬古不朽事業也恐前路轉忙轉促能如今日閒暇則愈見得力耳病來久不見人劉君至亟爲倒屣此君具用世才惜其已老而僕會以絶遊避世與之背馳甚辜其遠訪之意如何如何

耿叔臺操江

同志中聞鄧少宰長逝僕爲輟饋累日吾臺觀

天意如此何暇更爲弱侯稱屈矣閩中丞之推何以久不下南中多君子雅意或自能安之但近京南北百口喧呶恐謝公坐鎮復不易耳客有傳丹書新刻之佳恐市購不得致煩臺史比讀之乃似風漢矢口一竅不通却復敢詐傳欽依鈎結當道諸名公不但此書當毀其人亦可誅也因思厲階亦由我輩近來喜談三教合一故妖人得藉爲奸吾臺風紀之地可竟付之一炬耳

李繼泉同知

花事及期荒圃中無一可觀者教來得所遺四種會群醫在坐相與破顏欣賞一番恍對顏色顧床有病人弟已經月不窺園感此增其懊悵耳小兒鰲足知其必不能前因見伊母病劇勢難盡諱不得不以實告之且示以畢塲後即歸不料此兒倉皇自絕如此然初十日前病者危如朝露若此兒遲數日必無生理眞不幸中之萬幸也今已延至鎮江醫投藥漸有次第有如

賴花復起俟籬間菊信尚能强拭盲眼相與拈
花一笑也

南京各道

錫爵不孝不忠自貽天譴猶記昔年以先慈之
變上憂諸公今誄墨猶新心銘未替而使者又
以亡室致奠詞盛禮殷則奈何不令人涕交于
汗再拜隕越也爵哀痛至此已無可言惟是白
首糟糠克勤家訓粗獲姻黨之譽然年非上壽
行不出壺錫爵尚爲之避嫌不敢援

恩例請卹今 華袞煥然庶幾于朽骨再肉而
特不知愚父子尚能假息餘年環草論報否抆
泣不周惟慈鑒幸甚

蔡懷峰吏部

去年南中賜奠於先内人者自臺下爲倡日月
易遠不肖與諸孫且除服已向蒙記念小兒雖
雞骨尚支然老瘦伶俜不復可策之學問蓋此
兒至性自吾臺所知伊母之亡也執不肖手泣
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子報公今私爲吾臺

言淚又淫淫下已因書布謝附此惓惓

焦漪園修撰

比者老兄方有世道之憤正馳嚮間會又聞察報驚人當事彌天置罝尚未忘寥廓已翔之鴻在老兄眞可付之一笑以比者家難接踵眼枯且見血已安危之計了不關聞惟是生平所物色一二君子如昔賢之以身事托范祖禹世事託司馬君實見謂必售乃時情趣舍爾爾則不肖罹有塞兌卷舌而逝耳偶讀易見諸家疏解總成說謎老兄靜息中吉而先欲枉駕敝廬不肖單思一勘定否

劉斗陽按臺

聞之州吏明臺未行事林野舊氓亦豈不欲早望清光仰承盛德第憲臺有體不可爲一人假借矧事竣公見計日不過旬餘在明臺既不妨撤嫌下交在不肖又得以從容請教至於前臺過分之禮萬乞已之毋徒滋病人隕越也謹露緘上狀以聞

楊荆巖掌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室人眞不肖之良友其亡也不肖以嫌未敢爲之請郵惟是噓枯燄耀冥所藉立言諸君子足下顓使誄往慰存情貺兼渥不肖哀鬼未召豚子衡毀骨不肉則但有日展哀章一讀再三流涕已耳不肖比者形影一身備罹譴罰即强年健骨已自不支矧六年病廢漸成雙瞽顧此老景凄其萬緒劃孤而足下尚以何望哉南署高閒記得聽事堂前有手植紫薇一株不知今尚存否愁居無賴屬有洞庭之行以致稽留使者十日始得遣之報命惟慈炤不宣

馮琢菴侍郎

歲云暮矣兄之憂虞已閒僕之涕淚方新乃使者會以此時儼然奉箋幣再辱似尚以老鰥班于朝寀不惜以夢裡周公猥分半席此何敢置對哉聞之道路兄宅憂未除而朝野日跂大拜兒童走卒皆賀此天道也明主或聞兄援琴未成聲遲之日月此古音也蓋昔賢有云叅政他日之憂又有云天下事尚

可爲君實勉之今擔且着肩不待他日也而廟
一刀聞舉行冠婚大典諸曹封事漸次批決吾
弟而階太平又不僅稱可爲而已可憐
敬甫開之時然人品而其一以高明得鬼瞰
其一以豈弟受人侮九原已矣存者亦以頭鬚
皓然兄得無爲振滯發枉計耶承麟兒再殤道
候爲之小損此我能自生壯齡繁育其年未艾
弟願兄爲
社稷爲高堂自愛耳兒子衡荷兄忘年忘分之
愛今痛不終摸斃幾滅性年未四十已齠然齒
墮其負兄必矣頃先妻之屬纊也執僕手太息
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兒報公今寤寐誦此
更酸鼻也聞兄亦有及於此兒咨嗟惜其不偶
乃家喪正幸其早歸一面訣而老鰥不得其手
上食不飡手調被不寢兒即此亦可無念我已
敬謝使者交歲擾擾言不盡誠來箋亦不能細
荅遡哀仰德但有區區

公啓謝賀生

頃者避愁遠出比歸則華衮在堂玄黃載篚蓋重辱諸長者爲賤年枉壽不肖獲罪鬼神盈而降罰目前老兎盆邊含飴剖甘之樂尚不克自保而茲復承寵譽繽紛鄭重如此將無更益之疾乎愁中日月彌厭其長拜命矍然重以感愴

梁景泉兵道

昨中元節正亡荆忌日撤座之辰錫爵一慟什地舉體麻顫形勢甚危不知天涯相念光景又當何如矣人情至此誰能以哭爲歌扶病稱壽公臺知我憐我固無待煩訴於左右也不肖爵疲癃餘命雖尚幸爲宰物所錄揆於世名已滿酌之器薄涯幾何敢更貪長久惟幸賴公之匕地方日見太平足矣

王霽宇巡撫

不才病廢入山非但絶口世事屏跡交游即筆研舊物亦以推置南柯夢中使者之來或亦當親見其謝文門狀矣乃橋梓之委義不得辭而尊太公休烈盛美此僕所願爲執鞭者因輒爲

破戒勉成數言家有哲匠何必遠求倘必欲以
抛語登刻請隨意損益用之不煩再示也

項玄池參議

竊聞南兵變時公咄嗟撫定其行也兵民至焚
香緣道而哭不知召公棠郇伯黍視此何如人
固不勝天有如公遂以臺章百折九蹟塞翁之
馬未失也矧茲覆證了了而
明主方虛清聽以臨之抑而愈揚天道豈遠哉
差來官似武健可用窮愁中一見故人而喜附

此報命餘不多言

李中石廵按

伏惟福星臨境萬戶欣仰矧不肖窮愁故人渴
于望見更有出恒情萬倍者弟院臺自有體部
民自有分若必欲先公事而辱于不祥之廬既
非常典且使不肖跼蹐避嫌不敢獻杯茶于左
右於公私彼此俱不便也不肖因感前院誤行
恐遂爲例所以未投臨而先辭免至於不肖綠
經儼然又方在百苦之內一應吉禮尤非所宜

與　儻盛愛有加得于行事畢後一併見厚尤不勝肺腑之感輒冒嫌露啓布其區區懇祈慈鑒幸甚

焦漪園修撰

科場口語令人憤極而涕涕已而笑初亦謂每年榜下姬婦翁詆之常耳捧別教知復爲有力者驅之今時移事往曉曉之徒試自捫本心以爲何如不直得更與之辨也兩摠考分經閫卷是科場一大關鍵即如小兒衡是盛副考所取而疑謗歸之黃蔡陽兄此一番拈出真青天霹靂耳世界人情至此有識者誰能更爲兄左官惻嗟頗聞杜門不見一人亦非中道化俗刑家誰非功業出玄入史以待經綸何得遂爲汶汶陸沉態也

許仰亭吏部

舊京閒逸首署清高公新離劇地優游曳裾其間真如執鞚之濯清風弟賢者所居在遠則憂其民在近則憂其君恐不得遂以息肩簿書爲

適倘聞都門待選諸君簪觸進退之狀則當更憂其友至如盲老人日逼桑榆先內子奄過周忌惡緒種種非所宜更累公下爲分痛玆不敢盡訴已

周懷白郡守

昨聞郡庠錄士公嚴整戢隨又聞外邑生童鬨場大變殊出人理之外在明臺自當以鴞鳴蟻鬪視之但不直得終始認真輕以去就決勝負至于敝州士風頗號謹朴乃聞亦有掛名童中上累師長不肖僻處海陬亦安能以同里私情保白人于百里之外所介介欲進一言者直以事關重大鼓倡之人必不肯自言而各屬校官既迫嚴譴又必不肯自首其子弟有如崑崗之火玉石焚則恐其說更長耳今者莫如盡寬諸校官鈐束不嚴之罪使之從實檢舉而吾臺一面自行細訪則此無聊惡少豈有能眞心伏義挺身受罪者必且內自相攻戎首自出矣臨占皇恐

許繩齋太守

憶從消夏又見頒春如窮簷老叟曝日得煖了不知謝暄于日也箋餉貢臨其何恐辭但有受無反終以滿腹爲懼耳

韓惺菴巡撫

使者以函禮見辱緣此不敢諮問與居今三肅拜後乃得一道萬福賢從子事久更習心久更虛向者民譽翕然以爲清吏第一今則復以爲才吏第一不肖微觀其執法凜凜屹如山立面吐茹不形于口嗔喜不見于色真曠世奇珍適張太僕來過相與談及至此因復爲使者誦之平生不作譽人書想能深炤其非佞耳

程居仁府尹

殆簡殿勤具悉肝膽之愛弟不肖已成聾瞽廢人床榻之外一無所聞見鄉人有傳時事者爲據案一灑涕而已回思五年前事事苦爭以觸明主之諱雖幸見優容然安知今日不追恨老強項以辜寵避事爲戮者可憐盲瞽餘生天又

奪之室中良友今冉冉祥萬事都已惟有杞
憂一念寄之青雲故人耳北京兆在九卿中雖
極爲要劇然貴戚宦豎干擾紛紛兄當以柬惠
之間處之要使志行物濟而內不失已斯則異
時樞筦左券也何如
王霽宇撫督
爵也疲癃潦倒仰荷
聖主投閒之賜得盡捐筆研故業已從事于灌
園種樹間嘗勤門帖控辭箋委前使者見而憐
之爲郤行彌月始再致橋梓之命于時不佞方
囁嚅三讓重違孝思不得不用此勉破拙戒附
綴數行既而自顧形穢有忝名臣遺蹟行復祝
之投淵覆醢惟恐不速朽也乃門下過爲鄭重
飾以琅函錦字申以重幣華緘不遠專使儼然
再辱通家至雅敢論報施顧循涯而受亦所以
自爲惜福計也伏幸裁答尚有別言
王對滄撫督
爵也歸臥七年日邇舊臺之下鄉人父老屈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明粹白使君至翁與養愚中丞未嘗不歎息泣下也幸而白駒遁思肯幡然爲世道一出爵草野病氓即不敢修只凡之問至于霽色在望清風龍人更自願須臾無死以及見翁功名之盛而乃茲瑤華遠逮滋令朽株倍萬徼榮感喜無量方今時事洶洶獨喜公論在朝知推轂老成而仍以高懷遠俗暫處不爭之地可謂龍翔鳳舉無適非心若又生厭離想恐爲忘機鷗鳥所疑幸深思之

張容宇給事

累閱邸報中籌邊封事真是精采不才向每笑楊酋獨夫之說今更何如伏莽之戎能爲難首不知老成何以策之歲月流駛先內人在殯倏倏已逾年不才淚眼雙枯更無一分生趣茲欲手勒數行報命而不得更何心憂及世事兄久推未下但可隨時隨地行志若發歸念恐聖主復以積薪生疑進退愈難矣如何沈日峯得何罪而去年不列於錄用之疏兄既當路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望爲同鄉公論主盟不宣

申瑤泉相公

弟頃一事無聊亦欲學老丈寄情山水而足不能步口不能吟又以城中百禮坐此闕然兩度西遊俱不敢奉聞承教重以疎薄爲愧佳篇何不早賜使花神徼寵不至如今秋之零落矣所索諸種幸上海常熟花客正在弟所得附致使者然不能滿數以粗花數盆充之僅堪作種耳今花事正未闌老兄若有興何惜枉路百里借此一看東籬病人弟尚能策杖奉迎也

錢豐寰員外

吾輩老矣末年光景即尚能至百年亦何足玩把惟是目前遣得一分事庶幾一日當一日乃不肖竟當爲情死矣死中之生賴有閒林野草與兄共之而恨不生兄之鄉相與婆娑六橋三竺間又恨兄不以自盟者見收爲同盟更以爲談門外憂惱之事使人悸汗雪涕一番然則教中所云懸車塞竇者其受用安在

也西湖無恙犬馬軀或尚能一來但恐驚動地方且商量扁舟微服獨使吾兩人自知方可決計耳

郝少泉侍郎

不肖識翁蓋自庶寮時晤言未飫肝膽已傾矣既翁典樞中外得預陪安攘末議竊陰歎翁識壯猷寓指揮於鎮定如冥鴻未舉廟堂早以安危倚翁豈至今日東西旰食而憂諸虜哉幸而追鋒詔下猶及翁據鞍矍鑠時不肖病廢海濱私亦自附于彈冠之舊蓋茅餘芘徼之沒齒而乃今更聞天上好音與豐儀並辱雖寒谷之噓春涸鱗之濡沫未足喻也伏惟老成出處自關世道東山洛下豈以幡然損高翁試以身處古人間勉爲其難且燃勞者耳

陳嵎陽太常

爵五年來每遇歲節輒避出遠境蓋盤中魚菽市中燈火種種皆增悲之具膝前一兒雖百方爲乃翁强咲稱觴對之轉復凄然若使者遲來

一二日則賤蹤亦當在山南山北矣

沈太素布政

承遠寄長箋公私之念種種徵刻西事決裂遂至此大征勢不可已螳螂怒臂終歸糜滅弟惜宇內兵粮半耗於此寇平之後或恐有奸民悍十窺朝廷之虛乘勢斬竿而起此非獨西蜀之患我丈一身之憂也

主上神明礦稅使者輒敢雲擾天下不肖一日未死敢忘杞菆之憂李督府文武異才比不知有何風指好事者已喧傳其厭兵謀支吾了事嗟乎使趙營平郭汾陽生今日亦當斂手退矣如何以物論揆之我丈秉鉞不遠且安排定見定力以待崇召不宣

周二魯尚寶

正無頼中忽接得萬里音聲中間垂惜滿紙以外觀言之恰有一分近似正不知故人年來身病家難萬千難遣乃信古賢所云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未是了語必須綴却生不如死一句乃

真光景真解悟耳聞兄比來情事亦不甚佳請
試以區區自比足可舒懷至如李和尚者詭言
怪行不佞亦是刺心然竊謂事既至此其人已
死其鬼不靈縱有二三徒黨未必能重起風波
我輩却當有圈熊檻虎作用不得更與之紛紛
鬬勝增其狂疾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生鍾間氣體備太和四方學者以
其言爲蓍蔡動爲矩繩出爲景星慶雲處爲伏
龍翔鳳蓋世法中道德聞望之盛皆老先生所
固有而所不知者壽考耳乃今九十康齡迄爲
清朝上瑞
天子且於存問之外議有特加此則典軼古初
事關元運即考載記所傳香山洛社諸公未見
有完福具美若斯之懿者也天祚明德其將有
意而里中後生敢私爲一鄉一家稱慶而已栽
已勉綴數言寓之潘方伯所再遣一觴代致千
秋之祝有如病力差强登堂尚有日也惟台慈

鑒之幸甚

申瑤泉相公

半月不相聞未審棲霞者遊竟得成行否向承示欲挈王子幻臨賞園菊今正花時小園雖無可觀而粗種未荒近又于上海覓得廿餘本庶不孤高興也遼左日夜徵兵內地騷然或宜爲當道言稍爲調停計可憐石司馬罪皆歸之猶記十年前老兄不用爲本兵受盡氣節諸君唷諫今其何如耶即日面叙餘不及言

牛春宇巡按

聞之道路稅使之害於貴部獨酷而吾臺颺發雲屏逆折亂萌然又迄得善代豈非神明樂相爲江南百億造命之主而爵也竊伏私慨以爲士風文體於世運尤緊關非吾臺則狂瀾決無東回之日想朝堂公論亦復不遠耳教中念及病體此寔坐從前寵祿爲崇方戢身杜門冀延餘福而江右一書生責爵苟恬隴畝不肯飛章苦諫可以發一笑也行矣自愛天下事所望于

正人正學不淺臨占報謝無任區區

馮琢菴侍郎

今日張郡丞辭行而台教適至彼此惜才一念各已罄竭無所復憾但地方失此神明吏而廣中二司擔此姤賢名不知公道謂何耳海鷗鳥久已忘機路見不平乃不覺氣血俱動既而自笑此非道人本來面目而終未失赤子之心兄其以此觀人觀我因以自觀毋使人謂君相專言命可也

徐理齋摠督

諸公有見聞者皆寒燠起居之私而吾丈兩札諄諄皆憂國苦言不肖簪履舊物寧獨無情然尚未敢信礦稅之事果出

聖衷否先時不肖在朝端倪已見爭之一二揭旋而默寢今廷議雖格挽回未必無機諸公但知東西用兵恐沸亂滋起以愚言之正恐外寧反生內憂耳塞虜逵徙好人怒獸未必有常丈其且寓揮霍于鎮定養由基之矢度不中不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社稷之賴也病人久不談世務恃丈知已之愛聊復及之

崔際虞御史

貴部當灾徵鼎沸朝不圖夕之秋公之惓惓分念于故人也去世情千里矣教中感及時變甚是異常今中原尺土盡被爬騷緣路擔夫悉遭操奪自古豈有此景象長逵無事之理公臺莫便謂東事已安彼倭虜亦有耳我民籲呼愁疢之聲明是一道火符矧揭竿而亂者又不必倭

房也天下事至此以苦爭則中官震于威怒或屏不奏聞以力爭則羣黨自挺風指或轉爲疢毒公其以權輔正而行匪棘匪徐則救助一機替夫久不談世務會公之知已聊復及之

李修吾摠漕

月望之日偶得報於郵中知聖主已翻然改悔罷礦分稅曠止一新而隨繼以吾臺加銜新命于時病骨頓起喜躍成狂誠不謂一階半級於雅望增重而特以風雲蔚起

之期日月重光之象爵老老餘生尚能拭目以見太平豈非幸哉方與兒衡北望醴酒間而使者忽來長箋盛貺公私之荷合併一朝乃觀教中尚謖謖憂時惟恐補天無策豈得報反在賤子之後耶間嘗思

主上神明乍來舉動疑必有左右盜弄太阿欲以威脅外廷計籠財賄者比聞新司禮領事定知一番補救必有可觀而今果然矣吾臺骨鯁名天下然在彼時不妨危身以觸奸罔在今日則又當納牖以成大忠事即有掣肘未盡如意者毋急近功毋求全效大直委蛇以歲月計而不以日計則劬勞一得之愚也至如病身潦倒恰正荅瑤老書以早休逃責爲幸而吾臺猥賚以東山之事此常文套語不望之於深知也來頒何其鄭重既不得辭於使者已將解衣推食厚意盡數祇領此外雖不得緊承亦恐吾臺量已量人不深譴過耳

孫見田知府

昔人泡影之喻大是達觀今不佞有兒吾兄有
壽親又有壯子當以悲喜輕重相推而行而尊
父色卅履健尤其重之重者養志之外可更萌
他念乎貴部出水火而就衽席兄真隨車露矣
彼瑞既知好名而兄又以名收之此緊關治標
上藥吾輩服光且置之牛背上可也

杜太監守備

昔稅議初起時不才寔代庖閣中片語朝入夕
已報罷可見

主上眞聖人其激而至今日則外廷之質直與
宵人之導諛固當有分任其責者以此尤服公
居功之慎防慮之遠即今內差旁午人百其念
公當十分韜晦以微詞至誠勸掖同事諸公而
不必自以爲名乃最上菩提法門也

寇虹巡撫

故司馬雲南孫伊父新喪見停客館而
此子既有差便力不能扶柩還鄉亦可悲也前
教中概及時事意若有羨於不肖早歸之適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誠然然必如瑤老母婦俱存子孫無故而身
又得健履湖山松桂間或當不愧斯言耳

徐振雅御史

以足下才氣閱歷更深駕輕就熟無足爲公難
者時事非鄙人所知第請靜以鎮之平以調之
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耳豫章賢紳紳
輻湊爰咨爰詢正不乏人輒勒數行以覆來教
諸不多及

樊棠軒崑山大尹

吾臺脫屣一官寸絲不絓此不肖生平飲水知
甘者以此別來不竟作白駒無益之想而獨傾
耳尊太公藥喜之報茲得教而喜可知也人之
訛言或謂上官不甚相知朱紫姻色亦莫須有
乃近境三百里內皆帖帖公論無復言者吾臺
其一意舞班扇桃以保太翁餘歲耳第六年官
橐不辦有祿養資吾臺清苦一生至此能不爲
太公作嗛貧想乃眞學問也使旋手草此報命
諸不盡言

樊棠軒崑山大尹

從者旣行彌月而地方清風猶爾肅然則不佞父子之馳戀可知也最可恨者向耳飛報以爲扁舟携兩僕夜發雖崑城士民不及知比再捧教劄知臺檄未到仙蹤留候山間信宿而遠坻失于追送愧悵何可復言顧切詳吾臺進止從容如此必得太公萬安續報辰下舞綵翩躚真不以三公損已使旋勒此數行致嚮往意感知種種不盡欲陳

周懷白知府

稅事止而復行人心更爲擾動第適接沈少傳書稱劉中丞在浙頗以安靜得名則吾臺調維上下不煩無機非野人所敢出位而思也爲有妄言時政者以爲幕官謏獄非宜不知其言亦有萬一可採否恃公道義之雅敢容以聞

馬北濱郎中馬見素給事

爵也病伏海濱不復關公私一事猶憶先年附驥尊公年丈金聲玉色故自依然乃茲忽得教

于兩兄始承有天上修文之報爲之驚悚流涕不能已已人生朝露誰能自免尊公清白家聲蟬聯子姓業已於世諦百全其又何假蕪詞爲重而兩兄辱以寒山片石見委此誠後死之事敢復例辭輒有私禱具在別箋惟哀鑒幸甚

吳安節御史

瀛嶼令姪至始承臺節有江右之行抑有愚論方今瘝政雖多而士人清議猶重牧民長吏多循謹奉法者其窾要全在臺省監臨而吾丈以醇德重望提衡其間太平之緒當自西江爲嚆矢此非盲老所庸贅一詞也

高受所副使

我輩乞得此身來日苦短弟已盡酬宿業爲勘跃終老之計雖老兄性能心好神王體强亦幸以金剛杵勉摧文魔使世間可以累心事都盡乃爲大勇耳

房備吾巡撫

我公已飄然抗疏得

肯受代矣比見使者爲之惘然更爲之快然前啟耐煩忍辱之規尚以功名勉今則相望山南水北間翔鴻萬里風期更親不復爲公思人間臭腐食世上炎熱面矣第此四字在朝在野俱用着如不才近感里俗紛囂幾復興鑿坏投幘之想此亦公練心一公案也

王宇泰檢討

足下既曉然知義命所在則世上夢語其得行命也其不得行則義也亦自可一笑置之矣然命不在我而在人我之義却少差一絲一線不得即如不肖往年與高主事力爭此義之不盡分處至今以爲悔若饒主事則業已有兩疏抹解兩疏薦用始終不曾負之小兒之行是不肖使之男子堂堂正正無白日怕鬼之理而此兒且前且却世道可知矣

沈蛟門相公

昨小兒衡行已具小啓附謝想尚以科場避嫌未敢即達遥聞近時稅監章劾皆直委之撫按

而銓司得罪者止於降級留用即此二事不知
陰扶幾許國體人命而談者猶數傳我兄翁移
病卧家洒泣對客豈別有宮闈中大凝大危不
可措力者耶此非野人所敢問兒歸乞一面示
確耗以慰懸懸

黄毅菴侍郎

比者檢張太僕所寫書讀之勤念滿紙重以古
人赤松綠野之適慰解離愁竊自愧兒女情濃
烟霞興少方强以撫松蒔菊畢餘年而消永日
幸膝前有孝兒不忍聽去爲老人坐鋪輟復强
行第見文體惟亂至此益羞詭遇使獨携南錄
以行嗔喜聽之人耳

冯諸洹知貴同年何
以盡辭京試將毋懲噎遂廢食耶世嫌方重兒
衡具託之一報書而不必求見兄亦宜亮之也

馮琢菴侍郎

時事至此幾如破屋漏舟徼幸風波盜賊之不
作野人不能知遠止辦夏憂天而尊札獨推本我
輩好名輕言使

主上日輕士大夫痛哉乎膏肓砭石已頃之耿操臺見聞亦略及此僕庶應之以古來理亂無非天人兩參今聰明之士不少而臨局償亂如是冥冥中必有負之而趨者計其人久亦當自悔而惜乎不可復及但苦累兄等百戰水火鑄中耳比聞東西大定不肖殊不敢以爲喜而獨喜外朝稍矜于清議未聞東京中貴賣官之端茲亦混沌且鑿而廷推數格或未可盡歸主上故人平日屈指命世異才能復有幾幸而又處人人相信之地補天却日猶有一綫機關綣惓惓以沉幾重發爲誠若此外自兄度內耳出處事小安危事大丈夫業爲世所指名譬之冶金躍出何所不如盡掃他念之爲快也

李九我侍郎

去離六載不佞衰病牢搔中亦嘗爲吾丈五閱除書引領揆路然亦謂榮進分光寮寀相重正不在此惟是口碑輿誦日從舟車而東知今世有晏平仲復生而不佞且遥綴執鞭之末雖不

徼一字已有餘榮矧茲華簪盛餉弊藉有加千
里素風若在披挹則安得不自忘其愚賤飾身
末路稱報知已顧狗馬日侵而耳剽世事恐終
以債轅敗苟遺憂吾丈不佞死且不瞑尚何當
齒牙之重敬謝使者不着不宣

沈蛟門相公

昨奉來箋詞旨悲棘有不能終日之狀老臣憂
國自不嫌過然愚以爲未必至此
聖主自聰明其積疑致侮於外廷實外廷自爲
矛盾以大權歸內而閣中恩禮未薄密揭什行
二三故猶是轉移一機耳今孤臣一朝解肩而使官家別用一番
人肘掣且萬此矣此安危事體最近而機最細
効力試令孤臣一朝解肩而使官家別用一番
着一分麁心厭心不得詞林後進或可盡力一
薦爲同升之助此美彼調漸扶元氣其功又在
批鱗引裾上也何如何如中使雖四出然變亂
數起
主上決有輪臺追悔時我翁啣縶知人使中外

吏不走賣官一途庶幾政亂官清尚可救得一半疲癃所見不過如此兒子衡因令一出赴試然世嫌方重誡以塲畢後方敢叩閽幸一見而遣之

馮勅齋治中

恭喜上壽八旬體履加健洪範之篇曰攸好德既天表之應矣而栢醑椒盤供其燕喜奠香杏暖行聽捷音不肖忝屬葭莩豈能不欣藉第盲老子恨無登堂徼福之緣而小兒又在遠不得不以蕪詞紕帕寓之一介奉祝惟台照不宣

屠赤水禮部

比倘見過枉度云仙旌久懸虞山恨不早聞得摳衣一迎侍也日月流駛爵今便爲六十七歲人若道力果勝何至蹣跚對使讀教未終篇而三起三卧也老兄乃天上謫仙人今日得早脫塵鞅而從事玄同大覺之門蓋蒼蒼者實隱隲之非不肖悠悠所敢望也根器既劣又加以年來七情膠擾久疾侵尋何足更煩齒譽哉賴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芘自以生平一片信心誓之生死然竟敢與羣迷爭勝近有綿竹一僧來報化靈顯現顛末相見一齋不敢輕和半語立處僕之地其理其勢當然足下既審世多疑謗主臣膠口戢身靜以君躁古不云乎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不肖千里匍匐以此爲進耳然尚爲雕蟲夙業所苦如何如何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

光祿太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時敏校梓

黃毅菴侍郎

兒衡四十老書生竟叨一舉綴籍館下此愚父子驚寵懼盈時豈敢復追十年前過去之事或有齒及舊忤援天角人則恐自媒天忌以速不肖陰陽之罰不特忘情忘言即夢寐中都忘之矣方有信及小兒謂文字未必至此當由脩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孝所感父子既以此相知則不得不以此相成已致書各位座師囑之早放終養此孩提天性之眞亦老朽終身之託也兄眞愛我望爲緩頰諸公間至禱

張洪陽相公

前札旣盛稱山中燕處之適弟也亦自覺世名都幻我道日尊而近者忽不意有兒子事令人從漚塵中擾擾三月細思過眼雲煙眞不知安頓何所教中四課惟有栽花種樹一着僕于此興復不淺而一春風雨妬之不知餘生更看得幾回花着得幾兩屐耳

馮琢菴侍郎

兒衡侃名彖李正苦不見全錄得之亟與孫兒盥誦一遍因歎年來詔令之不行于士子率繇主司標準尚未得中高之則刻奇卑之則淺俗未有體局神情折衷今古如是科之卓然者此道路自有公論非不佞敢阿所好也至于一兒徼冒未知果能不辱盛舉否海內尊其師因愛

及其弟子快程文之精因并恕墨卷之粗此老衰之榮且幸更萬倍已謹再布謝不復陳

曹嗣山撫臺

使翰遠臨承已爲災民請命今麥秋絕望猶企幸揮蒔可及而雨色正濃未卜開霽何時眞地方異常怪事適劉河岸邊有人鋤田三尺之下得四狗皆吻吻作聲亦前史所未聞者此豈佳景象也大疏不知感動何如要之借此爲異時陳控張本豈曰小補即不肖一家亦方倚翁造命耳小兒雖賴芘進身然前塲終有詭遇驀者之意翁品題過情非所敢承適又寄歸刻本殊愧雅馴今附一所請教

王澹生兵部

別數月而始得兄遞見之報比時想榮神也爵老年病體跬步艱難于出境頃得爲兄攀送百五十里流連信宿誠亦以父子受知受眷有出恒交萬萬者至于餞贈之禮反更落落而仙

鷁渡江後又特爲朽老量體裁製新衣殷勤眷
別故人情念至此眞是一縷一金當傳之子孫
永以爲好耳小兒年志已就衰退不意忽有此
理外奇舉此莫非餘教所及客邸蕭然正苦弟
兄星散得兄時時過從相與琅言朝夕喜可知
也弟此兒坐未煖席已復作乃公世外想僕亦
自循頭顱如許家無別子聊復爲緩頰閣師庶
師閣趣之早歸兄亦當愛之以德耳竊嘗嘆兒
旗所慕歆眞是道根而富貴區區則恐更宜着
一分周旋世法小兒雖體局有餘作用亦不足
若能左提右挈不必更向外求助也賢子輩甚
好長君能楝門謝客更可喜日峯舊恙稍差尚
未知向後何如故鄉一去不復再連三月二麥壞盡其
他無可言者惟努力珍重是禱

鄭崑巖撫臺

自歸途辱訊後在苒八年老兄之出處從人不
肖之若樂從天摠付之不足道已幸而小子衡
亦復以長者餘教得覆水再收涸鱗重躍此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理外望外老衰方拊躬愧慄之不暇敢當賀
哉通家同志原不以榮名相豔不肖已矣而小
子衡末路未涯惟台慈進而教之

顧冲菴摠督

兒孫分定福祿何與我事而不肖顧反爲小兒
葛藤纏累不了衰疾日侵已飛信趣之早歸終
養矣老兄省此歡對綵衣前未必非福聞方大
延恭客小林已聞風而至但恐貴境無敵手茲
又有同事王道齋操縵而前與相角勝于東山
之下老丈憑几而觀亦隱囊一快也

劉斗陽按臺

今同進三百人光榮略等而此兒獨最幸爲君
子所知世嫌尚重未必他人是非一如公又
未必此子果能勉修末路不辱知已否新部雖
不爲無事然棘手費心處止一二大根株而未
若蘇松之叢瑣事事如亂麻也且喜程奸已遠
避或尚防其蠆尾採木包礦事試看民情若何
如可曲處不宜得頭頭觸忤適李修吾中丞書

來發憤時事決計投劾而去生應之曰此了得一身事耳于世界纖毫有益否此亦野人之芹可以備獻諸同志也世途羈紲既未得去留如意當稍用二氏家言常應常靜使形煩而心不煩乃見學問得力處耳不相聞久臨啟不覺忉忉

耿叔臺操臺

小兒十年曳白三載偷廬蒼蒼者或姑以一第其孚思而其才與志未必能至此也爵此一

病不輕以榮爲懼若復之矣貴臺雖專轄江防而民生吏治誰不當關聞者今年大察頗稱公平而滿朝家各置喙以此如張丞輩未得盡慊人心吾臺方宰天下毋使人謂君相不言命可耳

趙濴陽相公

客冬率爾數行須小兒塲後乃上殊自愧避嫌太過非所以事長者近乃聞內廷呈卷差次及兒則又見老先生天日至公

何嫌可避而不俟猥自爲退縮更愧已父子兄弟接踵爲門下通家此世締中希有敢曰非榮抑聞之木再實必傷器已盈終覆老先生既外而翼之矣盍日夜討而訓之以世名之難居天命之不易也則愚父子知永永託命所矣短箋特爲知已敘感不暇縷陳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侍郎

世豔科名久矣乃不肖竊徵于眼前得失皆寓有力者負之而趨何與我事至如小子衡憂虞之後舊殖盡落獨以生平知喜讀門下三試文字摹句擬竟復爲造物所錄顧十年之影尚爾棘中末路鞭驅方虞窘步乃長者更以高評寵借洋洋滿箋愚父子益至是始知榮而亦至是始益知懼耳聞之鄉里公方以宰卿下攝諸司之事苦心苦行可謂至極今黃口後生一登榮矣遂儼然作溫貴倨態尚不知小子衡可以免此否惟長者不惜爲我提耳誨之幸甚

趙寧宇侍郎

年來衰病日侵迴想所欽邈然天表又陰嘆翁
高目憂時恐未得如徃年之從容譙笑而兒衡
新進小生又不知果堪長者藥籠中一物否向
聞高論以爲大人格心須得門館永寒苞苴盡
絕今身自効之已不知幾鼓宮而宮果應否兒衡
侍疏至此本藉齒牙之餘而不肖父子間頗亦
以性行相許恐一入聲利惕漸成流墮翁更當
思爲救過所耳

與瑤泉相公

花神久待臨賞竟爾失風雨中遂成糟糜無
復可觀此亦主人累之矣得兒衡前月二十六
日書稱榜出之後
皇上特差人徃順天府備查年貌脚色知是小
兒
天顏亦爲之喜據此則請郵疏未必中格擬于
出月後差人催趣上之昨見邸報二親家已補
原官小兒且貪與數月周旋得相與切磋寡過
耳

申瑤泉相公

昨諭表賀一節弟得附名奏尾不勝榮藉然愚意尚以先踈後親爲疑如老丈主張已定自然當待接詔後方可發行至于中外該有致書者乞先示下庶事體不致參差小兒聞已齎詔歸淮南何郡也想按公在郡邸報必早聞并祈確示爲感

李修吾漕撫

爵也衰殘餘命久諭時榮猶記歸休時嘗一出小兒奉見于河滸齒牙之重賤父子相與銜之至今顧恐腐草不復生光罷牛終當救策以貽通家長者之羞乃不意尚徼餘福引躐前行書生之幸極矣而內慚愚分外迫時嫌前有不及見之二親後有未入土之家室愉快未幾涕泗隨之此豈敢復當遠使華獎之辱哉伏惟王貢彈冠美談未替公之眷厚且百古人爵雖聾瞶寧忘知已之感輒有私誠具之副墨統惟台鑒

不宣

李對泉尚書

不肖年來交游屏謝惟是秉彝一念未能盡忘竊見令甥壻雖寄隱儒官規行矩蹈一事不苟眞代間難得人才而此官出身終不得展其驥足以此每讀其文輒爲手自批改趣登天路而不圖尚爾鎩翮也翁宰天下豈得內舉避親如此兄者生雖日騰齒牙亦可無愧色耳近者不勝爲公道發憤以張承嘉言達于少宰公不亦

亦蒙信及此外則崑山有一異常清吏樊尹此今世伯夷亦望格外加優若其他非所敢瀆也

馮琢菴侍郎

方今之世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擇師蓋士風日澆一日而俗嫌且日重一日青雲驥尾雖附託爲榮而冗或以肝膽隔千里點丹成鉄者往往有之嗟乎此古人所以有兎絲引蔓之歎也比者小兒衡一得舉而曠然洗塵決波流議歸允此豈伊童句小子之能亦豈覆餗陳人所宜

得之報惟是生平知仰止韓荊州宰物者故假以收名定價之緣眞是不偶而悠悠物論亦遂以爲眞知已此則眞在望外分外雖一歲九遷至萬户侯方此未之榮耳顧龍門之下容不得咫步蹉跌異時轉思檢束酬知之不易斗筲器滿之可憂則愚父子又惕惕汗下已謹力疾奉啟私鳴感誠萬一野人不敢他具以瀆清嚴統惟台炤不宣

焦漪園修撰

爵臥息海上頗怙麋鹿之性而習心未融時復爲人我是非觸緒憤結如兄與損菴兄金堅玉潤不知夙生何業爲時播棄至此每一念來覺得此生父子徼榮萬幸都假又敢貪羽翼定策之功尋罷牛已覆之轍乎吾丈千里惠存噓藉枯槁而過引望外不及之事爲病生刺心黜面一番痛乎非所致置對已小兒叨附通家後塵猥蒙長者折行薦寵非所宜累敢附爲之代謝

公啟謝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曩歲諸公爲亡荆千里命使此猶以通家尊行見推人道弔喪爲重不少肖誠感之愧之然未敢深訝也乃今則兒衡晚進在長者爲附驥之蠅不肖老衰在世法爲已盈之器至是而又煩諸公遠裁華衮儼然專使辱之而兒衡毀墨之後未堪世榮已辦匆匆謁歸諸公體此宜亦知田舍翁所欲之不奢塞上馬倘來之非福不吊而賀詎所敢聞敬以此報謝使者不宣

王澹生兵部

適潘見所至具談道候萬福部中欲以春曹奉處辭不肯就此眞老人所欲聞也近者南户曹不知據何人說將各縣逋欠四分以上者不參而吾州二分以下者反參之今已自覺其誤旋請開俸不礙陞遷矣但北曹呼吸愈遠恐未相信敢煩兄致愚意于司農公乞早爲仲敘丁守賢明積苦積望未酬而反爲地方無端受累此實合境士民所不能甘心也千萬留神事體至公即拉小兒同講無所不可但恐人至之日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已行則主持公議者獨伏兄耳

王岵雲參議

孟春之別日月未幾旋已聞吾丈手握四符咄嗟定亂而當事者飛章論功三旌之命且下一何神也每念吾丈貌不勝衣言不出口至其契取功名大耐官職有屠龍射鵰之手百跂而不能及者奄李不言下自成蹊古人豈虛語哉士固有眞才眞品試之事而始見顧如兒衡咕嗶腐朽驟得世名試令之抵掌而議雲臺傳檄而諭巴蜀其不呀然汗出者否也碌碌館舍且暮且乞歸不俟尚憂其託根太卑取道太徑不免令人忌耳

林滄洲郡守

記昔年奉教于宣城郡中齒及稺兒侵尋老大四十無聞不復齒之前進徼天之幸晚得一舉弟與公相望湖山煙水間玄珠得失摠不待人幸相與推勘此生何事最方便最可樂耳小兒一嘗鼎臠適有信回已視棄此官如涕唾此意

非公知已前不敢道也

史鶴亭諭德

伏自東山高臥寵辱不聞者垂二十年而乃茲
崇使辱存朽老藉以傳經度鉢之榮夫塞翁禍
福忽若轉環觀小兒初舉以父嫌得謗再舉以
論定取憐則此亦令郎得失之鑒也然老兄尚
留其有餘而愚父子已成再實之木何至更以
勤長者津津枉賀乎惟是孩提天性恬澹家聲
倘藉兄一教不終沒聲利塲中則異時操策而

門墻面目始無愧耳

鄒瀘水御史

小兒文字之知足下已歸之造物僕亦不敢仰
私大恩惟是歸田十載以來老衰鄙悃日生足
下音塵杳絕而子衡又以蹉跎嫌菌掃跡師門
父子仰屋而歎枯心而悲以謂檢束酬知此生
長已矣邇者徼天之福復見枯楊再華鈍羽猶
奮不大爲知已之羞而會又以便差假節得父
子聚頭山雲水月間誠榮誠幸然原原本本孰

非餘教所及也側聞
聖主舉動驚人雖時政一二尚在屯復之交然
已付起廢公議于公延兄等板荐登朝太平有
日矣貴同年羅給諫無恙乎爲我道珍重意

顧冲菴摠督

小兒叨舉空華入眼已過則淡然矧不肖出處
謬慾天人所厭偶然之幸豈可一徼再徼今父
子相與往復私書惟盈滿是懼老兄長者乃亦
爲之不規而頌耶老兄雲臥方酣弟亦蓑窩正
適而小兒歸席未煖亦已辦氂裘直履從老子
于野田荒逕之中老兄無事更祝之沾洁小草
爲也

曾楩齋侍郎

豚子衡老鈍書生一當明師知已光價萬倍乃
解褐半年之後始得朝夕弟子行中執業最親
而去離獨最早其行也又會
升儲大慶蒙曲處便差干公私爲最榮如天之
恩顧將何以論報哉乃月之十七日父子相見

子胥閒閒隨捧長箋盛餉悲喜交懷至于昔日知兒以文今日又晶助兒以行與家存歿稱長實聞斯言丈夫蒙此而有不思砥礪爲人者天實厭之矣歲暮匆匆會舊寮長忽以表賀來約率諸奔命業已後期因記曰古之人有言

馮琢菴尚書

讀在遠盖秩宗之命下逾月而始聞既私爲吉適色喜而尚以宰臣讓人未酬野老喁喁太平之望比衡兒歸疏三復拜手則又知道懷冲用方以二命荅新舉麟兒公私萬喜摠皇儀曠舉稱觴萬年之日帝選明德以羽翼之功歸之良不偶然吾丈固無事勤勤小讓爲矣爲草野故人生氣菊月之十七日父子聚首于齊閒閒相與私訣知已未嘗不流涕也亡妻鄒典知必留神擬伺報至之日一併申謝而舊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忽以表賀來約以爲事體必當有此不敢自異又不敢附名今讓申使行畢始敢勉課續上如詞意未妥乞隨意改定發爲非特通家至愛不敢爾爾也聞又有後詔勉及舊臣不肖山居以來惟恐影響之不寂即此一疏亦非本心正冗遽中百禮未申小兒方遣之代往雲間不及附啟統希台鑒幸甚

黃毅菴侍郎

自惟年老身殘于世事都已矣餘息未斷獨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儲宮一事爲昔年經手又嘗對鄉里意氣少年力保

聖意之無他既而遲之又遲亦自危懍所以小兒叨幸而不能于床賤生及辰而不能滿酌今一旦霍然至此豈不仰頌

聖神獨斷俯恋同志蓋愈既見小兒得假節越次以歸而

詔存之使又至已陳匏狗新而又新恐愈媒天人之忌耳喜承清問四馳檄路漸邇未登拜問

幸以時料理太平爲道自重不宣

楊荊巖侍郎

儲宮一節自以昔年經手又嘗對里中少年力保

聖意之無他萬一左券不償亦有餘負乃今望得一輸當空萬擔都馳兄之爲同志色喜可知也事至今日不惟廷臣疑根前此嘵嘵激賭不得獨罪群少年耳乃來箋小兒衡望外叨舉又得執經館下日侍長者世情誹譽雖曉夕不同要之處不肖之地則得譽爲常得譽爲變病居無事覺得以前口口爭勝步步企差若復轉眼笑人鬼神將惡而殺之矣吾丈彈冠至情幸相爲體此可也

敖龍華侍郎

小兒衡之辱于門下也直表之下料無邪影又承于文秋外以器識見取郭有道人倫師表華衮先言頂踵不足論報已弟此兒兒女情濃不

俊又止足念重不得遽遣之趨侍門下

明主發中大詔風驅電發何人敢徼天功茆舊臣嘗以此狼狽多口憂危十年今始得一安席臥而大慶恩覃辱存草鄰如天之福摠伏吹噓野人尚復何言但有鼓腹康衢以觀公太平相業耳自前月十七日犬馬體臥疾至今不能縷謝伏惟台亮幸甚

蕭岳峰尚書

行廢以來隱人蹤跡非翁丈先施則不敢輒通一字蓋草野之分應爾睚眥之緣始得寓咫尺爲謝惟翁以樞筦之望權署刑曹頻年以來數起詔獄苦口苦心幾以一身兼部院臺省之任而卒之物望盡歸天威終霽豈非至誠能動之效哉弟老衰垂盡猶有餘息得及見

明主赫赫神明之斷與霑普天蕩蕩覆育之恩而小兒新進書生又以翁齒牙餘潤服官事長幸無他過晨省晝遊摠之皆感恩地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養淳侍郎

比方爲小兒代致謁歸之感未幾而存問詔恩下矣又未幾而亡荆請卹部疏下矣舉家出處存沒莊德蒙賜即枯毫豈能釐謝哉海内傾心册建久矣天若有意故脾睨改銓之命以待兄始終大議事事美成即不肖耳屬于垣夫亦愈知補過之所已輒因齋奏人行附致謝誠不宣

鄭于石孝廉

客冬奉別時愚父子已爲公作天際飛鴻想不謂尚爾鎩翼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但使人有愧于劉蕡耳正擬伺便寓一書相勉忽捧教遺并展扇頭詩讀之恍接春風丹青之譽非所敢當獨喜得小兒早歸以外間一切人事委之五湖三徑粗足自遣耳

沈敬門相公

昨齋疏人行勒有數行奉謝此時但公爲定策稱賀私爲知已敘感蓋久而始聞有存問之命

尚以年未及耄前輩且無故事悄恍中忸怩未之敢信也比涉月而詔至又涉月而齎勑使至則敝里之山川草木盡生春色牛兒馬卒載道歡迎而愚父子之徼榮庇德復當何如已惟是

勑詞尚未宣傳以爲此舉原爲

聖母加號推恩則舊臣止合據此陳謝已而就家開讀乃全以累揭舊勞表章草野心事册立裝頭因而齒及畏

聖恩至此眞是天高海深而老先生兼亦爲舊寮決波洗塵操刀削垢爵也恰似今日再世爲人臥始今日帖席耳聞之兒語老先生千劬萬苦以至于今而方復欲自屏樹下使遠年道聽不經手之人分其功美豈不迂哉臨當占啟謹百拜以祝

聖主萬歲更不敢套禮伸謝伏惟台照不宣

沈鮫門相公

比得邸報新黎甚得人河南之堅正紹興之醇

雅不獨可爲門下分憂亦舊寮補過之助也河事大壞不知亦有經手舊人可物色薦用否幸託于父子兄弟兩世通家鄉曲間有索書先容者在不肖地處閑冷勢難盡從即有之翁臺自宜以一切公道裁處決不敢以一人一事仰累清嚴也餘無敢多及

沈毅門相公

亦敬勒成之弟三日會齋奏小奴歸因捧華教兼荷及豚兒見課以聖賢不及之事是兒性仁實馴謹學路茫然大而遠者始勿論今樊縈在立身處世異時酬知在此不墮落亦在此教中偏重之說得無怪此皇墨守太拘故以相戲耶此亦拙父嘗言今一惟師門陶鑄耳

聖人舉動不惟悠悠卽老臣故嘗曰白上心于諸少傷前而年來 懊熱之狀當亦爲老先生所笑往事已矣目前又當表謝存問此三家一體禮自無所推敲萬一

聖主成心未忘低昂之間竟是誰榮誰辱適又

承馮宗伯密簡謂齋疏子孫故事當批授一官
大臣不可失禮
皇上亦不可使
皇上失禮大臣生一聞此語頂踵汗出請老先
生試查先年大臣遺子孫陳謝子孫爲大臣受
恩是會典該載金石不刊事例否生勢既不能
獨異則惟有私布腹心願老先生愛之以德體
之以情且陰爲兩疏不下之地則父子面目尚
可以見人耳情極詞感是不知所云

沈玉陽通政

再耳榮推草澤故人但有手額不敢以箋牘數
涸從者會有疏謝勅恩之便附候台履知其不
專然恐門下亦欲一聞愚父子動靜大抵不肖
處今之地減得一分世榮庶留得子孫一分餘
福惟門下長者能同此心耳

馮琢菴尚書

昨以匆匆稱賀寓簡數行此時但公爲社稷道
喜私爲家門陳謝蓋久而始聞有

存問之報尚以年未及耄前輩且無故事惴恍
未敢信也比涉月而
詔至又涉月而齎
勑使者至一門俯仰事事徼榮人人茫澤恐自
多生緣分得來而亦恐以此愈重鬼神之忌耳
教中喜動于色慶新叅之得人舊寮之不落莫
是固然已亦聞海內怏怏以魏公未相爲嗛否
高名之下正恐富貴來逼人今讓前一步恰是
奮後一步偶于松陵解逅馮宮詹談此相視而
笑吾丈亦陰以爲知音也長眠野人至此又不
免忉忉陳疏雖事非得已定吾丈可陰佐之再爲礦
聖心得毋嫌前倨後恭談口得毋誚冷官熱做
耶呵呵四明大事已然
稅經營一番何如

耿叔臺操臺

野人久塞耳外事至如楚檄流聞則間嘗私示
小兒以爲草竊伎倆頗怪廟堂張皇太過或反
爲四方無賴所窺今不喜其言之中而方憂朝

予此生驕恐公等自是憂方大耳劉館兄人品才具于我輩俱第一嘗有書來恐司成推用以越錄見疑必當懇辭僕嘗笑而訶之人才如此而作此等眉毛諱避以爲大癡今不識此君果能幡然見信否犬馬體入秋病臥三月邸喜兒衡長休命下爲之安寢誰無父母誰不欲兒子榮進者而老衰之意獨不然想吾臺自得之言外也

嚴天池知府

邵武良郡記得敝同年中曾有介紹求此者以兄游刃有餘乃敢中頗懷盤錯之憂將今昔異時吏牘官稅亦足少梗過化耶然竊謂官至方牧地控江湖必無臥閣政成之理兄既懷有利器不妨耐煩歲月囊錐脫穎定有時耳爵痛疾纏身生趣都盡賴小兒已得允休告病人止此稍娛煢獨然終以負君負親爲恨耳

周滄南主事

老衰病體注盼小兒一歸得息肩人事專理藥食亦以世躐科名陰託于古避盈知止之義不圖求假得差而時又會普天大慶與陪報事之榮適方父子相對沾沾然喜又惕惕然懼也乃屢公再枉俾翰奬飾過情所遺鷄豉二品示之婁醫慎蓂謂豉療頭風鷄可實元氣已即刻如法用之有如犬馬體賴芹粗康不忘銜結也古渠父子雖好雅遊但其人實循謹介潔所干亦非身外公當親之重之惜乎左丘失明志業未見爲恨耳

周滇南主事

適聞貴鄉魏古渠先生來訪尸陳南中鄉故相與之渥但全史猝未得就梓愛莫助之此公古道古學所至取予介然惟不能忘情不朽渠有舊知張少參在河南訂約相會而客途不任儻舟欲假公重轉託貴同門之駕部者爲給一小票資之以行斯文雅好想人情自有同然不嫌少破格也

梁景泉忝政

大典之成此吾

君勇斷一以天性用事自非悠悠可測亦非悠悠
悠所能仰贊一言乃茲猥逮
詔綸追甄末議爵葢至是而屈指十年
恩遇種種刺心未有如今日榮忝悸汗之極也
推功定策賁錫多儀則老衰驚魂未定不得不
用撫臺例具報于使者伏惟台炤不宣

答翰林諸公

自老衰一出春明社稷之憂已付公等葢十年
不抵朝貴一書經歲不閱邸中一報非敢忘情
亦其處地與分有不得不然者會小兒衡蒙茫
叨舉漸爲隱人生事然亦謂身尚桂誹譽之場
家未斷詩書之脉寒灰附火無所逃榮至如頃
者升
儲片紙霍然自天而下群情同駭萬口歌呼此
聖主自爲宗社之計而顧欲下分舊臣羽翼之
功公等以爲榮乎愧乎追憶疇曩身荷重擔不

能以時決定大策藉于人言今乃于草間敘舊
勞局旁拈勝着公等又以爲榮乎愧乎故事未
有册立存問之典今此蓋異數也
聖主行之自可粧綴清朝景色乃不肖蒙此撫
今思往不覺覆餗餘慚恇恇發動方與小兒謀
前掃名根少謝天人之忌而今公等更爲之津
津道喜此徒趣之悸汗隕越叙耳輒因拜表人
口占謝誠如此惟慈亮不宣

朱金庭相公

先是門下諸君遠使相存至邀名世之章以修
問年之禮田翁漁叟頗亦知榮乃雄章娓娓千
言枚拭覆餗之餘慙寢羨懸車之早計至于升
儲之策不知密地經營檐幾許利害肩幾許疑
嫌却得後功不宰盡委之十年歸臥之人正如
束芻縛草强題作木居士而共誰能當之哉
天子日明聖群臣莫及而不肖適以承事之日
差早自當其易遺兄翁以難令難者漸効而後
知易者之爲糠粃也豈閒安危理亂哉夫以上

德修下德以大年醮小年苟謂同志不惜倒施其于古稱物之義謂何矣草野稽于修謝今方得拜狀上聞統惟台亮

沈蛟門相公

前數啓俱已勒成留謝疏在後以待瑤老商量定遣孫之事而後敢具草偶于時事有所規及忽得鄙中新報則舊臣憂危心事霍然在光天時雨之中前啓所謂再世爲人者今不但爲人而且生西方忉利天已

聖主舉動眞是驚人異哉快哉遣孫一節比與瑤老商辯數四竟不果自持今亦已矣惟是前啟所云千懇萬懇必求體亮野人矣疎市朝今一旦鬧熱猶尚以

上恩自解若乳上小孫又叨榮次是明以謝恩千恩非至無耻不敢承也又此兒從未見一人與一事見朝公禮之外若又使之謁拜公卿周旋人事不惟童兒決不能成禮抑使路人見謂以爲冷灰尚作熱態不可之大者也兄翁視

此兒猶孫今祈哀藉口先自兄翁始受知不覺
覼縷

耿叔臺操臺

丈夫年過半百業有名字于朝其身之不能自
主而暇爲一家離合悲歡擾擾方寸耶今獨恨
先少保至賢子侄未達以煩公俯仰之憂然竊
謂世名至公家足矣一官久次南中如石不轉
天下更以此羨公之高而病生亦私以此賈公
之力墓石見委敢不惟命但使鼷音蝸篆厚于
千古名人如何如何
明主夫夫神斷何物廢朽敢分定策之功即此
見太平尚可期而比來人情喜亂不喜治附下
不附上此恐爲他日憂耳

錢浩川御史

聖斷赫然以兄等直道登庸爲改歲第一義太
平可幾而待也事無全美微聞蕭政尚在屯復
之交要之兄等左縈右拂不妨次第陳舉蓬蒿
故人夫亦愈知補過所矣竊料久淹之後大差

決早題遄指晝繡過家愚父子望塵不遠此又一喜也謬悠久衙覆餗之慚乃茲猥垂天問以榮爲驚差去乳下小孫未堪謁侍長者附以數行表念惟慈鑒不宣

曾楩齋侍郎

前啟勒成三口而齋疏奴再奉華札以至仰知存念愚父子惓惓弟新進門生稱兄署號前輩所無甚盛少宰嘗以此見加不佞辭之兄亦當少存斯義耳此外兒自有簡陳謝不復多贅十載廢臣絕口時事兩疏因有上通之聞附進微言然既而聞閣臣諭赫然震轟兩旁萬政砥平爲之喜躍墜床盡毀原草兄自此但當准備精調玉燭毋更煩他慮已會病勞再告此奉謝不復一一

王濬生吏部

小孫行有簡奉寄屈指辰下可得徹聞爵涉春苦于多病方屏迹城隅會州使告行再附此紙丁父母苦心地方極矣近乃忽得一家信知封

公在恙大可危慮瘁有不測異時出處升沉之幾決在此時吾輩非所忍言亦非所忍坐視也昨見兄書惓惓此公緩急引手時不可失已洗日峯家親事已成兄之高義凜凜古人即愚父子徵福且無量也餘不及言

馮琢菴尚書

初疏奴歸再奉華簡知惓惓爲故人始終榮庇之意柳有愚慮前賀疏之上也不佞獨心疑不竟遲上上而不下矣則我輩豈不多一番事哉即今

存問恩典雖不從疏賀慱來然伐柯之則不遠有如東疏再報西疏再格使人謂我輩日親日近山陰日遠日疎公以爲竟是誰榮誰辱此亦已矣即如山陰聽公言遣子入謝亦能保擬蒼即蒼擬蔭即蔭否乎夫人臣度氣力不能盡得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上則亦姑就君臣寮友間酌其可以兩全如
僕所云淡疏淡報不大失禮則止若不然而三
家同功一體厚薄天淵是成就我輩爲妾婦也
豈不愧哉連日爲此一事反覆謀之瑾老雖竟
不能自持然以少保兒在閣老兒在部人之相
知有此兩公而尚以世榮兒奪則他何望已疏
到之日煩爲我特見閣兒懇其見亮必得而後
已餘已具啟中

李對泉尚書

今物好眞人品也惜其早遷尚屈一第爲恨耳
瑯子士駿閣已薦入臺部甚得人若此外則樊
崑山許松江與敝州守皆清名卓然所宜亟
優拔者小孫鳴虞學未成文喜其性醇無子弟
之好今雖循例遣之入謝恐稡駭不堪謁拜葢
長廷見之後即使出城不獨爲此兒藏拙亦葢
野自爲避嫌計耳伏幸台原

蕭岳峯尚書

春中孫兒鳴虞之北去也戒令從衆

朝謁之外不見一人不惟草野自避上交之嫌亦兼爲小童子樂避速成之罪以此投謝託之空緘齎送付之老僕殊未暇爲此兒應酬作計也既乃聞兄翁首垂顧訪旋而賜宴賜犒賜賜賸事事非始望所及不知此兒作何面孔支對長者弟也衰年多悸小器久盈豈堪又添此懸灼耶翁今厚德忠猷之名滿天下而又以明主弄印未予晚正台鼎之位緣此士益附望益隆而措施益得自展古薛韓尚父不負功名而功名卒歸之今豈異人任也東西之功及翁當事始得敘錄此實從前欠事所關不小天下未必無事有如萬里征行秖記人過不錄人功誰復有出百死盡力者弟疲癃餘喘嘗自痛辜負

主恩犬馬之力且託于兒子自効而是兒乳哺情濃不可復強輒因北來人便再力此數行寓謝念有野芹恐徒博原厚酬不得不以無文爲敬惟台慈亮之幸甚

公謝賀七十

爵也朽樗無用之材弱柳早衰之質自叨榮次淹歷歲華轅已覆而迴車秖自媿桑榆之晚罌既滿而辭酌敢尚攀彈紱結之榮比茲徼福于五雲更得躋齡于七袠來日苦短且偷視息之安神理忌盈旋中陰陽之罰方諸公矢辭發幣之日正不肖推腦籲哀之辰想寒門之近虞蒙慈念之遙軫朽株枯木空藉煦于春陽敗鼎殘羹猥分吹于宿火惟期末路草環之報毋忘同朝茅茹之恩幸而寡過于鄉邦所資餘教不敢墜聲于末路是在當仁聊控鄙誠薄言論謝伏惟台慈垂炤不宣

曾見台尚書

四十年來千尤百悔歷歷在心今諸公往往爲之飾罪爲功破憂爲喜使不肖口噤而不能對則亦已矣乃我翁以道義相許而獎飾滋盛劇非所宜耳屈指在朝與我翁項背相望者眞無多人逢麻有心豈不願枉臺下爲香山社主而

以時事人情度之勢必不能則不如暫屏營歸之心盡展匡時之手俟天下屯否畢開而後以扶桑若木爲執事駐節之所耳高明幸垂聽焉

耿叔臺操臺

生平常竊念造化愛名甚于愛福故與其多譽不若多毀今生平自揣謂何而以犬馬餘年過而受滿朝士大夫之譽又過而受有道君子之譽以爲不肖祈福乎今天刑未解疾疢滿身即子孫在前且圍圉焉倚爵而不飲況敢侈焉受禱若造化之成功乎哉兄乎亦可以諒我矣

焦漪園修撰

尊文非僕之所敢當然大儒作用亦畧見一班矣頃來詞林文體日趨纖艷取青媲白殊累大雅得兄以高古深醇之文一洗滌之亦大快事有材如此山川其舍諸必不以黼黻之手終貢丘園也幸爲國爲道自愛

答南京賀壽書

不肖比者不勝揆初之感久客遠山頃過賤生
始歸再理教言彌增惶汗竊惟古者憲老之禮
平格之祝要以比功絜德稱物稱情而止顧安
有區區螻蛄之春秋泥塗之甲子而至于滿朝
動色矣頌稱歌如此之華重者哉抑亦如張老
美輪美奐即禱而寓規魏風伐檀好樂而
思懼使爵載山知重飲海戒盈即吾臺噓枯雕
朽之溢言皆不肖繕性引年之實益未敢摳謝
先遣力代布感悰萬一
伏惟尊慈垂照幸甚

沈敏門相公

比者夢周家叔來蒙遣札見訊申瑾老嘯以華
衮百行之章爲賤生枉祝讀之喜愧交懷汗且
搖搖下已竊念道懷冲用自不以泰階勳望下
遺寮家同志之雅惟是身叅萬機時屬多故即
有寸陰不妨爲故人東向釃酒或所致非風南
雁一帛一詞此亦足表信已何至親灑千言淋
漓滿軸宛然若揖夔龍而身在其後者謬悠得
此詎不知榮抑恐翁之溢于譽而傷于明也人

誰不知至如不肖侍翁三十年止以趨操砥礪見托同心而遇仳遇事已覺椎椎浮露令其處翁今日不知更作何狀矣幸而天假之早歸又假之長年以得再奉翁教然神理忌盈涔罹凶酷計惟有惜福懺罪以徼餘福耳至于來寵鄭重呼崧祝喬則眞覺顏腆難于置對惟當珍襲世世永以爲好耳

陸平泉宮保

不肖藺然蒲柳寄此桑蓬何圖分南極之輝匆匆爾杜瑤天之字俯收洛祉徒致頌于大椿晚入商山已貽譏于小草雖獲處補刖息黔之地已恨逾知非寡過之年誠欣附于長庚終自慙於雌甲既許共後凋之歲復幸臨難老之鄉請釋頌言願聞至道自餘懷感寸楮莫宣伏惟台慈鑒原幸甚

答七十賀壽公啟

爵也朽樗無用之才弱柳早衰之質自叨榮次淹歷歲華輸已債而迴車敢矜末路器既滿而

猶酌秖厭餘生乃茲藉庇于桑陰更得偷安于
榆景狎鷗鳧于海上私慚得寵之過優馳日月
于丸中邯悔知非之已晚豈圖弘念遠辱惠存
華尺兼函猥藉丹青之譽名章伴篚載分琬琰
之光匪徒誇詡于人人尚擬寶藏于世世短箋
報命有忝榮施別楮告誠尚煩曲貰臨占無任
懷悚

朱平涇宮諭

伏承爲犬馬之年專使枉賀開函拜書駭然驚
汗已讀大章聲則如鏗金言則如貫玉無論贊
飾過當而至使足下未祥而歌獨爲老衰破例
非但負悚而已僕今所處所謂蓮夢甚華其葩
甚苦比浹歲失兩愛孫以是悟既盈之器不堪
再酌數月以來園圃然爵倚不飲金懸不擊而
足下忍更益之疾乎足下鄉譽籍甚乃尊諭有
所介介何也若以前日議役事蒙毀有道者甘
心焉所願兄永眉此心無爲群魔生退轉耳茲
不一一

李修吾摠漕

長箋之外又加以手書下問此肺腑道義眞知別無辭以復大抵吾臺今日報主臣時之道摠不出前啟中大直委蛇四言雖一日三公世必不以爲驟而粗能濡忍得小利害執持定大規矩智名勇功盡籠歸赤心一片中何事不成何官不耐若眉宇間之氣節不獨旨小抑使

主上有盡疑朝士之心想高明必能辦此省教公已得六麒麟而不肖止有綰髮一孫春中兒婦免身又成虛想德薄報當復何言聞亦有及于小兒勸其早出乃近已援例長休不肖老年亦不望其進取公當諒之耳餘情種種何時相見盡言

黃葵菴侍郎

年來辱教至再而僕乃未嘗一字奉答草野上交不嫌踈節然以兄之至厚亦復何嫌何避何過何文直是老懶期于形跡外見察耳大拜之

喜不獨故人要之廿載老詞垣而人視之如恂恂赤子不標一法門不趨一捷徑即此自當安坐取公卿不佞老矣且喜得吾道不寂寞間私語通家陶其情勉令他日以師門矩矱爲宗而惜乎兒衡之遂自棄也然晨昏嫕嫊爲乃公料理湯藥視省寒暄甚得其力且安知蒼蒼者不借老休以成就此兒兄臺便中時時誨以守身應物之方萬荷萬荷可憐一孫垂成而天自今新節擾擾間滿城燕喜笑天而老衰一人獨爲之向隅寢魔食噎恐卒當以情劾兄所謂世出世間法畢竟半眞半假一時未能得力如何

賚唐衢布政

爵也歸骸十載臥疾多時仰藉餘福幸及長年此生意望不啻過已顧自愧生平出處悠悠身名汶汶不敢以山麋野鹿仰託蜚鴻折鼎覆轅更塵華衮此亦其器之所極庶幾挹盈補漏少藉餘生耳乃茲千里使輸儼然與華軸重幣並辱而其名曰賀生生固無可賀者惟是一息僅

存桑榆之陰未甘自棄則但有乞刀七于藥籠
佩韋絃于座右而此外非所敢承亦非所敢置
對已郭端公琳琅之音乃特爲盲老生噓借千
言且不係稱功頌德套語固當世世寶之永以
爲好耳

孫月峯尚書

大馬餘年蒙諸公以賀來辱而門下重爲采錄
微細探追已往纏纏千言可謂至逾等至過情
已然門下豈私人以言者不過謂通家累世臭
味偶同五湖三畝杖履相望而噓枯借槁無交
關朝貴之嫌灑玉揮珠出包筐世儀之外此古
德交情以情起禮而爵猥以淺末當之可以生
而不朽亦可以朽而不朽已惟是天道忌盈自
名童見辱之後家門多故連哭兩孫此非薄德
累之而誰也只今眼前仕窘進退兩難幸與老
兄並得早處閑地而彼此憂歡之事竟懸天壤
然則老兄何不移見祝之章以自祝也偶因鄒
憲公人便附此爲謝不盡欲陳

吳節菴御史

伏承遠使賁存爲賤生杜壽寵旣逾等譽復過情捧次豈勝感悚不肖自揣生平僥竊已甚凡茲未效之日皆思補過之年即令野鷗之席且若就若驚野人之笙且或鼓或罷而吾公顧爲之津津道盛德居成功豔言涉世之小榮遠最歲寒之晚節如曾郊窮鳥乍對鐘鼓能無駭然有避席而走耳

焦漪園修撰

比聞丈杜門靜駭已儼是禪那入定境界而頃之乃爲犬馬賤生破靜擾擾抒思一番至其所以獎飾疵陋發皇幽渺者又皆古人不及之事海內所不經齒頰之言爵祿此榮也可以生而永年亦可以沒而不朽已記得衙門前輩體尊自非舊與不輕綴接而吾丈猥辱以折行下交之禮先于年家幼賤此則似乎情勝而近文非所望于古道耳茲專遣一介代叩而不敢用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啻爲謝小兒俟其謁謝諸臺歸當別奉啟不一

嚴天池郡守

爵也山中草木之年海上鷗鳧之跡久自愧縮不復敢仰附青雲而屬閨兒衡之得幸左右也庶俾耄老私淑典刑砭愚發蒙不我遐棄而令寓里音書乃尚以賤生辱賀華軸琅然之辭又知出自手裁至于修稱涉世之小榮追奬立朝之微行以哀篤匆使鴛附驥其何能令人不厚顏且益之疾也謹此報謝不宣

慎軒論德

承舊寮諸學士合詞見訊乃公重以專閫專餉此必有見取于形骸外者及讀來教咨以出世因緣爲之愧歎累日此事僕實嘗耳剽崖畧而一落世網則遂無支吾身命了結世緣之計聞之兒言公眞成有髮僧已不茹不飲晨昏唄誦不知何所感而遂至此既至此若了得斷緣不了應緣能顧法身不能顧色身恐終落第二義可憐表宮諭去住非不翛然于世界果得其一分力否貴鄉趙大洲先生實深於此道不肖嘗

而規其心欠清于文學意氣太擾擾乃不肖自
謂于清心一着管窺得分寸而生平又苦厭事
之癖既老滋甚以此勸公且折衷動靜愛離間
即教中所謂不二法也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
善不思惡最上了義此君子未必能登高造極
而小人易藉爲孚鼠之端吾輩有志有識
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屈指館差次第或
當相及如過吳門不惜扁舟一往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八

光祿太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曹嗣山撫臺

適海上有飄來遠夷三十口已經府道譯審確無內犯情形今當解臺發落聞十年中此類得賴生全者再矣好生大德非待仰贊正爲救人救徹歸途艱遠此際小煩仁人區處耳特此附聞不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太素巡撫

教至始知節旆尚未西以楊酋兵事下詢此非草鄙所敢妄對也抑剽邸中舊任撫臺嘗銳意攻剿謀及不肖不肖以書上之大略如來旨既復蒙駁問稱此酋衆叛親離獨夫易擒不肖陰以諷之而退復爲盡言忠告料此酋必無赤身受縛之理今其何如哉教中云云雖武侯復生必當以操縱方略陰陽其間且

祖宗朝制馭遠夷原是草草兄臺試檢實錄中儘有粧聾受侮畢竟以羈縻結局者況今是何等時乃必欲空拳索鬬盡見其拙眞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敗計無誤此者也直恐大兵既發不可無一事藉口爲小兩機妙用不如不吐耳伏惟幸亮

耿叔臺操臺

教中高目時事因而歸本學術之不一誠然誠然以愚意言之悠悠世道昔未嘗通今亦豈容塞要在我輩認眞本來面目覺得夜氣清明中

貪嗔兩根不能盡絕莫輕以已之所難强責他人又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竊嘗嘆今之學者日日說中庸却日日反中庸日日說聖人可師却日日將堯舜所病孔老所不知不肯一毫放過賢者臺下以爲如此人心乎平乎陂乎世道通乎塞乎承又有乞歸之疏此明知其不可而姑妄想之今姑妄言之即此充拓得盡與其想而無益莫如罷想與其言而不聽莫如勿言此亦學術中一竅要也如何南中多君子孫月峯僕之師也貴鄉劉司成僕之友也吾臺試與切磋長善勝飲蘭陵酒不知何處是他鄉已

于穀峯尚書

曩者詞林連袂時老丈于諸公爲最少年而升踐最早今優游林下已見後起興廢忽如影靡而老丈巋然爲魯靈光榮壽之辰薦紳奔走交賀而生亦得以五湖簑笠附託同趣南山之祝業已爲諸公介紹堂前豈不謂千里對面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問之兒子衡道容尚矍鑠善飯春風坐中儘容
得故人子弟稱觴進履于前而不肖老病支離
但有寤病白雲企想黃石此易道損益之理固
然若僕之支離老丈亦不足復念之已茲專奴
馳寸絲奉佐燕喜更祈爲道爲時崇護是望

王衷白掌院

公比者方領師席而時又會都試倥傯之際野
人分當避嫌以此不敢先一介致書乃不意雅
懷念舊不復更存形迹猥于衆中特先專問又
重以金玉之章既存袁盎此聲一傳則地方官長親戚子弟遂有見題爲木居士藉口徼福者雖欲不行不得不漫應亦必不敢祈法外更加情也孫兒鳴虞聞一見遂承駐奬而舊游諸公亦或以韓荊州品題之下折行見施旣妨學業且亦非所以安幼稚之分今其氣體稍壯禮節粗閑容再遣之執筆函丈茲以宿疾稍間得槩謝諸公而在兄一家之雅不復隨衆以長簡奉溷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區瞻嚮但有此心〻

李修吾摠漕

兩歲不聞問暮雲春樹心勞可想所喜者公遂能倔强羣璫擾擾間而調濟有方不成大釁明主雖心不恬而口難折公論陽議代而陰借留此亦世道吾道之一快也嘗託鄒憲公口傳微欵而千里遠使業以手書重貺來辱豈勝欣藉豈勝愧感謬悠久涉世途嘗不揣自託於二三知已前平生不私一介不害一人謂可得徼天餘福優游晚景乃今十年之中連哭老幼五喪皆情親骨肉義兼師友而最後死爲長小孫鳴虞秀骨遠神温姿卓履尤目前子弟第一天之騶奪此兒也乃似故爲老衰追償福祿債而尚安事此生爲哉澹生所傳正知其一不知其二其知者爲家門兒女之痛其不知者爲肺腑道義之悲而吾臺即曲爲慰解聞此恐亦不免臨風一洒涕也人生獨此至情無路自遣至如吾臺名實宦成威行惠浹然羈縻世網不進不

退正借此一分頑鈍上者爲金門大隱下者亦
以少酬耕棠俎豆之思愚竊謂今薦書滿路未
爲知公病移連寢亦未足困公正當放倒此身
以郭令公作用厭嘗寵辱一番而後乃見眞學
問眞人品耳聞經春苦瘍職事之外且不勝縈
懷公其先一身次一方又次乃及天下何如

耿叔臺操臺

野人久不閱除書比明臺加銜報至竊獨爲吾
道手額而以屈滯多年借鼎之喜未足償積薪
之憾耳年來天人之意慣摧折善人適閒樊崑
山朱吏部夭許松江又爲虞羅所及然則何有
于么麽一兒吾臺惜才當自故人推之天下耳

楊濟寰巡撫

犬馬歲月僅餘殘漏而殷憂刺心百疾纏軀兒
子衡媛姝侍前故是衰年一助奈秋來亦苦善
病偶於至夜修先祠魚菽之饗跪而斟羹只有
一幼孫執事嗟乎人生至此誰能以壽爲樂哉
使旋希此布謝萬一

王復齋總督

五湖病榻溯隔重霄萬里書郵載勤專使吾臺之爲故人至矣渥矣但翁臺此時千荆萬棘彼矛此盾其調停鎮靡之難有百千倍于往年者聞之談口諸司各行其意過隨示之以怯過激階之生變惟臺屹然處中指揮如意而一不露異同之色此才品當在茂弘安石間留一日地方必蒙一日之安弟恐一轉足則事遂不可知耳

趙準臺御史

兒子衡初涉仕途然已能耳剽民譽爲乃公嘖嘖不容口天下事雖可憂猶喜朝多諍舌士矜清議能默回元氣于聲色之表而吾丈鸞儀鵠立乃爲善類主盟不得遽生挂冠想不得更思故人已覆之轅重爲救拭徒增其隕越也礦稅未罷

明主若有所待而愚民不可戶曉適聞敝郡城已再閧恐四方尚有乘機而起者此亦吾丈他

日之憂也如何

温一齋總臺

聞之道路翁近感士風靡靡爲發憤抗疏一番此所謂君子如怒亂庶遄已而愚竊料里耳之未必諧也若老成豈以此爭勝哉要立此議論長留天壤間而胷中不執一物過後不生一念乃禪家煩惱中之菩提不必遂以此爲潔身避權地也它不暇遠引即如爵性褊淺狷急翁所飫知自經世故備勘物理乃稍稍磨礲氣質粗全始終鈍根作用翁當無藉於此庶亦可爲它山之石耳諸惟爲國爲故人自重不宣

曹嗣山撫臺

地方民情已具張太僕所上公啓中爵不敢復贅但念督撫院道各在本地方行事原不相侵今事在隔江利不百而欲變法豈有漫無諮議徑自以彼行此之理非但人情不便事體亦不當爾也伏惟台裁適見陳州守面目黧黑情事悲慘自言久爲奸胥乾沒所累今欠數不多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解手而近又聞以虛報錢糧被參此則蘇松各縣俱有之似難專坐一官以愚私計或不妨以權輔法先責令開明實數給文放歸却後從容照數追補何如然恐又累後官非野人所敢定擬神明在上自能酌量各州縣間爲之曲處也恃知造次皇恐

劉斗陽巡按

一息見列郡士民攀轅祖道之盛爵支河不令人翹首咨咨攬

湖監夫人生會有別聲亦豈以區區兒女事臺下維左縈右拂不惜身家欲借寇君人人能頌賈父而受知受愛如爵者何能獨無介然謹專一介奉啓代送惟萬萬爲時爲故人自愛

劉斗陽按臺

每讀時事憂不在內而在外今敗證已成而南

北徼兵之使日譁里中自古豈有光景如斯而不亂者報灾雖早然春發乃秋穫之母不知可破格一題先爲蠲賑本否爵頗剽海虞謠頌以爲惇大明允前聞無兩草野更不能賛一辭佐一議非敢爲佞也貴鄉閣長未得地時清名滿宇内今首尾一身何至詆訾如此明臺試以此追感故人當事之時宜何如憐已使旋轍附效區區不盡

劉斗陽巡按

自吾臺撫節西部渺隔重霄惟是寒暄私問以嫌自屏肉食遠謀非分所及間嘗竊戒小兒立身處世事事以吾臺爲法則自信于心口在逖彌親者此耳承諭病疏已上想廟堂持議者必能悉吾臺苦心而三差遞滿暫請休假理自難與諸臺例格乃不佞前啓云云正恐程妤之說尚徹

宸聽有如求去反得留則道體懊熱愈甚不如且忍伺間耳今聞程妤祓華乃是天助我公縱

不得長往萬不失一二于寬限莫更憂不測處分也貴恙總不出于心火爵十年前時時患之大抵服凉藥愈熾後稍用兩手摩臍及存想泥丸之法覺肝氣上升心火反降頭痛不發者彌年吾臺試採而行之當知我命在我其他身外委蛻得失早晚勿論也何公祖受代恐亦不宜太遲如尊疏未下且飛信趣之庶乎人已兩全耳

劉斗陽巡按

稅事難處不肖固已久切隱憂然尚謂吾臺可以卸半肩于撫院何意事機猝迫竟煩吾臺獨與貂瑞共事此董猶稽兩端勢豈能盡如人意然計所藉調停亦已多矣弟遠州尚未見稅條據原奏人止開數五六萬未有決詞乃聞佞瑞竟定數十萬此何說也頗聞南北告變明主未必無悔心若外議稍持難猶或可補救什一二東南百億命徽福未晚耳

劉斗陽巡按

比見即報有中途移疾兩疏竟亦不知待命何
所坐失咨候員負何可言者適鄉人正傳矯旨
叅疏亟命兒衡秉燭讀之一字一吐舌且讀且
流涕而北來教遺會亦以是日拜捧則矇也更
似仰青天而覩白日矣高志難遂自已策其必
然今深資重望無更屈外差之理倘肯俯就刷
差則迎家既便兼可靜攝道體弟不知機緣果
湊與否子孫委蛻業以身計公家且不必擾擾
燦千曾中世豈有福德如公而能廑竟杳者教
中時事僕以爲不特盛世未有雖衰世中亦自
鮮聞今所恃
聖心自了了原不以近時舉動爲是今滿朝危
論縱極忤不過留中而吾臺又當門着鍼異時
輪臺之詔未必不以田千秋一言得之毋謂天
下事遂無可爲也

許甸南給事

卧家日久得公天上好音而年來曾中萬苦萬
疾爲之曠然一洗弟來教所稱世道人心摠膧

不得乾坤陶冶與六籍九經之磨勘樵夫漁父之閒評公如有志聖賢學則請沃而忘之惟是倪儡場中線索在手盍姑先其近且顯者如政秏何以清袞闕何以補以此之實御彼之虛而天下事或尚可爲也兩頭雙面儘容爲我輩不嗜名不圖利者之用弟以施于發謀舉事爲害不淺今外權漸盡移中貴而朝廷且生輕士疑賢之心勢重必反公其試冷眼視之謂何如哉病人自歸山七年再經家難而大馬體未填溝壑以佛子還債之說觀焉知人之不足未必非天之有餘第不審餘生尚得優游太平與公相從學問否耳何物生于空桑敢負

君負親負先達負天地第如不肖事事粗了又事事不了世責輕而內愆重爲眞負耳公之志大而力強勉旃何所不至蓋古有弟子拜師師亦拜弟子者因書報謝輒以此爲野芹之獻

沈蛟門相公

傳示京耗謂

聖主且以宮闈大慶齒及舊臣葵霍野誠不容自外聊復效顰數言馳一介附之申使以愚意言之先年

升僧詔下尚有諸司進表例可援今禮既從殺詔使且未臨弟輩山澤隱淪何苦先事強聒今一聽指麾若以爲可已斷請已之又有最苦最窮者存問謝恩申老先生尚有他子弟可遣乃不肖獨有子然一幼孫驚弓之鳥萬萬不可再涉長途竊料閣中擬恩時務從隆重承諸老相爲至情而竟未有憫念及此者今方與瑶老商量若必不得已寧遣家兒自行庶免白衣子弟干恩之嫌而兩家一體蒙恩不至以遣謝異同爲罪此着似可從權弟兒衡方病又不知彼時可得成行否就得成行又不知父子便得相見否衰年風燭之人萬緒惟台慈幸裁而示之

李九我侍郎

吾丈振古清標備傳於敝鄉錢道長之口非草
野故人所容私頌杜門日久分無復上交之緣
乃瑶老適傳京耗知
明主方下疏恩之詔齒及在遠之臣不得不效
羣數言先拜表而後受詔然愚意尚以草野冒
昧張聒爲嫌而瑶老疏專賀　皇孫僕則并賀
徽號頗涉異同然正恐未知孰是今一一取裁
門下如可已則斷請已之不可已就便將兩家
疏葉刪改歸一無不惟命也

朱金庭相公

皇家如天之福慶而僕得身被
恩華口銜
温綍循頒至踵誰非老先生陰卻翼之乃忽聞
政地近多一番搖動而
聖主方欲專任老成未便有所更置計此時老
先生獨身執掌焦勞比往時百倍然竊謂積誠
之極天意無不可回虚受之弘人情無不可化
太平之機正在今日所勸老先生耐煩耐事而

已向以齋疏事不勝苦窘造次上聞及得台論
并牟大行傳語只得與瑤老細商遣同堂弟元
爵代行而瑾老却得趁乃郎會試之便若元弟
以分以親俱難比倫有如疏下閣擬萬萬愛之
以德耳林野久荒筆研恐疏稿不無漏缺亦望
老先生精加改竄勿令遺笑也草次不周皇恐

黃與參參政

自兄出補之後冉冉數年間嘗與兒衡耳剽河
耗隄緣萬里未嘗不扼腕頓足恨兄之在遠不
得借一著於
明主之前既復思仕宦得此乃是出險而夷去
勞爲佚而豫章人倫月旦之鄉於潁脫更易敢
爲相盼爵牟運而往矣郊園數畝外別無他營
亦無他見適有傳內耗者云
明主方以國慶疏恩舊臣議且修前輩故事遣
子孫入謝而四顧蕭然轉成悲感念獨有兒衡
在侍欲遂遣之然復不勝舐犢之私竟不成行
足下省此亦足憐故人老來情事已

孫月峯摠憲

野人不復關理亂至聞兄臺摠憲楊公典禮嘗私譬方今之勢雖標疾外形而元氣內守要在翁等察脉審方於强力猛煉中不失鎮安調劑之理天下事無不可爲至如爵者報主未効徼天之幸得早抽其儥轅覆鼎之身而年來家難紛拏七情潰亂遂至眼盲足蹇食噎寢魔納之乾坤無地安處而老兄尚安得以古賢謀斷之業爲我繫望乎據教中有先人遺籍之語以爲是大翁著述欣然拜承旣而啟視名卷古蹟爛然乃知教中謀斷二字義取諸此加老兄果以不肖爲真房杜也顧今豈房杜之時以爲非房杜而祝之使爲異日房杜也則朽老光景除更乞璽地下再世爲人得修業補過以酹知奬耳渺乎迂哉何君子之善愧人也今附綴數語於先友太常之後郎因使者封納統惟台鑒幸甚

邢崑田摠督

老病入山久不閱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嘗私語兒衛國家雖久太平然安知意外無揭
竿斬木之事今急則求人緩則徃徃以功爲罪
使謀臣挂冠壯士墮淚此非好消息也生之此
論雖私而公彼時了不爲吾丈蓑菲作計既而
大計有闕乃知雲翻雨覆誰爲頗交鳥盡弓藏
興咨自古而爵亦僅付之一浩歎而已
聖主明斷從中報格其知者爲世道公道稱快
其不知者或恐更以内黨增疑要之男子頂立
天地第自顧本來面目何如不足曉曉置辨也

答二岑郎中

不省爵林居日久目不閱除書然數有私慨以
爲醉明如門下而官閥久次不無少屈豈雅性
固自恬此大事駟馬盤桓九達之衢政不在一
時捷步耳貴同年殷海岱才而貧沈日峰一絲
一粟乃父司之無纖毫私橐眞孝子也兩賢者
皆以壬寅物故天可問耶

劉雲嶠祭酒

山居屏絕外事之日久然間閱仕籍不見尊衙頗甚疑怪欲進一言以古聖賢中庸之道相勉苦未有便也比始知兄肯幡然爲世道一出而又以借鴈南署綰篆國庠爲朽老舊遊補過意甚快之然不敢輒通起居恐鄉弟子有乘緣而干澤者比茲千里馳使儼然見辱乃知向來雲臥今日吏隱心事皆道合時幾光騰日月固難爲牽俗嘐名者道也已讀別札更薄司成一推至于揭辭又將以此決去聖人適于寫心經有味乎空色俱化之旨竊怪兄之未空我非柳下而見夷齊非所望于大觀也古今談性未嘗不以高明廣大並言今欲刻較量惟恐一步涉嫌半階多取乃似求高明於廣大之上兄山中學問固止此耶二十年老詞林欲使主銓稱較銖兩與後生論俸然則我自爲君子置人何地斯言也不肖向嘗以之規鄧文潔公豈得復於今日挾不滿之意於知已幸裁而聽之世事雖可憂然愚終謂

聖主聰明未必事事扞格至此嘗私聞之趙寧宇中丞方今廷臣言諫多身諫少有如部院諸公果能人人戢身私第如布衣葛履則主上豈無耳目豈無感動此兄家伯仲與李九我宗伯所優故不肖夢寐中未嘗不以三公得地爲望若高談洗耳以脫籠解縛爲快則眼前誰不能者可憐七十故人半勌萬苦博換得小方便而年來一門老幼五喪相繼有生至此不如無生然猶區區獻其野芹者誠念知已之難得同志之不忍負也兒衡近輯祖知讀易然試問以開卷象辭未見了了安得先生長者爲發醯鷄之覆乎魯論義從未留心只以廿年前夢中有所指授一爲鄉人言之惜乎年老緒亂都復棄去兄根器精力足堪辨此更不必問道於盲也

劉雲嶠祭酒

歲月遒盡老景無歡乃今十行遠札四部新編所以奬掖故人者更出橫經問字之表則安得

不令人感怍下拜哉天祚斯文士之游龍門而歸者人人意滿而爵比屬耳里中一二老成以謂年來國學之政畧與鄧少宰埒而文采神韻過之詞林得此聲也可吏可隱何遽不如漆園柱下之適哉記得少宰兄曾見訪海上私謂不肖與瑯琊公曰吾學進矣能終日對客觀伎矣乃教中扼腕時事迫于乞身此却似於少宰進學處未甚得力也如何如何右編未及縱觀試先閱每卷補遺隨以示兒衡令之卒業真千古完書第未得卷首一親題爲恨耳新報驚人明主日月之更漸次有緒而吾丈猶未滿耶古稱君心惟在所養養之一字最可思此參政他日事也

馮琢菴尚書

適莊宮允齋錄使來又傳丈惓惓見問之意萬里心知何遠何近而須日日挂齒人人傳意之爲親乎竊謂丈至是亦覺有兒女氣耳連見部疏剴切暢快之極私對子弟言非丈夫手必不

能爲獨奈其十疏九罷何大察近矣賢否是世道第一關乃竊見近吏畢竟巧宦進前眞才退後如韓嘉定之一廉如水而聞有物色及之者令人氣盡爲之嘔飯似此之類恐遠方尚比比也公其察之諸寮莊悉

沈湛源國博

屏息鄉關不聞問者彌月旣歸始知榮拜國子之報而車馬且匆匆有行色矣竊嘗謂吾丈吏隱三年眞是鷄羣栖鳳一言一動隱然爲愚父子師表而氣力旣不能挽留齒牙又不能相重今但有依依戀別耳已阻遠茅未審榮行確期小兒追送或尚可及以平日道義之知毋金玉爾音則所願也不腆一紙代餞惟慈鑒不宣

耿叔臺操臺

兵臺傳教見詒以內養之術茫乎不知所置對已適聞有一陝西異人偶至敝州自稱諳通三典詞貌甚倨其意或恐欲動不肖而不肖早年閱人頗多雖以李赤肚之高名未敢信其矚然

無欲令惟有閉門謝交自求方便而已吾臺法紀之地更宜嚴慎交接勿形喜怒道即在此恃雅敢布區區

劉夢脊大尹

犬馬病久臥鄉廬忽聞車駕枉辱有失瞻迎但有馳企鼎錨有耳誰不聞萬口頌聲而孔邇怙恃之下若流議不關情公道不發憤則幾於無人心已茅自愧望輕言輕不能有所關白而今日趙璧復完乃卒藉當道主持之力顧草野何人而敢貪天功也惟是風波已定組豆方新所望公盡忘前事努力爲地方始終造命則尤幸耳

段刻然大尹

傾蓋雖未久然竊耳誼頌公真物外異人一官遊刃其餘事耳可憐病叟遂無復望見之緣昨自吳山歸知承素旌見辱茲又屢使翰臨謝重以瞻馳頗聞琴川功緒十就八九世俗鉄陌恨不得借寇一年然願公勉支鷄骨爲我民徼福

後地耳使者倚馬索報上占此附致惓惓伏惟台亮

朱金岳副使

生嘗歎地方人情不古覿面口碑轉耶或化而爲腹誹獨明臺去吳之後神明愷悌萬口猶新昔何武去後見思而我公更去後加敬不審將來史書作何揄揚方于古人召公邰伯何如耳爵此餘喘僅延歷嘗家難此實福過量名掩實之劾伏乞弘奬但有拙心使旋占此附謝野人

辭餽私戒不敢以例長者伏惟台諒不宣

鄭虞舟大尹

茂苑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能思之愚父子夙芘棠陰且辱收爲同好感知戀別自難已已正馳遡間承逵箋豐餉之辱因審入都伊邇鴻儀驥武駸駸日新天下會多事大賢所至當思所以獻猷上下承翼昇平者毋遽作厭離想也爵老景蕭條雖復強支風燭而新秋父子同時感疾使者至而不能出見賜臨占報命但有悵悚頗

聞年來長安宦游桂玉爲苦臺下羔羊素絲豈
容更爲故人輟贈今不免附使璧還知其有罪
亦自爲公私相體可以懸照也所祈爲時自愛

趙寧宇巡撫

三緘遠墜喜出意外已側聞楚事大定吳中復
效尤而起今歌謠滿市其刺議當事者幾欲捧
掌黥面而悻悻尚未快也定知翁臺調維上下
必難兩全然亦爲泰山素望是能鎮物不至以
流議掣肘何代無亂惟好亂乃真亂耳高明謂何

李靖原布政

昨始聞山東榮命老丈得此尸　丈望論之已
屬太晚乃不佞區區私喜獨以地尸自遠而近
道里自家而官而東省更屬奸璫就殛吏民安
枕之後吾丈又不妨即官爲家以吏爲隱且于
太史親家公差省侍爲便定知雅意亦同此愉
快也相望只尺病阻躬賀聊遣小兒代申鄙私
惟台亮幸甚

朱察所江院

天子夫夫神斷久任臺垣此於後進踐更誠爲長便乃明臺獨以此結地方俎豆之緣而愚父子竊亦以此私訂頑補過之益雖分在草野無階賀問而晨興夕寢蓋無一日不北廣厦而蔓莘脊也正引領間忽承使札枉訊重以多儀感慰交懷無以爲喻向者頗亦剽聞郭宗伯之評以爲天壤間決不可無此公論今教中云云又不知駁正何事所指何人恨不得疏稿見之要之

聖度汪洋未必能忤但得爲世道人心發皇耳目一番如昔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功德不淺鮮矣可憐老體衰殘不能仰佐思慮萬一自惟生平敬愛如吾臺耿臺及劉臺伯仲屈指不數人所期各爲吾道努力以酬時望臨啓不勝惓惓

劉主陽巡按

適荅貴鄉朱公祖書私陳欵欵而不虞使翰之

先辱也喜承九年榮滿何以不見報疏與內批新命豈尚爲新安芥蔕耶世事至此生亦不敢勸我公久戀劇場但當諦審事機何如若造次求去未必得去反添却方寸中膠擾耳不肖數以隨緣勸人而身處骨肉傷殘不能自遣即今舉體疾病兩足蹣跚摠尚以前年家變臂撓成損尚何得與聞國計與臺下出處計也教中察典眞亦異聞譬之歲旱年荒自非人謀所及但在我輩士大夫各矜廉恥扶持清議爲主若所謂一私人不知何指以愚言之悠悠海內何人無私但顧其所私何如人及所以見私者何事頗聞朱臺近發讜言方肩則又當十分韜晦以肺肝當求有益不應先以此待

王上至如吾臺業當解肩則又當十分韜晦以待欛柄入手自操自運之愼毋以黃金擲虛牝也承賜教宋史本末讀之不能離手使者久遲索報匆匆手勒數行授之不盡感誠萬一

李如樺摠兵

比者一接見賢長兄死綏之報爲之涕洟不食者累日既而復自慰曰人病五日不汗亦死死等耳今炳炳烺烺留萬古忠孝之名令塵洗天波諱讒衆口顧不爲朝廷重爲公家重耶慨羨未幾尋讀公大疏令人義形于色恨不得飛尺辭道珍重意乃使輸遠辱恍然若親挹壯容推輸贈策于左右也嗟乎不肖亦自託于知已明主知臣尊大人知子兒女死生之戀尚何足道是遠兵久弱公家父子兄弟與虜結戴天之讐危悁之師兵家所忌合與賢次公審定機宜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情知爲國愛賢願效愚忠之萬一耳

周懷魯撫臺

索居中翁臺風采日日有聞乃喫緊摠不出知人二字奬廉飭貪至公至斷恐自此吳中遂無事已竊見近時一二鄉俗有甚不美者小民好以遠年廢產興詞貼贖大開詐門士夫則居間公事不才武弁爭出其門自今翁臺飭新戎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時最宜防此要在默操默默縱寧可自存一分
含茹不可稍假一面委曲至於贖産詞狀多有
以鹽盜殺人爲名形影莊然者訊明之後不妨
懲一戒百野人受知深重聊此獻芹惟幸裁而
擇之

祁夷度大尹

郡中新報遷三君子爵幸甚皆承以傾盖託交
獨吾臺仰止最親瞻依最久而攀侍爲最疎今
榮上且有期矣病人復不能隨卧轍之後謂此
情何哉竊嘗私評公臺乃治行中之人品簿書
中之經術今去後謳謠必亦有見目爲知言者
禮有幣賀恐非所以待大賢聊馳此單詞寓誠
不腆之餞請以異日惟慈照幸甚

韓晶宇大尹

自臺旌照臨敝境草野罷癃歲不一二接見然
嘗望而知謦欬動靜之詳大抵吏畏神明民稱
豈弟蓋古之稱良吏云而循者也今廟堂公論已
行不佞無所復憾弟日以年迫桑榆病淹床几

恐不及見公功名之盛爲耿爲恨耳比猶幸兩度臨別得一承片言餘誨而退復啓新志全卷讀之中間鉅裁獨斷出人意表乃益歎吾臺文學政事雅抱兼長去德雖遠瞻依彌近已使者報命口占此數行寓謝餘情耿耿不既欲陳

陳石湖大尹

仕路亨屯物情誹譽自古不常不肖嘗竊有緒言爲政而使上官知不若使小民信使民見在見德又不若使民去後見思今臺下豈不然耶惜乎阻遠無緣一驗斯言適接來使以手箋盛遺見辱不覺冲襟雅貌曠然復睹因復念賢者在地方千劬萬苦至此而公道未大明橫爲魑魅所挫士民之罪業無所辭者然皎日自在不足復慮寸風尺浪也

黃明宇主事

前月廿九日始聞吾丈京推之報於浩川臺長而

俞旨未下知爲近例所格吾丈醇申直表似以

此馳驅捷路則不足以此盤桓吏隱則有餘閒者屬耳錢丈謂地方舊轄稍以禮節相左尋亦釋然從此信心而行稍以圓轂輔方軫則所望耳犬馬體苦經歲善病且喜得幼孫女柔良侍前粗足自遣亦莫非吾丈餘芘也諸惟慈照幸甚

沈蛟門相公

昨夕與小兒閒坐方相與歎念老先生拮据時事之苦調劑人情之難語未絕口箋餉已至中閒深情苦語字字激衷所謂破哀三法門者不肖亦心儀之但苦忙則不能忙求愚則不能愚學忍則不能忍此身未蛻顧獨能蛻鱗甲耶可憐眼中故人零落幾盡弔死誄喪日不暇給范公所謂人非久在世間之物即丁令威化鶴歸來見人民城郭皆非亦有何味此語殊可思耳山陰兄竟隔世矣山中麋鹿不死而今此公死乎爲之浩歎教中有感於李謝二公生亦相爲苦之今抽身既難匡

主亦不易如不求十分稱意以將順行匡救未必盡至扞格但恐翁不肯認第二義耳長安妖言獄興可駭可笑今最大莫如楚事亦最能累人就令不肖身處其間亦只得先扶國體後理外論乃適見一楚吏問之云此事沸傳已久我翁且當留着一地步付公論於彼中使自處金甌無缺中而家國隨之已承道義骨肉之愛有懷不敢不吐翁以爲何如

山西王相公子

僻居海上耳目無所見聞近始承令先翁老丈之訃爲輟食長號者數月于今已追念入官來同寅同事諸公零落幾盡而就中如令先公出處同趣甘苦共調乃真是朋友中昆弟離別以來每得萬里書郵噓寒問煖未嘗不臨風灑涕自傷薄質之早彫舊歡之難續也今其何如頃成于詰而敎人百哀臃腫之身亦安用此生爲矣短些久成苦道梗未能即達令强力馳使致之几筵亦幸賢昆玉以禮節哀用成大孝臨緘

不盡區區

申玄渚太僕

榮命屢推未下仰知
皇眷自中決有超拜然不佞竊與龍華丈謀之事久則疑生若坐而守遷遷而辭優就劣則非情也且萬一廷推不下而內降旨獨下辭受愈難已萬望酌量彼中情勢以我衡命毋令爲年少所窺幸甚幸甚

崔際虞巡漕

病臥多年數耳公玉節巡行之報阜囊糺按之章詫於人人私自增氣亦頗訝年來執法大吏譴忤紛紛而我公獨引繩不顧游刃輒效嘗以此卜世道尚可爲耳造物假緣以地方漕政累公而故人亦遂得託宇下其爲欣藉何如抑有愚慮方今轉漕關紐在河不在漕即如敝州兩衛官旗窮窘萬狀而河船尚阻又別無戾天縮地之術則亦惟我公調停公私間稍寬期會一分使人受一分之賜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修吾漕撫

專啓敝州兩衛運官運軍之苦極矣適見指揮沙志元揭訴事情盲眼艱于細閱不知委是何如但以身處同城事關多命倘有可轉移方便處自不容不破嫌爲之一言而吾臺又方以至公至明任事任怨爲百億軍民之主此真所謂千載一時公爲國賦持平亦私令貧軍藉口當無不用情也餘非草野衰病所當言臨占皇恐

張湛泉巡漕

適聞明臺法懲橫卒比郡歡呼不勝大願更以時飭定漕規使逵艘各復舊宄私贈不浮常額則地方萬億元元造命之賜也

南京九卿

比者

發中之命猥及陳人理外之恩且逾垣典蓋不肖爵鷩鼈駭鬼至今尚怔怔未定也抑有私幸以爲

九重天遠自難悉病臣心事而至如諸公長者

素辱生平庸腑之交且官又直南都耳目之近
憩父子病形病勢豈得不聞聞則豈有猥隨世
情勸駕以吊爲賀者乃茲千里專伻辭盛幣腆
庶幾于芻狗之能靈寒灰之復煖而不肖爵滋
淫淫汗下奚第二小疏已發眞情苦語矢質鬼
神亦望諸公長者哀而貰之使旋謹力疾占此
以謝惟台鑒幸甚

朱金庭相公

昔我銀臺公之早世也愚父子萬里剽聞爲之
蘇蘇隕涕而老先生復何以爲情矣事既至此
自難怪台懷之痛割容疏之覼縷乃猶然以國
家爲憂舉賢讓能竟回
天聽則姬公赤舄之忠眞無以踰此而獨不知
不肖之名因何忽入內傳譬之畫蛇反嫌添足
顧不肖疾病支離形神並廢而小兒徵一疾連
年且近又感銀臺公之變如雁失羣豈不心寒
色動所謂瀝血陳情必祈哀亮者誠事勢休中
不暇計其負國恩負門下耳惟老先生憐而曲

全之正忙窘中語不成次皇恐

李九我相公

時清論定喜得三賢濟濟同日宣麻莊綴太平景色特不佞衰憊病劣名續貂尾爲可訝可羞耳然業爲

聖主眷思諸公推轂所有萬苦情事不容不以誠控辭既辭則又非可泛泛虛文應故事者非老兄不能知我不能哀我而全我也世情日新我輩少見睚眦異則衆已側肩累跡伺之老兄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
皇情正以待今日也
聖人舉動眞自赫然出人意表今獨有發中橫
恩猥及陳腐以會謀則不協以諮訪則無因未
免爲知人之累然
聖德聖量眞直得遠臣効死稱報而惜乎罷癃
餘命終難奮飛以此不得不呼天控辭耳禮有
辭讓今不敢勸老丈無疏但斗勺之量本自懸
殊衰盛之年且暴視聽必若偃蹇相師聒呶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厭則不惟自損矯情抑恐並敗故人之事已齋疏人便寓此數言惜乎驚忙中不能盡其委曲也臨占但有馳嚮

蕭岳峰尚書

附驥四十五年雖久不承動定竊嘗于章奏中剽聞雅志蓋無日不以謀慫悠得請早休爲慕也今萬里遣箋猥隨世情勸駕此豈翁之情亦豈不肖所忍聞所忍對者今區區自引駑劣推避賢者則見以爲不情若强扶服枕上具自陳衰遲疾痛之狀則恐同朝未必見見者未必言言者未必盡達左右幸亮父子千眞萬苦之情瞞不得兩長班我兄臺試問之當有哀我而全我耳正忙窘中占報不次伏惟台亮幸甚

楊止菴侍郎

比有數行附齋疏奴馳上未達尋已爲教翰所先慚愧慚愧凡鄙生心事已具前啓中聞之道路門下直躬正色風譽滿朝虎伏龍變自婉轉于公私波浪中亦大勞矣鄙生身未荷擔豈有

感此而不怵心歛足之理惟門下哀之亮之耳
小疏若留中乃是不肖生機願毋照常推發至
于傳至咨文亦但能望闕叩領不敢伸謝已惟
台鑒幸甚

蕭玄圃侍郎

兩班吏來忽捧自天之教詞肯意氣如挹古人
然一何愛我之深私我之過而不量其情與力
之必不能出也小疏遄發不敢效常辭常謝足
知老盲無一字敢欺天欺君父欺相知之理而
老兄九鼎及肩顧反欲推人行代可憐哉附驥
之無緣觸藩之至困也猶有餘願願得兒子衡
望塵車後稍爲乃公蓋慫恿償負而此子今又已
得疾兩年朝夜飲泣相對兄設身而處當爲我
作何計也
主上眞神明其嚮倚老成往往外疎冷而中膠
漆若老兄一旦得地當痛掃名根一以精誠感
格爲本太平可暮月望也蘧蒢耿耿以此籍手
爲芹曝之報

黃毅菴侍郎

適有數行附齋疏小奴未發而姚中舍已奉音并試錄來辱弟屈指都下發書時尚未聞橫恩之報而青雲故舊業先爲朽夫籲天生以此遂疑今日之事得無兄等以優閒見妬預有口風上聞不然何其無因至前一至此也小疏計此時已達兄試讀之莫謂老盲更作喬態否新錄甚佳獨有中庸義駁倒遵道尚襲世儒有心無心之說其他皆金玉矣男子一入世網呼馬呼牛隨人描寫兄不記老盲當事膂歷過幾番風波雖足下相與努力尋菩提忍辱第一義耳長班報命力疾草此奉復因檢笥中得舊啟并上惟裁照不宣

趙南渚尚書

今世有兩伯夷翁與九我丈頡頏青雲遥爲隱人生氣而特未有交承恨尺之緣得教殊感殊慰

聖主未遺簪履物色誤加自翁臺論之則以爲

千載非常之遇自道路觀之則安知不起無因按劍之疑然不佞總能一切放倒而惟是父子病中朝不圖暮則萬萬有難強出者幸翁臺之哀我而兼全我可也會發疏倥傯裁謝不能累帶惟台亮幸甚

楊淇園提學

吳中士子企頸旌旄之日久吾臺豈有意哉大約學臺所重在公而明次之其程士在行而文次之其品文在典而奇次之要之執法如山不輕爲一人骫骳則三事俱在其中此吾臺游刃之餘而蒭蕘愚論非是莫可上陳者幸鑒之

史鶴亭編修

誤矣遠箋之見辱也身恬南郭之隱而猥勸人以東山之出大似非情乃其爲故人計爲國家計則甚忠甚厚已而事顧有必不可强者犬馬之年已七十有四而病乃在腰膂膝間非數人扶掖不能入國門小兒衙會又苦血衄嗽閉纏綿三年此能挈之而行乎舍之而出乎人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有死死而得當以報
君父雖千輩萬粉誠其樂之顧今若狠狽嚴程
父子相隨以死死而無名爲萬世羞此亦兄之
不取也來箋陳義雖高所不能聞命者止此一
片赤心誓之皎日異時負國負兄在此信君信
友亦在此矣不勝感知款款之懷力疾占此附
謝伏幸亮之

孫月峰尚書

伏自謬悠得
召後一時青雲舊寮書來勸駕者無慮累數千
百言綜其大指要以殊寵不得常辭王事匪遑
內顧此兩說者不佞獨有眞情眞病可以分解
至如台教揣摩
上旨劑量國謀語語皆安危至計而下乃鞭策
謬悠於聲色毀譽之外又何其思深義遠凜凜
動聽也生雖病憒寧無秉彝忍自矢匹夫溝瀆
之節以負
聖明負知已哉惟是世事至此毋論寒灰腐草

決難再噓且就目前家庭之內卧起坐起出門入門數步之近能不扶而行不輿而達否又且論三載病兒尋常自家及園數步之內肩輿小艇尚不能前今國門萬里之遥復能携之就道捨之獨行否慮至于此勢必以身誤家以家誤國老兄試身處之當何以更爲計也適于葉兩新寮書來見訪不肖進止意欲倣之而行正不知處地懸殊徵情各別大臣新入而侍

王未展一籌光翼

聖明而先自懷倚墻傍路之私以博高尚之名如此者非欺即套不佞已輒據經復之而不意教中之先得我心也愚計已定未暇及閣體之重輕人情之疑信亦幸老兄之哀我恕我毋更以先着爲後着耳恃在至雅未敢以長箋爲謝而區區効其感誠無遮此聞之道路老兄新亦入飛刀枉矢中而來箋神意安閒不及一字信乎大臣自有眞也

惲膳原行人

長途盛暑中乃勤爲草野病臣特枉星言之駕遥傳

天上之音以是揄揚德美粧綴太平景色則幸甚矣而爵顧自揣無當也聞報之日當疏即馳控辭萬萬難強出然猶能就床手自裁書今則病嘔涉旬寢食都廢有如玉節來臨則犬馬體迎肯拜使俱恐不便訪得雲間陸宗伯以八十存問止行御前三叩頭禮今病人不揣意欲援此丐恩而不知公臺之能容亮否也小疏度此時方下允否不可知不妨從容按轡而來但恐齎有專勅須得先期抄示以便疏荅此外淹速進止惟命耳兒衡久疾不能更作書統希慈鑒萬荷

劉雲嶠侍郎

比聞新推已數月而批旨不下心疑有他乃今觀不肖與于穀老之事而知

聖神之不測大平之未量也王貢彈冠古今同

念生獨豈無情惟是身病兒病并于一時千言萬言不欺一字比雖循例疏辭而至于智畧之淺短才力之庸駑一切無所套及以爲主上既非常恩人臣自不合常謝事雖近迂良其肺腑有足哀者不識明主遂能感動否耳來緘何辭之華何意之厚何勸之勤也可憐衰朽竟不能仰承而使至之日會又以病嘔兼旬粒米不下不復能以累幅爲謝以此負天地負知已耳盛頒自是寥寀舊情然未免尚沿世禮令謹謝使者皇恐皇恐

高受所副使

跧伏海上身世兩忘殊不聞老兄以何時被命何時出山得教而始悚悚然爲動故人彈冠之喜然又以身井肥遯不能強執鞭弭以從徒慙于使者如何

天子日明聖如近日不才之橫遇老兄之顯起總出人夢想之外丈夫即有志順風而呼聲自當加疾而不才顧獨爲頑金之躍冶豈得已哉

小疏三上度已傳至左右苦情苦語必沐矜憐
不敢更煩曲恕矣古志有云不飛則已一飛冲
天今此非老兄時耶屈之十五年伸之一旦料
不以積薪爲憾也力疾專此報謝不宣

劉健菴巡撫

千里書再辱此豈汎汎然彈冠結形交緇衣浮
慕者乃不佞自揣無當也間而思
皇恩如此君子之見知眷又如此倘亦以匹
夫抱甕之守爲足補十年覆餗之咎乎抑或冀
老馬之識途勝於越人之指路乎由前言之則
負已深而難補由後言之則力且窮而不逮第
此猶其小者至于一身萬苦五官都廢口拙言
詞足艱步履竊恐人世無此矇瞽而朝堂又安
得容此駢枝特苦公門隔遠無從見此景象耳
乃行人之詞不唁而賀痛乎老衰之難爲顏難
爲對也來頒會已得罪蹇督臺不能獨示異伏
惟台亮幸甚

楊淇園學院

向見明臺垂別弘奬之言與復命首推之疏雖喜匹夫微行猥錄大賢而月旦高評遂徼朝聽今其何如而得不洪然汗浹也得報以來鄉之密友言唁而不言賀此亦知其眞情萬難驅策而使者猶爲彈冠稱賀豈不痛哉非常之命不敢用常疏控辭異時儻遂得請天慈哀亮亦惟明臺左右之今旦暮幸得託春風化雨之中芹曝野忱無可爲獻止有執法一事其平如砥其堅如山正文體正士風總不出此爾正發疏忙遽中諸不成次皇恐皇恐

李修吾漕撫

聖主高厚之恩禁廷希闊之典定知青雲朝舊必爲故人彈冠第如臺下則又所謂異姓手足疴癢相關今日之事倘亦念其萬危萬苦不惜片言相唁則不肖謹拜賜已使來猥承琅函珍餉見辱爲賀弄廣夏于海島之前負九鼎于秋菌之背徒令人驚喘悲涕而食且不咽耳小疏已發殊覺言煩第若有一字敢欺

皇上欺知已者神明殛之矣身雖永廢竊復思有

君如此昔日之於吾臺今此之于不肖皆所謂外嚴冷而中膠漆眞英雄驟首興雲作雨之期太平可暮月致也事當及肩努力是望毋煩于老衰已使旋專此代布感誠萬一來頒不敢當少伺小疏報允後則吾臺乃可以賀我耳不宣

沈湛源知州

故人論交以迹新情故文少質多爲第一義今不肖與足下豈不然耶南中別來恍如一夢然兄已更承後命而亡州州弟子書來累笺盈篋宛宛皆離別可憐之狀不肖私以此知裕州新政定當爲循良第一耳披讀古虬歌至月明幾時花鳥無心忘去住之句宛宛寓懷寓誨如玉如金惜乎當路尚知兄不深所欲盡兄之才者止於刺歷吏事奔走王程而疲癃故人亦日盼兄於簿書期會之間亦何足慰勞結矣教中偶感時事頗思十年前不肖當局時何嘗不敗上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恩早得抽身局外則古人所謂善敗不亂天
實造之耳劉司成眞人品眞學問然老兄且未
可盼其爲國家大用蓋君子必難進易退而人
之責君子又往往隱善揚惡無所不求備不肖
非君子而嘗竊疑君子之難爲固有說也裕州
佳地記得先友楊君嘗筮仕于此曉習政務而
不善處人夫處人特在吏事耳而兄既俛首就
此一官則亦不可盡脫故常獨行已志凡事多
出口不如少貯腹驚喜見疑不如學耐煩不肖
草芥之獻止此而已小兒適往楓橋就醫使者
迫於報命無便訪覓只得代爲伸謝惟慈鑒幸
甚

周懷魯撫臺

前月廿日勒有數行附齎疏奴伸謝而北來兩
長班邂逅雲陽奪其所齎兵部勘合以行前戚
遂不果達今則竟月淹留專候京耗就遣之上
疏恐不得不又煩臺下一處但以塵聒多審難
更啓齒耳據兩長班說近

吉忽然自天中外並無先聲而昨日張太僕見
顧則云聞之蕭司馬前三日
上嘗私問不才起居疑必有異豈臺下所傳即
此是乎飛熊渭水何見擬之不倫且萬一
明主乘輿見思與盡而厭不肖么麼腐朽能復
効古人兵諫屍諫否耶此未然之慮於此身爲
疏而目前病兒乃是息關情步步倚命必不
忍一朝判捨吾臺當更何以爲計也聞太平周
醫盛名已差人飛棹迎之廿日不到恐有別阻
然據此目前醫卜支離即周生至未必奏効也
回天格心談何容易第
聖明舉動如此故是太平一機而病臣猥甘暴
棄不復能與臺下頡頏風雲少助絲髮則亦可
憐可愧之甚矣因書報命再檢出前月小啟并
塵記室內有頗關民情時政者非敢嘵嘵蓋見
新守之虛懷臺下之重託私效芻蕘用以兩成
上下之美而里中士民之前一字不敢洩也知
我罪我惟臺下裁之康道長聞已差按吳中恐

當爲部民避嫌況小疏方以發中新旨爲非例而伊却爲之頌美此矛彼盾或恐反動皇上之心奈何南中妖亂誠藉麾旄鎮壓而事過之後人情聊有異同以愚論之妖黨流言鼓煽自有專司而黑風當道縱橫難推小吏吾臺恐不得顧彼遺此遲遲而來也力疾占此困甚不盡欲言

朱平涵祭酒

比者小堂一奉見彼時止爲謀老兄出處乃今身自罹網而後歎附驥之無緣觸藩之至困也伏承遣使辱書惓惓勸駕眞高義薄雲天苦語泣鬼神已而不佞從郊園視兒疾歸萬緒劃刃老牛舐犢何心復理身事竊念女哭必動情老兄手皇上父母也父母見兒啼有不足也手足覺癢痾疾痛自關一體教中所謂非賀非候者去世情眞萬里矣而惜乎推已及人恕之一字尚未盡也如何省教果以聖主求舊義不負恩則老兄亦廿年老詞林矣

不爲新進矣何不躋躍前驅而苦責駑駘以追風乎正皇遽中不能滿紙報命而畧叙感誠如此惟鑒之幸甚

唐凝菴太常

發中之命意所不圖理外之恩死亦難報伏承遠使惠書雖注述兩端之論乃其彈冠雅意勸駕微詞則有在世情揣摩之外者不佞不敢負知已其敢負

皇上哉惟是父子病中危懍萬狀即使九重天遠難遽徹聞而老兄豈不嘗爲蒿目而憂拊髀而嘆也天下大矣何物謬悠乃關理亂

聖恩極矣又何物是虞廷之鳳可以再儀草疏不復用世俗常辭亦不及待欽使之來而後發此其悚迫顛連之狀可望而知也特此陳謝幸哀而憐之

朱金庭相公

前月中方遣狀奉謝未達而教翰已至萬里呼吸三章藹然相通而不肖能無感極而涕愧極

而驚且隕也大凡教中所言時情國是云云則不肖先年備嘗之老先生業入世網勢不能奮已而病身尚在域外可以逃責病子猶屬爲人未甘永棄今捐死不省之百身了無益于左右也而空自悔豺狼食子之名老先生試謂天下有此人有此事否賢子之變事既已往則老先生自宜以公家爲重返顧爲輕今愚父子乃驚弓之鳥豈得更苟眉恩知相隨入必危之地乎乾旋坤轉談何容易譬之荷擔將欲弛肩讓人人其肯受代否李九我氷清玉潔庶幾不忝同升而少年不肯相容以此益令草野心灰顧反勸老先生早爲身計耳茲呶令兩長班早歸報命倘垂念父子病悰一字相謾者神明殛之草草報謝不次

葉臺山相公

小疏發于前月二十日附有數行未達業爲使者所先皇恐皇恐有

君如此往往物色我輩外疎冷而中膠結人臣之義自不當以世例爲辭泛常引避以此小疏直陳苦臆冀蒙哀聽若老兄則壯年强履家庭無故與不佞公私情事萬萬懸殊即如敎中揣分量能之說陳之又陳一辭已贅又可援不佞爲例耶昨穀峰兄見問亦以此答此爲人謀而忠即所以爲國謀也小疏若格則再疏必求擬放度此時于李二公必已就列豈有三賢當軸而不能庇一故人者乎使者至門適又患犬馬病舉體刺痛所賜珠玉滿緘恨不能一讀也臨箋但有傾馳

于穀峰相公

月之廿日不肖晨起叩天授疏家使尋於吾君吾相生死辭矣復念老兄爰立維新久屬故人誼當先爲國家稱賀而後及其私勉綴數行聊申勸駕殊不意已爲使者所先捧箋拜賜慙荷無已伏惟舊德延登真太平盛事即不佞亦自忘其齒衰能薄而以爲丘壑附泰山可幸無

罪其柰此支離一榻必不可出之病身而目前又有喘呻經年必不能從之病子此天之所廢而老兄尚欲與之耶竊觀別教意在相師乃不肖前啟中拳拳奉趣之意其說有三一者自天之命先廷推而後內蕳公私之事既不相同二者老兄爲新淬之鋒而不肖爲已覆之餘三則愚父子疾病久暴遷邇而老兄齒少十二年精神無恙此淹速進止豈得更援爲例也度此時欽差方在道而貴鄉去京止一水不肖情苦計迫不得先事控辭若使者已到貴城而老兄却從容爲避榮之計則其矯情無禮甚矣古人三揖而進恐不如此幸思鄙言不獨義當急公且情亦當爲不肖與金庭公解縛也恃雅不復另以長箋復謝惟鑒之幸甚

于穀峯相公

捧教至第三摺高誼可以薄雲天若語可以鑠金石不佞亦人耳豈得冥然悍然違長者之惓惓哉惟是事急情苦言不得不煩請不得不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翁丈既知身事之不倫只合早辦嚴裝一爲故人補過而此有聞雅意必待三疏而後出者不識何感何師而遲迴至此也記得不佞初被召時止於私家一辭再辭於中道又一辭聞之王僉州以爲大臣禮不過如此今門下必欲於禮外求禮邪重念遠箋不佞因不敢自處於薄而效其款款如此

朱金庭相公

道路頗傳杜門日久意且以千斤擔子全付不肖而行者此計迂道左之極非所敢聞也昔者子文傳政爲千古美談必不得已則新莆三寮無不可託乃聞于葉二公盤桓趨召而皆欲引不肖爲例此事體情勢萬萬不同徒令聖心盡疑我輩爲套辭託辭無一人可信而閣體蕩然矣此亦老兄之事不審謂何前有啓已先差兩長班報命會得後肯因兼程奉達而病嘔泄困甚不知作何語也伏枕皇恐惟台鑒幸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九我相公

小疏得報一驚一喜所驚者私情之未遂所喜者台駕之已出要之大丈夫當此世界必欲着此等硬耳硬肩不然日引避且日日誤國耳而老衰却明知事理當然不能強扶犬馬病強抑兒女情以致言煩貌厭如此今幸有青雲故人得地爲我委曲成全謹旦夕忍死以待命正匆遽中占此數行報謝不盡區區

王宇泰編修

春中兒歸奉手教至今猶置枕間特苦無緣執手爲恨乃今則身自隨羅網之中而兄又辱爲勸駕一番拜使之日隨與小兒捧教相持而泣以爲相知如此熱心腸如此大議論自古大賢大聖尚恐難承矧不肖哉道路之口謂生必不出此則誠然綜其要指上之則以時事決難挽回下之則以身名不可再辱由前而言則避事由後則惜名而其實總歸於爲身耳乃自區區言之七十四歲之身朝暮可死死國亦可死官

亦可何必死於牖下兒婦人手中乃稱善終乎今獨有氐犢一念不忍判割而小兒正又會咽喉痛劇朝夕呻吟生非病狂能遂下鐵石肺肝舍之而出否也兒謂生出徑自携孫就婚可便小兒養病乎不知此乃請急侍養之人既稱侍養必須步步扶隨乃得成章而病兒能否不然則又當明白

上前父出子留之故而此瑣瑣不祥之事難形奏章蓋不肖今日千窮百苦摠在於此至于教中所條數事因而記及瞽夫調上調下之論遂以相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不知其難則已既知其難而必欲粉身碎骨效之於此自誤猶可誤國謂何兒之身即我身也何不設身而處使就於兩無恨之地兒病至此不識究竟如何承憂念惓惓附此數行爲謝

于穀峯相公

愚誠總效于前極知彈冠而病人竟成虛負可歎也知尚留念病兒不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以實告未得報前覺其嗽哽漸通鼻紅差少
今則爲乃公着忙諸證日侵羣醫皆袖手星散
矣老兄試察此光景以亡病父可携病子而出乎
抑將謂父出子留與昨年終養之
以爲我謀已

李繼泉同年

日承遠命郎君持札勸駕故人情重能無銜激
今小疏且下有如賴茫得允剡溪一棹不能相
忘記得先笮所餉壯丹有名白舞青霓魏紅者
今盡失其種此時正堪栽接不識可再求一二
貼否病苦無聊偶和唐伯虎小詞奉寄一笑

愁多病多早已髮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
窩洗耳聽漁歌一都嘲我漫天網羅身被
浮名誤三載沉痾兒被阿爹誤只今五表向
天呼決不上長安路黃粱夢已徂破衲還堪
補聊就人天小結果○南陌東疇是兒孫馬
牛楚館秦樓是歡喜冤讐萬事撼悠悠勞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
妍又說醜可憐擔盡世間愁空笑破他人口
盧花不繫舟竹葉無憂酒羲皇一夢君知否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
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
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
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
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一粒芝蔴救飢也
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賒到
了成虛話纔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
鑽龜更打卦你們圖甚王和霸一任的閒鬬
耍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假那時碌碌纔干
罷

右詞名對玉環

楊洪園學院

使來辱長箋累數百言上爲國家理亂計下爲
老病出處計真是言言吐膽字字刺心去世情
稱夔道契者千里萬里矣弟以不肖言之若爲
國家計則泰山九鼎當自求管葛非常之才若

自爲計則丈夫遭時遇
主至此何百身之能報又何一命之不可捐即
如教中紛紛之說大約有兩端其一端謂不肖
必當出其又一端謂不肖必不當出凡言不當
出者最近鄙情已而意乃近感時憤世恐人情
國論之難調全節完名之不易其究終歸于身
耳夫一身至賤假令不肖千蘬萬粉而庶幾於
毛髮之報誠無辭爲之獨念
上之召臣寧第令楊楊政事堂飽食安坐而已
耶必將有以用之有如扶服赴命縱尚能達國
門而見朝謝恩諸儀能一從寘替否禁廷嚴
闕可容得數人扶出入否前時侍
上登荅尚能手自細書惟恐一字外傳今復能
否此其萬萬誤國一身之死生出處姑勿論已
蓋聞古有十事要說爲千載美談然愚以爲此
自爲名則可若不肖更踵其轍以出處要君要
而聽猶可言也要而不聽當如何又有如貌聽
而心不承暫聽而久不應當如何亦嘗與小兒

私計此畢竟路窮撼不如一瓢一衲之安耳
苦哉明臺之念我厚謀我忠而惜乎愚老子之
竟成辜負也至如來教謂
主上視舉朝縉紳無一足信誠然誠然以近
事觀之
上神明陰閱天下人往往外疎冷而中膠漆我
輩爲人臣者但盡掃名根以積誠感悟爲主自
無不効此吾臺之事無煩於他計已夫匹夫相
要猶不能保終始乃九重萬乘之尊而謂片言
然諾遂可舉天下而任吾所欲爲異時身既入
朝口無復藉情同投檻畢事類觸藩乃始隨而悔
之不亦晚乎小疏業於前月廿日發內中一款
頗亦近要而未敢遂呈左右知吾臺能亮之也
從來撫按二臺得例薦地方人才則今日豈不
得代陳病苦心事然非今日所敢遽請也使來
時忽遘危疾粒米不下山就枕占報不盡感誠
萬一

朱金庭相公

奴歸奉教悵悵今盡掃羣魔付之不辯而直陳苦情明于必允不惟自謀益亦陰爲老兄他日解紛謀也可憐一生之所欽衽而讓者獨有四公寬和惇大不如老兄方廉鯁直不如九我清勤敏厲不如趙司農謹飭而朝堂幾一空矣顧不肖何人而尚可推身偃僵場鼓譟兒女陣乎已矣已矣願老兄之勿復望我念欲憤氣尋鬧與群少年賭勝非不可脫身然恐又累老兄難處只得且平平盡降習氣以待老兄爲我籌之如此公論如此私情以爲不肖可出乎否也此番已戒來奴不復索報非敢自外亦恐重以形迹爲累臨占攬涕

答顧涇陽光祿

適正聞有賢次兄之疾以爲吾丈哀荒中必無暇達存故人乃今兩箋垂誨累數百言讀之且駭且服以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胷中曾有此擘劃有此議論否而惜乎未審不佞情事浪以黃

金擲虛牝可歎也

主恩如此世耳傳聲以爲快事因遂欲以歷年秕政久欝人情盡舉九鼎重擔而歸之謬悠此其爲天下謀爲不肖謀則誠忠誠厚然抑有說使不肖果已扶服裝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病滿坐巫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理亂如教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請就其中無咎無譽者不佞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以何時異同分宜江陵亦何曾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

太宰以鄒南皐之見廢駕言不佞此異同在閣乎在部乎又如某公自首乞哀瑤老與不佞之前果若無益而一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餘前醜瑾老初不覺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山陰公曰異時首叛大防者未必非楊畏也已山陰公與爭事不合兩罷此爲閣逐部乎部逐閣乎若據此而謂不佞不出出則必當挽回則不佞且寧甘爲鄉愿不敢作國家基亂之臣耳然此撼不必言以足下之愛我而教我也聊爲

效其款款如此至于教尾

皇上大寬二段則不佞方與病兒言此何其先得同然鄙意微疑内臣弄權歸寃皇上而尊意却專指閣臣侵撓部權使不佞果能出也則舉止言動誰非窺鈇而可以自明耶以此斷之從中爲是而我丈當亦可以貰我矣丈縷言鄒南皐疑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及南皐非但不佞不敢承即教中最鄙薄趙沈諸公亦未必敢承也當記銓郎得罪時如鄒如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瀕行之日留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廷至今未之聞也今足下既顯爲

皇上訟寃則不佞亦陰爲

皇上引咎身雖永廢持此求信於知已者而其他非所妄對已賢次公高風凜操何年之不永頗亦聞劉刑部諱元珍者清譽畧同今無恙乎病體方苦嘔泄困劣占此不莊幸亮之

李修吾漕撫

向聞聶醫名仰祈密訪爲市藥之地乃不意重煩吾臺相爲越境敦請千里而來今此君雖未到而盛承先傳諭札令人驚悚無地老衰雖未死形神憊非故吾小兒衡病已垂殆流涕漣洏方擬草第四疏乞恩下各臺行勘非萬分情極不至此而吾臺當預爲作造命計矣先是已差人市得聶君五氣丹服之二三丸未効而危言日聞今當待其來面請服法庶不辜雅念耳感誠萬千非言可盡

月前已發第五疏私情種種已一一具白不敢復贅矣既而見敝鄉積雨連月大浸稽天不佞日耳號痛之聲日覩顛連之狀身雖在野不忍坐視竊以方今之勢救災而不救亂議賑而不議蠲議蠲而止寬積欠不及見徵恐遺黎喘喘之命終無全理特苦國計方虛邊需正急大臣之義又不得不先天下而後一方則請特具一揭急傳一諭廣求理財足用之策不必盡仰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而時事或可爲也今兒病日危匆匆附此不次伏祈照詧

趙南渚尚書

敝鄉故稱水國自正德庚午嘉靖辛酉涔罹水災父老至今道之相與寒心慘骨歎未嘗有然彼時或以積雨破岸爲災或以汎潮挾風而上總不若今年今日之盛也草野病人雖一步不能出門而窮民鼓譟之聲日徹於耳不得不據實上聞以祈哀鄙竊料事勢至此撫臺必將疏題貴曹亦自能爲亟處乃矇瞽愚計獨以爲救災而不及抹亂議賑而不議蠲議蠲而止寬積逋不及見徵恐元元喘喘之命終無全理而齊東野語或尚有持客水易退之說以寬當路之憂者斯言也不佞初亦惑之今理外意外有此異災而時事眞可憂已每讀前後大疏淋漓描寫國虛民困之狀亦嘗私爲慟心隕涕而目前桑梓嗷嗷大亂則又不得不先徇所私告哀門下伏乞酌量邊腹之重輕軍民之緩急別求理

財足用之術不必盡仰江南而
皇聽或可回人情庶稍定耳輒因撫臺馳疏之
便附申下誠伏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相公

比連見尊疏情苦勢迫路人且有爲之流涕者
而況不肖哉可憐病兒死矣家餘一稚孫哭父
嘔血被地妻危不可知只得再疏上瀆此萬分
苦窘計原不干恩亦非避謗而讓人尚有疑不
肖欲出吾丈欲留者天實困人謂之何哉臨占

涕下

周懷魯撫臺

歲前奉得手教謂欲於復命疏中齒及不肖爲
求放免當即携至亡兒几前伏讀一遍此恩即
同再造矣李九我一清徹骨席未暇煖百喙交
攻生誠不知其解即使言者清夜自思真所謂
反而求之不得我心也小疏初稿極爲李九我
不平而已又更思之以爲如此愈斷九我歸路
今反代爲之請使兩人皆獲首丘更復何望弟

頗恢疏語過温分明有從井救人之意得毋又以老人累乎然翁臺既甘之如薺而不肖亦無庸跼蹐遜謝爲已前荅省臺省諸公書奉覽

荅省臺諸公

朽病夫王錫爵頓首致書省臺諸公執事僕以山林隱夫偶爲諸公所激忿不自戢至遍挂諸公之齒天下之忠而愚耒有如僕者思直而慤耒有如僕者思之可爲一笑夫僕之必不出審矣其非有所徼寵于

皇上非有所修郤于諸公路人知之矣臨耒一着豈不知掇拾諸公殘唾漫棄二三時政以苟完出處面目哉顧累年言此者不啻牘滿公車矣曾有一言之動

上心否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以八十歲老臣垂死之言通三千里外進忠之路苟求濟事非諷諫不可而諷諫非容揭不可既謂之諷則古人有操刀而止殺操箠而解闕謫於僕者多矣而又何疑乎僕事

上久知
上有容言之量而痛惡臣下之沽名故生平專
以不居功不顯諫爲第一肯窾而每引外廷議
論爲發端僕嘗語往時諸公曰諸公可攻我我
可借作題目此語人人聞之當時免直臣于杖
出罪臣于獄及宮庭緩急之際以此幹濟頗多
但未與外廷言耳若與外廷言亦知諸公盡以
格套語相驗正則國老之味變爲薑桂所敗壞
不知其幾矣且山陰公既以進揭不容善歸已
遁歸君爲大罪案而僕又以容兇糾顯不可容
不可爲閣臣者不亦難乎就如揭中所言爲妖
爲謗蓋極言天下臣民厭口詛謗之狀以竦
聖聽未嘗專指諸公也所言以禽獸畜者正謂
上不宜蔑視人言一切置之不理未嘗勸
上以禽獸畜公等也何佗何惡而遂矢口嫚罵
至于上誣先人下及兒女舉天下極相反事以
相加遺如是酷乎鄉有詩路有口可盡抹殺乎
僕雖孱朽豈不能以惡聲相反念訟言于　朝

所傷者大終不敢以身首發難端且甘斷不忠不孝之愧以死死則如古人載筆於棺訴之上帝已耳乃若進揭故事諸公亦未盡知揭有公有私私者同官不與聞閣中無日不進揭即首臣不在閣次輔亦徑自投進未有相知會者況在籍乎而至于段掌科疏中添入諸語諸公至今以爲實有此尤可怪當揚露時僕豈不能籍口削草之忠匿原揭而不送又增減一字可增減者豈不能盡刪去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避矣石之及哉明有

皇上幽有鬼神何可欺也此而不信僕亦無所置喙矣乃至廢錮諸賢言之不啻再三其得罪諸公僕無人不救無救不力具載起居注中不能盡辯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公所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駕風水之說詆申許二公徑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肯爲恐不可以相非也大抵僕客揭言時政辯疏言閣體兩時

兩事本不相蒙而諸公欲加之罪必欲合而一之其辯疏云云則誠多事矣然亦不過泛爭閣體之輕重求明二公傾陷之有無正大持平似亦不爲無見而不意諸公逆鱗之難犯有百倍于

乘輿者今更不論二公之賢否曲直何如但旬月之間而攻山陰者七八十疏晉江入閣未數月而攻者四五十疏指賊即賊言斬即斬罟人者不啻剝膚刺骨之慘而罟于人者復嚴反唇

腹誹之誅試考二百年來曾有此劇戰乎則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乎使二公果爲二百年未有之巨奸則困獸一鬬猶不免玄黃之傷諸公未必能帖然安枕如今日也而諸公申亦或有畏羹虎之啞人而逡巡前却者未必能心齊膽協之一至是也即此一端認誤以爲眞張小以爲大如此安得不益滋

皇上之疑反固閣臣之眷而自塞他日効忠之路乎就如僕者諸公若欲其不出則固已不出

矣若肯垂慈相救何不將僕身衰子病描寫一
番以動
上之惻隱而動以黨邪害正爲罪端此皆
皇上親作證見之事孰從而信之逐客而閉之
門竊以爲諸公驅除之計左也天下莫不祥於
已甚閣臣而甚則有分宜江陵之禍諸公而甚
至此顧獨無出爾反爾之憂乎吾不憂今之執
政能爲杞檜而憂後之或有真杞檜者出而相
角也又憂有真杞檜者出而今日請劒之諸公

或反噬口不敢言即言之而
上且以爲故常不復省視也雖然此猶其小者
也諸公不見近年奏報之難乎盖諸司十不得
一二閣中亦十不得二三惟客揭稍稍通耳然
亦漸至稀闊矣以天下之大而寄命于閣臣之
客揭所謂一綫之路其危何如譬如朽索而繫
千金之寶路人見者皆嗟惜而扶將之恐更齧
而絕之乎今必欲盡絕此一綫以天下大柄拱
手而授之不知誰何之人莫可叫呼之地則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之季可鑒也區區杞檜又不足言矣今天下民窮財匱將惰兵疲救之當如焚溺而諸公悉置不講惟搏擊之是務使中外當事者人人求去日日杜門一旦有緩急三年之艾不可以卒求百歲之儲不可以頓辦天下事魚爛土崩誠有不可勝諱者而諸公方且高議雲臺之上據必勝之地而百不與其憂嗟嗟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

皇上三十七年容言之德何負于諸公而破敗決裂之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老臣安危在念多有所忠告於諸公者會兒病亟不能縷陳粗述其梗概如此惟諦聽之無忽

書發之後每思密揭所云與閣中絕不相蒙而諸公必相比而合之爲不可解今始有悟也度第六辭疏上時正朝議煩興之日豈其時適有添改前揭以欺段掌科者諸公遂誤疑揭言爲黨同官而挑

上怒耶然前揭實上于春初彼時言時政者

指斥

君父已甚而又會有南都之壽張故借以竦聽若在近日不幾於無上事而喟然嘆邪此段語書中未及發明故附志於此或問既爾則辨疏何不明言諷諫之意而仍以外廷議論爲發端余曰不然此語只可告朋友若于上前說破則前語成戲論矣但于第八辭疏中點明一句耳老臣如啞子吃苦瓜自知自恐皆類也爲之三歎鍚爵識

卷終